武俠世界



$2.00

590

・下期預告・



鐵拐俠盜
傳奇故事

九死一生

馬雲・著



「鐵拐俠盜」呂偉頁和他的愛徒阿生，正想安安靜靜的去渡假，豈料一宗意外事件，又把他們拖進了漩渦中去。這是完全沒有幸運可言的，他們師徒二人可以說：九死而無一生。甚至一向樂觀的阿生也悲觀地說：「這可能是我們最後一次的冒險了！」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45.00
一年港幣 $ 8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1.00
一年港幣 $1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59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故事

木偶奇兵（下）

馬雲・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有關木偶的怪事連串發生之後，「鐵拐俠盜」呂偉良根據警方的綫索往獄中探訪已被判獄的殺人犯田加西，田無親無故，只有一情婦安娜，呂偉良按址往訪，發覺安娜已死於浴缸之中。

玩具店內　立體戰爭

「鐵拐俠盜」呂偉良是按照田加西所說的地址，來到愛河道六號四樓A座的，當時他正想伸手按門鈴，門却自動開了。

所謂「自動」，那是由於門沒有上鎖，呂偉良輕輕碰了它一下，門便開了。

呂偉良在門板上輕輕敲兩下，沒有反應；揚聲叫着，還是沒有反應；他拄杖入內，客廳裏沒有人，房間裏也沒有人。最後，他才聽到浴室裏傳來水聲淙淙。他又再叫了兩聲，沒有人應他，却看見浴室門脚下流出大量的清水，這才引起疑心，推門而入，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便把他嚇得一跳！浴室的浴缸之內，有一個半裸的女屍。

呂偉良不敢肯定她是否就是安娜；但如果他沒有找錯地址的話，這女子一定就是安娜；因爲這小小的住宅單位，只有一廳一房，此外就是一個厨房和一個浴室，不可能分租給別人的。

呂偉良在驚呆中將水喉關掉，回頭正想看看那女子是怎麼樣會死的，便聽到外面傳來一陣步履聲，同時有人叫着走進來：「安娜，安娜，你在那裏啊？安娜，我回來啦，安娜……」

呂偉良感到進退維谷，他想躲起來，但浴室內沒有地方可以把他收藏；而且，他自問也不用害怕，因此便硬住頭皮，由浴室走出去。

其實他未出現之前，那男子已經驚奇不已地「咦」的一聲；那是因爲地上那一大灘水漬，令他感到莫名其妙；現在再看見一個陌生的跛子自浴室中出來，更加爲之嚇了一驚！

「你是誰？」那男子打量着呂偉良，「你……你怎麼會在這裏？」

「對不起，我是來找安娜小姐的，可是……」

呂偉良指指背後，「不知怎的，她被人殺死了。」

「什麼？」那男子吃驚地衝進浴室中去！

當他再由浴室中走出來的時候，他竟張惶失措地，指住呂偉良叫了起來：「你不要走！一定是你殺死安娜的，我要報警！」

「你放心好了！我不會走的。」呂偉良反問道：「你是安娜什麼人？」

「丈夫！你問這許多幹什麼？」

「田加西這個名字，你可曾聽過？」

「似乎很熟悉，却想不起在那兒聽過了。什麼事？」

「讓我提醒你吧！田加西，也就是年青殺人被判入獄十年的罪犯。」

「這與我有何關係？」

「當然有，他就是安娜的前度劉郎；他在服刑期中，他要我來找安娜的。」呂偉良一直瞪住對方，注意着他的表情。

「哦！那我明白了。」那男子說：「你殺了安娜，是田加西派你來殺安娜的！」

「不！你千萬不要誤會，如果我殺人，我早已離開這兒了。」

「你一定是來不及逃走的，我要報警。」

「好極了！報警是最正確的方法。」

那男子果然跑去打電話報警。在這過程中，他表現得又張惶又惘然；一方面怕呂偉良逃走，另一方面又怕他向自己襲擊。因此，他一邊打電話報警，一邊也注視着呂偉良。

呂偉良回到浴室去，只見那具半裸女屍仍浸在浴缸之中，他看不出她是怎麼樣致死的。從表面上看來，死者是準備沐浴，否則不會穿得這麼少；也許她是入浴之前遇到了襲擊。

那男子已經打完了電話，他也走了入來。呂偉良回頭問道：「請問你貴姓名？」

「我叫司馬士，你呢？」

「我是呂偉良，也許你未聽過在下的名字，但是，你一定聽過『鐵拐俠盜』這稱號吧？」

司馬士重新再打量了呂偉良一遍，登時又恍然道：「原來是江湖上的名人。」

「你過奬了。請恕我唐突地問一句：閣下是什麼時候與安娜小姐結婚的？」

「實不相瞞，我與安娜只是同居的關係。」

「你怎麼認識她的？」

「我經常在無聊的時候，去酒吧飲酒。」

「你的意思是：她是個吧女？」

「對了。」

呂偉良又問道：「司馬先生，請問你是幹盛行的？」

「商行文員。」

「今天你什麼時候外出？」

「早上大約八時半左右，我去上班；現在是中午下班的時候，通常我在這時候回家吃午飯，有時安娜來不及弄膳，我們便一起出外去吃；但是，今天……」司馬士嘆了一口氣又說：「想不到，今天會出了這麼可怕的事！」

「安娜還有沒有去酒吧上班？」

司馬士有點爲難地說道：「有……有時會去客串。」

呂偉良看見他的表情尷尬，便不難想到：他的內心可能正在爲「吃軟飯」而感到慚愧！不過！這總好過許多伸大手板，厚着臉皮向女人要錢的青年。起碼眼前的司馬士還懂得面紅啊！

呂偉良問道：「那一間酒吧？」

「黑人酒吧！」

「最近有什麼人來找過她？」

「沒有。」司馬士補充說：「就是有，我也未必知道的，因爲我早出晚歸；中午回家吃飯，還是最近的事，因爲寫字樓地區找個地方吃午飯，難如登天。」

呂偉良想再問一些什麼，一隊警方人員，已經開抵現場。

警方許多人都認識「鐵拐俠盜」呂偉良，但公事公辦，照例還是錄下了口供。

司馬士突然像想起了什麼，由房門口走出來說：「眞奇怪！怎麼那個日本木偶不見了？」

「木偶？」呂偉良和警方每一個在場的人，都異口同聲地問：「是什麼木偶？」

「一個日本木偶。安娜一直把它放在梳粧枱上的，可是現在，只得回一個空盒子。而且，還倒了下來。」司馬士出奇地說。

各人進入房間之內，果然看見一個透明的膠盒子，翻倒在梳粧枱之上。

司馬士伸手正想將那個透明膠盒子扶起，立即給警探制止；警探要在上面印取留下的指紋。

呂偉良不知怎的，又把這宗命案與一連串的木偶怪事連想在一起。

由於呂偉良是第一個發現命案的人，司馬士則是死者的同居，所以二人均被帶回警局裏去。

屍體經過解剖檢驗，初步肯定是中了一種致命的毒氣；但毒氣來源查不出，因爲這不會是浴室中的煤氣，而是帶有劇毒的氣體。

呂偉良被夏維探長問及何故往訪安娜時，爲避免被嫌疑，他只好直說了。

夏維沒有怪他，因爲警方如果早已這樣做——追查田加西這條綫索，也許可以把安娜這條性命挽回。雖然，田加西對警方未必會有如對呂偉良那麼坦白。但以警方的力量要查出安娜的住址，以及她與田加西的關係，那應該不成問題的。

可是，現在一切也太遲了。

呂偉良離開警局之後，匆匆趕到酒吧去調查。這間「黑人酒吧」是專做水兵生意的。根據這裏的人說，安娜的人緣不錯，說她被人謀殺，幾乎就沒有人相信。

警方的偵查工作却是雙管齊下的：一方面派人去「黑人酒吧」調查；另一方面則注重死者粧枱上的「日本木偶」的來源。

根據司馬士說：木偶是他由一間專售日本玩偶的商店購來，贈給安娜的。他當日上班之前，木偶仍然安放在透明膠盒子之內。

由於命案又連在木偶的身上，使人想起了近日來的連串木偶怪事。於是一經報界和電視各方面傳開了，又是轟動一時。尤其是家裏有孩子的，家長們實在不知道孩子喜愛的玩具是否會作怪，紛紛扔到街上去。一時之間，難爲了淸道夫。

事實上，近年日本商品觸目皆是，尤其是日本玩偶及一些案頭裝飾用的和服女郎，即使家中沒有孩子的，也會購一個回家擺擺。但自從安娜之死被疑與日本木偶失踪有關之後，頓然變得人心惶惶，家中有這些木偶的，莫不棄之而後快。

警方的專家們就是根據了司馬士的口供，到達那一家專售日本玩具的商店，進行了一連串的仔細檢查，把許多「和服女郎」和「機動木偶」拆開，都找不出任何可疑之處。

商人們覺得這是一個「不幸的消息」，因爲自此以後人們對於這一類東西視爲畏途的話，看來他們就非改行不可了。

相反的，一些貧苦的街童們，平日只可以隔住玻璃橱窗欣賞的名貴玩具，別說佔有它，就是摸觸的機會也沒有；這一陣却被人扔得滿街都是。他們雖然也知道近日來所發生的連串慘案都與這些東西有關，可是，這班天眞無邪的貧苦街童，却忘記了什麼是危險；有些則明知可能有危險，也要冒險去拾起來玩。因爲這是唯一令他們可以擁有這些名貴玩具的時刻。

即使有着這輩無知街童的執拾，淸道夫還是忙個不了的；因爲扔到街上來的各種各式玩具，實在多得驚人。

就在一名淸道夫掃街的時候，突然發覺一名年約八歲的街童，昏倒在路旁。

這時已是下午時份了。

警方聞訊抵達現場時，看見那名衣衫襤褸的小童，手上仍抱着一個日本玩具——一個穿着和服的案頭女郎。

八歲的小女孩，她的母親就在附近做小販的，父親早已經死了。她不知道怎麼樣會中毒身亡的；但她母親却聞訊趕至時，哭得昏了過去！

這是一件非常殘酷的事，一個無知的天眞小女孩，爲了拾起一個精緻的洋娃娃，竟會死在不知不覺中。事情一傳開，全市數百萬人口，又爲之震動不已！

是的，這些事可以發生在任何人的身上，但是，爲什麼偏偏會發生在一個這麼可憐的女孩身上？

警方的專家開到現場，以防毒面具戴上了，才敢加以檢驗。

初步證明：這日本娃娃是帶毒的，內臟裝了一具自動噴霧器，餘毒仍在，但已經不足爲患了。

那副小小的儀器，又被警方的專家認爲可以用無綫電遙控的；但噴霧器一經開動之後，便無法再關上。街童所以遭毒手，大概是她拾取這東西時，噴霧器的毒氣仍未噴完。

夏維探長立刻把司馬士召來，他立即認出這是屬於安娜的日本娃娃。

這一類日本娃娃本來是用絹紮成的，但這一個竟然是個木偶；而內臟却是挖空，裝上了許多自動小儀器的。不過，在同類型的日本娃娃中，再也找不出第二個是用木製成的。

因此，警方初步確定，這是給人偷偷加以改裝過的娃娃；正是世界百貨公司玩具部所出售的機動木偶一樣，經拆開後，證明毫無問題，但爲什麼會殺人，亦會放出催淚氣體？顯然給人改裝過了。

小女孩中毒太深，死了！

「鐵拐俠盜」呂偉良和他的徒弟阿生，匆匆趕到醫院去的時候，孩子的母親剛剛被人一再救醒。雖然有關方面將對這悲慘的家庭加以救濟和撫恤！但是，呂偉良却當場把身邊的數千元，全都交給了她。同時還對她安慰着說：「我發誓會替你的孩子報仇！」

這是個無辜的犧牲品，這似乎是毫無疑問的。因爲這小孩跟許多方面也拉不上關係，田加西、安娜和司馬士等等，再扯遠一些，布如龍和布小寶等等，也是毫無瓜葛的。她只是個每天在街上跑來跑去的女街童。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阿生在回到汽車裏來的時候，喃喃自語地問。

呂偉良沉思着說：「這兇手一定是個殺人狂，我眞後悔揷手太遲。如果早一些，也許我在布如龍那方面下手，說不定已經有了綫索，就不致再害死安娜和這可憐的小女孩。」

「日本娃娃之內藏有毒氣，這是害死吧女安娜的兇手。可是，它爲什麼會跑到街上來？」

「司馬士大概沒有說謊，這個日本木偶是屬於安娜的。而且，其中也有毒氣，整個事件，也合邏輯。不妨這樣假定，兇手在利用這日本木偶殺死安娜之後，以爲它體內蘊藏的毒氣已經用完了，便順手將這木偶扔在街頭一角，那不幸的女童，剛好走

過看見，順便拾起來玩，因此而中毒身亡！」

「然則，兇手又是誰？」

「可能是田加西的親密朋友。他因爲看不過眼，爲了替獄中老友出氣，而將安娜殺死。這是十分合邏輯的事。」呂偉良想了想，又說：「下一個被害的人，那又會是誰呢？我眞担心還有人要被殺害的。」

「直到現在，我還未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別說我們，警方相信也一頭霧水。但是，我們不能獃在這裏等兇手，我們要去找兇手，阿生，把車開往世界百貨公司。」

「到那兒去幹什麼？」

「據說警方已把那批玩具還給那家公司，我們現在就想參觀一下。」

車子開抵世界百貨公司門前，呂偉良和阿生入到裏面的玩具部，鄧占士立即認得阿生這個大孩子，他笑道：「你想買的機動玩具，警方已經發還給我們了，你來得正合時啊！」

阿生乘機說道：「一宗悲劇剛剛又發生了，一名女孩被害。」

鄧占士怔了一怔，面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猶有餘悸地問：「又是與木偶有關的？」

「是的。」阿生說道：「所以，這麼昂貴的玩具，相信你們要退貨了吧？」

「這又未必。這個風潮過了。人們就會淡忘啦！」鄧占士又說：「不過，老闆的確吩咐過我，要割價傾銷，這是爲了酬謝顧客啊！」

「五折麼？」

「不！是六折。」

阿生走到一個機動木偶之前，扯過那個小紙牌一看，訂價仍售三百元正。

呂偉良揷嘴問道：「有沒有人來光顧？」

鄧占士張望一番四周，低聲說道：「不瞞二位，我們的生意，可以說是一落千丈呢！」

阿生說道：「這也難怪，如果你有孩子，你肯冒這種危險麼？」

「對了，坦白說吧！我眞懷疑這是一個心理變態的惡魔！」鄧占士說道：「否則，他爲什麼專與玩具作對？經他這麼一鬧，不但我們玩具部生意一落千丈，外面的玩具店也是沒有生意！」

呂偉良沉思片刻，問道：「在閣下的記憶中，有沒有一些較爲可疑的顧客？」

「這句說話，警方也問過了，但是，在此之前，我們公司中人來人往。玩具部的生意也實在不錯，叫我如何可以把每一個人客都注意到？」鄧占士說道，「不過，事實上警方已經把所有的機動木偶都找回來了；因爲這種價錢奇貴的玩具太高大，大部份是由顧客留下地址，讓我們送貨的。何況，事情一傳開之後，家長們根本就怕到自動把這木偶送交警方檢驗。」

阿生說道：「機動木偶而用木製，這已經很少見，目的原來是要人別把它拆開，這就更加可疑。所以，我以爲警方應該追查外國的廠商才對。」

「但事實上警方已經先後將這些木偶都檢查過了，證明完全沒有問題。」鄧占士說。

呂偉良問道：「我要買一個這種機動木偶送給阿生。但是我身上的現鈔，剛好都送給那可憐女童的母親，你們可收支票的？」

鄧占士笑道：「別人的可能不收，但閣下是江湖中的名人，我們怎會不收？」

呂偉良一摸衣袋，又說道：「糟糕！我連支票簿也忘記帶了。」

鄧占士笑着將紙與筆，遞了過來，說道：「支票不過是一種形式，只要閣下簽下一個大名，讓在下向老闆有個交代，你要把全部玩具搬走，也不成問題。」

呂偉良終於接過了紙筆，在紙上簽了自己的名字。同時還對阿生說：「你在這裏參觀一下其他玩具，我到那邊去買些日用品，回頭再來找你！」

阿生看出師父的眼色，這是一種暗號，他隨即點頭答應了。

呂偉良跑開了。

阿生這時候雖然眞的在研究着玩具部內的各式玩具，但是，他也利用着飾櫃中的玻璃反映，留意着附近的情形，看看有些什麼可疑人物。

但是，他還未找到目的物之前，却看見他師父匆匆忙忙的，拄杖奔出了這家百貨公司。

阿生也不敢怠慢，直衝了出去。

呂偉良正呆立在於門緣，目送一輛汽車匆匆開走；他也回頭對阿生說：「快些上車！」

那個「車」字未出口，二人的身形已竄向那輛銀灰色汽車之旁。這是由於師徒二人合作慣了，所以表現得份外的有默契！

前面一輛汽車已經開到街口。那是一輛黑色的房車；這是十分普遍的顏色，所以很容易會失去了目標。幸而呂偉良剛才呆在一旁之時，就是爲了將車牌號碼記下來。

現在阿生一邊將車子開動，呂偉良就一邊記下那車牌的號碼。

阿生開到街口，突然綠燈變黃，但是，他仍沒有把車子煞停，直闖過去；因爲前面的車子已經去得頗遠，再慢一點就會給它逃脫。

豈料這一來，引起了一名交通警員的注意，立

即駕着電單車追來。這名交通警員躲在十字街口一角，專捉快車的。

阿生沒有理會他，儘管注意着前面；只見那輛黑色房車這時已拐進了一條街道，而交通警員的電單車，也飛快地開到呂偉良的汽車旁邊，示意阿生把車子駛向路旁。

阿生低聲問：「認識他嗎？」

車子仍保持目前的速度往前走，因爲他們不願失去了前面的目的物。

呂偉良突然說道：「把車子停下來吧！」

同時伸手往錶板上按動了一個按鈕！那是用以控制車前車後兩個車牌的小小機關。

雖然汽車終於停了下來，交通警員也在大發脾氣，聲勢洶洶的要阿生把車牌交出來。阿生看見呂偉良剛才的動作，已經心中明白，立卽瞪住那警員說：「你大概是新來的吧？」

那警員不由得怔了一怔，事實上他的確是新來的。

阿生又說：「怎麼你不睜大雙眼，看看車牌？這是我們執行特別任務的時候，你大概不是開玩笑吧？」

那警員果然給他嚇得一跳！急忙將電單車開前數碼，看清楚車牌，竟然是一頂皇冠行頭的；凡是有此標誌的車輛，都是身份特殊的人物的座駕車，所以也難怪那警員連聲道歉。

車子再開走，可是，前面一輛黑色房車，這時又在另一個街口消失了。

呂偉良不願坐失良機，叫阿生把車子開過去。但是，那條街道上却沒有車輛行走。阿生大吃一驚，說道：「給他逃脫了！」

那是一條旣長而又畢直的街道。照道理，任對方把車子開得更快，也不可能這麼快便駛離這麼長的一條大街的；所以呂偉良說道：「把車子慢下來，大概對方已經抵達目的地了。」

阿生立刻明白呂偉良的意思，車子一路緩慢下來。呂偉良於是由街口開始，注意着路旁停放着的車輛，終於給他發現那個車牌了。

這是他們見過的一輛黑色房車，但是，車內已經沒有人了。

阿生嘆氣道：「結果還是功虧一簣！」

呂偉良道：「給點耐性，在這裏等一會兒吧！他總會出來的。」

阿生只好把車子停在附近。

呂偉良忽然又感得這樣子等下去不是辦法。他又對阿生說：「我在附近等你，你去把我們的『多利』帶來好嗎？」

阿生拍腿道：「對了，我們的靈犬『多利』這一回可以大派用場啦！」

呂偉良下了車，讓阿生獨自駕車去把「多利」帶來這裏。

「多利」是一頭純種的大狼狗，阿生服侍得牠有如自己的兄弟一樣。事實上這頭靈犬也是非常有人性，呂偉良師徒二人外出，呂宅就往往只交由「多利」去看守。在過去也有不少案件是由「多利」協助去破的。

不久，阿生果然把「多利」帶到了。

呂偉良早已偷偷將那輛黑色房車的車門弄開，因此「多利」到達時，呂偉良立卽將車門拉開，讓牠先嗅車內司機座位的氣味，然後示意牠追踪這個人的下落；對於這些工作，「多利」不是第一次做，當然不成問題。

阿生一直忘記了追問呂偉良爲什麼會懷疑起這個人來。現在他才問呂偉良；呂偉良答道：「在世界玩具部的時候，我已經留意他；這傢伙暗中偷聽我們與鄧占士的說話。」

「上次我來時，給一名警探偷聽。」

「但他決不是警探，我看得出的，所以我故意對你說，到另一部份去購買日用品，目的不過想反跟踪他。想不到他却溜走了。」

言時，狼狗「多利」已經帶引着他們，沿住行人道，到達幢舊樓的梯間。「多利」要衝上去，阿生立卽摟住牠的頸項，低說道：「鎭靜一點，千萬不要吵，否則賊人會溜掉的！」

「多利」果然通靈性，態度轉趨沉靜。牠沿住樓梯，登上二樓；雖然牠不懂得講話，但阿生看慣了牠的動作，知道那人就在二樓的左邊一個門口這間屋子裏。

呂偉良側耳細聽，屋內似無動靜。他將門鎖輕輕弄開，探首屋內，但見一片凌亂，簡直不似有人居住似的。反而像一間丟空了若干時日的舊樓。

阿生拖住「多利」，正待跟入去，豈料就在這時候，門突然「砰」的一聲關上了。呂偉良和阿生都同時大吃一驚！

阿生用力推門，門已經緊閉。雖然他也學過開鎖絕技，但看情形，門內可能下了暗栓，所以左開右開還是開不得。

呂偉良立卽戒備，但說時遲那時快。一條黑影已自黑暗處飛撲而出。呂偉良立卽拄杖後擺，側身避過；那傢伙撲了個空，回勢飛踢。呂偉良中了一腳，反身飛彈而起。

落地時，呂偉良剛好站在一間木板房的板障之前，他正極力辨認清楚這是誰，但是，對方似乎不給他有喘息的機會。一下飛身，又撲了過來——這

一次、使用的竟然是韓國的出色武術：跆拳道！

呂偉良看見他來勢兇猛，不敢硬接，屈膝撐杖；身體凌空彈起數尺，幾乎撞向了天花板；幸而這是舊樓，樓底高達十餘尺。

呂偉良的身體仍停留在半空之際，已經聽到了「轟隆」一聲之後，隨卽便是「嘩啦」連聲，那陣排山倒海似的聲浪，使人想像到整間木板間成的板障房，已經倒塌下來；同時也可以想像得到，那傢伙拳脚功夫的厲害處。

呂偉良落地時，果然看見一個男子屹然立在一堆木板之間，這些木板都是要來間房用的，現在已經凌亂不堪的，倒在地上。

那傢伙簡直如一頭發狂的野牛，「吼」的一聲，又衝了過來！

呂偉良這一回不閃也不避，鐵杖撐地，沉馬彎腰，硬打硬接的，鐵臂倏然伸出，那男子給他那變幻莫測的手影瞞過，隨卽給他抓住了衣服，反手一揪，整個兒將他揪離地上，扔上半空！

呂偉良這一下子彷如柔道的招數，要不是對方有相當的身手，只怕早已撞向了天花板，反跌地上，甚至可能腦漿塗地而死！

但是，那男子脚板在天花板底下印了一下，便已彎腰墮下，這一墮雙足先落地；姿勢極之美妙。

呂偉良担心他捲土重來，心理上先已有了準備；可是，那傢伙突然自懷中一摸，摸出了一些東西來，迎着呂偉良，飛擲過來！

呂偉良起初以爲是小刀之類，正待伸出鐵杖將它格開；但後來一看淸楚，那是一支飛鏢，而不是小刀；飛鏢的中段脹鼓鼓的，呂偉良是「飛鏢俱樂部」的會員，但他却從來未見過這種類型的飛鏢；驚呆間，立刻伏身閃避，臨時改變了初衷，沒有以鐵杖還格！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隆」然一聲巨响，飛鏢擲向大門，撞擊之下，竟然發生了爆炸。

那男子就趁住混亂中，越窗而走，飛躍街中；只見他的身形輕飄飄的，宛似蜻蜓點水，着地無聲，然後迅速跑進停在那邊路旁的汽車中去。

汽車的門本來就已經給呂偉良弄開了，所以這一回等於方便了他，讓他更快地駕車逃去！

一聲爆炸聲過後，整度大門被炸開了，阿生和「多利」在門外險些走避不及，爲門板所壓。

呂偉良在濃烟密佈中，撲至窗緣，俯視街中，只見那輛汽車已經絕塵而去。

阿生和「多利」衝了入來。阿生問道：「怎麼了？」

呂偉良道：「這傢伙好狡猾，給他逃脫了。」

「這是什麼地方？亂糟糟的！」

「這顯然是一間空屋，沒有人居住的，那傢伙故意誘我們上來。」

師徒二人還未展開搜索，靈犬「多利」已經東奔西竄的在屋內來回奔馳着。

屋內沒有人，有的只是些陳舊不堪的傢俬。

由於剛才的一聲爆炸，可能引起附近的人注意；所以師徒二人，只好匆匆離去！

靈犬「多利」的嗅覺雖則靈敏異常，但是對方是駕着汽車逃走的；街上的汽車差不多都同樣發出一種汽油的氣味，所以「多利」也就無所施其技。

不過，呂偉良却把那車子的車牌號碼記下來了，這應該是最好的綫索。

呂偉良立卽趕到警局裏去，透過探長的關係，向交通部查出那輛車子的車主，竟是一間車行的；這令到呂偉良大感意外。

他們一步也不放鬆，開車趕往那家車行。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說道：「想不到那傢伙老早就知道我們跟踪着他；否則，他又何必跑進一間空屋裏去。顯然是想利用那兒脫身的。」

「是的，我早就發覺他鬼鬼祟祟的，在世界百貨公司的玩具部出現，想不到竟然是個問題人物。」呂偉良說道：「那一支飛鏢，差一些兒便要了我的命！」

「你猜，他會不會就是木偶的幕後操縱者？」

「極有可能。」

「那一晚，當我偸入世界百貨公司時，偸偸報警的，九成也是他吧？」

「如果是他，他也的確是神通廣大。不過，我不明白他爲什麼要這樣做？」

「目的不是很明顯麼？企圖迫使警方釋放田加西。」阿生說。

「但是，布如龍一家人又跟田加西扯不上關係的，只有安娜一個可以說是有些綫索可尋；例如說，他替田加西不值，所以代他殺了安娜，以懲戒她變心！不過，他爲什麼一定要利用木偶殺人？難道正如鄧占士所講，這傢伙與木偶玩具商，結下了天大的仇怨麼？」

這時候，車子已經開到一間車行門前。

車未停定，呂偉良已經隔着擋風玻璃，看見門前的牆壁之上，漆上了四個斗大的紅字：「汽車租賃」。

阿生緩緩將車子停下來，呂偉良拄杖下車入內，一名職員立卽趨前道：「先生，有什麼光顧？」

呂偉良表白了來意，那職員拉長了臉，道：「對不起，我們要顧全商業道德的；閣下既然不是警務人員，恕我們無法向你提供消息。」

呂偉良一時情急，身上偏偏沒有現鈔，否則，鈔票有時會比任何證件更加實用。但今天呂偉良已經把身上所有的錢都給予那女童的母親。

他看看車行中就僅有這名職員，立刻靈機一觸，說道：「要是你再不直說，我便只有把你帶去見警察。」

「你是什麼人？你沒有權這樣做的！」

「讓我告訴你：我是『鐵拐俠盜』呂偉良，如果你知道向你租車的人的身份時你會嚇得一跳！」

「他是誰？」

「他可能是木偶案的主犯！」

那職員果然微微震動了一下，眼前的是「鐵拐俠盜」，對方要追尋的又是一名兇犯。在任何立場之下，他總覺得無法再推辭了。

他把呂偉良領到櫃圍之前，搬出一本厚厚的册子，這是人客租車的登記簿。

「通常向我們租車的人，都有證件的，例如駕駛執照和身份證等等。」那職員說道，「你所講的車牌號碼，根據我們的紀錄租車的是一名海員。」

「海員？」呂偉良怔了一怔，問：「他叫什麼名字？」

「史彪。」那職員又說道，「他聲明要租用數天。」

「住址呢？」

「桂平道一一七號三樓。」

「謝謝你！」

呂偉良話未說完，已經拄杖飛躍而出，走進了他的汽車裏去，叫阿生開車到桂平道去。

車子開抵桂平道，果然又在路旁的汽車行列中，發現了那輛黑色的房車。呂偉良說道：「這一回，我們可不能再讓他逃脫了。阿生，你教『多利』守在他的汽車旁邊，提防他重施故技。」

阿生下了汽車，帶「多利」去到黑色汽車旁邊，敎牠守在那兒，呂偉良然後帶同阿生步向一一七號的梯間去。

這兒一帶仍然是一些四層高的舊樓，呂偉良視察了一遍形勢，然後叫阿生守在梯口，他自己則跑上天台去。

呂偉良把鐵枴杖中的一根儀器拆開，這是用以潛望屋內情形的折射光學儀器，原理就好像潛水艇中的潛望鏡一樣。

呂偉良倚住天台欄杆，將這支潛望管伸展到三樓的一個窗口，再將眼睛湊到鐵枴杖的一個扶手上的圓筒裏，發覺那是屋子裏的厨房部份，但沒有人在着，呂偉良再把潛望管一擺，垂到另外一個屬於三樓的窗口，那是洗手間，也沒有人。

於是，呂偉良開始把這支細而長，而且可以伸展的潛望管，縮回枴杖之內，再把扶手上的一個鐵鈎拉出，鈎住欄杆，將自己的身體吊住，按動杖身上的一個按鈕，一條鋼綫緩緩自鐵杖內伸出，呂偉良的身體也隨卽緩緩地下墮，直至三樓一個窗口，呂偉良才彎腰進了入內，入內之前，呂偉良又將鐵杖上的另一個按鈕按動，鋼綫驀地往上鬆弛，而上面鈎住欄杆的鐵鈎也隨着鬆弛，反彈下來，呂偉良這才將鋼綫縮回杖管之內。

他這支「萬能枴杖」就是有着這許多種不同的用途，實在是方便無比。

呂偉良進入屋內，發覺靜悄悄的，好像沒有人居住一般。

這是厨房部份，一個火水爐灶，一個飯煲擱在上面，此外，洗碗盆中有一個碗一個碟，以及一雙筷子，浸在水裏。

從這簡單的厨具看來，這間屋子裏，最有可能是住了一個人。可能這個人就是史彪。

呂偉良担心史彪又重施故技，以爆炸飛鏢相向，雖然這是他居住的地方，他未必會這樣做，但無可否認，這是一個危險人物。故此，呂偉良不能不步步爲營，寧願偸偸進來。

呂偉良透過走廊，走到客廳裏去，立卽看見一個背影出現在窗口之前。呂偉良好容易就認出了這個熟悉的背影，正是不久之前才見過的。要不是從車行的租車登記册中查出了他的姓名，呂偉良眞不會相信這個危險人物，就是田加西的好友史彪。

在探望田加西的時候，田加西曾對呂偉良提及過這個人，呂偉良就是沒有想到他的身手竟然如此敏捷，手段也實在够辣。

他在俯視街中的情形，照方向和部位推算，他現在應該注視着他租來的汽車，也許他已經發覺有一條大狼狗守在那裏吧！

呂偉良冷然一笑，嚇得他整個兒跳了起來。他回轉身來，發覺又是呂偉良，更加吃了一驚。一時之間，他實在想不到呂偉良是怎麼樣進來。

呂偉良認淸楚了，他就是一再逃脫的神秘人物史彪。因此，他笑道：「史先生，你大概已經看見了吧？你的車被監視着，樓下也有個人在等你，你無論如何是走不了的！」

史彪沉聲問道：「你到底是什麼人？爲什麼要跟踪我？」

「這說話應該由我來問你才對。」呂偉良又是冷冷一笑，說：「爲什麼你要在世界百貨公司監視我們？」

「笑話！那是公衆場所，誰也可以去的。」

「但是，你却在偸聽我們說話。如果我所料不

差，閣下大概担心木偶奇案會被人揭破是不是？」

「木偶奇案？」史彪怔了一怔，跟着更笑了起來，「閣下到底是什麼人？」

「我是呂偉良，在下便是人稱『鐵拐俠盜』的跛子。」

史彪出奇地打量着他。好一會兒才說：「你剛才所說的木偶奇案可是最近發生的一連串怪事？」

「對了，這一連串怪事俱與木偶有關，所以我稱它爲木偶奇案。」

「閣下的大名，我也聽過了，假如我早知道你的來頭，也許可以減少許多痲煩。」

「現在也不見得太痲煩。問題是：你必須坦白一點，別繞圈子。」

「其實，我的目的與你一樣，也在搜索着有關木偶奇案的資料。」

「爲什麼你這麼有興趣。」

「我剛才由外國回來。」史彪說道：「當我正想去找安娜時，她突然死了，聽說兇手可能是個木偶。」

「所以，你便到世界百貨公司的玩具部去偵查，是不？」呂偉良問。

「是的，聽說那兒售出的木偶，最早被發現有問題。」史彪嘆了一口氣，「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木偶怎麼會殺人？」

呂偉良覺得，如果史彪就是他須要找的人，這番說話也不過是掩飾之詞。因此，他當史彪在「演戲」。

呂偉良又故意問道：「閣下的飛鏢絕技實在不錯。」

「你何必再怪我呢？當時我根本不知道閣下的身份，坦白說，我見你們向玩具部購買那種機動木偶，我甚至以爲你兩位，可能就是木偶的幕後操縱者。」

「這不過是你的藉口而已，事實上，你能够將飛鏢改裝爲飛彈，可見你也具有科學的頭腦。同樣的理由，閣下如果要把一些殺人的東西，安裝進木偶之內，相信也不成問題吧！」

「你太過富於幻想了，我不會是殺人木偶的主人，坦白說，我正担心這悲劇遲早會發生在我的身上。」

「眞的嗎？」呂偉良輕輕一笑，問道：「木偶兇手爲什麼會殺你呢？」

「不知怎的，我總有這麼樣的預感，我覺得安娜死得太可怕，我也極有可能在神不知鬼不覺中死去。」

「殺人是須要有動機的，木偶雖然是直接的殺人兇手，但它的幕後還有操縱人。如果你担心自己的安全，應該說出你的理由來。」

「安娜是田加西的情婦，而我却是田加西的朋友。我總覺得，一切事情好像都環繞着田加西而發生的。」史彪又深深地透了一口氣！

「這一點你倒沒有講錯，的確，一切事情都在環繞住田加西而發生。大概你還不知道，曾經有人向警方提出警告說：如果還不將田加西釋放，會有更多人被木偶兇手所殺！」

「眞的有這回事？」史彪睜大了雙眼，又問：「那麼，警方準備釋放田加西麼？」

「這些事，誰也可以想像得到，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爲什麼不可能？」

「一個政府是有它的宗旨和政策的，被法庭判決的罪犯，怎會這麼輕易就把他釋放？」

「但是，最近外國的政治綁架，不是都先後得手麼？」

「問題就是田加西並非一名政治犯，而且是一個謀殺犯。」呂偉良說，「警方如果給木偶嚇倒，相信會成爲天下間最大的笑話！」

「這麼說來，木偶兇手的主人可能是白費心機了。」

「我想是的。」

史彪的態度又變得親熱，招呼呂偉良在客廳中坐了下來。

「喝酒嗎？」史彪步向酒櫃之前。

呂偉良道：「你自便好了，我不會喝。」

史彪倒了一杯酒，又走了過來。他呷了一口酒，說道：「呂先生，聽你語氣和態度，我知道你一定在懷疑我一些什麼。」

「也許是的。」

「你以爲我是木偶兇手的主人，是不？」史彪苦笑一下，「其實，我對於這一連串的事情，都感到莫名其妙，如果你有興趣，我可以帶你到屋內各處參觀；如果我是木偶的主人，多少一定會有些痕跡讓你看出破綻的。」

呂偉良心裏想：「這麼大方，要看出破綻才不容易呢！」

他口裏却說：「對不起，我似乎沒有這種權力。不過我希望你能告訴我，關於田加西的一切。」

「我與他是好朋友，但我本身爲了職業關係，一直未有到獄中探望過他，所以內心委實有點過不去。這次回來，我正準備去看看他；我知道安娜是他的情婦，所以在未往獄中探望田加西之前，我原本想先去會一會安娜的，不料我還未去，悲劇已經發生了。」

「安娜已經變了心，她的死，似乎是無可避免的事啊！」呂偉良說，「要救田加西的人，對於他情婦的變志，難免會懷有憎恨之心的，把她殺了；我覺得沒有什麼值得驚奇。因爲在殺人兇手來說，殺一個與殺兩個，似乎沒有分別的。」

「也許你說對了，但是，誰在替田加西出氣？」史彪喃喃自語地說，突然又看看腕表，「對不起，我約了朋友，改天再談好不好？」

呂偉良覺得他有異乎尋常的鎮定，因此也就讓他離去。

當史彪把車子開走之後，呂偉良吩咐阿生截了一輛街車跟踪他；因爲史彪顯然已經認出了那輛銀灰色的汽車是屬於呂偉良的，要避過他的視綫，只好另外截一輛普通的街車。

呂偉良駕着自用車，儎着「多利」，遠遠墮在後面；他雖然看不見史彪的車子，也見不到阿生和他所乘坐的街車，但是，阿生却利用一具袖珍的無綫電通話機，和他保持連絡。

阿生在通話機裏，向呂偉良報告說：「他上了一間船務公司的辦事處去。」

「這也沒有什麼可疑之處，他是個海員，上船務公司辦事處，可能爲了公事。」呂偉良對住通話機說，「阿生，你趁住他未下來，就近租用一輛汽車，我們要整天跟踪他。」

「師父，你以爲這會有用處嗎？」

「是的，這是一條十分重要的綫索，我們不要放過他。」

「好吧！讓我去設法弄一輛汽車來。」

「切不可去偸，否則會有痲煩反而會誤事！」

「但是，我身上已經沒有錢。」

「是的，我一下忘記了，你的錢都給我一起併湊交給那位可憐的母親。」呂偉良想了想又問：「你那兒最近那一間銀行？」

「瑞士銀行。」

「那就方便了。現在仍然是辦公時間，你跑進去說出我的暗碼，回頭我打電話給他們，錢的問題可以解決了，有事再通知我吧！」

通話機掛斷了綫。於是，呂偉良把車子開到隣近一個電話亭，打了一個電話給瑞士銀行。這家銀行是與別不同的，只要你能說出一連串的暗碼，再核對過簽字，不必支票，亦可以支錢。

呂偉良在這裏開了一個戶口，阿生也是可以從這戶口中支錢的人。因爲「鐵拐俠盜」呂偉良一直就有一個微妙的想法，像他這麼樣一個人，危險這件事是有着如影隨形之感的，既然分分鐘可能會有意外發生在他的身上，所以，他的一切銀行戶口，都讓阿生成爲他的合法繼承人之一。

呂偉良打電話到銀行方面去，只是預防萬一有痲煩而已；因爲這個戶口開設了之後，阿生從未去支過錢，今回是頭一次，他担心會有問題。結果阿生却是順利地由銀行取去了一筆錢。

呂偉良回頭再偸進史彪的住宅，進行了一連串極之精密的檢查，終於給他在牆壁的暗格中，搜出了一本日記。

這是史彪親筆書寫的一本日記，其中有些事頗值得研究。

偸看別人私事本來是一件缺德的事，但是呂偉良既然懷疑史彪可能就是「木偶兇徒」的主人，所以他爲了制止悲劇繼續發生而這樣做，實在亦未可厚非。

日記中顯示出若干年前，史彪也曾追求過安娜，但田加西可能不知道這件事。由於日記是舊的，對於近年來的事却未記載，所以呂偉良看下去還是非常之模糊，甚至認爲毫無價值。

除了這本日記之外，其他的東西似無可疑之處。呂偉良順手把日記放回暗格之內，一下空洞的反應，令到他呆了一呆。

是的，這空洞的回聲，既然是由於放下日記簿時所造成的，那就表示下面可能另外還有一個暗格。否則，這是水泥牆壁，又怎可能有空洞的回聲？呂偉良立時變得緊張起來。

再細經檢查，發覺暗格內底下的厚木板是可以揭開的。呂偉良探手入內一摸，登時又嚇得一跳！因爲收藏在其中的，竟然是一支手槍。

海員藏有一支手槍並不稀奇，因爲海員的生活是四海爲家的，在外國購買槍械是十分容易的事，單是「自衞」這個藉口，便人人可買，過去也有過不少海員因藏械而被捕。問題却是史彪本身是個問題人物。呂偉良看清楚了那是一支零點三八口徑的手槍之後，抹去指紋，原封不動的，放回「暗格中的暗格」去。

呂偉良悄然離開史彪的住所。當他回到汽車裏的時候，「多利」正對住錶板上的通話機低哼着，原來不知什麼時候，牠已經把那具無綫電話機的錶板上的開關扳開了。

阿生正在那邊通話過來：「多利，好好的，別玩了，快叫師父來啊！我有話要對他說呢！」

本來阿生携備的袖珍通話機，除了可以和汽車上附設的通話機連絡之外，呂偉良那支鐵拐杖也附有收聽器和播講筒，但一定要利用汽車上的强力電池加以轉播，然後雙方才可以收聽得清楚。

但是，百厭的「多利」却於聽到了「嘟嘟」的連聲訊號之後，以前足扳動了直接通話的開關，而

將轉播開關關掉了。所以，呂偉良的鐵杖收不到訊號，反而給阿生聽到了「多利」的聲音。

幸而呂偉良及時趕了回來，他立卽問道：「阿生，發生了什麼事？」

阿生說道：「師父，史彪已經離開了那間船務公司，跑到一間律師樓去。」

「律師樓？」呂偉良出奇地反問着。

「是的，我一直跟踪着他，他好像要去找莫忘本律師呢。」

「他找律師幹什麼？」

「我怎麼知道？我只能歇在外面監視，却無法偸聽他們的談話。」

呂偉良剛才那一句本來也不是要追問阿生的，他是想不明白，才自言自語地問。現在，他看看腕表，又對阿生說道：「你等在那裏，我立刻就趕來了。」

「好的，我等你。」阿生又問：「你可知道莫忘本律師事務所在那裏麼？」

「我知道了。」

通話機關掉了之後，呂偉良立卽開車離去。「多利」却在不斷的低哼着！

呂偉良一邊開車，一邊伸手摸着牠的頸項，像教孩子似的說：「下次切不可亂動這車上的東西，明白嗎？」

只見「多利」搖頭擺尾的，誰知道牠明白不明白呢！

車子開到中心區，阿生坐在一輛租來的汽車上，呂偉良把「多利」留在車中，走過去問阿生：「史彪還沒有出來嗎？」

「不！已經走了。」

「走了？」呂偉良怔了怔，「爲什麼你不跟踪他？」

「你放心好了，我已經靜悄悄地將一顆無綫電追踪儀附在他的汽車上，他逃不了的。」

「走了多久？」

阿生看看腕錶：「未到三分鐘。」

呂偉良道：「你快些開車去追踪他，我剛才去搜查過他的住所，這傢伙果然是個危險人物，你必須加倍小心。」

阿生下了車，說道：「我們要交換汽車了，因爲，追跟的儀器，附設在你的特製汽車之上。」

「好吧！那你帶同『多利』一齊去，隨時和我連絡。」呂偉良說着，也攢進了那輛由阿生租來的汽車中去。

呂偉良坐在車中，一直等到差不多二十分鐘之後，才看見一個近視很深的矮個子，由一間寫字樓大廈裏走出來。

那戴上了近視眼鏡的矮個子，正是莫忘本律師，呂偉良曾經在報紙上見過他的樣子。一輛大型房車迎面駛來，停在馬路旁邊，一個穿制服的司機，將車門拉開，讓莫忘本上車，這才把車開走！

呂偉良下了車，橫過馬路，跑到那間寫字樓大廈上面，煞有介事的，直趨莫忘本律師的事務所。一個小厮問道：「先生，有什麼貴幹？」

呂偉良問道：「莫律師呢？」

「他剛才走了，什麼事？」

「不！我們約好了討論一項重要事務的，他什麼時候走的？」

「剛走了兩分鐘。」

「唉！交通擠迫眞誤事！」呂偉良看看腕錶，又問那小厮道：「可不知我的同事有沒有趕來見他呢？」

「閣下的同伴是誰？」

「姓史的，他叫史彪。」

「噢！史先生麼？見過啦，他和莫律師在裏面談了好一會兒，這才離去。」小厮又說：「他是透過我傳達的，所以我才知道他是史先生呢！」

「那還好，也許我的同伴會說得很詳盡了，那我明天辦公時間再與他通電話好了，謝謝你！」

呂偉良拄杖離去。回到汽車上，他再利用無綫電通話機與阿生取得連絡，知道阿生已經找到了史彪的所在，史彪這時原來已經返抵家中。阿生則留在那輛特製的汽車裏，監視着！

呂偉良剛才所以要煞有介事的走上莫忘本的事務所去，問這問那，無非要證實史彪是否見過莫忘本，結果給他從小厮的口中，探悉了一切。

雖然呂偉良無從獲悉他們談話的內容，但是，由於莫忘本的名字曾經在報紙上大出風頭，這使到呂偉良想起了一件事來。

那是年前發生的一件命案，殺人兇犯田加西在法庭上本來已經被判處死刑，但是，田加西的辯護律師莫忘本却替他上訴，結果，謀殺罪不成立，只以誤殺罪而被判十年徒刑。

當時這件案曾經轟動一時，因爲未開審之前，輿論一致認爲兇手田加西是蓄意謀殺，必死無疑，但一經莫忘本爲他上訴，立卽逃出生天，這的確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聽說莫忘本自從該案後，便一直變得忙碌非常，業務蒸蒸日上。

現在呂偉良開始懷疑，到底史彪找莫忘本，爲的又是什麼？

呂偉良把阿生租來的汽車，開到史彪的住所附近，與阿生會合。

呂偉良說道：「他果然去找過莫忘本，而且當面傾談過。」

「知道他們談些什麼嗎？」

「暫時還不知道。」

「會不會是爲了營救田加西？」

「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爲案子已經審結，這麼久了，不可能翻案的。」

阿生沉吟道：「那麼，他到底爲了一些什麼事要去找律師？」

「這倒難說，也許是他的私事，也可能是爲了另外一回事吧！」

呂偉良在車子裏呆呆地想着，他越想就越不明白。因爲其中矛盾的地方太多，例如：要救田加西出獄的人是誰？他爲什麼要殺死安娜？史彪既然是田加西的好友，也是情敵，他會不會就是「木偶兇手」的幕後人？

呂偉良越想越糊塗起來。

入黑時份，史彪才離家外出。他仍然是駕着那輛租來的汽車，直駛往半山區——那是一處富有人家的住宅區之一。呂氏師徒與靈犬「多利」坐在銀灰色的汽車中，離遠監視。

呂偉良和阿生憑着無綫電追踪儀的指示，離遠跟踪着他。由於避免引起對方的懷疑，他們的汽車不敢過份接近，只是保持着相當的距離！

當他們發現追踪儀的雷達網的小光點停留在一個固定位置時，這表示那輛被阿生偸偸放上追踪電子儀器的汽車，也停止了前進。阿生也只好將汽車停在附近的馬路旁邊，離遠監視着！

那兒一帶的環境很黑暗，路燈也不見得太過光芒。

阿生喃喃自語地說道：「他跑到這兒來幹什麼呢？」

「這是富有人家的住宅區，大概是探訪朋友吧？」呂偉良忽然又說：「我不知怎的，總覺得有一種預感，今晚這裏可能有事發生！」

「你的意思是：史彪可能又有什麼新行動，是不？」

「是的，他是個問題人物。我們暫且在這裏等下去吧，也許好戲就在後頭呢。」

「好吧！」阿生嘆了一口氣，伸着懶腰，在汽車沙發上倚了下去。

呂偉良一直注視着遠處路旁的一輛汽車，車內的人却始終未見下車。呂偉良忍不住問：「他到底在等待着一些什麼？」

「在這麼僻靜的地方，說不定他約會了情人呢。」阿生說。

呂偉良忽然感到有點不對勁，說道：「這回我們上當了。」

「什麼事？」

「你瞧！車中黑影自始至終未曾移動過，一個人不可能像木頭一樣坐在那裏不動的。像你也忍不住伸起懶腰來啦！」

阿生也坐直了身子，費神地瞪住了前面遠處車中的人影。他也說道：「是的，直挺挺的坐了這麼久，卽使身體不移動，頭部也該轉動一下啊！難道他眞的是個木頭人不成？」

呂偉良對阿生說：「把車子開過去！」

「車子內的如果是個假人，證明史彪一早已經發覺我們跟踪他。」阿生一邊開車，一邊說道：「然則，這傢伙果然是個十分狡猾的危險人物。」

「是的，我早已經說過了。」

車子在路旁停下來。呂偉良下車走過去細看，果然發現倚在那輛黑色房車內的，是個充氣橡皮人，它戴上了史彪所戴的鴨舌帽，簡直是天衣無縫，也難怪呂偉良師徒二人上當了。

呂偉良忽然覺得自己未免太過大意，也許是車子跟得太後了。視綫影響所及，才讓史彪這傢伙有機會從容地逃過他們的跟踪。

他拉開黑房車的車門，亮了手電筒在車廂內各處照射了一遍，發覺座椅上有一張名片，上面印了莫忘本律師的名字，辦公處的地址以及住宅的地址和電話等。

莫忘本辦公處的地址，呂偉良早已知道了，但從來未知道他的居處竟然就在眼前——杜力道七十七號，而這輛黑色房車所停放的地方，也就是這幢花園洋房的門前路旁。

呂偉良忍不住往屋子裏望多幾眼，他想到史彪此刻可能正在裏面與莫忘本律師密談中，不禁呆了一陣。

他終於走過去對阿生說：「你在這裏等我，我要進去看看！」

「進那裏去？」阿生問道。

「原來莫忘本就住在這兒，他的名片遺下在汽車裏給我檢到，上面印有地址。」

「這一回我們眞的是棋差一着！」阿生握拳擊腿，跳了起來！

呂偉良道：「現在發覺，還算及時，我要看看他們在談論着一些什麼。」

他說着就要拄杖沿住行人道走過去，豈料就在這時候，屋子裏傳出一陣令人胆寒的呼喊聲！好像是發生了什麼可怕的意外事件似的。

隔着那度大鐵閘，呂偉良和阿生都可以聽到屋內人傳出的對話！

有人問：「發生了什麼事？」

有人答：「不好了，老爺突然間死了！」

「你別嚇我，老爺好端端的，怎麼會死？」

「誰嚇你？老爺接見那個姓史的人客之後，突然間不知怎的，倒斃在客廳裏。」

「姓史的？是不是剛剛離開這裏的客人？」

「今晚就只有一個客人來過啊！」

「那傢伙鬼鬼祟祟的，我早就看出他不是好人了，想不到果然有事發生！」

「別嚕嗦了，快些打開大鐵門，看看他走了沒有！」

「沒有用的，他一定已經逃走了。剛才我開門讓他離去時就發覺他的態度非常神秘，好像担心附近有人監視他一樣，閃閃縮縮的！」

「……」接着傳來的，是一陣步履聲。

呂偉良和阿生連忙在汽車中伏了下來，避過莫宅那二名僕人的視綫，那兩個人在鐵門前張望一番之後，又退回屋內。

呂偉良立即示意「多利」，叫牠闖過黑色房車中的氣味之後，便展開追踪！

「多利」沿住街道上的行人道飛奔過去，呂偉良和阿生則坐在汽車中，步步緊隨着牠。

突然間，「多利」走進了一條橫巷，阿生迫得將車子停在巷口，因爲那兒太過狹窄，車子駛不進去！

呂偉良立即推開車門，拄杖飛奔，衝進了橫巷中去。

這時「多利」已經走到了另一條大街之上，呂偉良更快也是僅可看見牠的影子。及至奔出了巷口，呂偉良又看見「多利」在路旁團團而轉，看情形，牠可能陷進了迷惑的境地！

是的，「多利」所追踪的氣味，又在這裏消失了。根據呂偉良的經驗推測，史彪很可能在這兒截街車逃走了。

阿生從後面趕到，也覺得失望非常。

這時候，一陣陣警車聲傳來，呂偉良和阿生帶着「多利」，沿原路回到汽車裏。汽車掉頭再駛返杜力道莫宅的門前時，大批警員已乘着警車趕到現場。

不久，夏維探長也聞訊趕至。他發覺呂偉良師徒二人也在着，便知道事不尋常，因爲他向來知道這兩個人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

莫忘本已經倒斃在客廳的沙發椅之上。他的死因暫時還不知道，但他已經氣絕身亡，這是毫無疑問的。

莫太太哭哭啼啼的，把今晚她所見的情形告訴夏維探長說：「有個姓史的人客，據說今天下午曾經跑到寫字樓去找我丈夫，討論一件關於營救田加西的事，但當時我丈夫因爲約好了朋友茶叙，那姓史的也只好告辭。今晚那個人又來了，我丈夫坦白告訴他，要把一個已經定罪的人救出獄，除非擁有足够的法律證據，否則，他將無能爲力。就這樣，那姓史的失望地離去。想不到他走後未到數分鐘，我丈夫便突然叫了一聲，倒了下去……」

夏維探長喃喃自語地叫了一聲：「又是爲了營救田加西的！」

呂偉良道：「你也在懷疑這姓史的就是木偶兇手的人？」

夏維說道：「除了他還有誰呢？可惜我們來遲了一步，又給他逃了！」

「他租用的一輛汽車，仍在門外停放着。」呂偉良又說。

「你怎麼知道的？」

「我兩師徒曾經跟踪過他！」

夏維探長遂跟着呂偉良走到莫宅門前，當他看見車內有一個人影時，便立即拔槍戒備；呂偉良笑了笑道：「別太緊張，那不過是一個充氣的橡皮人吧了。他就是巧妙地利用這個東西，騙過了我們的監視。」

「你怎麼發現這個可疑人物的？」

「說來話長，現在我先帶你們到史彪的家裏去看看，也許對你破案有點帮助。」

夏維又是一怔：「你知道他叫史彪，又知道他的居處，怎不早點告訴我？」

「我也正在懷疑中，誰想到今晚又有兇案發生呢？」

說着，各人已先後登上了汽車，趕往史彪的居所去。

史彪的家裏沒有人，連暗格中的手槍和日記簿也不見了。

夏維探長大爲緊張，立即下令通緝史彪這個人歸案。

就當警方人員忙於搜查史宅之時，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突然看見靈犬「多利」有如脫韁野馬，直衝往一處黑暗的街頭！

「多利」去勢如箭，呂偉良和阿生竟然無法可以追及牠。幸而阿生一向都有在牠的頸項間的皮圈上，扣有一個電子追踪儀，所以，「多利」跑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利用附設在汽車中的追踪儀器加以跟踪。

根據汽車中的儀器的指示，阿生開車儎着呂偉良，急急駛往一條黑暗的街道。

「多利」奔跑的速度，也只有汽車才可以跟得上。當呂偉良師徒二人在車中看見「多利」在街上

奔跑的時候，也可以看見一條黑影在前面衝刺！這一刹那的印象，令到他們師徒二人爲之震驚起來。

因爲在迷濛的燈光照射下，他們發覺「多利」所追逐的，並非一個人，而是一具木偶——看來不會超過二尺高的木偶！

木偶雙腿好像加上了一對滑輪，去如流星，「多利」再快也不及它快！轉眼之間，它便消失在街口的拐彎轉角處！

「多利」在那兒狂吠猛撲，呂偉良和阿生匆匆忙忙下了汽車。

在路燈的照耀下，他們都可以看見街口轉角處有一間玩具店，招牌寫着：「兄弟玩具公司」。師徒二人看見「多利」在那兒團團而轉，知道剛才那一個機動木偶，一定是躲進了這裏。

呂偉良和阿生情急之下，也忘記了一切危險，伸手推門！

出乎意料之外，門應手而開！「多利」一聲狂吠，直衝入內！

阿生摸着門角一個燈掣，「拍」地一聲電燈按亮了。燈光照耀之下，只見店內的玩具，五光十色美不勝收；師徒二人正驚愕間，「多利」突然撲進店後去！

呂偉良拄杖急竄，正待跟了入去，一具身高四尺的機械人，驀地把臂一攔，截住呂偉良的去路，揮拳擊來！

還有着濃厚孩子氣的阿生，看得又是有趣又是震驚！

阿生正擬縱前協助呂偉良對抗那個機械人之際，倐然聽到一陣馬達聲；阿生回頭一看，數架玩具飛機的引擎正在發動！

這些飛機本來就是懸掛在半空的，一經發動，立刻將幼繩扯斷，凌空來回飛翔着！阿生簡直看得呆了！

就在驚呆中，阿生又看見地面上的坦克車紛紛開動，一些木偶推動着玩具大砲與戰車，在地上團團而轉。幌眼之間，砲聲隆隆，槍聲卜卜，師徒二人有如置身於戰場上。要不是親歷其境，他們簡直就以爲正在做着一場噩夢！

這一邊，「鐵枴俠盜」呂偉良正在極力對抗那具身高四尺的機械人！

那一邊，阿生雖然並未被那些玩具槍砲所塲，但是，那些橫衝直撞的玩具飛機，對他却造成了極大的威脅！

阿生爲了避免給這些機羣撞傷，左跳右躍，急急閃避着。突然他踏在一輛坦克車，雙足一滑，跌進了玩具堆中，無意間抓着了一支飛鏢。

阿生站直了身體，「機羣」又俯衝而下！阿生急急彎腰俯身避過；但轉眼之間，另一架又橫掠而至，阿生情急之下，急忙將手中飛鏢擲出！

「卡察」一聲，玩具飛機立即被飛鏢擊中，火光一冒，隨即聽到一聲爆炸聲，火花四濺，碎片處處！

阿生一擊得手，立刻彎腰俯身，抄起幾支散在地上的飛鏢，繼續擲擊其他幾架玩具飛機！

但是，玩具店中所有的飛動玩具，這時都紛紛發動起來，分別向師徒二人進襲！

「多利」在裏面狂吠猛撲了一陣，這時也返身衝出，協助師徒二人，對付這批來勢洶洶的機動玩具的。

呂偉良鐵杖頻揮，乒乒乓乓的打在那些機械人的身上，竟然毫無反應！他心裏一凛，明知這樣糾纏下去不是辦法，只要稍不留神，便有可能喪生在這些玩具的手下。

於是，他大叫一聲道：「阿生，快些離開這裏吧！」

說着，鐵杖連點，企圖奪門而出！可是，大門已經緊閉。呂偉良用力拉扯幾下，也無法打開，看來已下了暗鍵！

他剛回轉身來，幾具比例絕不對稱的大小機械人，又紛紛對他展開攻勢！

「多利」好像已經領悟了呂偉良的意思，連吠數聲，直奔店後。

阿生立刻明白了牠的用意，高聲說道：「師父，後面可能有出路！」

可是，呂偉良此時正被一羣大大小小的鐵甲人和機械人團困住，那裏有辦法可以脫身？

阿生這時已將數架玩具飛機紛紛擊毁，看見呂偉良勢危，反身撲來，與師父聯手對付那些來勢洶湧機動玩偶！

「多利」的狂吠聲，突然由店後轉到店外，原來店後果眞是另有出路，但僅僅是一個極之狹小的洞穴，僅可容納「多利」進出。別說呂偉良師徒此時無法擺脫那羣機械人的糾纏，即使擺脫了，這小小的洞穴亦無法讓他們逃出去！

「多利」在狂吠聲中，一直向住桂平道方面飛奔過去！

這時候，夏維探長等警方人員正在桂平道一一七號三樓史宅內搜查，聞說呂偉良師徒二人突然駕車離去，正感驚呆，所以派出一隊警員去追踪他們；可是，這隊警員乘車追了兩條街便無法再看見呂氏的車輛！

他們正在搜索，幸而「多利」及時出現。這頭有靈性的犬隻，終於帶着他們趕到「兄弟玩具公司」

」去！

但是，那度大門仍然緊緊地關閉着。

帶隊的警官一邊下令將玩具店的大門撞開，一邊以無綫電通知總部；由總部派出大隊警員趕來，同時通知夏維探長。

原來包圍玩具店的警員，這時已經聽到了裏面傳出一陣「乒乒乓乓」的聲音，帶隊的警官看見「多利」的緊張神氣，再聽到這種打鬥聲，便不難想像到裏面的情景；何況連串與木偶有關的怪事，早已令到每一名警務人員都提高了警惕！

「兄弟玩具公司」的大門給警員們撞開了；「鐵枴俠盜」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正給那些大小機械人糾纏得喘不過氣來。那位帶隊的警官和所有的警員們，於大門洞開之後闖了入來，看見眼前這情形也幾乎不敢相信；因為現場的情形，簡直有如一個小型的戰場。

機械人、鐵甲人以及機動木偶固然在動；飛機、大炮、坦克車和吉普車也在動！

要不是各人想起幾宗木偶造成的慘劇太過可怕，眼前的情景簡直就是一種難得一見的「玩具奇觀」；但是，當他們看見呂偉良師徒二人筋疲力倦，遍體鱗傷時，便不敢怠慢，紛紛加入戰團，揮動警棍，狂擊猛打！

這些機動玩具雖然除了一兩個機械人較大之外，其他絕大部份，都是較為細小的，但是，它們動作靈活，一進一退，均甚有規律，使到在場與它們混戰的，曾經受過嚴格訓練的警員們，也大感到驚異！

一陣陣警車聲，來自四方八面，總部聞訊後，已派出大隊警員趕至現場！

這批機動玩具竟然好像懂得人性一樣，明知它們勢寡力薄，紛紛逃向店後！

負責指揮警員與它們「作戰」的警官，見狀立即下令衝入去！

但是，店後那些又窄又小的洞穴，只可以讓那些玩具進出，警員們當然是不能攢進去的！因此，警員們也只好目送着這批玩具，紛紛由洞口「撤退」而去！

轉眼之間，店內所有的玩具，除了被擊毀的，以及數個較大的機械人之外，要不是由地洞逃走，便是從上面的通風窗飛竄而出！所有在場的警員們，無不看得口呆目瞪！

呂偉良和阿生被扶到警車上休息，他們隔着車窗玻璃，看見那些機動玩具紛紛由洞口逃出，向住各處街頭奔逃，實在也感到莫名其妙。

當大批警方人員趕抵現場時，夏維探長也聞訊趕到這裏來！

「兄弟玩具公司」裏面並沒有人，現場上只留下那些被呂偉良師徒二人和警員們擊毀的玩具；而那些較為巨大的機械人，却停止了一切動作，呆立在一角。

警方的機械專家和彈藥專家已奉召前來，因為他們担心這些玩具中又像大鐘樓上面那一樣——裏面藏有炸藥！

經過專家們的拆卸和檢查之後，現場上的玩具並未藏有炸藥，但却是受到無綫電遙遠控制的新型玩具；這一類新型玩具，許多玩具店也有出售，但價錢甚貴，想不到這裏所有的玩具，都是受到無綫電遙控的！

現場上一連串的偵查工作已告展開；呂偉良師徒二人也將他們的經歷，向夏維探長複述。

「兄弟玩具公司」的大門是隱藏着機關的，暗鍵一經落下，便無法開啓；而那暗鍵也是受到無綫電遙遠控制的！

「看來這兒是機關，但控制着木偶和玩具的人呢？」夏維不解地說。

呂偉良說道：「看見它們一進一退，都好像有人親臨現場指揮一樣，相信操縱機動玩具的人，一定就在附近！」

「是的，我也這麼想。」夏維說。

於是夏維又下令各人在附近展開了一連串的搜索。

夏維又說：「既然他們有了這麼一間玩具店，為什麼還要利用百貨公司的玩具部出售機動玩具？例如布如龍買給兒子布小寶的一個，看來比較這些更加精細。」

呂偉良說道：「這問題很簡單，他們的目的，是要分散警方的注意力。」

「也許你猜對了。」夏維說着又問：「你怎樣發覺這批機動的玩具？」

呂偉良再把「多利」追逐一個機動木偶的情形，說了出來。

夏維沉吟道：「既然那個機動木偶是在史彪住所附近被『多利』發現的，那麼，史彪這傢伙一定就是控制這批機動玩具的人。」

「我想是的。」呂偉良說，「可惜現在發覺得太遲了。」

「那又未必，起碼，現在我們已經破獲了他們的總機關。」

「但是，逃失了的其他玩具，可能是一顆顆的計時炸彈。」

「你說什麼？」夏維忽然又吃驚地問。

呂偉良道：「我猜，這傢伙絕對不會就此罷手

的。」

「你的意思是：他還要利用這些玩具作怪？」

「是的。這是很容易想像得到的事，那些用無綫電遙控的機動玩具，實在太靈活了，它們幾乎可以做一切事情，這不就等於一顆顆計時炸彈麼？」

「嗯……」夏維探長也開始担心起來，「看來我們非進行大規模的搜索不可。」

「對了，除非把所有的機動玩具都找到，加以毀滅，否則，後果一定不堪設想。」

現場上已被封鎖，附近一帶大街小巷，也展開了連串的嚴密搜索。

可是，就在搜索行動展開之後不久，有個男子打電話到警局裏去，要找局長聽電話。這時候，陶局長剛好趕回辦公室去，接聽了這個神秘電話。

「你是誰？」陶局長問道。

對方答道：「我是木偶的總司令，現在我要向你發出最後通牒，你們的搜索行動，必須停止，因為你們永遠捉不到我的，只有騷擾隣近的民居，要是你不下令停止搜索，我的部下便要進行一連串的爆炸，明白嗎？」

「你何必這樣？」陶局長一邊打手勢給他的手下，一邊說道：「有事大家總可商量。你想怎麼樣，儘管說好了。」

「我已經說過了，我只要求你們把田加西釋放出來，就萬事俱休，否則，一切也沒有得商量！」

「但是，那犯人與閣下又有何關係？」

「別嚕囌了，要不要我告訴你，我在什麼地方？」那人哼了一聲，「總之，我可以令你們忙個不了，也可以取去任何一個人的性命；不過，我不會胡亂殺人的，除非你們迫我！」

說完，「叮」的一聲掛了綫。

陶局長以事態重大，親自驅車往「兄弟玩具公司」附近。

他一邊下令停止搜索行動，一邊把情形告訴夏維探長。

這時候，負責從登記檔案中調查「兄弟玩具公司」的警員，已經把內容查出來了。據登記册表示，這家玩具店是一對兄弟所開，但早已停業。

「很明顯的，這是給人利用的地方而已，與真正店主無關。」夏維探長分析着說：「照我看，這傢伙必然躲在附近的樓宇內！」

陶局長說：「但是，那個打給我的電話，已經查出是由北區一個電話亭打出的，這裏却是南區，除非他們另有同黨，否則，你這判斷又是錯的。」

夏維探長又說：「局長，如果停止搜索行動，豈不等於向他們投降？」

「你這麼說，簡直是豈有此理。警察的責任是保護市民的生命與財產，既然我們暫時沒有把握可以抓着他們，就只有容忍一下。」

「……」夏維探長默然無語！

夏維探長心裏道：「向一批玩具投降，這才是真正豈有此理的事呢！」

但是，這只是他心裏所想的，到底站在他面前的是他的上司，他那敢違命？

法律以外　尚有人性

事情發展到這裏，似乎告一段落了，其實，現在才是真正的開始。

陶局長於收隊返回警局之後，市長突然跑來，他怒氣冲冲的質問陶青天：「你這個警察局長到底是幹什麼的？鬧市中心發生白日搶刦已經過份，現在突然之間又有一名律師神秘死亡，這些事情，你怎麼樣向我解釋？」

陶青天眨着眼睛說：「市長，我已經下令全市的警務人員，加緊追捕犯人歸案，大概不久之後就會有眉目了，不過，這些事不能急，因為兇手心狠手辣，為避免更多的無辜者被犧牲，我們警方的工作不能不作成外弛內張。」

「我不管你什麼外弛內張也好，內弛外張也好，總之，三天之內，要是你還不把兇徒緝捕歸案，你便把辭職書遞上來！」

市長說完，拂袖而去！

陶青天滿肚子牢騷無處發洩，又把夏維探長等人召來，痛罵一頓！

豈料就在這時候，一名警員匆匆忙忙走進來：

「報告局長，這回不好了！」

「什麼事？」陶青天瞪了他一眼。

那警員說道：「市長正要駕車離去，不知怎的跑來一具木偶，攔住了他老人家的去路……」

這句話也幾乎未講得一半，陶青天固然差一點兒便昏了過去，就是在場聽他「教訓」的夏維探長和一批警官，也嚇了一跳！

這的確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市長」和「木偶」這兩個名詞都是令人震驚的！偏偏二者竟連在一起，這就更加教陶青天等人為之駭然！

陶青天一馬當先，率着各人跑出警局，果然看見一輛大房車停在不遠處的馬路中心，車頭兩枝光柱照射之下，一具木偶打橫攔在前面。

陶青天急急趕到，威風八面的，下令一隊荷槍實彈的警員衝過去，將那具木偶團團包圍。

怎料如此一來，市長更加生氣了。他指住陶青天道：「你瞎了眼睛嗎？那是一顆炸彈啊！快叫他

們別迫得太近！」

陶青天眞的是這時候才看清楚，那木偶的身上寫住：「ＴＮＴ」，這是黃色炸藥的意思。

他連忙叫衆警員在戒備中後退。然後又對市長說道：「請市長大人使用另一條馬路回府休息，這些小事就讓卑職來料理好了！」

「媽的！你眞的是瞎了雙眼啦！難道你沒有看見後面也有一個嗎？」市長指住汽車後面不遠處的馬路，破口大罵起來。

陶青天吃驚地回頭一看，路燈之下，果然也看見另一具木偶，立在馬路中心。剛才也許是由於他過度緊張，更因爲是過份注意前面，沒有想到後面也有一個極具危險性的木偶。

陶青天又說：「看這情形，還是先請市長大人到局裏去，以免發生危險！」

「稀！你眞的是飯桶一名，你以爲我是那麼貪生怕死的麼？」市長氣得臉也紅了，「你快過去看看，他們到底想怎麼樣？」

「是的是的！」

陶青天平時就只懂得責令下屬去做事，現在要他親自跑向一堆烈性炸藥，也難怪他渾身在發抖，不過這是頂頭上司，只好硬住頭皮，冒着生命走過去。

連日以來有關木偶的新聞，陶青天聽得多了，但却從未眞正見過這一類具有危險性的木偶，眞想不到現在這個時候讓他見得，而且不止一個，是兩個。

木偶的面孔像個小丑，雙目炯炯發光，尤其是在車頭燈的照射下，更加像眞人的眼睛一樣，實在令人不敢迫視！

陶青天在驚惶中走過去，目的以爲市長要他看看木偶身上還寫了一些什麼字句。可是，當他走到木偶面前不及五尺，却聽到了一種聲音。

那是一個男子的聲音，他說：「我要跟市長談話，不要你！」

這種說話出自一個沒有人性的木偶口中，當然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但是，由於木偶事件這不是第一次發生，所以連陶青天也知道這不是木偶本身說的，而是幕後人借着它的嘴巴說出來的。

但是，陶青天半句話也沒有說過，對方又怎麼知道他不是市長？這其中顯然大有研究之必要，難道它除了會「說話」之外，還可以「看見」一切麼？然則，果然是一種令人驚奇的設計。

陶青天心裏這麼想着，又答了過去：「你有什麼話要說，儘管對我說好了，我是本市的警察局長啊！」

「警察局長又怎麼樣？」那木偶哼了一聲說：「反正這些事你也難免要向市長請示的，倒不如讓市長與我談談好了。」

陶青天無可奈何，只好跑回到市長身邊，將實情相告。市長其實也早已聽到了他們之間的談話。

陶青天陪着市長走過去，那木偶又說：「由現在這個時候開始，在二十四小時之內，你們必須把田加西釋放出來，否則，你這個市長恐怕也做不成了，我會盡力在各處破壞，攪得這個都市鷄犬不寧，你明白了麼？」

市長說道：「你何必這樣？如果你認爲田加西不該坐牢，早該多請律師爲他辯護。」

「放你的屁！老子就是不喜歡跟你開口閉口的談什麼法律，你以爲法律一定公事公辦的嗎？你以爲律師一定是正義的嗎？律師只是爲金錢服務，怎麼可以代表得了正義？我才不會再相信什麼法律與律師，現在我的說話就是法律，我本身就是法官，我下令將田加西無罪釋放，要是二十四小時之內，你不放人，小心你的腦袋！」

市長道：「事實上，莫忘本律師已經盡了他的責任，替田加西將死罪辯成了活罪，數年之後，他便會重獲自由……」

「我沒有空跟你再嚕囌下去，我只想再三警告你：要是明晚這個時候，田加西仍不能恢復自由的話，你也完了。」

木偶說完，回身便走，汽車背後的另一個木偶，也迅速滑行過來，沿住馬路旁邊，迅速離去！

陶青天立刻對夏維探長低聲吩咐：「快派人駕車暗中跟踪它！」

夏維探長會意，二名警探早已奉命駕車，繞圈子追踪下去！

市長獃在馬路中心，正回憶着剛才木偶口中說出的一番說話，突然傳來一聲「隆」然巨响，這分明是爆炸聲，登時嚇呆了所有在場的人，也嚇醒了住在附近的夢中居民們！

各人立即乘車趕往察視，但見街口轉角處，一輛汽車正着火焚燒，再仔細看清楚，焚燒中的車輛正是剛才那二名負責去跟踪木偶的警探所坐的。

兩名警探，一死一傷，死者正被困在車廂之內，被燒成焦炭，傷者被彈出車外，重傷伏在路旁，遍體鱗傷，令人慘不忍睹！

根據傷者的口供說：他們的汽車於追踪到這兒附近時，給一具木偶返身衝來，木偶一經與他們的汽車相撞，便發生了猛烈爆炸！

警方人員一邊撲救焚燒中的汽車，一邊將傷者送往醫院急救。

市長和陶青天等人耳聞目睹，無不駭然！

木偶的新聞本來就够震動，再經今晚這連串事故，更加弄得人心惶惶！

市長爲了這目擊的慘劇，而臨時退返警察局裏去，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

參加會議的，包括市長，陶青天以及市政府中的一些高級官員等。在經過一次廣泛討論之後，政府的高級顧問則認爲釋放田加西，無疑可能令對方停止搗亂，但是如此一來，市政府的聲譽將蕩然無存。因此，他們認爲警方必須加强行動，明查暗訪，務求將歹徒們緝拿歸案。藉以加强政府的信譽，安定民心，這才是上策！

表面上看來，這本來是對的，但是，就難爲了警察局長陶青天。

其實，眞正感到吃力的，還是夏維探長，因爲他才是實際負起偵查工作的主要負責人，而陶青天不過是個只懂得坐在辦公室裏，口講手劃而已。

事情發展到這裏，算是到達了高峯。夏維探長漏夜召集主要助手，分佈工作，務求將元兇緝捕歸案。但是，誰是元兇？

從表面上分析，應該是史彪，起碼這個人對警方的偵查工作，甚至幫助，但人海茫茫，到那兒去找他？根據呂偉良說，史彪不但身手厲害，還有一枝手槍，毫無疑問，他的確是一個極具危險性的人物。

翌日，報紙與電台爭相報導「玩具大戰」與「木偶殺人」的慘劇，由於那批機動玩具紛紛失踪，更加弄得人人自危！

相信市民之中，也只有天眞的孩子們，才感到這是十分好玩的事，爲的是他們從來就未曾見過眞人與玩偶大打出手！這的確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於是，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又成爲各報紙電台的訪問對象。

在「兄弟玩具公司」內的搏鬥中，師徒二人都受了傷，但經送醫院敷藥後，已無大碍。本來警方要他們留在醫院中留醫，但是，呂偉良却堅持要返家中休息，所以，在他住宅之內，頓然又變得熱鬧起來。

訪問他們的人羣，走了一批，又來了一批，令到他們師徒二人，實在是疲於奔命。

這似乎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日子，因爲市長拒絕把田加西放走，如果木偶的幕後操縱者一反臉，今晚十點正便到了二十四小時的限期。這惡魔將會怎麼樣實踐它的諾言？眞的是天曉得！

由於報紙電台的渲染，已經够嚇人的事，變得更加可怖非常。

因此之故，那天還尙未天黑，街上不少商店已經紛紛關上大門，停止營業，一切公共場所，變得冷冷落落的，人們都盡可能在這一晚留在家中。

街道之上的行人固然是越來越少，就是汽車也稀稀疏疏的。每一個人的心裏，差不多都有同一樣的想法：木偶雖然會講會說，但只怕它的眼睛分辨不出誰是無辜者，萬一沙塵滾滾，殺錯良民，那才不值！

由於每個人都有同一的想法，所以，許多市民老早就返家，將自己關在屋內。在另一方面，他們更關心外面的事態發展，不知今晚又將會發生一些什麼可怕的事呢？

於是，家裏有電視機的，便坐在電視機之前，看看有什麼新聞，沒有電視機的，也扭開收音機，留意着電台的最新報導！

這事情，好容易使人想起了某地每逢掛起風球時候的情景，但那是天災，這却是人禍！而且，看來比起最大的風球，還更可怕！

夏維探長所率領的探隊，出盡辦法，動員了全市各階層的綫人，還是沒有史彪這個人的消息，除了史彪之外，機動木偶與一切機動玩具，也成爲他們注視的對象，但是，昨夜散失了的一批玩具，至今仍無下落！

事情看來好像越來越神秘，但有關方面就覺得非常之簡單，首先是有人發明了控制玩具活動的科學方法，利用一種新式的無綫電儀器，將玩具加以遙遠控制，以及將一些烈性炸藥或轉播咪高峯之類，隱藏在木偶的身上。然後，幕後人便利用這種超級玩藝，進行敲搾，企圖救出已經定罪的殺人犯田加西。這個幕後人可能就是史彪，因爲他不但是田加西的好友，也是殺死莫忘本的兇手。

而在另一方面，這條寶貴的綫索，也可以說全靠呂偉良，如果不是他首先去探望田加西，旁敲側擊的，查出了他的情人是安娜，他的好友是史彪，這件木偶奇案更是石沉大海。

驗屍官的報告已經送到夏維探長的手上，莫忘本律師的死因是中了一記毒針。這好像是南非土人所用的一種毒針，只要將針嘴在皮膚上刺上了一下，劇毒走入血液中，這個人便會在三分鐘之內死去！因爲鋼針是餵了劇毒的，所以根本不須將毒針留在人體上，亦可造成死亡！

夏維探長讀完了這一份驗屍報告之後，非常頭痛。史彪既然涉嫌最大，但去那兒找他？

三天——這是市長給警察局長的期限，陶青天也壓到了他們這班警探的身上，如今第一天已經過去了，還有兩天。

夏維探長已經把這三天限期的命令置諸腦後，

他覺得眼前今晚才是最重要的關頭，因爲木偶的二十四小時釋出田加西的期限，首先已經到了，而田加西至今仍在獄中，不幸的事，可能就快會一連串的發生！

所有全市警員已經取銷了休假，當局甚至準備在必要時出動軍隊協助。

沒有人可以預料將會發生一些什麼事，但鑑於過去的事實表現，可怕的悲劇是隨時可能發生的，有關當局相信這一點，市民們也相信了這一點。

於是，這一晚，當木偶提出的限時將屆，便四下裏鴉雀無聲，彷如戰時頒下的宵禁令一樣，街道上只有軍警往來，行人與車輛均告絕跡。而事實上，有關當局並未頒下了宵禁令，只是市民們看過報紙的報導，聽過了電台的描述都無不感到駭然的！

他們不但閉門不出，甚至有些害怕得連窗戶也關閉了，好像那些玩具木偶隨時會從天而降，跑進來殺人一樣。緊張情狀，前所未見。

如果有例外，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也許是唯一的市民，他們駕車在街道上巡迴，目的是要看看木偶的下一步行動是什麼。

軍警三番四次勸令他們早些回家休息，但是，喜歡過冒險生活的兩師徒，覺得躲起來也未必一定安全。何况他們一向嫉惡如仇，對於木偶兇手的幕後人，早已深痛惡絕，務求得之而後快，那有害怕之理！

只是範圍太廣闊了，木偶兇手將會在那一個地區出現？實在沒有人可以預料得到。

呂偉良叫阿生先後將車子開往下列地點：世界百貨公司附近的街道，因爲木偶事件差不多可以說是由此開始擴展下去的，愛河道安娜的住宅附近，因爲史彪的日記曾經顯示出他以前也曾一度追求過安娜，希望史彪會在一種極其微妙的情勢下，到那兒去憑弔。但結果也只是他自己的空想，史彪根本不知道在何處。

阿生又將車子開往史彪的住所——桂平道一一七號隣近的街道上巡邏，但除了一車車的軍警之外，便只有載着記者的專車。此外，眞的是鬼影也沒有一個。

史彪的住所仍有警探把守，他根本也不會蠢到連這一點也不明白。

於是，阿生只好再把車子開往杜力道，這兒七十七號那一幢花園洋房，就是屬於名律師莫忘本的。既然史彪被懷疑是殺害莫忘本的兇手，那麼，他還回到這兒來幹什麼？

呂偉良最後要阿生把汽車開往監獄附近，但監獄是禁區。

那兒駐守的軍警人數頗多，大概有關當局也考慮到木偶兇手大有可能會跑到這兒來，因爲這是囚禁田加西的地方。

所以，呂偉良師徒二人的汽車，只駛到通道口附近，便給人截停！雖然有一位警方的高級官員認識呂偉良，但公事公辦，他終於也無法將車子開得太過接近監獄邊緣。

不過，即使是離遠看過去，也可以看得出那兒刁斗森嚴。

監獄四周的燈光，光得如同白晝，警員荷槍實彈，在圍牆外巡邏，一隊軍隊則握守在通道兩旁，沙包後面架起了重型機關槍。

這種戰時景色，平時難得一見，所以呂偉良忍不住在汽車裏對阿生說：「他們以爲機關槍可以對付木偶兇手，我以爲這是十分危險的事，例如再出現幾個爆炸的木偶，就像市長昨夜所遇到的一樣，那又怎麼辦？開槍射擊它們麼，那只有造成連串的爆炸，和更大的傷亡！」

阿生也說：「是的，問題就是他們只是木偶，而不是什麼人或動物！」

他們的汽車就停在附近的路邊，那位認識他們的高級警官看見他們還沒有意思離去，又走過來說道：「兩位爲什麼還不走？這兒監獄四周，是被我們警方認爲最危險的地帶。如果沒有事，最好你們還是早些離去，坦白說句，如果我是你兩位，這個時候最適宜躲在家裏睡覺！」

呂偉良笑道：「睡得多會周身骨痛的，我就是這種賤骨頭，越是危險的事，越有興趣。是哩！這裏附近可有什麼動靜？」

「沒有。」警官說道：「我眞希望整晚都這樣平靜……」

豈料那個「靜」字還未脫口，那邊已經傳來了一陣驚叫聲：「木偶！木偶！你們快些過來看吧！牆邊不知什麼時候出現了一具木偶……」

一名獄吏大驚小怪的，一邊奔跑過來，向在這兒協防的軍警報告。

「果然不出所料，它們來了！」那位高級警官喃喃自語地，跑了過去！

監獄的一幅牆壁底下，果然有一具木偶倚牆而立。木偶身高二尺，身上一件白衣寫上了四個黑字：「烈性炸藥」！

牆壁是監獄的最外圍地帶，上面有獄警放哨，也有探射燈在炮樓的崗位上，來回不歇的掃射着。但是，他們竟無法解釋，這具木偶是如何闖過外圍的警戒綫而跑到這兒來的。

最外圍的警戒綫是由軍警負責把守的，但附近一帶是郊區，而不是市區；隣近山頭野嶺，叢林密

佈，要是有人將木偶以無綫電遙控方式，讓它們偷偷穿過樹林，瞞過軍警耳目，實在是並不十分困難的事；何况木偶的體積根本不大，那就更加容易被軍警們疏忽了。

有關方面似乎早已料到有此一着，所以軍警聯合隊伍中，有着爆破專家跟來；但是，問題是這些「爆炸木偶」倚牆而立，要就地爆破，可能影响到監獄方面的建築物。

那些軍火專家認爲最佳辦法當然是將「爆炸木偶」移去；但是，經過仔細檢查之後，問題又來了，他們發覺這些「爆炸木偶」非常機巧和敏感，絕對不能搬動，隨時可能發生爆炸。

爲此，他們只有通知總部——爲了對付今晚這「非常時期」，有關方面已經組成了統一的指揮總部，處理一切事宜。

總部接得消息，派人前來再三視察時，更令人震驚的事又發生了！

不但是這監獄外牆有一具「爆炸木偶」，四方八面的牆脚底下也有；它們都是一樣的裝扮——披蔴戴孝，白衣之上寫着：「烈性炸藥」四個字；木偶的面孔却不再是小丑的笑臉，却是哭喪着臉。那神態使人在燈光之下望過去，更增加了幾分可怖。

「爆炸木偶」有大有小，大者高二尺，小則僅數寸而已。但經專家一再檢驗，發覺裏面充滿了烈性炸藥。

就當市長與警察局長等人聞訊趕至視察時，黑夜的上空，倏然又傳來了隆隆機聲！

監獄四周的强光探射燈，紛紛照向天空，但見十多架大小玩具飛機，凌空飛翔，使人想起了戰爭影片中的「空襲」場面，這似乎就是前奏！

玩具飛機分明又是用無綫電遙控的，有的大至數尺，有些則小至數寸，但機羣都是沿住同一路綫飛行的，顯得極之有秩序。

突然間，無數的紙片，自一架較大的玩具飛機上散了下來！

一名軍方官長一下子神經緊張，竟將一支卡賓槍高高舉起，瞄準就要發射，幸好及時被人發覺，連聲制止！

是的，沒有人知道玩具飛機會不會是「飛行炸彈」之類，即使一擊而中，受害的也可能是附近的軍警們；因爲如果發生爆炸，後果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紙片有如雪花飛舞，紛紛落在地上。

市長順手撈起一張細閱，只見上面印着：「今晚本市發生的任何不幸，應由市長負責！」

另一行則印着：「爲避免發生更大慘劇，市長應運用特權，將田加西釋放！」

最後署名是：「木偶司令」。

毫無疑問，這是荒唐的事，但市長也有點害怕起來了。

他並非担心個人的安全，而是這些「爆炸木偶」經已被專家檢查過，證明全是烈性炸藥。那麼，頭頂上「嗡嗡」作响的飛機，又是什麼？假如又是一些烈性炸藥，後果就堪虞了！

傳單分兩種，剛才市長撈獲的是用紅色印刷的；警察局長却拾到了一張藍色印刷的，上面這樣印着：「所有木偶奇兵，俱經精心設計，切不可輕舉妄動；否則後果不堪想像，本司令當目的達到後，自當鳴金收兵。特此警告！」

最後署名又是「木偶司令」。

警察局長陶青天和市長交換着這些字條看，他們都相信了這位「木偶司令」的說話，下令未經許可，任何軍警不准開槍，或接近那些站在牆脚下的「木偶奇兵」。

情况的確是令人十分担心的，沒有人曉得那些哭喪着臉的「木偶奇兵」會不會自動爆炸起來，最高當局既然不准專家「引爆」，萬一對方利用無綫電遙控的方式，令到它們發生爆炸，那就眞的令人不敢想像；因爲「木偶奇兵」在此佈陣，並不止一個，而是十多二十個。

不過，市長這麼樣決定，當然是有原因的，他開始感到那個「木偶司令」所能造成的惡果是十分可怕的；尤其是置身於此地，面對着的是充滿爆炸性的「木偶奇兵」，頭頂上機聲「隆隆」，這種心情更加是無法解釋。

市長一邊步回座駕車之上，一邊對警察局長陶青天說：「看情形，我們不能不將田加西釋放。你有什麼意見？」

「是的，我也這樣想。」陶青天其實早已經想這樣做了。

市長坐在車裏，沉思着。忽然他又說：「我想進監獄裏去！」

陶青天道：「是不是爲了想看看田加西？」

「是的。」市長說着又下了車。

於是，市長又在前呼後擁之下，進入了監獄裏面。

在他們進去之時，每個人都小心翼翼，提防有些小木偶會乘機入內。其實，那些玩具飛機比起地上的「木偶奇兵」更厲害；而玩具飛機更加是什麼地方都可以到達的。

市長在陶青天和監獄長的陪同下，終於會見了殺人犯田加西。

市長打量着這傢伙，問道：「這幾天來，外面

的事你都知道了吧？」

「是的，我每天都收聽電台的新聞報告。」田加西說道。

市長又說：「差不多所有的事，都是爲你個人而起的，你可知道嗎？」

「是的。但是，這也怪不了我啊！市長先生，我一直在獄中服刑，平時探監的人也不多半個，這件事，分明與我無關。」

市長想了想，又問：「如果把你釋放，你出去將會怎麼樣？」

「我一定好好從新做人。」

「你有可能見到你的好朋友嗎？」

「你的意思是指史彪？」

「對了，如果你時時聽電台的新聞報導，當會知道史彪可能就是統率着這支木偶奇兵的總司令；我們如果放走你，也是爲了全體市民的生命財產着想，而不是爲了買怕他！」

「我明白的。」田加西道，「不過，據我所知，史彪雖然是我的好朋友，他一向四海爲家，很少回到本市來的。如果正如你所說，他就是你們要捉的人，我一定會責備他，甚至暗中通知你們，把他抓住！」

「你這樣做，豈不是恩將仇報？」

「我雖然犯了殺人嫌疑，但那是一時之錯，我不想這樣不負責任。」

「你的確是個大丈夫的行爲。」

「再說，十年光景已經過了差不多一年，除了假期，再挨七年左右，便可恢復自由，何必攪到如此轟天動地。如此一來，我出去找生活會更加麻煩了。」

「好吧！我相信你是立心要做個好人的。」市長說道，「你等消息，我們在某種情形之下，可能會與你合作，把你釋放。」

田加西心裏想：大概是有條件的釋放吧！

他口裏雖然一派不希罕的樣子，心裏實在希望早點恢復自由。因此，他再次加强語氣對市長暗示道：「如果閣下信任我的話，我一定會盡我所能，與當局合作的。」

市長沒有再跟他說下去。

其實，這情形已經十分少見，身爲一個市長，除了官式的視察之外，怎會在這個時候跑到這兒來探望一個犯人？

這的確是例外之中的例外。市長不但要探望田加西，還要跟監獄長等人，舉行了一次臨時性的會議，安排田加西出獄的事。

當市長等人離開監獄時，已經是午夜時份，那些屹立在牆腳下的「木偶奇兵」，仍在緊守他們的「崗位」。而那些「飛機隊伍」已不知去向！

突然之間，警察局長陶青天的座駕車之上，那具無綫電話響了起來。他的一名助手接聽，只聽了一句便忙着叫局長去聽。

那是總部打來的，據說一連串的爆炸已經此起彼伏，層出不窮的開始發生了。

市區裏，由於爆炸的影響，街上的水管破裂，有些地區的電力供應也告失常。消防車、十字車以及工程車，整夜四處奔馳，忙個不亦樂乎。

爆炸的發生，幾乎是防不勝防的，也沒有人知道是什麼緣故；但事發後，一經專家檢查，便證明是一些小型木偶造成的。現場上留下了碎片，那是屬於一些機械木偶的「殘骸」。

這些小木偶有如一隻隻的小老鼠，儘管街道上到處軍警林立，他們却始終未有發現這些小木偶是如何攢進地底的渠洞裏去。等到一聲聲的爆炸聲傳出，他們這班巡邏中的軍警們，才如夢初覺！

帶有爆炸品的小木偶，既然是可以利用無綫電遙控的，那麼，將它們置於渠道上，亦不過只有兩個方法：一是老早安放在那裏；一是用遙遠控制器，令他們在黑夜中潛入。

無論怎樣，一連串的爆炸聲，已經震驚了全市，市民們以爲大難臨頭，無不爲之驚惶失色！

「鐵拐俠盜」呂偉良和阿生因爲沒法獲得接近監獄，早已駕車返回市區。

在他們的汽車沿住一條分岔路返回市區時，看見一輛裝甲車隱藏在路旁不遠處的樹林中。這兒附近既是監獄的禁區地帶，有這麼一輛裝甲車躲在那兒，實不足爲奇。

但是，阿生於將汽車開出大路時，突然把車子煞停了。

呂偉良不明白他的用意問道：「你幹什麼？」

阿生沉吟道：「事情似乎有點不對。」

「什麼事？」

「剛才我們的汽車經過分岔路時，似乎看見一輛裝甲車。」

「那有什麼值得驚奇？可能是軍警們設下的陷阱之一。」

「不，師父，對於電器，也許你不像我那麼有研究。」

呂偉良怔了一怔，他無意反對阿生這樣說，因爲這是事實；阿生對於一切電學，的確是有研究的，所以阿生這麼說亦非誇張。呂偉良所以怔了一怔，是覺得他可能有什麼發現。

阿生一邊將車子掉頭，駛回分岔路去。一邊又說：「在那車子的車頂，好像有一條特別設計的天綫！」

「所有軍警所用的巡邏車，均有天綫的。」

「但這一種可不同，坦白說：我懷疑他們就是偶的指揮車輛！」

這的確是够刺激的，呂偉良立即問道：「你會不會看錯？」

「憑我的電器常識，這種無綫電天綫，不是警車所用的那一種。例如接收廣播電台和電視台的天綫，二者之間也一樣有得分別的。」阿生解釋着說，「要是他們利用無綫電遙控器，這一類天綫也正用得着呢！」

呂偉良大感興奮叫阿生趕快把車子開過去！可是，那一帶樹林密密麻麻的，什麼也看不見；只聽得虫聲唧唧。

阿生道：「他們一定走了。」

呂偉良道：「讓我下車去看看。」

「這是十分危險的。」

「不要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呂偉良說着，已開了車門，跑了過去。

他拄杖走入樹林之中，可是，裏面黑漆一片，眞的是上不見天，下不見地，那裏有什麼裝甲車？幸而他是個胆色過人的男子，要是換上一個胆小的，一定以爲見鬼！

回到汽車裏，阿生仍然堅持他的說法，因此，他們便將車子在附近兜圈，希望可以再發現那一輛裝有特別天綫的裝甲車。

但是，左轉右轉了好一會兒仍然是一無所獲。

由於時在黑夜，樹林中又有不少樹枝飄搖着，呂偉良覺得天綫問題，有時亦會因爲樹枝夾雜其中，而令阿生看錯了的。

於是，他們又回到了市區裏來。

就在他們的車子駛返市區之後不久，連串的爆炸事件也告開始了。

呂偉良感慨地說：「這傢伙果然是說得出，做得到，看來當局釋放田加西，事在必行了。」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說道：「看這情形，這幕後人不但有頭腦，有胆色，也有着豐富的電器常識和創造天才。」

呂偉良沉思着說：「是的，我也這樣想。然則，這個幕後人可能不是史彪。」

「爲什麼你會這樣想？」

「史彪是個海員而已，何來這種科學頭腦？」

呂偉良又說：「如果不是史彪的話，那麼，這件事會變得更加複雜。」

「人心隔肚皮，有時一個人表面看不出什麼的，除了史彪，還有誰須要這麼急切把田加西救出來呢？」

「許多事情，未到眞相大白時，根本就不到我們去想的。」

這時候，迎面駛來一輛小房車，車窗有隻手伸出來，嚇得阿生急忙忙的將防彈玻璃按上；他担心對方可能有所企圖，例如開槍向他們射擊，或者擲個手榴彈過來，都是有可能發生的事。

但是小房車的人只不過是打手勢叫他們停車。

阿生仍恐有變，雖然也停了車，却不敢將車窗的玻璃打開。

小房車走出二個人，呂偉良師徒二人並不認識他們。雖然時在黑夜，但馬路兩旁有街燈照耀，呂偉良和阿生坐在汽車裏面，也可以清楚看見這兩個男子的面目。

那兩個人走到他們的汽車旁邊，摸出証件來，在車窗之前揚了一揚。

不過，呂偉良和阿生並不因此便將車門打開。阿生把車窗落下少許，露出了一條裂縫，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警探。」其中一個說道，「你剛才沒有看見証件嗎？」

「黑麻麻的，你只在我眼前揚了一揚，叫我怎麼可以看得清楚？」阿生又說：「請把証件給我看看。」

「媽的！你在耍什麼派頭？快下車接受我們的檢查！」另一個非常暴躁地，叫了起來。

阿生冷笑道：「我從未見過警探粗魯成這樣副樣子的。你叫什麼名？編號呢？」

那傢伙怒不可遏，舉拳就要打向車窗這邊來；幸而另一個及時制止了他，同時亦將証件自裂縫中遞了入來。

阿生開亮了車中一支電燈，把証件交呂偉良道：「師父，你看個清楚，如果是假的，我們不可上當！」

呂偉良只瞥了一眼，便交給阿生：「不，這是眞的！」

阿生一怔，說道：「你不會看錯吧？」

「怎麼會？他們眞的是警探，可能是新調來的吧。」

「難怪了，原來是水鬼陞了城隍！」

那惡騰騰的警探，瞪了阿生一眼：「到底你下不下來？」

阿生一邊把証件交還給另一名警探，一邊將車門推開。

把証件交給阿生看個清楚的警探，樣子很斯文；另一個穿飛機恤的，就是剛才惡氣冲天的那一個，却聲勢洶洶的，要檢查他們和他們的汽車。

呂偉良也拄杖下了車，讓他們檢查。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阿生突然大驚小怪的，指住黑暗的坑渠邊，怪叫起來：「你們快些看看，那是什麼東西？」

穿飛機恤的警探「哼」一聲道：「小鬼頭，別施詭計，我不會上你的當的！」

阿生爲之啼笑皆非：「我爲什麼要施詭計？」

「噢！木偶——」另一名較爲斯文的警探，忽怪叫起來！

穿飛機恤的警探，這一回不能不相信了。他立即回轉身來。

一隻高僅半尺的小木偶，正由路邊走了出來，向着他們的小房車方面走過去！二名警探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即拔槍在手，喝令那小木偶停步！

但是，小木偶却沒有停止，那魯莽的警探立即發射了一槍！

可惜他的槍法太差了。這一槍，大約距離目標二碼以外！

呂偉良連忙制止他，說道：「別開槍！」

豈料話猶未完，槍聲已經連串的响了起來；那警探一口氣放了五槍，呂偉良却是無法去制止他。

就在槍聲卜卜中，「隆」然一聲巨响，那小木偶發出爆炸，一時火光四冒，嚇得呂偉良師徒二人連忙奪回車中躲避！由於木偶與警探所用的小房車太過接近，小木偶一發生爆炸，小房車立即受到牽連，於是另一响爆炸聲也隨着傳了過來，小房車立時燒成一片火海！

二名警探伏身躲避。

呂偉良和阿生則在那輛銀灰色的特製汽車之內，那是比任何地方都更爲安全的。因爲呂偉良這一輛特製汽車不但防彈避震，還有着各種各式的優越性能。

爆炸聲過後，呂偉良和阿生在車內抬頭一看，只見一輛卡車迎面在路旁一掠而過！

這本來是極之平常的事，這是市區的街道上，要不是今晚這環境，這時候也經常有很多車輛經過。但今晚情形，人們非迫不得已，是不會冒生命的危險而出外的！

呂偉良和阿生這一類把性命置諸於度外的人，實在不多。所以他們應該是屬於例外的。

那輛中型卡車在此時此地出現，另一個令人驚奇的原因，就是這兒剛剛才發生了一次爆炸，那輛小房車則仍在焚燒中。在這種情形底下，在這兒通過的汽車，最正常的做法，就是停下來查看原因，和帮手將火撲滅！

要是抱住「各家自掃門前雪」心理的，也會改道通過這兒。但是，那輛中型卡車爲什麼會這樣不顧一切地一掠而過？

除此之外，另一個令阿生注意的觀衆，就是中型卡車之上，又出現了那一種特殊的天綫！

因此，阿生不再理會那二名警探，急急將汽車掉頭！

二名警探一下子想不通，以爲他們「作賊心虛」，或者是「畏罪逃走」，所以一時情急之下，向他們的車子開槍發射！

但是，呂偉良的私家車是防彈的，兩名警探也只是浪費了子彈。

阿生將汽車掉了頭，迅速追踪剛剛見過的中型卡車。

呂偉良離遠看見那輛中型卡車開得極快，車頂之上的天綫網，依稀可以看得見是相當複雜的呢！

阿生說道：「如果在郊區見到的是事實，而不是我們眼花看錯了，那麼，這可能是一個集團，或者一個非法組織。」

「爲什麼你會這樣想？」呂偉良許多時覺得阿生這個徒弟的思想越來越成熟了。有時，有許多問題他是故意多此一問的，目的也無非要在阿生口中，知道他的想法是否正確。

阿生這時答道：「你也想得到的，師父，他們如果只得一個人，何來這許多人手和車輛？」

「對了，如果在郊外你所見的裝甲車，也是同一式樣的裝置，那麼，起碼他們有兩個人——一個人開一部有無綫電控制儀的汽車，一個在市郊，一個則在市區這裏。」

「現在差不多可以肯定下來，他們是將遙控儀器安裝在汽車上的，所以我們偷入百貨公司玩具部，給他們窺見之後，便偷偷去報警。目的無非想我們做他們的代罪羔羊。」

「你的推測，可能有些根據。」呂偉良說，「田加西和史彪，可能是同樣屬於一個組織的，所以，他們無論如何要把田加西救出去！監獄裏刁斗森嚴，他們又無能爲力，只好採取了這個別開生面的方法，迫令當局放人！」

話猶未完，阿生突然作了一次緊急煞掣！

一下子沉重的煞車聲，劃破了附近四周的沉寂！呂偉良還未及問阿生什麼事，阿生已迅速將車子急急退後。

車子一退後，呂偉良便可以看見，原來馬路中心有些東西，好像是一些兒童玩具——坦克車，大砲之類，棄在那裏。

也許阿生也想到了這可能是卡車留下來的「陷阱」之一，所以沒有把車子開過去；因爲一開車過去，便可能壓着這些神秘的玩具，萬一那是地雷式的炸彈，那就糟糕！

呂偉良覺得阿生這樣做是對的，起碼已經表現出他的身手敏捷，眼明手快之外，頭腦也機靈！

阿生將車子退後，然後一個大拐彎，車子開上了行人道，避過了散滿地上的神秘玩具，繼續追踪前面那一輛中型卡車。

但是，經這一阻，卡車又把距離拉得最遠！

剛才二名警探，這時正截了一輛警車——警車是聽到了槍聲與爆炸聲而趕來的，車中警長聽到了他們的報告之後，邀他們上車，匆匆追踪呂偉良和阿生那輛汽車。

可是，當這輛警車輾過那些棄滿在街道上的神秘玩具時，立刻發生了連串的爆炸聲，整輛警車被炸得飛上半天！

附近的樓宇，被震撼得搖動起來，許多玻璃窗門也被震裂了！

二名警探與全車警員，被炸得粉身碎骨，無形中做了呂偉良和阿生的替死鬼！因爲呂氏師徒的汽車，如果剛才經過這堆神秘玩具之上，他們會首先中伏；現在呂氏師徒大難不死，反而死了一批警員和二名警探，也是異數！

且說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正在遠遠追踪着前面一輛中型卡車時，便聽到後面傳來「轟隆」一聲巨响，心裏立即明白，那一堆神秘玩具，果然是中型卡車所佈下的「陷阱」，不由得打了個冷顫！

阿生自問開快車也有兩手，但竟無法可以追得上前面那輛卡車。由此亦可以想像得到，前面的那輛卡車一定是性能十分卓絕的。

還好這是市區上的街道，沿途有路燈照射着。而且這時街道上連警車也遇不上一輛；也許大部份的車輛，都在接到總部的無綫電報告之後，紛紛開往出事現場去了。

阿生把汽車開到一處十字街口，立即煞停了，因爲他不知道那輛卡車到底是走那一條路！結果，他向右拐彎。

主要原因，就是因爲右邊一條路是可以通往郊區去的，他們想像到中型卡車可能是趕往郊區會合另一輛裝甲車。

當阿生將汽車匆匆駛過一條街道時，呂偉良突然叫住他：「快停車！」

阿生雖然不明白他師父的用意，但相信呂偉良决不會無的放矢的。所以，他立刻將車子煞停。

呂偉良說道：「那輛卡車可能駛進了那間車房裏去了，我看見車房的鐵門正好關閉！」

阿生覺得也有道理，要不是有車輛進出！這麼深夜了，車房門又怎會開關呢？

呂偉良首先拄杖下了車。阿生於停好了車之後，也跟了過來。

他們急急走到車房門口，雖然那度由上而下的大鐵門此時已經緊閉，但裏面却有聲音傳了出來；那是有人開關車門和脚步聲。

阿生知道呂偉良所料不差，側耳細聽之後，發覺脚步聲拾級而上！然後，裏面變得一片沉寂！

呂偉良打了一個手勢，阿生立刻會意，蹲了下來，企圖把鐵門的鎖開掉，立即被呂偉良拄杖過來制止；阿生莫名其妙。

原來這種自門楣之上拉扯下來的捲門，最多被一般車房應用；但是動輒要由頂至踵，或由下而上的拉動，委實太麻煩。因此，設計者往往在鐵門之上另開一度小門。呂偉良就是要阿生在這小門之上動手脚，阿生却一時不察，忘記了另一處還有一座小門。

阿生終於把小門弄開，裏面黑漆漆的，但一度燈光却自迴旋梯之上，透了下來。那等於告訴他們；迴旋梯之上的閣樓有人在着。

因此，他們非常小心的，摸了入內。

阿生輕輕將小鐵門掩上，豈料一下不小心，用力太大，小鐵門發出了一聲輕微的撞擊聲，閣樓上立即有人叫了下來：「誰？」

呂偉良有理沒理，一手將阿生拉到卡車的背後去。

閣樓傳來脚步聲，有人下來。

「拍」地一聲，車房裏立時燈光大亮。呂偉良透過車底看過去，發覺那是一個少年人——對了，布小寶曾對警方說，綁匪中有個人似阿生，大概就是這傢伙了。

由於燈光大亮，使到師徒二人認出了眼前停在車房中的這輛卡車，正是他們要追尋的中型卡車。心裏不由自主地，又驚又喜！

少年人看來頗機警，他發覺小鐵門虛掩，立即拔槍在手，步步緊迫過來車後這一邊。幸而呂偉良自始至終都在車底的隙縫中，監視着他！

呂偉良附身對阿生說：「你去奪槍，我們不能失手，這裏可能有很多木偶的！」

阿生點頭表示明白。

少年人這時已走到車後，阿生出其不意，一閃而出，一邊奪槍，一邊扣住他的手腕，將他摔倒地上！

呂偉良看見阿生輕易得手，急急自迴旋梯衝上了閣樓！

但是，呂偉良的担心似乎是過份的，因爲閣樓根本就沒有人。

阿生把少年人制服，按在地上。問道：「原來

木偶幕後人，竟然是你！」

少年人不言不語。阿生將他押上閣樓，交給呂偉良，呂偉良發覺閣樓的佈置，顯然不止他一個人在此居住。

呂偉良看見牆上掛有一張全家福照片，一男一女是夫婦，膝前有兩個兒子。其中一個，甚似眼前這位少年人。照片是多年前映的，所以也難十足相似！

呂偉良注視着照片中的「父親」，不由得感到糊塗起來。因爲那照片中的男子正是年前被人殺死的午中天，而殺人兇手，就是田加西。

呂偉良再往閣樓四處打量了一番，許多電器器材和玩具，木偶之類，散滿各處，他就相信不會找錯人！

他忍不住向那個少年人問道：「你父親可是午中天？」

少年人淚如雨下，哽咽道：「是又怎麼樣？」

「那你一定知道田加西就是殺你父親的兇手了吧？」呂偉良又問。

「當然知道，全世界的人也知道。」

「那你爲什麼還要救他出來？」

「救他？」少年人苦笑道，「我和大哥要親手殺他才是眞的！」

呂偉良立卽恍然大悟，原來他們千方百計，竟然是要親手殺死田加西。

阿生道：「他已經判了應得之罪，你又何必這樣？」

「不！大哥說，他應該殺人塡命，但是，法律却把他改判十年徒刑，這是絕不公平的事。」少年人說，「要是法律够公平，我們就不會偸偸由外國回來，做了這許多驚天動地的事。」

「你們是由外國回來的。」

「是的，我和大哥在外國學電子工程。」

「那麼，所有的玩具木偶等等，全是你們的傑作？」

「除了我們，還有誰？」少年人嘆了一口氣，「不過，可惜我們父仇未報，便落在你手中。」

呂偉良想了想，說道：「我並非警方的人，只因爲你令我們寃枉了許多好人，我們不能不追查到底而已。例如：史彪就是其中一個，我們以爲他殺了莫忘本律師，但聽你剛才這麼說，莫忘本一定是你兄弟二人所殺。」

「不！是我們利用遙控的『木偶奇兵』偸入他家中下毒手的。」少年人又說：「如果我把史彪交給你，你放我，好嗎？」

「史彪在這裏？」

「是的，給我們捉來這裏。這幾天風聲太緊，否則，我們早就殺了他。」

「這關他什麼事？」

「他企圖聘莫律師去救田加西，證明他是同情田加西的人，我們恨這種人。」

少年人終於把史彪自儲物室帶出來，他已奄奄一息。

原來史彪並未殺莫忘本，他逃避呂偉良師徒二人，是由於發覺他租來的汽車中給人裝了追踪儀，所以決心擺脫跟踪他的人。想不到，却給午氏兄弟看見了，抓了回來這裏囚禁起來。

呂偉良本來不忍把這少年人交給警方，但是，在另一方面，郊區的監獄已經放出了田加西。

市長的目的，是要「木偶司令」早些撤退「木偶奇兵」，可是，田加西剛踏出監獄門口，卽被一架儎滿了炸藥的玩具飛機俯衝而下，把他當堂炸死了！

當初警方還以爲「木偶司令」擺烏龍，後來有數名警探經驗老到，發覺夾在警車中的一架裝甲車形跡可疑，將午中天的長子午亦文抓住，這才弄淸楚了整個事件的眞相。

事後，警方也根據了午亦文的口供，找到車房來，把他的弟弟午亦武一併帶走。至此，轟動一時的「木偶奇兵」案件也告結束了。

（全文完）

下期預告

高皐先生繼「千人塚」後又一新傑作‧

新派奇情激昂 詭異長篇連載 「天殘劍侶」

天殘谷景物蕭條，住的是一羣雙目皆盲的詭異門派，本書的女主角，就是來自天殘谷的一個盲女，但她丰姿若仙，容華絕代，由於她天眞柔順，對世道險惡又毫無所知，當她隨男主角涉足江湖之際，因而就發生若干離奇怪誕之事了，本書故事新穎特出，內容眞情感人，並以抽絲剝繭手法，步步引人入勝，下期刊出，敬請留意。

過關刀

五虎嶺頭設穽忙

秦紅‧文

‧上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雲彪往鬼谷應甄賈谷蘭之約，途遭董無常等截擊，得余素貞相助脫險，四人同因恩師失踪，乃結伴同行，至一鎭上，識破曾在途中截殺而逃走的花威，乃設法擒下他，並誘殺了董無常，從花威口中獲知主謀者曾約花威殺斃楚雲彪後在五虎嶺相晤，乃徵得花威同意，持董無常首級往赴約，誆騙主謀者現身，楚雲彪與余素貞隨後跟去，在一盆地，見田舍郎與赤道子在拚命狠鬥，楚雲彪往作魯仲連，問明拚鬥原因，田舍郎說出因師父失踪，疑遭赤道子毒手，楚雲彪乃勸田舍郎放過赤道子，同往五虎嶺——

楚雲彪策騎前進，含笑道：「如果妳背上發癢，用手抓不着，就用它來抓，故名『不求人』。」

余素貞與他並轡而行，好奇的問道：「抓癢老人怎麼用那種東西當作武器？」

楚雲彪道：「因爲他喜歡替人抓癢，當他替人抓癢時，每能搔到癢處。」

余素貞失笑道：「這是說他喜歡搗人隱私？」

楚雲彪點頭道：「正是，當他知道某些人幹了見不得人的勾當時，他就去把那人的隱私『抓』出來。」

余素貞吃吃發笑道：「如此說來，他是一位遊戲風塵的怪傑了？」

楚雲彪道：「是的。」

隨在他們後面步行的田舍郎忽然接口道：「抓癢老人與家師有同門之誼。」

楚雲彪「噢」了一聲，掉頭問道：「小弟怎麼却沒聽抓癢老人提起？」

田舍郎道：「據家師說是同門而不同師，但早年抓癢老人學的也是鐵鈀功夫，後來他嫌鐵鈀笨重，自己研究演變成了一路『不求人』的招式。」

話聲微頓，繼道：「至於他很少與家師往來的原因，是因兩人個性不同之故，他性善詼諧，言語舉止滑稽絕倫，而家師生性不苟言笑，爲人行事一板一眼，因此兩人不大合得來。」

楚雲彪道：「原來如此！」

田舍郎道：「在下跟隨家師這麼多年，從未見過他老人家一面，他是個甚麼樣子？」

楚雲彪道：「申屠老前輩，個子不大，很瘦細，但兩顆眼睛，很圓很大，看人的時候，烱烱發光，好像要透視人心似的。」

田舍郎輕輕一唔，沒再開腔。

余素貞道：「田舍郎，我只知你姓趙，你的大名如何稱呼呀？」

田舍郎道：「我……我叫趙象。」

余素貞道：「大象的象麼？」

田舍郎道：「是。」

余素貞笑道：「你這個人看來很老實！」

田舍郎漲紅了臉道：「那裏，我……我……」

余素貞道：「你是否和令師一樣一板一眼不苟言笑？」

田舍郎吶吶道：「我是不大喜歡開玩笑……」他似覺在她面前表現得太軟弱，忽然昂首挺胸，沉聲道：「我脾氣不好，誰要跟我開玩笑，就叫他吃我一鈀！」

余素貞吐了吐舌，笑着「啊喲！」一聲道：「那麼，以後我可不敢跟你開玩笑了。」

田舍郎又覺自己表現得太兇，唐突了佳人，不由窘笑一下道：「不過，妳……妳余姑娘可以例外，因爲……因爲我不會跟女人計較。」

這天中午，三人來到了一處名叫「勒馬集」的鎭上，見街邊有間飯館，乃下馬一起在進入打尖。

三人揀了個座頭坐下，點過酒菜後，余素貞忽然輕輕一扯楚雲彪的衣袖，悄聲道：「你瞧那小道

士眞有意思，年紀不過十五六歲，却一派老氣橫秋的樣子！」

楚雲彪舉目一望，只見臨街的一個座頭上坐着小道士，正在舉杯飲酒，瞧他年紀，確實不超過十六歲，相貌頗爲俊秀，以其年齡來看，應是個道僮，但是他的道服却極整齊，背上還斜插着一柄拂塵，而且神態故作嚴峻之狀，派頭十足，心中亦甚好笑，但忽又覺得對方有些面善，不由脫口道：「咦，我好像在那裏見過他……」

余素貞道：「是麼？」

楚雲彪道：「是的，只是一時想不起來。」

余素貞吃吃輕笑道：「你瞧他喝酒的模樣，明明臉都紅了却裝得很會喝酒的樣子，酒到杯乾！」

楚雲彪沉思不語，努力在回想着曾在何時何地見過對方。

余素貞低聲道：「瞧，他也在注意咱們了！」

田舍郎道：「余姑娘，妳不要……不要老瞪着人家看，那會得罪人家的。」

余素貞一噘嘴道：「哼，看看又有何妨，他又不是大姑娘！」

田舍郎道：「如在下沒……沒看錯，他也是武林人物呢。」

余素貞道：「武林人物就不可以看麼？」

田舍郎道：「看一眼可以，多看了就……就容易生起誤會，而且妳是姑娘家，不該這樣看人。」

余素貞玉臉微微發赤，嗔道：「好啊！咱們相識僅半天，你就教訓起我來了？」

田舍郎忙道：「不，不，在下是……是一番好意，豈敢教訓姑娘。」

這時，只見那小道士用手一拍桌子，大聲道：「跑堂的！」

「來了！」

一個跑堂的應聲急趨過去，哈腰道：「小道爺還要來點甚麼？」

那小道士眼睛一瞪道：「道爺就道爺，甚麼小道爺？」

那跑堂的連忙深深一拱手，陪笑道：「是是，道爺！道爺！」

那小道士扳下他的肩頭，向他附耳說了幾句。

跑堂的點頭應是，轉身便向楚雲彪三人的座頭走來。

田舍郎頓時緊張起來，說道：「你看，麻煩杲……杲然來了！」

余素貞冷笑道：「別怕，天塌下來，你家姑娘一人頂着！」

跑堂的疾步來到楚雲彪身邊，彎腰陪笑道：「這位客官，您的尊姓大名是不是楚雲彪？」

楚雲彪心頭微微一震，點頭答道：「不錯。」

跑堂的舉手一指那小道士，笑道：「那位小——道爺請您過去一下。」

余素貞起身道：「我去！」

楚雲彪忙的按住她，低聲道：「人家是已經認出了我，並非要找碴兒，妳去幹麼？」

余素貞一笑落座。

楚雲彪仍然想不起對方是誰，只覺得對方的「派頭」，十分好玩，暗忖道：「就是不論輩份，只論年紀，我楚雲彪，也比你大六七歲，居然要我過去……」

他心裏雖是這樣想，却無一點不快，當下舉步走了過去，抱拳道：「這位道爺，我們以前好像見過面，是不是？」

那小道士輕咳一聲，面呈「嚴峻」的望着楚雲彪，以「老前輩」姿態道：「怎麼，你竟不記得貧道了？」

楚雲彪歉笑道：「是的，在下記性不好，十分抱歉！」

那小道士手一擺，道：「請坐！」

楚雲彪便在他對面坐下來。

那小道士眉頭一皺道：「貧道都還記得你，你怎麼反把貧道忘得一乾二淨？」

楚雲彪含笑道：「對不起。」

那小道士道：「三年前，你可記得曾隨令師去過龍虎山麼？」

楚雲彪頓時想起來了，神色一振道：「對了！你是白鶴眞人的道僮玩鈴子！」

玩鈴子對「道僮」兩字似感不滿，冷冷道：「貧道是家師的嫡傳弟子！」

楚雲彪忙道：「是是，對不起說錯了。」

他想起了三年前的往事，那年春天，他隨師父去鄱陽湖遊玩，歸途路過龍虎山，遇見素有「道家第一高手」之譽的「白鶴眞人」，被「白鶴眞人」邀入山中作客。那時，眼前這個「玩鈴子」才不過十二三歲，是個喜歡調皮搗蛋的小道僮，却沒想到時隔三年，對方已變成一個「老氣橫秋」的「道爺」了。

想起白鶴眞人說話搖頭擺腦老氣橫秋的情形，心中不禁暗笑，忖道：「眞是有其師必有其徒！」

玩鈴子自顧舉杯飲了一口酒，然後一指那邊的余素貞和田舍郎問道：「他們是誰？」

楚雲彪道：「是在下的朋友。」

說着，向余素貞和田舍郎招招手，喊道：「趙兄，余姑娘，你們請過來一下。」

余素貞和田舍郎應聲而至。

楚雲彪一指玩鈴子，爲他們引見，說道：「這位是道家第一高手『白鶴眞人』的嫡傳弟子，玩鈴子！」

田舍郎拱拱手道：「令師大名，如雷貫耳，幸會，幸會。」

余素貞笑道：「你說他是叫『玩鈴子』麼？」

楚雲彪有些尷尬，笑笑道：「是的……」

余素貞「咭咭」脆笑道：「有趣！有趣！你一定喜歡玩鈴，因此令師就給你起個『玩鈴子』的道號，對不？」

玩鈴子老大不高興，冷然道：「哼，姑娘說話爲何這樣沒禮貌！」

楚雲彪怕他們雙方翻臉，連忙一指田舍郎笑道：「這一位是『田舍翁』的高足『田舍郎』。」接着又指余素貞道：「她姓余，芳名素貞，其師號『賣花婆』。」

玩鈴子點點頭，緩緩道：「唔，田舍翁的名號，貧道倒略有耳聞，至於『賣花婆』……好像從未聽人道過……」

余素貞並不生氣，笑道：「你年紀尚輕，見的世面不廣，自然不知家師的人了！」

玩鈴子臉色一沉道：「妳說甚麼？」

楚雲彪連忙陪笑道：「別生氣，這位余姑娘是跟你開玩笑的。」

玩鈴子緊繃着臉孔道：「我不喜歡跟女人開玩笑！」

余素貞道：「小小年紀，幹麼火氣這麼大？」

玩鈴子怒道：「誰小小年紀？告訴妳，你家道爺今年已經十六歲了！」

余素貞微笑道：「十六歲，還是乳臭未乾之年呀！」

玩鈴子氣得直瞪眼，叫道：「反了！反了！說話愈來愈沒規矩，如果妳是男人，貧道非好好教訓妳一頓不可！」

楚雲彪向余素貞使了一個眼色，示意勿再逗他，然後說道：「在下那邊座頭大，就請移駕到那邊共飲幾杯如何？」

玩鈴子道：「誰請客？」

楚雲彪笑道：「自然是在下請客。」

玩鈴子道：「好，看在老朋友的份上，貧道就叨擾你幾杯。」

於是，四人回到原來的座頭，各據一面坐了下來。

這時，跑堂的已將酒菜陸續端上來了。

楚雲彪爲他們三人酌酒，然後自己也酌了一杯，道：「來，大家乾一杯。」

余素貞發愁道：「我不會喝酒呀！」

玩鈴子譏笑道：「不會喝酒，喝奶好了。」

余素貞一怔道：「喝奶？」

玩鈴子道：「嗯，可惜妳娘沒有在身邊……」

余素貞這才明白他在調侃自己，不由惱笑道：「玩鈴子，你剛才怎麼說來着？」

玩鈴子淡淡道：「甚麼？」

余素貞道：「你說不喜歡跟女人開玩笑。」

玩鈴子一本正經地道：「不錯，貧道說的，並非相戲之言！」

楚雲彪舉杯道：「好啦！好啦！咱們四人有緣才會在此處相聚，大家乾一杯吧！」

說畢，一飲而盡。

田舍郎和玩鈴子亦相繼喝下，只有余素貞淺嘗即止，玩鈴子看了不依，嚷道：「喂，頭一杯一定要乾，這是禮貌！」

余素貞笑道：「你若是懂禮貌，就不該強迫女人喝酒。」

玩鈴子道：「妳若是怕喝酒，就不該出來闖江湖。」

楚雲彪笑着排解道：「好了，別吵了，我說玩鈴道長，你此番離開龍虎山來此地，可是有甚麼貴幹？」

玩鈴子搖搖頭道：「沒有，貧道是下山闖江湖的！」

楚雲彪問道：「令師很好吧？」

楚雲彪道：「很好！很好！」

余素貞接口笑問道：「你有沒有丟了師父？」

玩鈴子面色一變，怒道：「妳胡說甚麼！」

余素貞吐舌道：「啊喲！別這麼兇好不好？」

玩鈴子提壺酌酒，竟一連飲了三杯，才舉箸吃菜，說道：「師父不在身邊，也有一樣好處……」

楚雲彪問道：「甚麼好處？」

余素貞道：「他不能管你喝酒，對不？」

楚雲彪笑接道：「你很喜歡喝酒？」

玩鈴子聳聳肩道：「在山上時，家師嚴禁貧道喝酒，所以說老實話，貧道還是最近才學會喝酒的，覺得……咳咳，覺得酒這玩意兒倒是頂有意思的，你說是不？」

楚雲彪道：「可是不能多喝，多喝了會傷身子，你已經喝了不少吧？」

玩鈴子伸出兩個指頭道：「兩斤而已！」

楚雲彪道：「你的臉很紅哩！」

玩鈴子道：「不要緊，貧道再來兩斤也不會醉！來來來，咱們再乾一杯！」

四人一邊飲酒一邊閒聊，談的都是武林中的一些軼事，沒提到楚雲彪、田舍郎、余素貞三人的師

父失蹤的事上去，因爲三人都覺玩鈴子個性驕傲，怕說出來讓他譏笑。

玩鈴子酒到杯乾，喝了足有一斤，不但臉色紅得像猪肝，連兩眼也通紅了！

他似乎怕當塲出醜，忽然起身道：「好了，多謝楚施主請客，貧道要走了！」

楚雲彪道：「別忙，歇歇再去吧。」

玩鈴子搖頭晃腦道：「不，貧道還有一點事情，不能陪三位多談，咱們後會有期！」

說着，搖搖晃晃的走了。

余素貞見他已走出飯館，才笑道：「這小牛鼻子眞也有趣！」

田舍郞道：「我看他好像在借酒澆愁呢。」

余素貞笑「哼！」一聲道：「小小年紀，還有甚麼憂愁，我瞧他只是拚命想學『大人』的樣子罷了！」

楚雲彪笑道：「我十五六歲的時候，也拚命作大人，聽到有人喊我孩子，心裏眞不舒服，好像受了侮辱似的。」

田舍郞道：「如今作了大人，却覺得是作小孩子的好，可以無憂無慮。」

三人邊談邊吃，不一會已酒足飯飽，乃會賬出門，繼續上路。

出了勒馬集，行約半里，余素貞忽然一指前面路邊，叫道：「看，那不是玩鈴子麼！」

楚雲彪也同時發現玩鈴子倒在路邊，心中一驚，立時疾馳過去，道：「他必是醉倒了，快過去瞧瞧！」

三人趕到玩鈴子身前，下馬俯身一望，不禁爲之失笑起來。

原來，玩鈴子睡得正舒服呢！

他以臂當枕，側身而臥，睡得好不酣舒，而先前在飯館裏所表現的「高傲」和「老氣橫秋」，此刻，都已不存在，此刻表現在他臉上的，是一片天眞！

余素貞吃吃笑道：「你們看，他終於露出馬脚來了！」

田舍郞道：「他本來就是一個孩子嘛。」

余素貞皺皺眉道：「喊醒他如何？」

楚雲彪道：「只怕喊不醒……」

田舍郞忽然「咦！」了一聲道：「看，他在流眼淚！」

不錯，玩鈴子在流淚！

楚雲彪蹲下去，輕輕推着他，喊道：「道爺！道爺！你醒一醒！」

玩鈴子仍在睡夢中，但口中却發出了夢囈，喃喃道：「師父！師父！您在那裏？」

口中呼喚師父，淚水潸潸而下！

楚雲彪用力推搖他的身子，大聲道：「玩鈴道長，你醒醒呀！」

玩鈴子霍然驚醒，一見楚雲彪三人站在眼前，神色大愕，連忙翻身坐起，問道：「你們怎麼在這兒？」

楚雲彪道：「我們路過此處，看見你躺在這兒睡覺，因此停了下來——你可不能躺在這路邊睡覺的啊！」

玩鈴子仍然昏昏欲睡，揉了揉眼睛道：「嗯，貧道該找個偏僻的地方去……」

說着，起身欲去。

楚雲彪一把拉住他，正色道：「告訴我，你是不是在尋找令師？」

玩鈴子故作錯愕道：「尋找家師？」

楚雲彪道：「令師是不是失蹤了？」

玩鈴子道：「沒有呀！」

楚雲彪凝目深深注視着他，微微一笑道：「當眞沒有麼？」

玩鈴子像似被人看透了心事，樣子很難爲情，顧左右道：「當然……當然是眞的，家師只是……只是在跟我捉迷藏罷了。」

楚雲彪笑問道：「怎說是在捉迷藏？」

玩鈴子頓了頓，才道：「家師大概認爲我……認爲我沒出息，所以存心試驗我的能耐，故意不告而別，要看我能不能找到他……」

楚雲彪道：「令師離山多久了？」

玩鈴子道：「五個多月了。」

楚雲彪道：「你一直沒找到他，對不對？」

玩鈴子一挺胸膛道：「我總會將他找出來的，你們瞧着好了！」

楚雲彪笑嘆一聲道：「我看令師並非在跟你捉迷藏，而是遭了意外！」

玩鈴子不悅道：「你別胡說，家師是何等人物，他那會遭遇甚麼意外！」

楚雲彪道：「告訴我，你發現令師不在『紫府仙洞』時，洞中有無打鬥的痕跡？」

玩鈴子搖頭道：「沒有，只有放在洞中的一個水缸破了，那必是家師不小心打破的。」

楚雲彪苦笑道：「那就是了！」

玩鈴子道：「那就是甚麼？」

楚雲彪道：「你不要不承認，實不相瞞，我們三人的師父也都失蹤了！」

玩鈴子愕然道：「眞的？」

楚雲彪點頭道：「不騙你。」

當下便將三人師父神秘失蹤的情形，以及自己

的一番遭遇簡要的說了一遍。

玩鈴子跳了起來，神色十分高興，叫道：「老天爺，你們何不早說？」

余素貞柳眉一蹙道：「哼，怎麼反幸災樂禍起來了？」

玩鈴子興沖沖道：「我只道只有我一人丢了師父，所以才不好意思說出來，早知你們也丢了師父，我還有甚麼可難爲情的呢！」

說罷，哈哈大笑起來。

楚雲彪不禁爲之苦笑。

玩鈴子大笑了一陣，忽然一把揪住楚雲彪，急問道：「你們三人是不是要一起去尋找師父？」

楚雲彪道：「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剛才在下已說過了，在下要去會會那個蒙面人和赴『地獄公主甄賈谷蘭』之約，不過在下覺得對方二人可能與咱們師父的失蹤有關……」

玩鈴子急道：「我跟你們一起去好麼？」

楚雲彪道：「好是好，不過，將來一旦證明令師的失蹤，與對方二人無關，你可不能埋怨我們才好。」

玩鈴子連連點頭道：「當然！當然！」

余素貞道：「此外還要依我們兩件事！」

玩鈴子一怔道：「甚麼事？」

余素貞道：「頭一件，不可裝出老氣橫秋的姿態。」

玩鈴子有些尷尬，生硬的點了一點頭，道：「是。」

余素貞道：「其次，不可飲酒。」

玩鈴子道：「依妳！依妳！」

余素貞一笑道：「儒子可敎也。」

玩鈴子有點光火，道：「哼，妳的年紀不過大貧道——」

余素貞搶着接口道：「外加一件，不得自稱貧道！」

玩鈴子怒道：「爲甚麼？」

余素貞笑道：「你年紀還小，自稱貧道聽來甚是刺耳，稱小道還差不多！」

玩鈴子嘿然道：「妳眞像個管家婆！」

余素貞叱道：「胡說！」

玩鈴子摸着沒有鬍子的下巴，哈哈笑道：「不過，說眞的，咱們四人中，有妳這樣一個管家婆倒也不錯！」

余素貞直跺脚，望着楚雲彪道：「你瞧他的樣子，老毛病又發作了！」

楚雲彪也忍俊不禁的笑了起來，道：「好了，我和霹靂斧花威約好早他一天到達五虎嶺，不能多躭擱了。」

於是，四人連袂而行。

楚雲彪和余素貞騎馬走在前面，田舍郞和玩鈴子步行於後，行了一程，田舍郞忽然開聲道：「雲彪老弟，在下想到了一個問題……」

楚雲彪掉頭問道：「趙兄想到了甚麼？」

田舍郞道：「在下覺得，武林中忽然有這許多高人失踪，一定不是一種巧合。」

楚雲彪道：「是的，一定關聯着同一件事。」

田舍郞道：「那麼，武林中可能已發生了一塲前所未有的浩刼！」

楚雲彪凜然道：「而咱們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田舍郞道：「這很可怕。」

楚雲彪道：「正是。」

田舍郞道：「在下敢說除咱們四人的師父之外，一定還有不少武林高人失蹤。」

楚雲彪道：「唔……」

田舍郞道：「就目前的情形看，失踪的都是白道上的武林人士，所以咱們也許可以歸納出一個結論來，即是這些武林高人的失踪，是某一黑道人物幹的。」

楚雲彪點頭道：「不錯。」

田舍郞道：「但是，在下想不出那一個黑道人物有此能耐……」

楚雲彪道：「就小弟所知，當今武林最可怕的黑道人物只有四個，那是『八臂魔君邊無界』、『玉面魔女宜雪蘭』、『假聖人杜敬堂』、『殭屍婆孫二娘』，但這四人雖然可怕，似乎還未能勝過家師等人。」

田舍郞道：「是啊，所以在下覺得這事很怪，有些不合情理。」

玩鈴子接口道：「當今武林，還有兩個人物值得一提！」

田舍郞道：「誰？」

玩鈴子道：「金盾帮的帮主『金盾老人』和螳螂派的掌門人『螳螂王』！」

田舍郞「咦」了一聲道：「在下怎未聽過有這樣兩個人物？」

玩鈴子冷笑道：「你一向蟄居南山農舍，孤陋寡聞，自然不知道了。」

田舍郞爲人老實，不喜爭强好勝，也不懂得掩飾自己的孤陋寡聞，故聞言毫無一些不快，注目問道：「你說說，他們是怎樣的人物？」

玩鈴子習慣的咳了一聲，道：「說起金盾帮和螳螂派，嘿！眞是一言難盡……」

田舍郞道：「你就先說金盾帮和『金盾老人』

好了。」

玩鈴子道：「金盾帮是個很神秘的帮派，它是何時崛起武林的，沒有人知道，大家只知他們不聲不响的就闖名於武林，據說帮中的每一個人，都有一身了不起的功夫，而且每人的武器都是一把單刀和一面金盾。」

田舍郎問道：「甚麼式樣的金盾。」

玩鈴子道：「這個……哼，金盾就是金盾，管它甚麼式樣！」

田舍郎又問道：「有多少帮衆？」

玩鈴子道：「很多！」

田舍郎道：「幾百？幾千？或是幾萬？」

玩鈴子不悅道：「嗨！反正很多所是了，你何必打破沙鍋問到底呀！」

田舍郎道：「他們的總壇在何處？」

玩鈴子道：「設在一處很隱秘的地方！」

田舍郎追問道：「那裏？」

玩鈴子道：「我又不是金盾帮的人，那裏知道他們的總壇設在何處，哼！」

楚雲彪和余素貞聽了暗暗發笑。

田舍郎道：「那麼，說說那位『金盾老人』吧，他姓甚名誰？有多大年紀？組織金盾帮的目的何在？」

玩鈴子道：「那位『金盾老人』很神秘，他姓甚名誰，無人知道，多大年紀，無人知道，組織金盾帮的目的何在，更無人知道，總之他很神秘——啊呀，你幹甚麼！」

田舍郎一把抓住他的後頸，用力把他壓下去，沉聲道：「你大概還不知道我田舍郎是個一板一眼不喜歡與人說笑之人，你說了半天，原來都是廢話，原來是在耍我！」

他是個高頭大馬的人，手掌大如芭蕉葉，此刻抓住玩鈴子的後頸，眞是一把揑，把玩鈴子壓得矮了下去。

玩鈴子大怒道：「放手，你幹甚麼！」

田舍郎道：「你說不說實話？」

玩鈴子道：「我說的句句是實！」

田舍郎用力一推，鬆開了手掌，笑道：「哼，敢情你甚麼都不知道！」

玩鈴子踉蹌顚出數步，身形一轉，立刻擺出架式，喝道：「你欺負我，我跟你拚了！」

田舍郎憨笑一下道：「何必呢？我只不過輕輕揑了你一下……」

玩鈴子瞋目吼叫道：「半下也不成！你欺負我，等於瞧不起我師父！」

田舍郎道：「別孩子氣，咱們趕路要緊。」

玩鈴子道：「你不敢動手是不是？」

田舍郎笑道：「咱們沒有動手的理由啊！」

玩鈴子道：「你不動手亦可，但你必須向我道歉！」

余素貞道：「玩鈴子，你大概不想跟我們一道走了？」

玩鈴子道：「我……我怎麼不想跟你們一道走？妳剛才沒看見麼？他抓我的頸子，不看僧面看佛面，我是『白鶴眞人』的徒弟呀！」

余素貞道：「人家田舍郎是老實人，不苟言笑，你强不知爲知，自然要惹他生氣了。」

玩鈴子嚷道：「我至少比他知道的多些！」

余素貞笑道：「你只知武林中有『金盾老人』和『螳螂王』，其他的毫不知情，可是你說話的口氣却像甚麼都知道似的，這就表示這個人不務實際，喜愛誇張，愛出風頭。」

玩鈴子道：「妳眞像我的大姊！」

余素貞道：「你大姊怎麼樣？」

玩鈴子道：「愛管閒事！」

余素貞道：「你規矩些，我就不管你的事。」

玩鈴子輕哼一聲，轉對田舍郎道：「下次不可以動手動脚，知道麼？」

田舍郎道：「你不戲耍我，我就不對你動手動脚。」

玩鈴子道：「關於另一個『螳螂王』的一切，你想不想知道？」

田舍郎搖頭道：「不了我自己也說得上來。」

玩鈴子發怔道：「哦，你知道那『螳螂王』的一切來歷？」

田舍郎道：「是，那『螳螂王』很神秘，他是何時崛起武林的，沒有人知曉，大家僅知他不聲不响的就闖名於武林，他的手下個個像螳螂一樣，總壇設在一處很隱秘的地方，至於『螳螂王』姓甚名誰，無人知道，多大年紀，無人知道，組織螳螂派的目的何在，無人知道，總之他們很神秘就是。」

玩鈴子訝然道：「怪事，你怎麼知道得這麼淸楚？」

楚雲彪和余素貞聽得忍俊不禁，捧腹哈哈大笑起來。

× × ×

第四天薄暮時分，四人已然來到五虎嶺附近，楚雲彪把兩匹馬寄存於一戶農家，打聽淸楚五虎嶺的情形，即首途登山。

踏入五虎嶺的山區，天色已黑下來。

楚雲彪走到一處山坳樹林邊，忽然住足道：「咱們坐下來歇歇吧。」

說着，彎身坐落一塊岩石上。

余素貞，田舍郎，玩鈴子跟着坐下，玩鈴子首先開口道：「根據山下那老人的指示，此處距離五虎嶺的最高地點只剩四，五里路，何不走到那地點再歇息？」

楚雲彪道：「我有話要說。」

他伸直雙脚，沉默有頃，擺頭望望四周，然後壓低聲音道：「我想，那蒙面人既然吩咐葷無常和北邙四醜取得我的首級後，前來這五虎嶺的最高處放火爲相見訊號，猜想那蒙面人一定在這五虎嶺上佈有眼綫，你們說是不是？」

余素貞頷首道：「這是當然。」

楚雲彪道：「那麼，此處距那最高的嶺上已然不遠，從現在開始，咱們行動要小心一些。」

余素貞道：「現在天色已黑，正是前往該地的好時候呀！」

楚雲彪道：「但是咱們有四個人，一起行動容易爲那些眼綫所發現。」

余素貞道：「你的意思是要一個一個去？」

楚雲彪道：「正是，你們三位有無把握找到那地方？」

玩鈴子道：「據那老人所說，五虎嶺的最高處，就在北方四，五里外的地方，那上面有一株參天古木，大可數人合抱，如果所說不訛，似不難找到的。」

楚雲彪點頭道：「不錯，萬一找不到，咱們還可回到此處集合。」

田舍郎道：「我們中如有人被對方的眼綫發現呢？」

楚雲彪道：「那就把那個眼綫擒下來。」

微微一頓，又道：「咱們一個一個前去，好處就在這裏，萬一被敵人發現，他見你形單影隻，必敢現身盤問，那樣才有機會擒住他，若是四人一道走，他就不敢現身出來了。」

玩鈴子點頭道：「有道理，只是……」

轉首望向余素貞道：「對余姑娘，只怕有些不方便。」

楚雲彪不解道：「她有何不方便？」

玩鈴子道：「她是個姑娘家，天生胆小怕黑，咱們不該讓她獨自在這黑夜下的山中行走。」

余素貞聽了好氣又好笑，道：「玩鈴子，你還是多担心你自己吧！」

玩鈴子道：「難道妳不怕黑麼？」

余素貞閃動美眸瞥了楚雲彪一眼，含笑道：「如果我說害怕，誰肯和我同行呢？」

玩鈴子一拍胸膛道：「貧道義不容辭！」

余素貞噗哧一笑道：「我明白了，原來你自己怕黑不敢單獨行動，爲了想找個人結伴而行——」

玩鈴子跳了起來，叫道：「胡說！貧道乃是男子漢大丈夫，豈是怕黑者流，妳既這麼說，貧道便作開路先鋒，走給妳看！」

說畢，頓足聳肩，縱身而去。

轉瞬間，已消失於黑黝的山林中了！

田舍郎笑了笑道：「他身手倒是不壞，不愧是『白鶴眞人』的高足。」

余素貞道：「只是年紀太輕，容易衝動，我看你還是隨後保護他吧。」

田舍郎道：「好。」

荷起鐵鈀，縱身撲去。

余素貞目送田舍郎遠去不見之後，便回望楚雲彪笑道：「咱們兩人誰先走？」

楚雲彪不答，默默的若有所思。

余素貞移身靠到他身邊，用手肘輕輕碰他，問道：「你在想什麼？」

楚雲彪道：「我在想，今後如果還有人會加入咱們的行列，但願他不是一個孩子。」

余素貞笑道：「你認爲我們都是孩子麼？」

楚雲彪道：「妳和田舍郎當然不是，但玩鈴子年紀太小了，他實在不該跟着咱們冒險犯難。」

余素貞道：「他年紀雖小，却是人小鬼大，你不必替他担憂。」

楚雲彪道：「可是他畢竟是個孩子，妳別看他外表倔强，其實感情很脆弱。這兩天，他都在睡夢中流淚呼喚他師父呢！」

余素貞幽幽一嘆道：「是，我也看出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

楚雲彪道：「以後妳不要再逗他。」

余素貞道：「好的。」

楚雲彪道：「現在妳去吧。」

余素貞道：「咱們兩人一起走如何？」

楚雲彪笑道：「難道妳眞的怕黑，不敢單獨行動？」

余素貞一嘟嘴，嬌軀一長，破空疾掠而去。

楚雲彪微微一笑，復靜坐了片刻，才起身隨後縱起，朝山中趕來。

他一路施展輕功提縱術，悄沒聲响的飛掠着，同時眼觀四面耳聽八方，注意着週遭的情況，因爲他對霹靂斧花威眞的不敢寄予很大的信任，他怕對方出賣了自己四人，與那蒙面人合謀佈下陷阱，叫自己人去上當。

一路翻越山嶺，奔馳了頓飯工夫，已然來到一座高大的峻嶺之下。

這座峻嶺，確比別人的山嶺高大，在黑夜下看來，頗似一頭蜷臥的老虎，嶺的最高處，矗立着一

株參天古木，挿漢摩霄，有如一柱擎天！

楚雲彪停身四矚片刻，便又展動身形，向嶺上直撲，不消多久，業已登上嶺上，置身於參天古木之下。

一條黑影，驀的由古木上飄落！是余素貞！

楚雲彪擺眼張望，問道：「他們呢？」

余素貞含笑道：「還沒到。」

楚雲彪一驚道：「糟糕，準是出事了！」

余素貞吃吃發笑。

楚雲彪愕然道：「你還笑得出來？」

余素貞笑道：「放心，我騙你的，他們兩人早就到了。」

楚雲彪透了口氣，帶着斥責的語氣笑道：「那天頭一次見面，我瞧妳十分文雅嫻靜，不想愈來愈調皮了——他們躲在何處？」

余素貞道：「他們在搜索四周，馬上就到。」

楚雲彪一哦，欣然道：「他們倒也懂事，是應該先把四周查看一遍。」

余素貞挺眉一笑，道：「是我叫他們去查看的呢！」

楚雲彪笑了笑，道：「如此看來，妳快要成爲老江湖了，妳一路來此的時候，有沒有發現敵人的踪跡？」

余素貞搖首道：「沒有。」

楚雲彪仰望參天古樹，問道：「妳剛才在這樹上時，是否能瞭望整座山嶺的情形？」

余素貞道：「可以，一覽無遺！」

楚雲彪道：「很好，咱們就以這株巨樹作爲瞭望台，隨時監視四周的情况。」

正說着，只見兩條黑影分由東西兩方疾掠而至，正是田舍郞和玩鈴子回來了。

楚雲彪問道：「如何？」

田舍郞答道：「四周都查看過了，沒有一點異樣。」

楚雲彪道：「但是可想而知，這座山嶺的附近，至少有一個眼綫在等候北邙四醜的消息。」

田舍郞點頭道：「不錯。」

余素貞舉手一指南方道：「那邊還有一座山嶺也許那蒙面人的眼綫就在那嶺上也說不定。」

玩鈴子道：「去搜搜如何？」

楚雲彪搖頭道：「不，咱們的目標是那個蒙面人，不能打草驚蛇。」

玩鈴子問道：「你說霹靂斧花威明日午後便將來到此處麼？」

楚雲彪道：「是的。」

玩鈴子道：「那蒙面人自然不知花威將於明日到達，所以咱們現在不用窮緊張，大家且躺下來睡一覺吧！」

說着，就要找地點睡覺。

楚雲彪笑道：「咱們雖不必緊張，但也不能疏於防患，須有一人守望才行。」

田舍郞道：「你們三位去睡吧，讓我來守望便了。」

楚雲彪道：「大家輪流守望，每人輪值一個時辰。」

田舍郞道：「若是如此，該由玩鈴子先來。」

玩鈴子道：「什麼意思？」

田舍郞道：「現在夜未深，你先守一個時辰，然後你便可一直睡到天亮。」

玩鈴子只道田舍郞要佔他便宜，一聽此言，方知他是在替自己着想，心中很是感激，桀然一笑道：「田舍郞，你這個人雖然生性粗魯了一些，心地倒也不壞！好，就由小道先守一個時辰，然後輪到你。」

田舍郞笑了笑，望着楚雲彪道：「老弟，你作個決定吧。」

楚雲彪道：「就這麼辦，咱們就在這樹下睡覺，負責守望的上樹去，發現有一點情况，立卽喊醒大家。」

於是，玩鈴子爬了上樹，在一枝橫椏上坐下來了。

楚雲彪三人則在樹下躺着，幕天席地而臥。

這一夜，他們果然輪流上樹守望，很小心的警戒着，但結果平安無事而過。

天亮之後，他們取出乾粮吃飽，就在嶺上靜靜的等待着。

朝陽，漸漸昇高。

終於昇到了頭頂上，一天的午時到了！

楚雲彪便向玩鈴子說道：「玩鈴子，你個子較小，躲在樹上不易爲人發覺，勞駕你再上樹守望如何？」

玩鈴子道：「好的。」

楚雲彪道：「發現花威到來，就發出三聲鳥叫通知我們。」

玩鈴子問道：「那花威是什麼模樣？」

楚雲彪道：「面貌很粗獷醜惡，身子很雄壯，年約六十之譜，手上可能帶着一把巨斧。」

玩鈴子道：「那麼，若是別人到來，小道就發出五聲鳥叫，以作分別。」

說罷，縱身跳上樹去了。

楚雲彪接着向田舍郞和余素貞道：「咱們三人各到一邊去守望，如有發現，亦以鳥叫爲號。」

田舍郞道：「若是花威到來，咱們似可卽現身與他相見吧？」

楚雲彪道：「不，防人之心不可無，咱們先暗中觀察他一番，等確定他未使詐時，再現身與他相見不遲。」

田舍郞點頭道：「有道理，我去嶺的西邊守望去。」

荷起鐵鈀，健步如飛而去。

余素貞道：「我守望那一邊？」

楚雲彪道：「妳負責守望南邊，我負責守望東邊——走。」

兩人同時騰身縱起，一去嶺的南邊，一去嶺的東邊，藏入低矮的叢林之內……

約莫半個時辰，忽聽一聲聲鳥叫，由嶺上那株參天古木上傳過來。

「吱啾！吱啾！吱啾！」

三聲鳥叫，是霹靂斧花威到了！

楚雲彪心中一喜，撥開面前的樹枝探頭張望，正見霹靂斧花威由嶺下飛奔上來，當卽蹲伏下去，屏息不動。

不一會，一片穿行叢林間的「沙沙」聲响，由他身左數丈外响過！

楚雲彪回頭一看，只是霹靂斧花威一手提着一個四方形的包袱，一手揮斧砍着樹枝，一步一步朝嶺上走去，心中很是高興，暗忖道：「這霹靂斧花威倒也守信，他能帶着董無常的腦袋來到此地，足見那蒙面人尙不知他已叛變……」

思忖一過，隨卽矮身潛行，遠遠尾隨着花威，往嶺頭走來。

不久，霹靂斧花威已然走到嶺的最高處，也就是那株參天古木之下。

他在樹下站住，轉頭四下張望着。

楚雲彪在距他六七丈的低矮叢林之內蹲下，靜靜的觀察他的一擧一動。

一會之後，只見霹靂斧花威已現出急躁不耐之色了，他號稱「霹靂斧」，可知是個性情暴躁沒有耐心之人，他在樹下來回踱着，連連皺眉頭，喃喃自語道：「豈有此理，講好要早老夫一天到達此地，怎麼到現在還沒有見個影子？哼，莫非他在捉弄老夫？或者跑錯地方了？」

然後，又停步四下張望，接着又開始踱步……

楚雲彪仍然蹲伏未動。

又過了一會，霹靂斧花威忽似心中有了決定，停止踱步道：「罷了，他既不來，老夫豈能當眞會見那蒙面人，還是回家去吧！」

說畢，將提在手上的那隻四方形的包袱往地上一扔，邁步便欲下嶺。

楚雲彪起身走出，笑道：「別走，花威！」

霹靂斧花威聞聲頓足，一見是楚雲彪，登時大喜道：「啊呀！我的楚少俠，你怎麼到這個時候才來？」

楚雲彪道：「我在路上遇着兩位朋友，就誤了一些時間，因此來遲了。」

花威道：「我以爲你們不來，正要走！」

楚雲彪笑道：「你怎不放火？」

花威道：「不見你們來，我豈敢放火約見那蒙面人自尋麻煩。」

說着，俯身拾起那隻包袱。

楚雲彪問道：「那是董無常的頭？」

花威點頭道：「正是，我把他的頭盛在木盒之中。」

楚雲彪凝望着他，面帶精明之色道：「你來此的途中，沒有見到那蒙面人麼？」

花威搖頭道：「沒有啊！」

楚雲彪見他的說話的表情似非虛假，便道：「好，你可以放火了。」

花威轉頭四望，道：「那位余姑娘沒來麼？」

「來了。」

隨着話聲，余素貞由南邊的矮林中姍姍而出！

花威輕啊一聲，若有所悟地道：「原來兩位早就到達，只是不肯立刻現身而已，是不是？」

楚雲彪笑道：「你快生火吧！」

花威放下包袱，收集了一堆乾樹枝，取出火摺子，點燃起來。

火舌，熊熊往上冒。

花威不停地把樹枝添上去，一面說道：「兩位最好馬上躲藏起來，那蒙面人說不定很快就會趕到呢！」

楚雲彪微笑道：「我知道……」

余素貞道：「花威，你曾見過那蒙面人，覺得他的身手如何？」

花威道：「高不可測！」

余素貞笑道：「怎見得？」

花威道：「那天他突然在我們兄弟面前出現之前，我們兄弟一些也感覺不出有人掩近，由此可知他的身手異常高明，後來他離開我們時，施展的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凌空虛渡』！」

余素貞說道：「這樣看來，他的身手確非等閒了。」

花威道：「不過，以楚少俠及余姑娘的能耐，聯手對付他應可穩操勝券。」

這時，火堆已甚猛烈，一縷黑烟，宛似黑龍一般，嬝嬝飛向空中。

（未完待續）

魔中俠續篇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香車劫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武林稱奇稱最「魅影拘魂玉書生」南宮逸奇，在青城山下，以個門絕學制服了新飛鳳香車主人田秀秀，迫她允諾半月後釋放出鬪人解語及尉遲如蘭後，立即馳返金陵，聽聞了沈景器、雲福等的報告，立命丐帮弟子馳告雲小眉趕來金陵，然後獨闖長春宮，要長春宮主把失陷在她那裏的蘭陽郡主釋放出來，詎那長春宮主雖懾於南宮逸奇的一身高絕武學，但却自恃艷絕人寰，南宮逸奇定逃不過她的美色，竟向南宮逸奇施以色誘，不料南宮逸奇不特不為所動，更且辣手摧花，把長春宮主摔斃當場——

慧質蘭心　慧口服奇才

「長春宮主」雖然是個無恥的蕩婦淫娃，南宮逸奇對她心中雖然已起殺機，但是，因為蘭陽郡主的下落何處，是在這「長春宮」中，還是在別的地方，他還未問出來，所以，目前他根本無心傷她的性命，所以，他那一掌雖然是在心情激怒之下拍出，但是，只用了五成功力，旨在給她一個警告，將她震傷，免得她再放浪形骸作出那無恥不堪入目的醜態！

那知道「長春宮主」竟然被他這一掌，震得撞在玉石屏風之上，撞得腦袋開花，香消玉殞，魂斷當場……。

這實在是南宮逸奇萬萬意想不到的結果，因此，他不由立刻皺起了兩道劍眉，心中很是後悔！

小梅小蘭等四名綠衣婢女於嚇得嬌靨色變，微微一呆之後，旋忽齊地一聲嬌叱，嬌軀閃動，八隻玉掌疾揮，齊朝南宮逸奇猛撲攻出！

南宮逸奇自然不會把小梅小蘭等四婢放在眼內，只是，他有點不敢隨便出手吧了，他怕失手傷了四婢的性命，因此，他身如魅影般飄閃間，已奇快地避開了四婢的撲攻，口中同時朗聲喝道：「四位姑娘請住手，我有話說。」

小梅小蘭等四婢聞聲雖然立時停攻住手，但却分立四面將南宮逸奇圍住。小梅粉臉凝霜，秀目怒視着南宮逸奇冷冷地說道：「你心腸狠辣如狼，你

還有什麼話好說！」

南宮逸奇星目緩緩地掃覷了四婢一眼，見這四婢全都生得眉清目秀，雖甚嬌美，但不妖艷，眉梢眼角也無那冶蕩之態，因此，他語音平靜地搖搖頭道：「小梅姑娘，這並不是我心腸狠辣，也不能怪我！」

小梅乃是四婢之首，只聽口中一聲冷哼，道：「不是你心腸狠辣，不能怪你，難道該怪我們宮主，是我們宮主她自己要死的不成！」

南宮逸奇道：「這實在是個意外，那一掌本無傷她性命之心，所以只用了五成功力，却想不到她竟會撞上那座玉石屛風，竟會那麼巧！」

小梅冷冷地道：「這麼說來，倒眞是我們宮主她該死，絲毫不能怪你了！」

南宮逸奇道：「事實乃是如此。」

小梅又是一聲冷哼，道：「你還有什麼話說沒有？」

南宮逸奇道：「小梅姑娘，我此來本是只爲蘭陽郡主，根本無意出手傷害任何人，妳們宮主如不是那麼無恥，妄想以色身迷惑我，激怒我，我也決不會出手，現在她已經死了，我也不想枉傷無辜，希望姑娘最好別逼我出手，以四位姑娘的功力所學，雖然都甚不差，但是，妳們根本不是我手下三招之敵！」

語聲微微一頓，接着說道：「再說，妳們宮主已經死了，妳們又何必……」

小梅冷聲截口道：「你不必徒說無用的廢話了，俗語有云『殺人償命』，任你怎麼說也是枉然，你今天非得替我們宮主償命不可！」

南宮逸奇劍眉微微一挑，道：「姑娘定要替妳們宮主報仇麼？」

「不錯。」小梅語冷如冰地道：「師仇如同父母之仇一樣的不共戴天，我們豈能不報！」

南宮逸奇星目微凝，沉聲問道：「她是妳們的師父？」

小梅道：「宮主不但是我們的師父，而且對我們姊妹全都十分疼愛，恩深似海！」

南宮逸奇眉鋒皺了皺，道：「小梅姑娘，妳們與她既然是師徒兼主婢的名份，則妳們要替她報仇，自是應該的，我自也不能說妳們有什麼不對，不過……」

語聲一頓又起，接道：「我請問姑娘，令師的爲人如何？」

小梅道：「俗話說得好，『徒不言師過』，宮主的爲人如何，我們做徒弟的豈可妄加置評，你此問實在多餘不該！」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姑娘所言固是尊師敬上之禮，也是人倫情理，但是，這只是個人之間，淺薄狹隘的『私理』，姑娘是聰明人，應該懂得天下廣闊淵博的『公理』，更應該懂得『萬惡淫爲首』的成語格言，令師行爲蕩踰，荒淫無恥，實在是……」

「住口！」小梅突然沉聲截口道：「不管宮主行爲怎樣，她總是我們姊妹的師父，對我們姊妹有恩，爲報身受之恩，我們姊妹理該替她報仇！」

南宮逸奇劍眉微挑倏垂，正容說道：「這是姑娘對令師的忠義，我南宮逸奇衷心極爲敬佩，不過，我仍要奉勸姑娘考慮三思，並非我狂言虛聲恫嚇姑娘，憑姑娘等四位的所學身手，絕對無力替令師報得了仇，徒自逞强，只是自找傷殘，再說以令師那等品德行爲之人，也實在不值得姑娘如此！」

這番話，聽得小梅心中不由暗暗一動，忖想道：「這話似乎不錯，對方適才隨手揮掌之間便將宮主震得身軀離地飛起，撞上玉石屛風，因而喪命，那一掌如果眞是只用了五成功力，則其功力之高，不言可知，憑自己和小蘭等四人可能確非對方之敵，眞的報不了仇……」

她心念電轉忖想間，忽然閃過一道靈光，秀目倏地一凝，問道：「閣下眞是那武林稱奇稱最的『魅影拘魂玉書生』南宮逸奇麼？」

南宮逸奇點一點頭，道：「姑娘是聰明之人，當知『魅影拘魂玉書生』武林共指爲『魔』，我如不是，怎會那麼不智，冒充其名號，替自己招惹痲煩呢！」

小梅秀眸閃眨地道：「這麼說，江湖上傳說你已被數十名高手圍攻殺害之事，完全不實了！」

南宮逸奇道：「江湖傳說，並無不實，只是我被殺害之後，立刻便有人救了我，所以乃得復活未死！」

小梅目閃懷疑之色地道：「一個人重傷身死被埋入地下，還能復活麼？」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解釋地道：「當時我雖然身負內外重傷，但是並未眞正身死，是我使用了『龜息大法』，閉住全身脈息，騙過了那批假名『衞道除魔』的兇手，如此，姑娘明白了麼？」

小梅明白了，也有點相信了，於是，她點了點螓首，秀目眨動地又問道：「南宮大俠既然不惜唇舌的一再勸說我們姊妹不替宮主報仇，將打算如何處置我們呢？」

南宮逸奇搖頭道：「我並無打算如何處置四位姑娘之意，只想請姑娘帮我一個忙。」

小梅道：「放出那位蘭陽郡主，是不是？」

南宮逸奇點頭道：「是的，我正是請姑娘帮我

這個忙。」

小梅道：「如果我不答應呢？」

南宮逸奇劍眉微微一揚，道：「姑娘，那我就只好……」

「只好」怎麼樣？語音倏地一頓，沒有接說下去。

當然，接說下去那決不是句什麼好話，否則，他又何必只說半句，留那麼個讓人臆測忐忑的「尾巴」。

然而，小梅明知道是什麼意思，却仍然緊接着問道：「南宮大俠是要出手用强麼？」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姑娘智高過人，我希望姑娘別逼我！」

小梅秀目輕眨了眨，忽然含笑說道：「我想請教南宮大俠一個問題，南宮大俠肯實答應？」

南宮逸奇劍眉一揚，道：「姑娘有什麼問題，請說好了。」

小梅微作沉思地道：「武林中人大都不願沾惹官家的事，南宮大俠既未投身官家，又未吃粮拿俸，爲何竟替官家出力？」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因爲蘭陽郡主和我認識，和我是朋友。」

「哦！原來如此。」小梅眨眨秀目，眸光倏地一凝，問道：「南宮大俠和她只是認識，只是朋友麼？」

南宮逸奇道：「姑娘難道不信？」

小梅搖搖頭道：「不是不信，而是認爲這話有點不够明朗。」

南宮逸奇道：「如何才算够明朗？」

小梅眨眨秀目道：「我認爲南宮大俠和她的關係可能不止是朋友！」

南宮逸奇道：「不止是朋友，難道還是主人與屬下關係不成！」

小梅螓首微搖地道：「那當然更不是了，你南宮大俠稱奇稱最武林，傲誇當代第一，豈是屈居人下之流！」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那麼姑娘認爲呢？」

小梅突然輕聲一笑道：「我想那蘭陽郡主必是你南宮大俠的紅粉知己！」

南宮逸奇道：「姑娘這認爲可能嗎？」

小梅道：「爲什麼不可能？」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姑娘應該明白，她貴爲郡主，乃當今王族，身份極是尊貴，而我，在官家的眼中，只不過是個一介草莽江湖，刀頭舔血，爲非作歹的亡命徒，江湖人！」

小梅道：「南宮大俠當代奇才，昂藏鬚眉，怎地竟也如此自甘菲薄……」

南宮逸奇接口道：「小梅姑娘，我說的乃是事實，並非是我自甘菲薄！」

小梅搖首笑說道：「南宮大俠所說雖是事實，她雖然貴爲郡主，身份極是尊貴，但是，你南宮大俠乃當代蓋世奇男第一的人物，論武，身懷奇技，功力罕絕，論文，胸蘊珠璣，博古通今，論人品，丰神如玉，瀟洒俊逸脫俗，無論是文才武功人品，莫不比那些公卿大臣，貴族王孫强了幾多倍。」

語鋒一頓，秀眸眨了眨，接着又道：「再說郡主也是人，除了出身不同，身份尊貴之外，和一般人並沒有什麼不同，尤其是男女之間的情愛問題，更應該沒有什麼身份貴賤的分別。」

她雖然只是個十七歲的小姑娘，但是，這番話娓娓說來却頭頭是道，是理。

於此可見，此女不但聰慧絕倫，伶牙利齒，而且必然讀過不少詩書，對人生事理，頗有獨到的見解。

因此，南宮逸奇對她不禁刮目相看了。

於是，南宮逸奇目閃異采地望着小梅微微一笑，道：「姑娘這番話雖然頗具道理，但是到底並非一般世俗道理，而事實上……」

小梅含笑接口道：「事實上你南宮大俠也非一般世俗之人！」

南宮逸奇眉鋒蹙了蹙，道：「姑娘定要這樣認爲，我就無可奈何，只好隨便姑娘怎樣想了。」

語聲一落卽起，星目凝注地說道：「郡主現在何處，請姑娘立刻放她出來，如何？」

小梅臉現猶疑之色地道：「我實在很願意依從南宮大俠的話，放了郡主，只是可惜……」

南宮逸奇心中不由一緊，急問道：「可惜怎樣？姑娘。」

小梅道：「我力所難及。」

南宮逸奇心頭畧寬地問道：「爲什麼？」

小梅道：「我做不了主。」

南宮逸奇微感詫異地愕然一怔！道：「令師已經死了，妳們還……」

小梅道：「此間掌理實權之人，除宮主以外還有總管和二位護法。」

南宮逸奇問道：「總管是誰？二位護法又是何許人？」

小梅道：「總管蔡力眞，外號『迷香浪客』，二位護法是『大頭惡梟』金旺春，『長臂鐵拐』邵萬山。」

南宮逸奇道：「他們現在何處？」

小梅道：「後宮中。」

南宮逸奇問道：「蘭陽郡主呢？」

小梅道：「蘭陽郡主被禁閉在後宮中的一間密室之內。」

南宮逸奇微一沉思，道：「請姑娘先帶我前往密室去放出郡主，如何？」

小梅搖搖螓首道：「我帶你去也沒有用，那地方根本進不去。」

南宮逸奇劍眉微微一揚，道：「那地方防衞很森嚴麼？」

小梅道：「那密室四週都有禁制機關消息，步步陷阱，危險重重，不諳機關消息之人，根本無法進得去，只要一觸發機關消息，輕則重傷，重則喪命！」

南宮逸奇眉鋒深蹙地道：「姑娘也不知道如何避免觸發那些機關消息之法麼？」

小梅道：「所有機關消息都是連環系統設置，牽一髮而動全身，避免觸發之法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將總樞鈕關閉或是毀去！」

南宮逸奇問道：「總樞鈕設在什麼地方？」

小梅道：「要想關閉或是毀去總樞鈕，則必須先制住蔡總管和二位護法。」

南宮逸奇說道：「總樞鈕是由他們三個守衞着的麼？」

小梅道：「總樞鈕設在蔡總管的臥室之內，二位護法的臥室，則在蔡總管臥室的隔壁，而且均有暗門相通，只要一有事情，三人必有一人守在臥室中。」

南宮逸奇想了想，問道：「宮中共有男女多少人？」

小梅道：「男十五，女二十七人。」

小蘭突然接口道：「小梅姊姊，那個『花花太歲』和『黑豹子』今早天一亮就已經走了，男的只有十三，女的除了宮主，也只有二十六人了。」

小梅點頭笑說道：「還是蘭妹細心。」

南宮逸奇又問道：「除了那蔡總管和二位護法之外，其餘的人也都是武林人物麼？」

小梅道：「個個都算是江湖一流高手，也都是因貪戀美色而成了宮主的屬下！」

「哦……」南宮逸奇星目閃過一絲寒芒，道：「我進來這久，怎地未見過一個？」

小梅道：「這『荷香閣』乃宮主接待貴客之處，宮中屬下除了我們姊妹四人以外，無論男女，未得宮主召喚，絕對禁止來此。」

南宮逸奇話題一轉，問道：「那密室中被禁閉的只有郡主一人麼？」

小梅說道：「另外還有一個名叫石雁的少年相公。」

南宮逸奇星目倏然微睜地道：「石雁？是一位藍衣書生，身邊帶有一柄『青霜劍』，對麼？」

小梅道：「他身穿藍衫是不錯，但是，身邊可並沒有『青霜劍』，也沒有任何兵刃。」

南宮逸奇心中暗想道：「這也許是個同名同姓之人……」

他心中這樣一想，立又改變話題說道：「那蔡總管他們三位的居處所在，就麻煩姑娘帶我前往如何？」

「這個……」小梅那清秀的俏臉兒上泛現着一股遲疑不決的神色。

南宮逸奇一見她臉上的神色，立卽明白了她心裏的意思，連忙接說道：「姑娘只管放心，憑蔡力眞他們三個還不是我手下五招之敵！」

小蘭接口說道：「南宮大俠……」

南宮逸奇突然抬手朝小蘭一搖，低聲說道：「有人來了。」

小梅和小蘭全都不禁微微一怔！但是，刹那她們也就聽到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音，快疾地走了過來。

小梅凝目望去，只一眼已看淸來人是誰，立朝南宮逸奇低聲說：「是『宮內雙衞』左衞玉芝。」

南宮逸奇低聲道：「就是大門口應門的那位姑娘麼？」

小梅點首道：「正是她。」

南宮逸奇微一沉思道：「別讓她到閣上來，令她就站在荷池邊上回話好了。」

小梅連忙揚聲說道：「左衞停步，宮主正在招待貴客，有什麼事，就站在那裏報上來好了。」

「左衞」玉芝立時依言停身說道：「小梅妹妹，宮外來了位老人家要見宮主。」

小梅道：「就是一個人麼？」

「左衞」玉芝道：「和他一起同來的還有九個人。」

小梅道：「都是江湖朋友麼？」

「左衞」玉芝道：「個個眼神充足，兩太陽穴高鼓，看樣子似乎都是好手。」

小梅「哦」了一聲，問道：「問過他們的姓名來歷沒有？」

「左衞」玉芝道：「那位老人家說他姓雲，其餘九人都是他的手下。」

南宮逸奇一聽，已知是雲福和沈景器九名侍衞找來了，於是，立卽向小梅低聲說道：「要她讓來人進來好了。」

小梅微一點首，揚聲說道：「宮主有諭，讓來人進來。」

「左衞」玉芝問道：「是請來人先到客廳待茶，還是帶往何處？」

小梅目光轉望向南宮逸奇，南宮逸奇目光轉朝小蘭道：「請小蘭姑娘去帶來人到這裏來好了。」

小蘭點了點頭，快步走出閣外，朝「左衞」玉芝一揮手，道：「走吧，我去接他們去。」

「左衞」玉芝立卽一擰嬌軀和小蘭快步而去。

小梅美眸輕眨了眨，望着南宮逸奇問道：「來人是相公的朋友麼？」

南宮逸奇微一點頭道：「雲老人家是跟隨我的人，其餘九人都是『金陵王』府的一級侍衞。」

小梅點了點螓首，美目倏然凝注地問道：「相公對於此間所有人衆，將作如何處理善後？」

南宮逸奇微一沉思道：「按衆人往昔在江湖上的素行好惡，分別處置，惡行重大者，廢其仗以爲惡的功力，無大惡者，則畧予告誡，任憑自去，姑娘以爲如何？」

小梅美眸閃眨地道：「對於一些不識武功的女子呢？」

南宮逸奇道：「有家的派人送其返家與家人團聚，無家的則交由地方官府處理安排。」

小梅道：「小婢姊妹也都是無家可歸之人，相公對小婢等又將怎樣處理呢？」

南宮逸奇怔了怔，道：「姑娘等難道都沒有一個親人麼？」

小梅搖頭道：「小婢等都是宮主收養的孤兒，根本不知道這世上有沒有親人？」

南宮逸奇眉鋒微微一皺，道：「姑娘等也不知道自己的出身麼？」

小梅又搖搖頭道：「小婢等連自己的姓氏都毫無所知。」

南宮逸奇眉鋒深皺地想了想，道：「姑娘等雖然無家可歸，但是，都有一身不俗的武學功力，並非一般弱質村女，天地廣濶，何處不可去得，何處不可安身，所以……」

小梅接口道：「相公之意是要小婢等自己去找安身之處麼？」

南宮逸奇點頭道：「姑娘等均皆聰明美慧，應當不難找到一個適當美好的安身之處。」

小梅微微一笑，道：「相公難道不能替小婢等安排一個去處？」

南宮逸奇搖頭道：「我自己都是孑然一身，浪跡江湖，到處爲家之人，如此怎能够……」

小梅道：「如果小婢等自願追隨相公浪跡江湖，侍候相公呢？」

怪不得她會突然改變稱呼，由「我」而自稱「小婢」，由「南宮大俠」而改稱「相公」，敢情她心裏早已打好了主意，存了追隨南宮逸奇的念頭。

俗話說得好：「良擒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仕」。小梅這主意，這念頭，實在是個非常聰明的決定。

南宮逸奇意想不到小梅突然作此要求，神情不由微微一呆！道：「這個……」

小梅道：「相公不肯答應麼？」

南宮逸奇搖頭道：「姑娘美意，南宮逸奇實在不敢當，也當受不起！」

小梅美眸一眨道：「相公應該明白，這並不是當受得起和當受不起的問題，而是……小婢等雖然都有一身算來不太低弱的武功，但是，畢竟是個姑娘家，實在有些不便和男人同樣的闖蕩江湖，稱雄稱霸武林，況且江湖上波譎雲詭，處處險詐，稍一不愼，便會落人陷阱，或受辱喪身，或被迫走入岐途，小婢等若遇不幸，公子何忍！」

這番話，又是一篇大道理，實情，南宮逸奇聽得心頭意念不由電閃飛轉，暗暗沉思忖想不語。

小梅却接着又說道：「小婢等自幼隨侍宮主，宮主爲人雖然不正，但是對小婢等却極是寵愛維護，從不允許人碰觸小婢等一毛一髮，是以，小婢等迄今也才能猶是淸白處子之身！」

這話的用意，分明是在明白的告訴南宮逸奇，她們雖然生長在污穢的環境中，耳濡目染雖然都是猥瀆的蕩言淫行，但是，她們却是「出污泥而不染」，至今仍然保全着淸白的女兒身。

南宮逸奇奇才蓋代，對於小梅這話的用意，他當然明白，當然懂！

他心中意念電閃飛轉忖想間，忽然微微一動，星目凝注着小梅問道：「姑娘當眞願意聽從我的安排麼？」

小梅點着螓首道：「小婢已決心追隨相公，侍候相公。」

南宮逸奇星目瞥視了那另兩名一直默立在一邊，未曾開口揷過一句話的婢女一眼，問道：「小蘭和她們兩位也願意麼？」

小梅含笑說道：「她們願意與否，相公儘可當面問問她們便知道了。」

南宮逸奇雖然明知這兩名婢女既未開口反對小梅的意思，不問可知，她們必然全以小梅的決定爲決定。但是，他仍然目視她們問道：「兩位姑娘的心意如何？」

兩女闖閒，立時同口應聲說道：「小婢自幼一起長大，小梅姊姊是小婢等的大姊，凡事向來都以小梅姊姊的意思爲意思！」

小梅笑道：「謝謝兩位妹妹看得起愚姊。」

語鋒一頓，秀眸望着南宮逸奇說道：「兩位妹妹的名字是小菊，小雪，現在相公總該可以點頭答應收留小婢們了吧！」

南宮逸奇星目微微一轉道：「姑娘，南宮逸奇孑然一身，無家無室，怎敢輕諾收留四位姑娘，再說我福薄命也薄，如何消受得起四位姑娘追隨侍候，所以，我只好辜負姑娘們的一番盛情美意了！」

小梅俏麗的臉兒上現出一股幽怨之色地道：「這麼說，相公是要狠心任由小婢們流浪江湖……」

南宮逸奇搖頭道：「那倒不，我雖然福薄命薄，無福消受得起四位姑娘的追隨侍候，不敢收留四位姑娘，但是，我願意爲四位姑娘畧盡棉力，畧作安排，不知姑娘們的意下如何？」

小梅那俏麗的臉上頓然一掃幽怨之色，掠現一抹希望之色地問：「相公意將如何安排小婢們？」

南宮逸奇沉思地道：「目下我所能盡力的只有兩處地方才可以安置四位姑娘，一是『金陵王』府，只要姑娘們願意，可以侍候蘭陽郡主，一生享受榮華富貴。」

小梅秀眸一眨，道：「俗語有云：『天上神仙府，人間帝王家』，想那『金陵王』爲當今貴族，府中婢僕成羣，多得不可計數，相公認爲那蘭陽郡主她會肯收留小婢們麼？」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這一問題，姑娘大可放心，我若無把握，決不會得將『金陵王』府列爲安置姑娘們之處，同時我保証蘭陽郡主她不但會不遲疑攷慮地收留四位姑娘，且會將姑娘們收爲貼身侍婢，待如姊妹一樣的好！」

小梅秀眸中倏閃異采地道：「如此說來，相公和那郡主的關係果然……」

南宮逸奇不待她話完，立卽抬手一搖，阻斷她說下去，笑說道：「姑娘，我不否認，郡主她待我確是情深義重，不過，適才我已經對姑娘說過了，她身份貴爲郡主，當今貴族，金枝玉葉，對我這個刀口舔血江湖人根本不適合，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這的確實情，任憑他南宮逸奇人品如何俊逸，武林如何稱奇稱最，文才武功如何傲誇當代第一，但畢竟是個江湖草莽，一位貴族郡主，金枝玉葉之軀，她雖然深愛上着南宮逸奇，但却無法下嫁一個江湖人，縱然郡主自己是一千個一萬個願意，也仍然是不可能的事！

因爲官家一定不容許，一定會想盡方法全力予以阻止！

南宮逸奇這麼坦白的一說，小梅自是不能再說什麼了，於是，她話鋒立卽一轉，接着問：「如此，小婢請問相公另一處可以安置小婢們的地方？」

南宮逸奇星目一眨，問道：「姑娘聽說過『天雄堡』之名麼？」

小梅點頭道：「小婢聽說過，相公是要小婢們投奔『天雄堡』去？」

南宮逸奇道：「姑娘願意去麼？」

小梅沒有立刻答說願意與否，秀目輕眨地說道：「小婢聽說『天雄堡』如今已是一座空堡，尉遲堡主和全堡百餘屬衆都已不知去何處，失了踪！」

南宮逸奇含笑說道：「目前『天雄堡』雖然是一座空堡，但是，姑娘們去了之後，便不是空堡了！」小梅秀目微睜地道：「相公之意難道是要小婢們去佔堡爲主不成？」

南宮逸奇搖頭道：「這當然不是，我只是請姑娘們去暫住堡中，代爲看守該堡。」

小梅秀眸眨動地道：「尉遲堡主和屬衆仍會回堡麼？」

南宮逸奇道：「尉遲堡主如果不會回堡，我也就不會有請姑娘們暫住堡中，代爲看守之語了。」

小梅道：「尉遲堡主何時可返？」

南宮逸奇道：「最多不會超過一個月。」

小梅道：「尉遲堡主都到什麼地方去了？」

南宮逸奇道：「出遠門辦事去了。」

小梅心中疑惑地道：「出遠門辦事爲何要全堡都去，連一個看堡之人都不留下？」

南宮逸奇笑笑道：「這問題，姑娘只有留待尉遲堡主返堡之後，當面問尉遲堡主了。」

小梅心慧伶俐，一聽這話，立知南宮逸奇是不願意說明此中原因，遂也就不再多問地話題一變，道：「尉遲堡主返堡之後，小婢們又去何處呢？」

南宮逸奇道：「自是仍然留在堡中了。」

小梅道：「侍候尉遲堡主麼？」

南宮逸奇道：「姑娘們如果願意侍候尉遲堡主當然也無不可，不過，姑娘們如果不願意的話，可以另外換一位。」

「另外換一位？」小梅秀目倏地一凝，問道：「另外換一位誰？」

南宮逸奇道：「尉遲堡主的長女，人稱『江北才女』的尉遲如蘭姑娘。」

「哦！是她……」

南宮逸奇含笑問道：「姑娘願意麼？」

小梅仍然沒有立刻回答願意與否，秀目眨動着沉思地問道：「尉遲姑娘會收留小婢們麼？」

南宮逸奇點頭道：「尉遲姑娘爲人性情温婉嫻淑，她一定十分高興的歡迎四位姑娘。」

小梅秀眸忽然凝光地含笑說道：「相公這話大概有點過甚其詞了吧！」

南宮逸奇正容說道：「我決未過甚其詞，姑娘日後見着尉遲如蘭姑娘時就明白了。」

小梅眨眨秀眸，倏地輕聲一笑，道：「何須日後，其實，小婢現在就已經明白了。」

南宮逸奇不由微微一怔！道：「姑娘現在就已經明白了？」

小梅含笑道：「相公不明白小婢的意思麼？」

南宮逸奇搖頭道：「我不明白。」

小梅嬌甜地一笑道：「以小婢猜想，如果不說明這是相公的意思，尉遲姑娘可能就不會很高興，很歡迎的收留小婢們了，對不對？」

這猜想，對極了！

南宮逸奇心中不由十分佩服小梅靈慧，聰明。

小梅既然猜想對了，南宮逸奇當然不好搖頭否認說「不對」，因此，他只好向小梅笑了笑，沒有開口接話。

既沒有搖頭否認，又沒有開口接話，只是那麼笑了笑，這，意味着什麼？不是「默認」而何？

小梅美眸中異采飛閃地問道：「相公將於何時前往『天雄堡』？」

南宮逸奇微一沉思，道：「尉遲堡主返堡之後，我畧事摒當瑣事完畢，當卽前往『天雄堡』看望姑娘們。」

小梅忽又輕聲一笑道：「這話，相公只怕又是有點言不由衷吧！」

南宮逸奇星目微凝，問道：「何以見得？」

小梅嬌笑地道：「相公所言去看望小婢們，實際上乃是去看望尉遲姑娘的，是不是？」

南宮逸奇俊臉不由微微一紅，淡然一笑道：「姑娘要是認爲這樣，我就不便多作辯解了。」

語聲一落又起，道：「姑娘是願意前往『天雄堡』暫住了麼？」

小梅螓首輕點地笑說道：「小婢們既然無福追隨侍候於相公身邊，但是，得能侍候相公的紅粉知己也是一樣！」

小梅她好精靈，好聰慧，簡單數語，她竟然明白的猜料到尉遲如蘭姑娘是南宮逸奇的「紅粉知己」了。說話間，小蘭已帶着雲福和沈景器九名紫衣侍衞到達「荷香閣」外。

南宮逸奇連忙向小梅說道：「姑娘，請隨我到閣外去吧。」

話落，身形電飄而起，小梅和小菊，小雪三女只覺得眼前青影一閃，閣中便已失去了南宮逸奇的踪跡！抬眼望向閣外，南宮逸奇已停身站立在閣外軟索吊橋邊，儒袂飄飄，恍如臨風玉樹，神態瀟灑已極！小梅小菊小雪三女芳心中不禁同時暗忖：「好快的身法，怪不得他會號稱『魅影……』」

南宮逸奇身形一掠閣外，雲福首先躬身行禮道：「老奴向少主覆命。」

南宮逸奇微一擺手，問道：「丐帮已傳發出通知了麼？」

雲福點頭道：「通知已經發出去了，傳分舵主並要老奴轉禀少主，他已傳令集中分舵弟子，聽候少主諭示効力！」

南宮逸奇含笑地點了點頭，目光轉向沈景器說道：「沈老，郡主果然陷身此間，正被禁閉在一機關消息重重的密室中，此地主人『長春宮主』已喪命我掌下，現在我請沈老和諸位侍衞人聽我命令行事。」

沈景器和侍衞連忙一齊躬身說道：「在下等悉憑南宮大俠吩咐諭示。」

南宮逸奇道：「前往密室救出郡主之事，有我和雲老與四位姑娘同去已經足够有餘，沈老和諸位可分別登屋據守，不准放走一人，逃者，最好能予生擒，實在無法生擒時，不妨予以格殺，但是，不得一出手就施殺着喪人性命！否則可別怪我……」

聲調一落卽起，目射威稜地道：「諸位大人都聽清楚在下的話了麼？」

垂手肅立在沈景器身旁的那八名紫衣侍衞聽得心頭全都不禁暗暗一凜！連忙一齊躬身答道：「在下等敬遵諭令。」

南宮逸奇點了點頭，轉對小梅說道：「姑娘，請帶路前往後宮去吧。」

小梅沒有再作猶豫遲疑，點首嬌應了一聲，一擰嬌軀，前行帶路往後宮走去。

×　　×　　×

後宮，宮深地廣，屋宇多。

進入後宮院門，沈景器不待南宮逸奇開口吩咐立卽指示八名侍衞紛紛騰身躍登屋頂，據守四面。

小梅抬手指着正面一排燈光外透的三間屋子說道：「那中間的一間便是蔡總管的臥房，左邊是金護法，右邊是邵護法。」

南宮逸奇方自微一點頭，中間的屋門突地霍然打開，人影一閃，總管「迷香浪客」蔡力眞已現身門外，兩手叉腰而立，雙目精光電閃地掃視了南宮逸奇和雲福兩人一眼，沉聲喝問道：「小梅，這兩個是什麼人？」

不待小梅開口接話，南宮逸奇已冷聲一笑道：「閣下何必明知故問。」

「迷香浪客」蔡力眞微微一怔！旋忽目閃寒電地嘿嘿一聲冷笑，道：「這麼說，朋友是來找蔡某人的麼？」

南宮逸奇點頭道：「閣下說對了，我正是來拜

訪閣下和金，邵二位護法的。」

說話間，南宮逸奇已經走近「迷香浪客」的對面丈外之處停身站立，雲福和小梅等四婢則站立在他身後相隔半步之間。

「迷香浪客」蔡力眞目光一凝，問道：「朋友來拜訪我蔡某人和金邵二位護法何事？」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拘魂。」

「迷香浪客」蔡力眞雙目突然一瞪，道：「朋友要拘誰的魂？」

南宮逸奇道：「閣下和金旺春邵萬山三個。」

驀地，右邊「長臂鐵拐」邵萬山的那間屋門「砰」的打開了，邵萬山手拄鐵拐當門而立，怒聲喝道：「什麼人要拘老子們的魂？」

南宮逸奇語冷如冰地道：「我。」

「長臂鐵拐」邵萬山雙目兇光閃電地瞪視着南宮逸奇喝問道：「小子，你是誰？」

南宮逸奇的聲調冷得令人打寒顫地說道：「拘魂閻羅！」

「長臂鐵拐」邵萬山倏然聲如破鑼地一聲狂笑道：「小子，你有多大的能爲，竟敢前來長春宮中撒野，自稱『拘魂閻羅』，你大概是嫌命長，不想活了！」

南宮逸奇冷哼一聲道：「我有多大能爲，你出手一試就知道了！」

「長臂鐵拐」邵萬山嘿嘿一聲獰笑道：「好，老子就先試試你！」

話落，「唰！」的一聲，鐵拐猛的一頓地面，便要騰身撲出！

「迷香浪客」蔡力眞忽地抬手一攔，阻擋地道：「老邵，慢着！」

「長臂鐵拐」邵萬山口中輕哼了一聲，硬生生地剎住身形未動。

「迷香浪客」蔡力眞雙目倏然寒芒電射，有如霜刄般掃射着站立在南宮逸奇身後的四婢，冷聲喝問道：「小梅，這是怎麼回事？」

小梅搖頭道：「我也不知道。」

「迷香浪客」蔡力眞一聲冷笑道：「妳不知道，怎麼帶他們進來了？」

小梅神色從容地道：「是這位相公要見總管，要我帶他進來的。」

「迷香浪客」蔡力眞眼珠一轉，問道：「宮主知道麼？」

小梅道：「宮主知道。」

蔡力眞道：「宮主沒有阻止？」

小梅道：「宮主已經無力阻止了。」

蔡力眞道：「宮主現在何處？」

小梅道：「荷香閣上。」

蔡力眞道：「宮主怎樣了？」

南宮逸奇突然接口冷冷地道：「她已經被我拘了魂。」

蔡力眞心頭倏地一震！雙目暴睜，沉聲厲喝道：「小梅，妳們四個已經忘恩背叛宮主了？」

小梅語音倏然冷冷地道：「蔡總管，宮主在，我們姊妹自然仍是宮主的侍婢，如今，宮主死了，我們就只好另找容身之處了。」

蔡力眞冷笑道：「宮主雖死，還有老夫和二位護法在，這『長春宮』中難道容不下妳們四個！」

小梅道：「長春宮中雖然仍舊可以容身，但是，安全却大有問題。」

蔡力眞道：「妳們怕什麼，有老夫在，難道還怕誰敢吃了妳們不成！」

小梅道：「我們怕什麼，你蔡總管自己心裏應該十分明白！」

蔡力眞語音倏然一轉温和的道：「小梅，妳們乖乖的走過來，老夫一定比宮主待妳們還好，還疼妳們，決不准人碰妳們一根……」

小梅突然冷笑截口道：「蔡力眞，你別做夢了，你就是說得再好聽些，我姊妹也不會得上你的當受你的騙的！」

蔡力眞一聽小梅語氣堅決，不肯走過來，立時瞪目怒罵道：「丫頭，妳們竟敢忘恩負義，少時老夫……」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閣下可以少說廢話了，你是願意聽我的，還是要我拘你的魂？」

蔡力眞話聲被南宮逸奇截斷，嘿嘿一聲陰笑，道：「小子，你辦得到麼？」

南宮逸奇劍眉微剔，冷哼一聲道：「對你蔡力眞，只要三招就已經很够了！」

蔡力眞心神不禁猛然一震！臉色倏變地道：「小子，你好狂妄的口氣！」

「狂妄？」南宮逸奇冷笑道：「三招之數，已經將你估計得很高了！」

蔡力眞臉色恢復平靜地道：「這麼說，朋友一定身負罕世絕學功力了？」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是與不是，動上手你就知道了。」

蔡力眞點頭陰聲一笑，道：「朋友說的是，動上手就知道了。」

語鋒一頓，目光倏地一凝，問道：「朋友高姓大名？」

南宮逸奇道：「不必問我的姓名，閣下還是先答我所問爲上。」

「長臂鐵拐」邵萬山突然嘿嘿一聲冷笑道：「

小子：你既然有胆敢來此地，難道就無胆報說姓名麼！」

南宮逸奇雙眉一挑，冷冷地道：「你們眞要知道？」

「長臂鐵拐」邵萬山陰笑道：「小子，你要自認無胆鼠輩，那就不必報出姓名了。」

南宮逸奇星目寒電一閃，倏然抬手入懷取出一枚江湖上人人見而色變胆落的「魅影拘魂令」，抖手擲在蔡力眞邵萬山二人中間前方三尺的地上，冷喝道：「兩位識得此物麼？」

蔡力眞邵萬山二人目光瞥處，心頭不禁凛然同生巨震，臉色大變，脚下猛地後退了一大步。

「迷香浪客」蔡力眞目現駭色的驚聲道：「你是那『魅影拘魂玉書生』南宮逸奇！」

南宮逸奇冷然一點頭道：「我正是江湖傳說已濺血通州江岸的南宮逸奇。」

蔡力眞畧定了定驚悸的心神，突然揚聲哈哈大笑道：「好小子，你也眞會冒充，眞會嚇人！」

南宮逸奇道：「你認爲我是冒充的？」

蔡力眞道：「你不是冒充的，那便是殭屍！」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那麼你還變貌變色的怕個什麼？」

蔡力眞雙目一瞪，道：「笑話，老夫豈會怕你一個冒牌貨？」

他口裏雖說不怕，其實只是在嘴硬充漢子，心裏早就在暗自直打鼓，落了胆，怕了！

南宮逸奇冷聲一笑道：「閣下既然不怕，既然又不願聽我的，那麼你動手吧！」

蔡力眞心裏雖是確實有點怕了，表面上却仍然做作強硬的氣態，嘿嘿一笑，道：「你忙什麼，小子，老夫還有話要問你呢！」

南宮逸奇道：「你有什麼話要問就快問吧！」

蔡力眞目光轉動地問道：「小子，你與老夫和金邵二位護法有仇麼？」

南宮逸奇冷冷道：「有仇，也可以說無仇。」

這話，答得很出人意外。

蔡力眞聽得神情不由愕然一怔！注目問道：「你這話怎麼說？」

南宮逸奇道：「有仇，是你們三個都曾參加過一場血案，無仇，是因爲你們並非元兇首惡，這意思你明白了麼？」

蔡力眞搖頭道：「老夫不明白，是那一場血案？你說淸楚些吧！」

南宮逸奇道：「蔡力眞，當年『天心莊』的那場血案，你記得麼？」

蔡力眞身軀不禁驀地機伶伶打了個冷顫，目現凛駭至極之色地顫聲道：「你……你……是『天心莊』的什麼人？……」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與『天心莊』極有淵源，關係極深之人！」

蔡力眞滿臉惑異之色地道：「可是……據老夫所知，『天心莊』所有親朋屬下之中，似乎並無一位複姓南宮之人，也從未聽說過。」

南宮逸奇冷聲一笑道：「這豈止是你一個人沒有聽說過，先父住在『天心莊』療傷之事，除了雲莊主夫婦以外，根本並無第三人知道。」

蔡力眞臉上仍是一片惑異之色道：「老夫請問，令尊究竟是那一位？」

南宮逸奇道：「先父號諱玄輝。」

蔡力眞心神不由又是一震！脫口驚聲道：「呵！令尊是名滿天下武林的『西湖隱士』！」

南宮逸奇點頭道：「不錯，也是雲莊主的同門師兄。」

蔡力眞心中更感詫異地問道：「當時令尊既然也在『天心莊』中，老夫等怎地未見……」

南宮逸奇突然輕哼一聲道：「先父因在蠻荒力誅一隻獨角怪獸，以致身中毒傷，一身功力盡失，爲避強敵，乃易容化裝住在『天心莊』中療毒養傷，也就是『天心莊』內衆所尊敬的西席宮老夫子，如今，閣下該完全淸楚明白了吧！」

蔡力眞是完全淸楚明白了，但是，也是心寒胆顫，渾身直冒冷汗，沒了魂！

因爲，他心裏已經相信了，眼前的這位丰神如玉的青衫書生，與江湖傳說中的「魅影拘魂玉書生」的像貌身材穿着完全一樣。

南宮逸奇功力高絕，心狠手辣，武林共稱「魔」，今天，寃家碰上了頭，他自知必然凶多吉少。

雖然，南宮逸奇的一身武學功力究竟高到如何的程度，只是耳聞，並未目見，但是，從三年來被毀在他手下那些黑白兩道高手中的幾位一流高手而言，他若非身懷罕絕之學，功力奇高，焉能輕易地將那些名震武林的一流高手斃殺掌下，「魅影拘魂令」又怎會得令人見而胆顫魂落！

因此，在南宮逸奇說明與「天心莊」的淵源關係之後，蔡力眞心裏不禁立刻生起了絕望和死亡的恐怖！

那「長臂鐵拐」邵萬山，本是個性情火暴的粗魯惡漢，他耳聞南宮逸奇出言不遜，狂言要拘他們的魂，心中不由勃然大怒，立時便要出手給南宮逸奇一個厲害！雖被蔡力眞適時抬手攔阻住，按捺住凶性，沒有出手，但是，兩隻凶睛却惡狠狠的瞪視着南宮逸奇，一副準備隨時出手的神情氣勢！

及至南宮逸奇亮出「魅影拘魂令」之後，他心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

高庸・文
培新・圖

禍水雙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海雲與韓蘋兒追尋禍水雙侶踪跡，在馬蘭關，韓蘋兒爲趙一帖擄走，海雲與盛彥生從已遭殺害的莊丁遺言中，悟出禍水雙侶被燕山段家寨刼走，乃追踪至段家寨，至時却見段家寨已被焚一空，海雲忖想段氏兄弟必仍在附近，乃在海邊隱伏等候，迄夜果見段氏兄弟一行來至蘆葦叢，詎爲天殘八醜截擊，未幾雙方均爲一隊黃衣劍士殺斃，海雲與盛彥生跳海逃生，至玉田縣，無意中發現一對神秘人物，疑是禍水雙侶，跟踪至一客棧，海雲着盛彥生僞作住店，藉以偵查，並指着不遠處一座城隍廟爲聯絡處——

雙侶高飛羅網破

盛彥生點頭道：「嗯！看見了。」

海雲道：「這半天時間，我就在那小茶館內，如果沒有特殊事故，入夜後我會來客棧尋你，若發生意外變化，你就去茶館找我。」

盛彥生一面答應，一面轉身便走，但走了沒幾步，又折返回來，笑着伸手道：「我身上沒帶銀子，等會兒付不出店錢，豈不當場出醜。」

海雲啞然失笑，連忙取出一錠銀子塞在他手心裏。

盛彥生連謝也沒謝，揣好銀子便揚長而去……

海雲目送他進了「招安客棧」大門，才緩步走向小巷內那家茶館，點了一壺龍井和幾色糕餅，選一張躺椅，舒適的躺了下來。

茶館雖嫌狹小却頗爲淸靜，此時晌午初過，並

神不由突然猛震，瞪了眼，傻了，也發了楞！

俗話說得好：「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魅影拘魂玉書生」，出道江湖雖然不久，但是，心狠手辣之名却已震動天下。

邵萬山雖然也是成名江湖多年的凶狠人物，不過，他自己心裏却十分明白有數，比「魅影拘魂玉書生」可就差多了。

他耳朶不聾，南宮逸奇和蔡力眞的對答話語，自是句句入耳，全都聽得十分淸楚心中大爲震凛！

尤其是南宮逸奇對蔡力眞所言「三招足够」拘魂之語，他心中更是凛駭無比！

蔡力眞一身所學功力如何，他知之頗深，比他邵萬山只强不弱，南宮逸奇旣敢口發這等狂言大話，顯有七成以上的把握，否則怎敢信口開河，誇此海口。

當然，這種狂言大話，如是出於別人之口，殺了他邵萬山他也不信，可是，出自於武林稱奇稱最，傲誇第一的「魅影拘魂玉書生」之口，他可就不能不信了。

因此，他心中不禁暗爲自己慶幸，適才幸好蔡力眞及時攔阻了他沒有出手，否則，吃虧的必定是他邵萬山無疑！

俗語有云：「螻蟻尙且貪生」，何況是人……

蔡力眞雖然明知南宮逸奇武學功力高絕，心中雖然已是胆震神顫，但是，他又怎甘不戰而屈！

況且在他認爲，南宮逸奇武功雖高，而他和「長臂鐵拐」邵萬山，「大頭惡梟」金旺春三個加起來，以三對一，未必就是敗數！

討厭的是南宮逸奇身後的那個老頭子，不知其所學身手如何？……

他心念電閃飛轉，倏然側顧「長臂鐵拐」邵萬山說道：「老邵，是禍躲不過，叫老金出來吧。」

「長臂鐵拐」邵萬山方自一點頭，驀地，嘿嘿一聲倏起，道：「老蔡，老金出來了。」

話聲中，「大頭惡梟」金旺春開門走出來。

此人一顆腦袋特大，但却生得兩隻老鼠眼，塌鼻、大嘴巴，上唇外翻，露着兩顆大獠牙，滿臉橫肉，一副標準的「惡梟」像。

「大頭惡梟」金旺春現身走出，兩隻老鼠眼立即一瞪，精光如電激射地瞪視着南宮逸奇沉聲道：「南宮逸奇，你要替『天心莊』的人報仇麼？」

「不錯。」南宮逸奇冷哼一聲道：「事情雖然另有主謀元兇，但對當年參加血案的兇手我都得會會，視其爲人素行而定殺放！」

蔡力眞接口問道：「閣下認爲蔡某等如何？該殺還是該放？」

南宮逸奇道：「這就得要看你們三位自己。」

蔡力眞道：「看蔡某等自己怎樣？」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適才我已經說過了，只要你們肯聽我的，當饒你們一死否則便殺無赦！」

蔡力眞道：「怎樣聽你的？」

南宮逸奇道：「讓我封閉住你們身上的穴道，然後答我問話。」

蔡力眞道：「你想問什麼？」

南宮逸奇道：「我問什麼你就答什麼？」

「大頭惡梟」金旺春忽然嘿嘿一笑，道：「南宮逸奇，你想我們會聽你的麼？」

南宮逸奇神情淡漠地道：「那麼你們就動手一戰好了！」

蔡力眞眼珠微微一轉，接口道：「南宮逸奇，你自信必勝蔡某等三個？」

南宮逸奇又是一聲冷哼，道：「動上手你們就知道了。」

「大頭惡梟」金旺春突又嘿嘿一笑道：「南宮逸奇，你打算以一對三麼？」

南宮逸奇神色冷凝地道：「你們聽說過南宮逸奇和人聯手對敵過麼，別說你們只是三個，就是三十個也是一樣，南宮逸奇也只是一人出手！」

「長臂鐵拐」邵萬山雙目陡地暴瞪，怒聲道：「南宮逸奇，你太狂妄了！」

南宮逸奇冷笑道：「邵萬山，我再說句狂話你聽聽，你三個聯手，也難是我手下十招之敵，你信是不信？」

蔡力眞接口道：「十招不勝如何？」

南宮逸奇劍眉微挑，道：「十招不勝，我就放過你們，從此不找你們三個！」

「長臂鐵拐」邵萬山不待蔡力眞接話，連忙一點頭道：「好！我們就一言爲定！」

倏地一頓鐵拐，便要騰身撲出動手。

蔡力眞却又抬手攔道：「老邵，別忙動手！」

「長臂鐵拐」邵萬山目視蔡力眞道：「老蔡，你還攔着怎地？」

蔡力眞平靜地一笑，道：「老邵，你急什麼，先把話說定了再動手不遲！」

話鋒一頓，目注南宮逸奇沉聲道：「南宮閣下，鬚眉漢，昂藏軀，可是一言九鼎！」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蔡力眞，你只管放心，南宮逸奇說話向來是如山不移！」

蔡力眞目光一瞥南宮逸奇身後的雲福和小梅等四婢，道：「如此，你令你身後的人退開吧。」

南宮逸奇淡然一笑，轉對雲福說道：「雲老，你帶着四位姑娘退開三丈以外去，她們的安全我也交給你了！」

（以下轉入第七十六頁）

無茶客上門，正好閉目調息，熟思夜間應採取的方式。

他可以想像得到，禍水雙侶在追殺逃亡中渡過三年之久，必然警覺甚高，對任何接觸的人都會抱着敵意，要想取得他們的信任，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能够說服他們隨同前往鐵門莊，途中更是危機重重，萬一消息洩漏了，憑自己和盛彥生兩人，應該用什麼方法，才能將他們平安護送到鐵門莊呢？

同時，他對盛彥生的來歷也有一份懷疑，此人一身武功難測深淺，個性也叫人捉摸不定，有時熱誠坦率，有時又顯得很深沉世故，尤其關于師門來歷，更是絕口不提，他究竟是眞心跟自己結交？抑或也是對禍水雙侶存着什麼目的？

値得思慮的問題實在太多了，海雲雖然在閉目靜坐，腦海中却思潮起伏，並未獲得片刻休息。

正在瞑思，一陣脚步聲由遠而近，走進來兩名茶客。

海雲仍舊閉目躺着，懶得睜開眼睛，只聽見那兩人向店家要了幾色茶點，在臨街一張木桌邊坐下，便低聲交談起來。

其中一個說道：「時光還早，大白天裏，他們一定不敢開溜，難得這裏十分清靜，且休息一會兒吧。」

另一個道：「話雖不錯，也不能太大意，萬一點子溜了，那可不是鬧着玩兒的。」

「咱們輪流休息，我先打個盹兒，過一會你再休息，這樣就不會出事了。」

「依我說，還是熬着點兒好，你知總頭兒的火氣正大，前幾天爲了消息傳遲一步，剛把何兄弟廢了，咱們何苦在這時候自己往火堆裏送。」

「唉！」那人嘆了一口氣，竟畏怯的住了口，沒敢再說下去。

海雲不禁有些詫異，暗忖：聽這兩個人的口氣，敢情也是武林中人，奉命來這兒守候對頭的？

心念微動，便偷偷睜開眼睛，用眼角餘光，向兩人打量——一看之下，不由機伶伶打個寒噤。

那是兩個二十多歲的健壯少年，生得肩闊膀圓，滿臉慓悍之色，最令人吃驚的是，兩人身上雖罩着極普通的外衣，襟角下却赫然露出一小截黃衫。

木桌上，放着兩隻狹長形的包裹，分明是兩柄長劍。

黃衣人！

海雲駭然一驚，急忙閉上眼睛；心頭噗通通狂跳，他萬萬也想不到消息竟會洩漏得這麼快，兩名奉命守候在「招安客棧」附近，不用說，準是爲了禍水雙侶而來，這可怎麼辦呢？

他一向自負聰明，此時，竟心慌意亂，沒了主意。

當然，他可以抽身趕去客棧，把這消息告訴禍水雙侶，然後趁天色尚早，街上行人正多，趕快逃走……

但他也知道，小巷茶館中既已出現了黃衣人，客棧四週必然也佈置了其他監視的暗樁，這時進入客棧，不僅目標太顯著，突圍脫身的希望也太渺茫，即使能逃出城外，也勢將遭遇截殺，光天化日之下，無處可供掩蔽藏匿，要脫身實在太困難了。

其次一個方法是，在招安客棧製造混亂，設法使街上行人都湧進客棧去，譬如在客棧內放一把火，或者引起一樁糾紛，趁人們救火或擠着看熱鬧的時候，混水摸魚，趁亂抽身……

這辦法也不行。一則街上房屋比隣，火勢一起，不知要連累多少無辜居民；二則人們如擠進客棧，那些黃衣人同樣也可能擠進去，彼暗我明，說不定禍水雙侶還來不及「趁亂逃走」，反而被「趁亂殺死」了……

海雲的腦中電轉，想了無數方法，却沒有一個可以付諸實行的善策，那張本來很舒適的躺椅，此時竟像突然生出許多小刺，坐在上面如坐針氈，叫人混身難受。

正在惶然無計，忽聽那兩名黃衣人同時輕噫了一聲。

海雲張目一看，心裏不期暗叫：「糟了！」原來巷中匆匆奔出一條人影，正是盛彥生。

兩名黃衣人互望了一眼，各自探手取了桌上狹長形的包裹。

盛彥生却完全沒有注意到兩名黃衣人，老遠看見海雲，便揚手叫道：「海——」

海雲沒等他說話，急忙站起身來，截口道：「李老哥，快快請坐，咱們昨天談的那幅字畫生意怎樣了？」

盛彥生微微一怔，刹時領悟過來，應道：「我正是爲了這件事來尋老兄，事情又有特殊變化，這次生意只怕又做不成功了。」

海雲飛快遞了個眼色，故作驚訝道：「爲什麼？難道賣主又反悔了不成？既然收了人家訂金，可不能鬧着兒戲呀！」

盛彥生搖頭道：「唉！一言難盡。」

海雲道：「這幅字畫小弟非買到手不可，走！咱們一同去尋他，大家當面把話說個明白。」取出碎銀付了茶資，拉着盛彥生向外就走。

兩人沿着小巷繞到街口，藉轉身的刹那回目偷掃，並未看見兩名黃衣人跟來。

盛彥生詫問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海雲輕吁口氣道：「好險！剛才茶舘裏的另兩個客人，就是追殺禍水雙侶的神秘黃衣人所佈置的暗樁……」

盛彥生駭然道：「眞的嗎？他們怎會尋到這兒來？」

海雲道：「他們不僅尋到這兒，而且已經發現禍水雙侶落脚在招安客棧內，此時客棧四週，已被他們暗中包圍，隨時可以動手。」

盛彥生道：「可是，咱們都弄錯了，那禍水雙侶根本就不在招安客棧內。」

海雲吃驚道：「你怎麼知道？」

盛彥生道：「我住進店裏以後，親自去查看過，招安客棧總共才十來間客房，有八間是空的，只有兩間住着客人……」

海雲道：「住的是什麼人？」

盛彥生道：「你做夢也不會想到，竟是咱們踏破鐵鞋無覓處的——」

海雲道：「誰？」

盛彥生道：「趙一帖和令表妹。」

海雲心頭大大一震，猛然止步，一把拉住盛彥生的衣袖，急急問道：「你看確實了？眞的是他們嗎？」

盛彥生道：「我沒有親眼看見，但在門外親耳聽見是趙一帖的聲音，而且親鼻嗅到房中的藥味，那老狐狸正在向令表妹逼問禍水雙侶的下落，同時已經準備好一份『洗髓煉魂湯』。」

海雲恍然而跌足道：「難怪那掌櫃說男的年紀較大，女的很年輕……唉！我當時怎麼沒有想到會是趙一帖和蘋兒呢，這眞是陰差陽錯，險些當面錯過。」

盛彥生道：「看來弄錯的不止是咱們，那些黃衣人可能也和咱們一樣弄錯人了。」

海雲遲疑片刻，搖搖頭道：「不對。那些黃衣人一向消息準確靈通，決不會弄錯對象，何況咱們也目覩禍水雙侶在大街上出現過。」

盛彥生道：「可是我親自查看客棧內的房間，並沒有發現禍水雙侶。」

海雲沉吟道：「或許他們外出尚未返店，或許他們業已發現徵兆，搶先避開了……不過，那些黃衣人守候在客棧附近，對咱們却是樁麻煩。」

盛彥生舉手搔搔頭，道：「這話不錯。咱們若去客棧對付趙一帖，必然會引起黃衣人的誤會，這可怎麼辦？」

海雲道：「但咱們非去客棧不可，就算引起誤會也顧不得了。」

微頓，又問道：「盛兄在客棧窺探時，可曾被姓趙的發覺？」

盛彥生道：「沒有。當時趙一帖正在熬煮洗髓煉魂湯，不可能發覺門外有人偷窺。」

海雲道：「既如此，盛兄仍請先返客棧監視着趙一帖，小弟隨後就來。」

盛彥生問道：「你現在到哪兒去？」

海雲道：「小弟還須踩探黃衣人在客棧四週的佈置情形，最多盞茶時光，就可以到客棧跟盛兄會合。」

盛彥生應了一聲：「好！」分手匆匆而去。

海雲仰面看看天色尚早，料想黃衣人不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動手，趙一帖也不可能離開客棧，先定了定神，又檢視隨身所携「百摺緬刀」，然後折進另一條橫巷，緩步向前走去。

這時，他已將禍水雙侶的事暫時拋諸腦後，只在盤算着用什麼方法，才能從趙一帖挾持下救出蘋兒？如何方能避免和黃衣人之間發生誤會？萬一誤會無法避免，應該如何應付……

這條橫巷位置正在招安客棧的後方，但奇怪的是巷中未見黃衣人佈置的暗樁，長長一條狹巷內，靜悄悄的毫無人影。

海雲走到巷子一半的地方，身後一扇木門忽然「呀」的一聲打開，伸出一顆小孩子的頭來，低叫道：「喂！書呆子！」

海雲霍地停步，緩緩轉過身子，只見那小孩大約七八歲左右，穿了一件青緞襖，頭上梳了個「冲天炮」辮子，眉目十分清秀，却一臉頑皮相。

那小孩向他一伸舌頭，扮了個鬼臉，招招小手道：「來呀！書呆子，進來玩會兒！」

海雲微笑道：「你是叫我麼？」

小孩子道：「這兒又沒有旁的人，不是叫你叫誰？」

海雲道：「可是，我的名字並不是叫書呆子的呀。」

小孩笑道：「你身上穿的儒衫，走路一搖三擺，裝得文縐縐的樣兒，我又不知道你的姓名，不叫你書呆子叫什麼？」

海雲道：「你既然連我的姓名都不知道，又叫我幹什麼？」

小孩道：「叫你來玩兒，難道不可以？」

海雲搖搖頭道：「我又不是小孩子，跟你有什麼好玩的。」

小孩道：「不是叫你跟我玩，是叫你跟我姐姐玩。」

海雲不覺臉上一紅，又搖搖頭道：「我也不認識你的姐姐。」

小孩却嘻嘻笑道：「眞是呆子，現在不認識，見了面就認識了。來吧！快一些，我沒有工夫跟你多說閑話。」

海雲聳肩道：「我也沒有工夫玩，那就兩免的好。」說完，轉身欲行。

那小孩推開木門，上前一把抓住海雲的衣角，怒目道：「喂！你怎麼說走就走了？」

海雲正色道：「我旣不認識你家，也沒工夫跟你閑扯，不走等什麼？」他想，這小孩的姐姐八成是倚門賣笑的女子，還是趕快離開，別跟他糾纏的好。

誰知那小孩却不講理，緊拉着衣角道：「我姐姐有話要跟你說，你怎麼不識好歹，進來坐一會也不肯？」

海雲不願再作糾纏，沉聲道：「放手！」

那小孩道：「我就偏偏不放手，看你又敢怎麼樣？」

海雲冷冷一笑，左手護住衣角，右手一式「子牙撫琴」，叠起中食二指，向小孩腕肘間輕輕彈去，喝道：「小娃兒，撒手！」

他只想擺脫拉扯，更無意傷害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子，所以出手極輕，未運眞力。

萬不料那小孩手臂向下一沉，竟然巧妙的避了開去，同時飛起左足，朝他右膝外側「三里穴」上狠狠的踢了一脚，罵道：「臭書呆子，你敢動手打人？」

這一脚，不但正踢在穴道上，而且用力極重，海雲只覺半個身子一陣痲木，右腿一軟，登時撲跪在地上。

小孩一把揪住海雲的領口，掄起拳頭就想向他鼻子上擂。

拳勢剛要落下，木屋中突傳來一聲低喝道：「小龍，不許動手！」

小龍高擧着拳頭，氣呼呼的道：「是這臭書呆子先動手的，我好好跟他說，他偏不肯聽。」

木屋內喝道：「我都看見了，要你以禮相邀，誰叫你動蠻的？」

那木屋內說話的聲音不大，但却字字帶着威嚴，小龍不敢反抗，只得悻悻的放了手。

海雲揉揉腿彎穴道，掙扎着站立起來，皺眉問道：「姑……閣下呼喚小可，不知爲了何事？」他本想稱呼對方「姑娘」，但又覺得那聲音沙啞低沉，不像是少女口音，所以改口稱呼「閣下」。

木屋內答道：「請公子屈駕進屋內一談，站在巷子裏易露形迹，殊多不便。」

海雲聽得心頭微震，擧目向四週望了望，終於硬着頭皮，踏進了那間狹小的木屋。

屋中門窗緊閉，伸手不辨五指，黑暗而潮濕的空氣中，挾着一股濃重的霉味。

那沙啞的聲音說道：「這地方實在太簡陋了，妾身又最畏光亮，只好請公子委屈些了。」

海雲凝目望去，彷彿看見這兒竟是一座空屋，四壁蕩然，毫無陳設，對面五尺外，有一條纖瘦的人影，倚墻而立，好像是個女子，無奈是看不淸面貌。

既然是女子，又自稱「妾身」，只好改口道：「姑娘把小可喚進來，究竟有何指敎？」

那女子低聲說道：「公子何必性急呢？左側門邊有張木櫈，請坐下來詳談如何？」

海雲道：「在下尙有急事待辦，委實是無法久留……」

話說完，小龍從後面塞過來一張木櫈，沉聲道：「坐下來吧，這是我姐姐瞧得起你，你別不識抬擧。」

海雲發覺這姊弟二人擧止詭密，似乎都不是庸俗之輩，但對自己倘看不出有什麼惡意，只得耐着性子，在木櫈上坐了下來，一面暗中撫按住腰際的刀扣把，一面說道：「姑娘有話就請明示，在下的確有急事在身。」

那黑衣女子道：「公子那件事並不急在一時半刻，而妾身要跟公子商談的，却和那件事有很大的關係，否則，咱們也不會在這個時候將公子請進來了。」

海雲道：「姑娘要和在下商議什麼事？」

黑衣女子道：「一次公平的交易，也可以說是一次對彼此都有利的合作。」

海雲道：「在下愚昧聽不懂姑娘的意思。」

黑衣女子忽然吃吃低笑道：「咱們先讓公子看兩樣貨色，你就懂了。」

隨卽沉聲喝道：「小龍，亮燈！」

在黑暗中，火摺子一閃，突然亮起一盞「孔明燈」。

海雲趁火光乍現的刹那，很想一看那黑衣女子的面貌，然而却失望了，原來那女子頭上竟戴着一個黑色的布罩，由頭頂直到肩頭，只在眼部挖了兩個小孔，露出精光熠熠的一雙眸子。

不過，從她身裁和衣着看，的確是個女人，這一點大概不會錯了。

那黑衣女子也發覺海雲在偷窺，輕笑道：「公子，別看我，你先看看地上。」

海雲目光下落不禁駭然一驚——敢情地上早已併排放着兩名黃衣人的屍體，裝束和兵刃，都和茶館內那兩名暗樁一般無二。

黑衣女子緩緩又說道：「公子知道他們的來歷麼？」

海雲搖頭道：「在下僅知道他們來自一處神秘的地方，武功劍術俱甚高强，而且人數有二三十人之多。」

黑衣女子道：「是嗎？公子還知不知道他們到這兒來的目的？」

「這個麼——」海雲略一沉吟，坦然道：「我想姑娘一定比我更爲淸楚，事實已用不着我再加細說。」

黑衣女子笑道：「對極了，彼此心照不宣，現在公子總該明白妾身要和你商談的交易了吧？」

海雲驚問道：「原來姑娘也是爲了禍水雙侶而來？」

黑衣女子爽快的答道：「正是。咱們彼此目的相同，又都感到人單勢孤，爲什麼不衷誠合作，大家聯手共同行動呢？」

海雲道：「姑娘選錯人了，在下才疏力薄，自顧尙且不暇，只怕難對姑娘有所助益。」

黑衣女子笑道：「公子也不用太客氣，你和令友兩度進出招安棧，妾身都親眼目覩，如今客棧四週已被重重包圍，除了這些黃衣人之外，還有許多武林高手在暗中窺伺，其中不乏功力高强，聲名煊赫的朋友，公子若肯與妾身合作，彼此兩利，還有幾分成功的希望，不然，咱們就只有眼睜睜將禍水雙侶携帶的寶藏秘密，拱手讓人了。」

她一口氣說到這裏，見海雲默不作聲，又接着道：「那禍水雙侶所携藏珍秘密，據說包括無窮財富和失傳多年的神功秘笈，如果咱們幸獲成功，這兩種東西可以由公子任選一種，或者算咱們共有也無不可，妾身雖是女流之輩，一諾千金，決不食言，公子的意思如何？」

海雲仰面吁了一口氣，笑道：「在下對姑娘有幾件事很不明白。」

黑衣女子道：「那幾件？公子不妨說出來，只要我能說的，決不隱瞞。」

海雲笑瞇瞇的道：「貪財好貨爭逐名利，這是男人的通病，姑娘是女流之輩，爲什麼也想參與爭奪呢？」

黑衣女子道：「公子錯了，咱們女人雖然對『名』字看得比較淡，對那『利』字却比男人看得還重，何況貪婪之心，人皆有之，女人和男人並沒有什麼不同。」

海雲道：「旣如此，姑娘就該設法獨佔禍水雙侶的秘密，若與在下合作，財物各得其半，那豈不是一種損失？」

黑衣女子道：「我剛才已經說過了，只因參與爭逐的人太多，不得不邀約帮手。」

海雲道：「那麼，姑娘怎的不邀別人合作，偏偏邀約在下呢？」

黑衣女子道：「因爲只有公子這一路人手最少，將來分配財物，大家都可以多分一些。」

海雲笑道：「看來姑娘的確不愧精明。」

黑衣女子也笑道：「好說！人不爲己，天誅地滅。我這個人向來不喜歡說僞話。」

海雲突然問道：「姑娘知道我是誰嗎？」

黑衣女子搖頭道：「不知道。」

海雲道：「姑娘連我是誰都不知道，怎麼知道我足堪信賴？怎麼知道我人手最少？怎麼知道我肯答應跟姑娘合作？」

這一連串問題，密如聯珠，直問得黑衣女子瞠目呆立，一時竟答不上話來。

海雲微微一笑，接着又道：「再說，既然衷誠合作，彼此就應該坦然相見，姑娘這樣藏身暗室，又用頭罩掩去本來面目，分明存着猜疑之心，在下連姑娘的容貌尙且看不見，還談什麼合作？」

那黑衣女子輕輕嘆了一口氣，道：「想不到你的口才竟如此犀利。」

海雲道：「在下只是就事論事而已，並非故作狡辯。」

黑衣女子點了點頭道：「好吧！你一定想先見我的面貌，就讓你見見也好。」

說着，緩緩擧手，摘去了頭上布罩。

海雲凝目望去，不覺吃了一驚，原來那女子滿頭白髮已呈枯色，臉上全是皺紋，口裏牙齒脫落了一大半，看年紀，至少已有六七十歲了。

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一個六七十歲的老太婆，居然和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子是姊弟？

海雲看看那鷄皮鶴髮的老婦人，再看看那頭上梳着「冲天炮」小孩子，心裏駭詫莫名，口裏却不好說出來。

倒是那黑衣老婦自己先開口道：「公子覺得很奇怪嗎？是不是瞧着我這做姐姐的年紀稍爲大了一些？」

海雲心裏道：「稍爲」大了一些？簡直大得太多了，只怕說你是他祖父的姐姐那還差不多。

不過，他當然不好意思把這些想法說出口來。連忙乾咳了一聲，含笑道：「我想，二位大約不是同胞姊弟？」

「錯了！」

黑衣老婦一面戴回頭罩，一面說道：「咱們是嫡嫡親親的同胞姊弟，難道你竟看不出來。」

海雲只好乾笑道：「在下實在是看不出來。」

黑衣老婦道：「看不出也沒關係，只要知道咱們是姊弟倆就够了。如今你業已見過我的面貌，合作的事究竟如何？」

海雲道：「面貌雖然見過，在下還未請教二位的姓氏。」

黑衣老婦道：「你這人太嚕嗦了。」

海雲道：「如談合作，彼此便是朋友，互相明瞭姓名稱呼，總是應該的。」

黑衣老婦道：「那你先說你自己的。」

海雲拱手道：「在下海雲，大海的海，雲霧的雲。」

黑衣老婦沉吟了一下，道：「咱們姓紀，他叫小龍，我名鳳姑。」

沒等海雲開口，緊接着又道：「現在姓名也通報過了，合作的事到底怎麼樣？」

海雲肅容道：「如果在下回答：咱們已經沒有合作的必要。不知二位相不相信？」

鳳姑沉聲道：「爲什麼？」

海雲道：「因爲那禍水雙侶事實上並不在招安客棧內，如今住在店內的只是在下一位表妹……」

鳳姑忽然冷笑一聲，截口道：「你這些話，只怕騙鬼也不會相信。」

海雲正色道：「在下說的句句實言，決無半字虛僞。」

鳳姑道：「那麼，我問你：店內既然是你表妹，你爲什麼儘在附近徘徊，不敢去跟她見面？爲什麼和你的朋友，鬼鬼祟祟，交頭接耳，在弄些什麼玄虛？」

海雲道：「這眞是天大的誤會。只因舍表妹現在被一個姓趙的刦持，在下和敝友由馬蘭關追到此地，才發現他們落腳在招安客棧內，如今正設法要援救舍表妹脫身，爲了怕打草驚蛇，尚未採取行動。二位若是不相信，儘可同在下去招安客棧內看個明白。」

鳳姑冷冷道：「你不但口才好，而且很會編故事，居然把咱們當三歲小孩哄着玩兒。」

海雲長嘆道：「在下說的都是實話，二位一定不肯相信，那也是無可奈何。」

鳳姑道：「就算咱們誤會弄錯了，難道這些黃衣人，和許多在暗中窺伺的武林高手，也都會錯了不成？」

海雲道：「事到如今，我也無法解釋，最好的辦法是二位跟我同去客棧，親自看看就相信了。」

鳳姑道：「咱們當然要跟你一起去看看，不過得把話說清楚，如是禍水雙侶，那時怎麼說？」

海雲道：「若是禍水雙侶，在下無條件跟你們合作，將來得到任何寶藏，在下分毫不取，都歸你們所有。」

鳳姑大喜道：「這話可是你自己親口說的？」

海雲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在下決不反悔。」

鳳姑欣然道：「好極了。如果店裏眞是你的表妹，咱們姊弟也無條件助你一臂之力，幫你對付那個姓趙的。」

接着，回頭對小龍吩咐道：「現在天色尚未入夜，姐姐這身打扮，不便在大街上行走，你陪海公子先去客棧，我隨後就來。」

小龍興高采烈的應道：「姐姐，你要快些來呀！」隨即吹滅孔明燈，推開了木門。

木屋中亮着燈尚還不覺得，此時跨出木屋，海雲才發現天際紅日西斜，竟已是黃昏了。担心盛彥生在客棧中等得性急，連忙帶領着小龍快步繞出巷口。

片刻間，兩人已轉到大街，遠遠望見「招安客棧」門前，圍了一大羣人，正在指手劃脚，議論紛紛。

海雲猜想必有事故，低聲催促道：「小龍，快走！」脚下頓時加快了步子。

等他們排開人羣擠到客棧門口，只見店內桌椅翻倒，一片零亂，櫃枱前橫躺着一具屍體，竟是那小夥計；原先坐在櫃枱裏讀「金瓶梅」的客店掌櫃，頭顱業已不翼而飛，頭項上正汩汩冒着鮮血。

這血淋淋的景象，等於說明客棧內已經發生驚人變故，而且變故發生的時間並不太久。

海雲顧不得驚世駭俗，身形一掠，凌空飛過前廳，衝進後面天井內。

天井週圍都是客房，約有十餘間，但每一間房門都緊緊閉着，靜悄悄沒有一點聲音。

海雲飛足踢開第一間房門，裏面空無人踪，再踢開第二間，也是一間空房。心中益感焦急，不覺厲聲叫道：「盛大哥，盛大哥——」

一面叫，一面雙掌連環劈出，附近六七間房全被震開，竟然全是空房。

正在驚慌，靠近轉角處最底一道房門，忽然「依呀」一聲自動啓開了，從裏面搖搖幌幌走出來一個人。

那人滿臉都是鮮血淋淋的血泡，皮開肉綻，面目已不可分辨，乍見之下，就像一具血人。從他一身簇新儒衫辨識，才認出是盛彥生。

海雲機伶伶打了個寒噤，顫聲驚叫道：「盛大哥！」

呼聲未落，盛彥生兩脚一軟，「蓬」然跌坐在房門口，兩隻手急急向前摸索，口裏連聲喚道：「

海雲……海兄弟……是你嗎？你在哪兒……」顯然，他雙目已傷，只能聽見海雲的聲音，却看不見人影。

海雲疾奔過去，一把握住他的手，眼淚已忍不住奪眶而出，哽咽問道：「盛大哥，你怎會落得這般光景？」

盛彥生沒有回答這句話，只是緊緊拉着海雲，長嘆一聲，道：「唉！你來得太晚了，你怎麼遲到現在才來呢？」

海雲黯然垂下頭去，哽聲道：「我眞該死——我眞該死！」

盛彥生喘息道：「我也該死。竟沒想到禍水雙侶果然躲在這家客棧裏。」

海雲驚道：「禍水雙侶？」

盛彥生點頭道：「是的，他們沒住普通客房，却出高價租用掌櫃內眷居住的後院，咱們自以爲行動很謹愼，其實却上了那客棧掌櫃的大當……」

忽然頓住話頭，用手向房內指了指，喘息着道：「你先進去看看你表妹怎麼樣了，我兩眼受傷，已經好一陣沒聽見她的聲音，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受了傷。」

海雲忙叫小龍守護着盛彥生，自己推門衝進房中。

目光所及，只見房中床椅桌凳幾乎無一完整，滿地斷木碎布，屋角一隻泥火爐已經粉碎，另外一隻磁碗却分毫未損，端端正正嵌在牆壁上，窗口木櫺斷了六七根，露着一個大洞。

看這情形，顯然房裏曾經發生過一場十分激烈的打鬥。

海雲一步跨到那張倒塌的木床前，探手掀開被褥，却見蘋兒披頭散髮蜷伏在被底，身上衣衫破裂，人也昏迷不醒。

試試她的鼻息尚屬正常，海雲才算放心，揚手在她背心拍了一掌。

蘋兒喉中輕响，猛可睜開眼睛，當她望見海雲站立在床前，急忙向後縮退，不住搖頭道：「我不知道……我眞的不知道……你就是殺了我，也沒有用……」

海雲想到在馬蘭關遇見薛超時，也是這般情景，不禁心頭一陣酸楚，柔聲道：「蘋兒，你仔細看看，我是雲表哥。」

蘋兒揉揉眼，定神看了許久，忽然「哇」地一聲哭了起來，張臂抱住海雲的脖子叫道：「你……你爲什麼現在才來……」

海雲一面輕拍着她顫抖的身子，一面忍不住熱淚滾滾而落。

盛彥生在門外道：「海兄弟，你問問令表妹，有沒有受傷？」

海雲這才想起忘了檢視有無傷處，忙問道：「那趙一帖可曾傷了你？」

蘋兒搖頭道：「傷倒沒有，不過，那老匹夫曾經灌過我一碗藥水，還說要把我一刀刀割着消遣，正要動手，那位……盛大哥就來了。」

海雲忙用被褥裹住她的身子，低聲說道：「盛大哥爲了救你，受傷很重，你先躺着別動，我去替盛大哥敷了藥再來。」

蘋兒急道：「不，我跟你一塊兒走。」她似乎餘悸猶存，緊緊拉住海雲，再也不肯放手。

海雲想了想，道：「那麼，我把外衣給你。」於是解下自己外衣，遞給蘋兒。

兩人身裁高矮本不一樣，蘋兒穿上海雲的儒衫，雖然把袖子挽了兩三疊，仍然太大，那模樣兒看來竟是十分可笑。

但海雲也顧不得這許多了，開門出來，又將盛彥生抱了進去，安放在床上，同時催促道：「小龍，麻煩你快去弄一盆清水來；蘋表妹快去尋一條乾淨床單，撕成布條。」

客店裏再無活人，東西却都現成，蘋兒和小龍分頭尋找，片刻間便已齊備。

但是，盛彥生却不肯敷傷，說道：「我是在剛進房內的時候，不愼被趙一帖用滾燙的藥汁潑傷了兩眼，其餘只是肌膚小傷，算不了什麼。」

海雲道：「你雙目紅腫出血，整個臉都燙爛了，還說是小傷？」

盛彥生道：「只要蘋姑娘無恙，咱們應該趕快離開這家客棧，另尋安全之處，敷藥治傷，也還不遲。」

海雲不由分說將他按倒床上，取出敷傷止痛的藥粉，一半溶進清水中，用乾淨布巾蘸水替他洗滌傷處，然後又將賸下的一串藥粉洒在創口上，再用布條連眼部一併包紮起來，僅留鼻口，以便呼吸進食。

他工作得十分細心，包紮得也很仔細，以致才包好眼部，天色已經入夜了。

蘋兒忙道：「我去點一盞燈來。」

話才出口，房門外火光一閃，一支火熠子業已應聲點燃。

火光下出現一個人影，身着黑衣，頭戴布罩，巍然屹立在門口。

蘋兒吃了一驚，嚇得踉蹌倒退了兩三步。

海雲沉聲道：「別怕，她就是小龍的姊姊，名叫鳳姑。」

鳳姑目光轉動，冷冷向房中掃了一眼，說道：

「你們的胆子眞不小，居然還留在此地從容敷藥治傷……」

海雲好像沒有聽見她的話，只招招手道：「請你站過來一點好嗎？」

鳳姑冷哼一聲，舉步跨了進來，啞聲說道：「你可知道禍水雙侶本來已是咱們掌中之物，只因你這位朋友太冒失，所以……」

海雲截口道：「請你再靠近一點，光亮太遠了我看不見。」

鳳姑眼中閃爍着氣憤的光芒，突然猛跨一大步，直欺到床邊，恨恨道：「喂！我在跟你說話，你聽見了沒有？」她頭上雖然戴着布罩，語氣中顯然已充滿怒意，手裏火熠子逼得太近，差一點就快燒着海雲的頭髮。

海雲却毫不生氣，只用手輕輕將火熠子向外推開了一點，含笑道：「好了，就這樣光綫正好，別再移動啦。」

當他手指碰到她的手腕，鳳姑微微一震，似欲抽手避開，但心念才動，海雲已經收回自己的手，低頭繼續替盛彥生包紮，彷彿毫未在意。

鳳姑忍了忍，終于冷冷說道：「你不要裝聾作啞，也別想食言反悔，你答應跟咱們合作，如今人跑了，且看你拿什麼向咱們交待？」

海雲連頭也沒抬，隨口應道：「你也答應過要帮我對付趙一帖，如今人也跑了，你又拿什麼向我交待？」

鳳姑道：「姓趙的雖然跑了，你的表妹已經脫險，可是那禍水雙侶……」

海雲接道：「可是那禍水雙侶又不是被我藏起來了，你這樣逼我又有什麼用？」

鳳姑怒道：「如果不是你們打草驚蛇，禍水雙侶怎會逃走？」

海雲道：「如果不是爲了禍水雙侶，盛大哥又怎會被趙一帖暗算受傷？」

鳳姑氣得一連哼了幾聲，道：「這麼說，你是存心撒賴，不肯履行咱們的合作約定了？」

海雲道：「在下並沒有這意思，但如今人已重傷，總得先救人要緊，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互相抱怨又有什麼益處呢。」

接着，輕吁一聲，站起身來，說道：「現在咱們可以走了，有話且等離開這裏以後再慢慢商議如何？」

鳳姑冷笑道：「除非咱們把話先說清楚，否則，只怕三位很難走出這家客棧。」

海雲雙眉微挑，道：「爲什麼？」

鳳姑道：「據我所知，守候在客棧四週的武林高手，少說也有二三十人之多，你們帶着一個重傷的人，自信能闖得過去嗎？」

海雲道：「你是說那些黃衣人還沒有離開？」

鳳姑道：「黃衣人早就撤走了，但那些認定禍水雙侶仍在客棧裏的，爲數却也不少。」

海雲道：「他們目的只在禍水雙侶，與咱們何關？」

鳳姑冷冷望了蘋兒和盛彥生一眼，徐徐說道：「可是禍水雙侶臉上並沒有刻字，人家只知道雙侶是一男一女，誰會相信與你們無關呢？」

海雲聽得一怔，不覺啞然失笑道：「看來咱們竟是揹上黑鍋了。」

鳳姑道：「你不要小覷那些人，其中頗有幾個武功極高的成名人物，如果沒有咱們姊弟出手相助，你三個休想闖過去。」

海雲笑道：「那是說，如果你們姊弟倆願意相助，咱們就可以平安離去了？」

鳳姑哼道：「信不信由你。」

海雲道：「在下不但相信，而且也放心了。」

鳳姑道：「你放心什麼？」

海雲道：「你們姊弟倆就在此地，平安脫身已無疑問，這還不該放心麼？」

鳳姑冷笑道：「你怎知咱們姊弟倆會帮你？」

海雲微笑道：「同病相憐，自然會互相帮助的了。」

鳳姑怔道：「誰跟你同病相憐？」

海雲笑道：「別忘了你們姊弟倆也是一男一女，而且你這一身裝扮，要過關只怕更不容易……」

話猶未畢，突然欺身上前，一把抓住了鳳姑的右腕。

鳳姑本能的向後疾閃，竟沒有閃開，不由驚怒交集，喝道：「你——」

海雲沒等她罵出口來，一探手，又掩住了她的嘴部，同時飛快奪下火熠子，拋在地下用脚踏滅。

火光熄滅，室中立卽陷入黑暗。鳳姑正要掙扎，却聽海雲在她耳邊輕喝道：「不要出聲，有人來了。」

小龍和蘋兒都已經準備出手，聽了這聲低喝，大家才靜止下來，不約而同轉望窗外，果然看見對面房頂上，站着三條人影。

海雲又壓低嗓音說道：「咱們沒有時間鬥口了，趁現在露面的人還不多，大家同心協力，先離開險地，由鳳姑姊弟領路，蘋兒斷後，我負責揹負盛大哥……」

鳳姑身子掙了掙，低叱道：「你先放開我！」

原來海雲只顧應變，還把鳳姑抱在懷裏。聞言連忙鬆手，同時解下細刀遞給蘋兒，自己則用布帶

，將盛彥生綑負在背上。

這時候，人影連閃，屋頂三人已先後飄落天井內，落地時足不揚塵，衣不振風，輕功火候分明都非弱者。

爲首是個豹頭環眼老者，大約五十多歲，肩後斜挿着一對寒光閃閃的護手鈎，另外兩人年紀在三旬左右，白面無鬚，也是使用同樣的兵器，只不過雙鈎已經撤在手中。

鳳姑凝目窗外，忽然輕輕冷笑一聲，道：「原來是章老頭師徒。」

海雲低問道：「你認識這三個人？」

鳳姑冷冷道：「認識又怎樣？」

海雲道：「如果認識，那就可以省却許多無謂糾纏。」

鳳姑輕哼道：「可惜我認識人家，人家却未必認識我，又有什麼用。」

海雲碰了個軟釘子，並不生氣，只微微一笑，沒有再開口。

那豹頭老者目光四下流轉，喃喃說道：「奇怪！方才院中分明有燈光，現在怎麼忽然不見了？」

旁邊一名中年漢子道：「弟子也聽見似有人語之聲，想必那禍水雙侶一定還躲在客棧裏。」

豹頭老者頷首道：「不錯，那些陰險狡詐的東西，故意散佈謠言，僞稱雙侶已經離開玉田，簡直胡說八道，咱們幸虧沒有上當。」

接着，舉手一揮，道：「時光不早了，你們分頭快搜，早些得手早些走，省得夜長夢多，又生意外。」

兩名中年漢子同聲答應，剛想行動，忽聽一陣格格尖笑，兩條黑影快如電掣破室而至。

人影歛處，現出兩個身着華服的盛裝男女。

那男的錦袍玉帶，頭戴烏紗，手抱朝笏，金花團翅，器宇軒昂，儼然當朝一品大臣。

女的則濃粧艷抹，下着珍珠百摺長裙，足踏碎雲荷香履，頭戴鳳冠，身佩霞披，手裏斜抱着一柄玉如意，看打扮，活脫脫是位夫人命婦。

兩人年紀都在四旬上下，臉色同樣慘白，衣飾雖然極其華貴，神情却顯得十分陰沉。

鳳姑望見這男女現身，似乎也吃了一驚，輕輕道：「軒轅十二妖也有人趕來了！」

這話又像自語，又像是特意說給海雲聽的，但海雲正目不轉瞬凝視着窗外，彷彿沒有聽見。

倒是蘋兒忍不住好奇，悄問道：「你說他們他是誰呀？」

不料鳳姑却冷冷回答道：「不知道。」

蘋兒碰了一鼻子灰，正想發作，回敬她幾句，忽見那錦袍男子手捧朝笏，向豹頭老者施了一禮，笑道：「章大俠，幸會！幸會！兄弟柳天鶴，這廂有禮。」

豹頭老者似對姓柳的頗爲憚忌，脚下連退兩步，變色道：「柳兄怎麼也到玉田來了？」

宮裝女子格格一笑，接口道：「章大俠這話問得好奇怪，難道這地方只許章大俠來，咱們夫妻就不能來麼？」

豹頭老者目注那宮裝女子，緩緩問道：「這位想必就是十二友中的——」

宮裝女子含笑檢衽，道：「奴家名叫歐陽玉嬌，章大俠多指教。」

豹頭老者拱手道：「不敢。在下章冰岩，久聞軒轅十二友酷愛遨遊林泉，不涉江湖是非，未料竟會在此相晤，實令章某深感意外。」

柳天鶴笑道：「世上意外的事太多了，咱們也久聞章大俠雄霸一方，最是珍惜羽毛，誰又料到章大俠也會爲了禍水雙侶淌這渾水呢。」

章冰岩嘿嘿乾笑了兩聲，道：「好說！好說！既然彼此目的相同，那就好商量了。」

歐陽玉嬌道：「但不知章大俠要跟咱們商量什麼？」

章冰岩道：「自然是有關禍水雙侶的事，二位大約也知道，幾年來爲此被毀的武林同道，已經不在少數。」

歐陽玉嬌嫣然笑道：「章大俠別想拿這些話來嚇唬咱們，你章大俠不怕惹禍上身，咱們夫婦也不怕。」

章冰岩陰笑道：「難得柳夫人有這份胆量豪氣，不過，禍水雙侶樹大招風，據章某所知，今夜聞風而至的江湖朋友，也不在少數。」

歐陽玉嬌道：「這個更不須章大俠担心，咱們夫婦既已挿手，誰若想出頭爭奪，就得先掂掂自己的份量。」

這話說得够狂，但章冰岩心裏明白，以軒轅十二妖的凶殘手段，倒也不是恫嚇之詞，於是，又試探說道：「十二友的威名，章某仰慕已久，但有句俗話：人爲財死，鳥爲食亡。賢夫婦縱然高明，畢竟雙拳難敵四手，除非是十二友全數到齊，不然只怕……」

柳天鶴截口道：「章大俠是說咱們夫妻兩人，就擋不下今夜的局面？」

章冰岩道：「在下只是顧慮有那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人，會給賢夫妻增添麻煩。」

柳天鶴仰面大笑道：「那眞是再好不過了，我柳某人平生別無所好，就是喜歡惹麻煩。」

接着，笑容一歛，厲聲向夜空中喝道：「在下

柳天鶴，今夜與小妾偶遊玉田，攬下了禍水雙侶這件事，各位朋友若肯賞柳某人這份面子，柳某人改日登門致謝，誰若是心不甘服，就請現身出來，大家較量較量。」

連問了兩遍，四週無人回應，只偶爾傳來輕微的脚步聲，都是由近而遠，漸去漸杳。

這表示，客棧四週雖然隱藏着許多武林高手，却被柳天鶴聲威所懾，自忖難與匹敵，業已紛紛退去。

章冰岩拱手道：「果然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柳兄不愧譽滿天下，一言九鼎。」他口裏在稱賀，心裏不禁有些虛怯，目光疾轉，臉上也微微的變色。

柳天鶴得意的冷笑了兩聲，斜目問道：「想不到柳某人這點虛名，竟承江湖朋友如此抬擧，章大俠覺得很失望吧？」

章冰岩忙道：「在下只覺得分沾柳兄光澤，私心深感榮幸。」

柳天鶴冷冷又問：「那麼，章大俠如今作何打算？」

章冰岩道：「章某自忖才疎識淺，自然是追隨賢伉儷，願爲柳兄聊盡棉薄……」

歐陽玉嬌忽然冷冷截口道：「可是咱們夫婦一向喜歡獨斷獨行，不習慣跟外人合夥辦事。」

「這個——」章冰岩不覺有了怒意，乾笑一聲道：「無論怎麼說，章某人師徒總比賢伉儷早到一步，咱們不敢搶先，柳大嫂又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呢？」

歐陽玉嬌臉色一沉，道：「這又不是叫化子領賑濟，講什麼先來後到？咱們夫婦看得起你，才跟你稱兄道弟客客氣氣，你別得了臉還賣乖，眞以為自己是個人物。」

這女人不僅出口尖酸刻薄，性情也令人捉摸不定，先前還是笑臉迎人，突然一翻臉，竟變得六親不認了。

章冰岩本想委曲求全，聽了這話也忍耐不住了，脚下倒退一步，寒光繞身，護手雙鈎已撤到手中，冷笑道：「章某雖不算什麼人物，却也不是怕事的懦夫，二位如此盛氣凌人，未免太過份了。」

歐陽玉嬌厲聲道：「章冰岩，你若是識趣的，現在快滾還來得及，否則，就別怪咱們夫婦不念舊交情了。」

章冰岩咬咬牙，道：「要我放手，除非先問問這對護手雙鈎。」擧手一揮，兩名弟子霍地分開，佈成了聯手合擊的陣式。

歐陽玉嬌哼道：「你一定要自尋死路，那就怨不得人。」說着，姍姍移步直向章冰岩走去。

她一身宮裝鳳冠，頭上揷的，衣上佩的，全是翡翠瑪瑙，珍珠寶玉，擧步之際，步搖顫動，環珮叮噹，就像混身掛着樂器，聲音十分悅耳。

章冰岩却顯得神情極度緊張，不由自主又退後了一步。

歐陽玉嬌停住脚步，忽然迴目一笑道：「章大俠，要動手就請呀，幹嗎儘往後退呢？」

章冰岩額上已溢出冷汗，飛快掃了柳天鶴一眼，沉聲道：「柳兄怎不一齊下場？」

柳天鶴微笑道：「咱們不想倚多爲勝，你若能勝了小妾，兄弟自然會下場的。」

章冰岩道：「可是咱們師徒的『蜈鈎陣法』却不慣單打獨鬥，對敵一人是六鈎連環，對敵一百人也是六鈎連環。」

柳天鶴含笑頷首道：「這個不須解釋，小妾如沒有把握，兄弟也就不放心讓她單獨下場了，章大俠休存顧忌，只管放手施爲吧。」

章冰岩情知已無法罷手，心一橫，冷哼道：「既如此，念在大嫂是女流之輩，咱們師徒讓她先出手。」

歐陽玉嬌却格格的笑了起來，道：「女流之輩難道就不是人了嗎？章大俠眞不愧是位君子——」最後一個「子」剛出口，突然柳腰輕擺，掀身而上，手中玉如意業已閃電般點向章冰岩的前胸。

章冰岩做夢也沒有想到她會猝然出手，欲待擧鈎封架，事實上已經來不及了，忙不迭縮胸吸腹，踉蹌閃退。

兩名中年漢子同聲暴喝，鈎光閃動，急急出手夾攻。

誰知那歐陽玉嬌進得快，退得也快，玉如意一招點空，手臂疾沉，身子已風車似的轉了過來，「叮叮」兩聲響，恰好擋開了兩柄護手鈎。

兩名中年漢子並不敢硬拚，雙鈎半旋，稍沾即退，配合得十分嚴密。

章冰岩却趁此一緩之際，站穩了脚步，兩柄鈎左攻右守，一口氣連環發出了十餘招。

這十餘招一氣呵成，勢若滾滾大河，幾乎逼得歐陽玉嬌毫無還手喘息的機會，三個人六柄鈎，互相配合，圍着天井轉了大半個圈子，滿院盡是鈎影寒光，裹得風雨不透，眼看歐陽玉嬌已經落在下風了。

但柳天鶴側目而視，抱笏閑作壁上觀，不但毫無出手相助的意思，臉上更浮現着怡然的笑容。

章冰岩一直對柳天鶴十分憚忌，決心儘快解決了歐陽玉嬌，然後合三人之力，對付柳天鶴。

意念及此，殺機頓起，口裏一聲大喝，突然挫

腕收招，斜退了半步。

這一聲大喝和突然撤招，正是他們師徒三人之間的暗號，果然，他喝聲一出口，兩名中年漢子同時頓足騰身，人鈎合一，化作兩股銳利的光影，電掣般向歐陽玉嬌凌空撲擊而下。

雙人四鈎凌空飛擊，宛如兩道利剪由上向下絞切，又像一對飛天蜈蚣的巨鉗分襲合圍，陣中人無法硬接空中的攻擊，只有後仰和側避二途可循，而章冰岩的兩柄利鈎，却正好在旁邊等着，對方一動，殺手立至，令人防不勝防——這在「蜈鈎陣法」中有個名字，叫做「滿天彩虹遍地光」，縱或不死也受傷」。

章冰岩名號「飛天斷魂鈎」，在師徒三人聯手合擊之下，這一招「滿天彩虹」，不知毀過多少武林高手，此時施展出來，陣中的歐陽玉嬌果然有些手忙脚亂了。

只見她擧起玉如意橫護頭頂，上身微仰，一連向後退了兩三步，整個下盤空門大露。

章冰岩心裏暗喜，一擺雙鈎，探身而上，鈎鋒疾掃歐陽玉嬌的腿彎。

招已出手，才低聲喝道：「大嫂當心了。」

說時遲，那時快，眼看鈎鋒就要掃中，歐陽玉嬌突然格格一笑，玉如意向下一沉，「叮噹」兩聲，轉開了章冰岩的雙鈎，同時左手揚起那條紅綢巾，迎着凌空飛來的兩名中年漢子輕輕一抖。

那兩名中年漢子正全力下撲，忽然嗅到一股淡淡的香味，兩個人竟像兩截被鋸斷的木頭，「蓬」然從空際直摔下來，伸了伸腿，便僵臥着不動了。

歐陽玉嬌飄退到五尺外站住，擧手理了理鬢髮，嫣然露齒一笑，道：「章大俠，實在對不起，奴家一時失手，可不是有意要傷他們。」

柳天鶴微笑道：「這也沒有什麼，動手相搏，兵刄無眼，難免總有失手的。」他說話時語氣曖昧，既像是安慰自己的妻子，又像是代替章冰岩回答，完全以局外人的立場在作評論。

章冰岩冷哼道：「軒轅十二友乃是成名高人，想不到竟也使用迷香藥物，縱然勝了，也算不得英雄。」

歐陽玉嬌尖聲道：「喲！章大俠千萬別弄錯了，奴家是用髮上珠簪僥倖得手的，可不是依靠什麼迷魂藥物呀！」

柳天鶴又含笑接道：「章大俠最好先檢視一下貴屬的傷口，自然就明白了。」

章冰岩俯身查看，臉上不禁勃然變色。

他原以爲兩名弟子僅被迷香薰暈，即使落敗，尙可全身而退，誰知這一看，才發現兩名弟子咽喉上各揷着一支珠簪，早已氣絕身死。

敢情那歐陽玉嬌竟在揚起迷魂綢巾中的時候，業已暗下毒手，不但將人迷倒，更且要了兩人的性命。

章冰岩氣憤塡膺，眼中幾乎噴出火來，但想想自己人單勢孤，決非柳天鶴夫婦的敵手，無可奈何，只得强忍怒火，緩緩點了點頭，咬牙切齒道：「很好！章某人今夜認栽了，咱們錯開今天，那裏遇上那裏算。」探手挾起兩具屍體，便想離去。

歐陽玉嬌揚手叫道：「喂！慢些走！」

章冰岩頓住了身子，怒目道：「二位還想怎麼樣？」

歐陽玉嬌道：「你要走可以，奴家的兩支珠簪總得還給我，那是拙夫購贈的東西，丢失了，不太好。」

她索取兩支珠簪是假，藉此折辱章冰岩才是眞意。這等於殺人之後，還要對方將刀上血漬擦乾淨，對一個業已認敗服輸的武林人物而言，實在是最大的侮辱。

章冰岩一陣急怒攻心，仰面厲笑道：「二位若能將章某人留下來，別說是兩支珠簪，命也可以拿去。」

笑聲中，雙脚一頓，身形遽起，逕自飛身向屋頂掠去。

歐陽玉嬌冷笑道：「你以爲咱們留不下你嗎？」螓首一擺，髮上三支珠簪破空飛射而出。

章冰岩兩脅各挾着一具屍體，無法擧鈎格拒，身形急向屋瓦上一伏，三支珠簪貼着頸後擦過，僅毫釐之差，險些射中了腦後「對口穴」。

歐陽玉嬌嬌喝道：「奴家倒要看你能躲過多少？」把頭連搖了幾搖，滿頭珠簪、金釵、玉搔頭……甚至髻上冠花，一齊電射了過去。

那些價値連城的珠花金簪，不下二十餘件，竟像滿天花雨般將丈許方圓內全部罩住。

章冰岩情急，只得使了個「怪蟒翻身」，挾着兩具屍體一滾，只聽「撲撲」連聲，數十件釵簪暗器盡皆射在兩名弟子屍體上。

歐陽玉嬌見暗器落空，不禁惱羞成怒，倒提着玉如意便想追上屋頂。

忽聞一聲響亮佛號道：「阿彌陀佛，殺人不過頭點地，歐陽施主休要逼人太甚了。」

隨着話聲，一個白眉長臉的老和尙，手持禪杖從店門外緩步走了進來。

這和尙混身枯瘦如柴，皮膚黝黑似漆，身着墨色袈裟，手裏那柄禪杖也是烏黑色，黑夜中看去，只能辨認出兩道白眉和一對精光熠熠的眼珠子，幾乎看不見他的身體。

（未完待續）

兩期完巨型武俠小說

獅頭大俠（上）

蕭逸•文
培新•圖

前引

明朝武宗三年，奸宦劉瑾當朝，恃寵弄權。執朝士三百餘人下獄，大肆排除異己。其手下得力鷹犬——蒲松明，坐鎭雲南，官稱雲南布政吏。與劉瑾上下串通，朋比爲奸。忠貞有爲之士，多遭殺戮，寃聲載道，民不聊生，形成開明朝以來，一種少見的黑暗混亂局面。

人頭上壽

壯觀宏偉，美輪美奐的布政使官邸，沉醉於笙歌艷舞，歡聲雷動之中——

兩名靑衣小厮點着了一串長鞭炮，爆竹聲中，布政使蒲松明穿着一襲大紅色的官服，來到了大廳，在正前方，懸有斗大的一個「壽」字屛前，坐了下來。八名侍衞，其中四位不帶刀的，緊緊貼着他垂手侍應。四位帶刀的左右分開站着。紅燭閃爍着那幅兩丈有餘，精工繪製的「痲姑上壽畫」。兩側的壽桃壽麵像小山一樣的聳立左右。

李管家提高了嗓門，高宣一聲：「奏樂！」

兩廂的笙管鐤笛立時吹奏起來，幾名嫵媚俏麗的丫嬛，手托着點心果子盒子，蝴蝶穿花也似的週旋在人叢裏。

在李管家的唱名之下，那幾名朝廷大員，地方仕紳，巨商大賈……一一趨前，向着高踞在上的蒲大人拜壽，行禮如儀。

巨大的宅院裝飾得煥然一新。到處披紅掛綵，在今天——蒲大人六十花甲大慶的日子裏，誰不討個彩頭，沾點喜氣？於是上下一體，集體同歡。

聽差小子們在門房裏聚賭。僕婦丫嬛們在後院侍候着太太娘兒們打牌，不管是那個贏上一把，嚷上一聲：「有賞！」大把的銀錁子撒豆子一樣的拋下來。瞧瞧；那幾個花枝招展的丫嬛們，笑着、叫着、扭着、搶着……此間此刻，人慾橫流，還說什麼禮制體統？

走進了那描繪着「八仙過海」的月亮門拱門，進到了內院，冬靑樹兩行綠油油的衍生着，翠草如茵，花開似錦。兩個穿着紅綠的大丫嬛，正在揀着櫻桃。一個爬在樹上摘，一個只管抬着手搖。兩隻白毛的獅子狗繞着櫻桃樹打轉兒。狺狺的直叫喚。

這是蒲大人素日最喜歡逗留的「紅櫻閣」。七姨兒、八姨兒都住在這裏。

在昔日，蒲大老爺一回來，卸下了官服，一頭就往這裏面鑽，那「軟紅廳裏」七姨兒嬌滴滴的喚上一聲「老爺……」眞能把老爺一身骨頭都叫酥了。

只是，這兩天碰上了他老人家的六十大慶，可就不得不分點兒神，顧了東，可就顧不了西啦！

既然是這個樣，豈不是冷落了一對美人兒？事情可眞巧，爸爸忙，兒子可是忙中有閒。大少爺蒲方，剛從昆陽任上回來。給父親上過了壽，可就溜進這「紅櫻閣」裏來了。他們父子畢竟有相同的地方。起碼眼光都差不了許多。大老爺於十二金釵行中，獨獨偏愛這七八姨兒，大少爺也不例外！

× × ×

在一片鶯聲燕語之中，大少爺蹣跚着摔了個大馬扒，七姨兒、八姨兒拍着手笑得全身打顫。

一個丫嬛跑過來，重新把幪在蒲少爺臉上的汗巾繫緊了，拍拍手，大少爺嘴咧着，幌幌悠悠的又站了起來。他說：「妳們別施……施壞。告訴妳老七……老八。我抓着妳們可……可是不饒妳！」

大少爺人長得俊，可就是嘴有點結巴。雖說是美中不足，比起他們那個大肉頭的爹來，可是強多了。這時就見他，一個虎撲式，差一點抱着了七姨，嚇得七姨尖聲怪叫，丫嬛婆子哄堂大笑。

大少爺爬了起來，認準了地方，第三次撲上去，八姨兒一扭纖腰，閃了開來，眼看着蒲大少爺一頭扎進了錦羅大幔裏頭去，一傢伙就扒下了。

八姨兒笑得直喘氣，一面拍着手，嬌聲嚷道：「我的好少爺……別現眼啦，在這兒哪……」

七姨兒也嚷着道：「別氣餒，再來呀……」

丫嬛們滿屋子亂跑，東拍手，西拍手。笑着、嚷着，可就是一樣，大少爺却怎麼也起不來了。

七姨兒嬌哼了聲道：「哼！別裝死耍賴……」說時，躡手躡足的走了過去，照着大少爺的腿上踢上一脚，趕緊就跑，可是回過身來看看，大少爺還不見動彈。

八姨兒走過來，一撇嘴說：「不來就算啦，裝的那門子蒜呀！」

一伸手刷的揭開了幔子，頓時——她面色慘變，發出了鬼也似的一聲尖叫。

大家也都看見了，大少爺的人頭沒有了，碗大的一個血窟窿，鮮血直往外冒着射。

七姨兒又是一聲尖叫，向後一仰身子。頓時昏死了過去。八姨兒猛一抬頭可看見了一樁怪事——一個披着金色獅子長髮的怪人，手裏提着血淋淋的一顆人頭，怒鷹也似的掠上牆頭，在不及一尺的牆頭上疾足快行，如履康莊大道。

八姨兒尖叫了一聲道：「快拿賊呀——」

丫嬛婆子一氣的也都叫了開來。眼看着那個手提人頭的獅頭怪人，拔身如長烟一縷，已然落在東邊「白虎節堂」的閣簷之上。

叫聲驚動了三四名裏院的侍衞，匆匆的趕到這側。目睹如此，也只有乾瞪眼兒。原因是那閣簷太高了，誰也沒法子縱身上去，乾看着那獅頭怪人一路縱馳如飛，倏起倏落的出了院牆，直向前院大廳翻落而去。

喊殺聲跟進了前院——

在前院，大廳裏拜壽的隆重場面，正進行着，負責掌管全府安危的兩名內侍頭兒「金頭鷹」左飛、「血手」馮四海，此時都聞聲而驚，匆匆趕到了現場。

一名侍衞大聲嚷道：「不好，內院裏鬧賊啦——」話才說了一半，却叫「血手」馮四海一手掩住了嘴，沉聲道：「混蛋的東西，一點屁事瞎嚷，嚷些什麼？也不看看今天是什麼日子。滾！」

那名侍衞垂手後退，面現驚惶的道：「回馮頭兒的話……那個賊可是殺了人啦！」

「血手」馮四海一怔道：「殺了人？」

那名侍衞面上變色，吶吶道：「大……大公子在紅櫻閣……軟紅廳裏……被人殺了！」

馮四海臉上神色立時一變道：「什麼時候的事？」那侍衞道：「剛……才……」

「金頭鷹」左飛咬牙道：「該死的東西……人呢？」那衞士道：「那個賊……來到了前院，可就看不見啦！」

左飛上前一步，抓住了他道：「不要嚷……聽見沒有？這件事先別忙着回大人，知道不知道？」

衞士點頭道：「是……是……」

「金頭鷹」左飛面色鐵青的看着馮四海道：「這是怎麼說的？……咱們還是保護大人要緊！」

「血手」馮四海道：「我去請木大人去，你千萬可看緊了差事！」

左飛點點頭，馮四海轉身走了。

「金頭鷹」左飛轉臉招呼一名侍衞道：「去調三十個人來，千萬不要驚動了客人！」

侍衞應聲告退，左飛向大廳邊上轉了個圈兒，抽個冷子「颼！」一聲縱身上了四丈高的大廳閣簷，四下一打量，別說是刺客了，連隻貓都沒有。

所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金頭鷹」左飛可是知道，現在再想拿兇手，已經太晚了。他嘆息了一聲，由廳簷上飄身而下，身子像是四兩棉花一樣的輕飄飄地，落地無聲，好身手。

× × ×

大廳內，各方的賀客，仍是亂哄哄地，大家魚貫而入，由李總管高聲唱名，一一趨前向着高高在

上的布政使蒲松明拜壽。隨客而來的壽禮，也都由蒲大人親自過目，向來客親致謝忱。兩側堆積着各色的壽禮，琳瑯滿目，不一而足。

大少爺遇刺失頭的事，暫時還沒有傳進來。所謂「家醜不可外揚」，尤其是今天這種日子，一旦張揚開來，未免「佛頭着糞」大煞風景。

只是，整個布政使官邸，除了壽堂裏，絃歌不輟。其他的地方，都顯著的看出緊張的情形了，四十名帶刀的衞士，已經把整個大廳前後，都護得死死的。

大門外，也加上了一小隊子長槍手，在某些來此賀壽的客人眼中，未免有些兒好笑，因爲今天這種日子，布政使實在不必要擺這個譜兒，其實誰又知道府裏會發生了這麼一件驚天動地，駭人聽聞的大事？

在劍拔弩張的一派緊張情勢之下，來此的賀客仍然是絡繹不絕，鮮車怒馬，彩轎如雲，一一被接待着，步入壽堂。

此時此刻，一名身材偉岸，年約二十四五的青衣少年，夾在人羣裏，步向大門。

少年雙手捧着一個金漆木盒，十分恭謹的來到了門前，門上不敢怠慢迎上問道：「那裏來的？」

青衣少年道：「我家老爺隨後就到，先差小人送上賀禮一份，請那位老兄轉上去！」

走過了一名聽差的，長方臉，吊客眉。他是蒲大人的貼身長隨，名叫「順子」。一伸手接過了那個金漆盒子，掂了掂挺沉。

青衣少年謙卑的笑道：「小心，別摔破了！」

順子一看匣子上的拜帖，三個大字「金天秋」，正想盤問幾句，無意中眼光瞧見那拜帖左下方，寫着賀禮的名稱——「翡翠西瓜一枚」。他臉色馬上溫和下來，本想揭看的手也鬆了下來。

他雙手捧着匣子，含笑向那青衣少年道：「好重的一份禮。小兄弟請進來用杯茶。我這就親自把禮物送上去，大人八成還有賞！」

少年彎身道：「小人還有事不敢逗留，告辭！」說罷，拱拱手，一轉身就走了。

順子怔了一下，還想招呼他，却見那長身少年在人羣轉幾轉就不見了。

順子捧着這份重禮，可不能多躭擱，萬一不小失手砸碎了，乖乖，腦袋瓜子可就別想要了。

他小心翼翼的捧着匣子，一路走進了壽堂。

壽堂裏，那位布政使官邸的大管事李管家，手捧着賀帖，正在大聲宣報着：

「王大人××，賀儀珍珠一匣。」

「西門秦大人孝威，賀禮玉屏風一扇，黃金二百兩。」

……不一而足，順子恭謹的把這位「金天秋」的賀帖遞上去。

李管家接到了手裏，看了一眼扯高了喉嚨，大聲喧嚷道：「金天秋賀禮——翡翠西瓜一枚——」

全廳頓時一片肅靜，遂接着爆出了一陣亂囂之聲。

高坐在上的蒲松明，聞誦之下，心花怒放，他雖然一時還弄不清楚「金天秋」是何許人，可是那「翡翠西瓜」却是聽在耳朵裏，十分的受用。

蒲大人揚揚手，低聲道：「拿上來！」

李管家望着順子道：「送上去，小心差事！」

順子舉案齊眉，道：「是！」

然後，一步步走向高高在上的壽座面前，蒲大人早已迫不及待的伸出兩隻手接過了那講究的金漆匣子。

整個壽堂裏，不下數百個賀客，一時沉默無聲，大家的眼睛，全都集中在那個盛裝翡翠西瓜的金漆匣子上，都想開開眼界，見識一下這名貴的賀禮——「翡翠西瓜」。

蒲松明臉上那份自滿自傲，得意的神情可就別提了。

把金漆的匣子放在壽禮長案上，含着笑臉，兩隻手慢慢的揭起匣蓋，才啓一縫，一股血腥味透匣而出。

蒲大人頓時一驚，猛一揭蓋，「啊呀！」的一聲大叫，觸目所及，木匣內所置，竟是血淋淋的一顆人頭。

這顆人頭，蒲大人像是認識的，他打了一個冷戰，用着顫抖的雙手捧起了那顆人頭，細一過目，剎時間面色慘變，驚叫道：「兒——啊！」

身子一軟，頓時倒地昏死了過去。

那顆捧在手裏的人頭，咕嚕嚕的滾下了壽案，正向大廳正中滾去，鮮血淋漓，觸目驚心。

在場衆人，目睹及此，無不大驚失聲，一時衆聲喧嘩，亂成了一團。

兩名長隨摻起了蒲大人軟綿綿的身子，使之靠在鋪有猩紅軟墊的太師椅上，蒲大人這才三魂歸竅，長抽了一口氣，幽幽的甦醒了過來。

睜開了虛腫的水胸雙眼，蒲松明顫聲道：「傳見木天雨……他們進來！」

衞侍「喏！」的答應了一聲，正要轉身，那叫「木天雨」的人，已同着「金頭鷹」左飛，「血手」馮四海，三個人快步走了進來。

走在最前面，白髮蒼蒼，目如鷹鼻如鉤的矮小個子的老人，正是蒲松明重金禮聘，敬爲神人的江湖奇人，人稱「鐵手神釘」的木天雨！

至於另兩個人，「金頭鷹」左飛，「血手」馮四海，也無不是武林中重金聘請來的所謂的「武林高手」，只不過這三個人投効了蒲松明之後，也都加封了一官半職，如同「木天雨」此人，就有一個「團練都頭」的官名，所以上上下下都稱其爲木大人，提起木大人來，誰不敬畏三分？

大家都知道這位木大人身手極高，來無影，去無踪，他下榻在西廂的「冬暖閣」裏，平日除了蒲大人與左飛，馮四海等數人之外，誰也不能妄入一步，至於他武功如何高强，却是誰也不曾見過！

木老頭匆匆率領着左、馮二人來到了蒲松明金案座前，彎身愧疚的請安道：「卑賤該死，大人受驚了！」

蒲松明禁不住兩行熱淚奪眶而出，指一指地上的人頭，吶吶道：「你們來……看……」

「血手」馮四海趕忙拾起了人頭，用前襟裹包住，跪地叩頭道：「卑職該死，卑職該死！」

「金頭鷹」左飛也跪下來，垂首不語，他們兩個是直接掌管府邸安危的侍衞頭子，責無旁貸，罪不可逭。可是此時此刻，蒲松明的心早已碎了，那裏再顧及責罰他們。

帶着七分昏沉，三分晃悠，蒲松明活死人一般的靠在太師椅子上，他面無人色的道：「是……誰下的毒手？……兇手抓着了沒有？」

「鐵手神釘」木天雨搖搖頭，長嘆一聲，轉臉看着左馮二人，冷笑道：「還不據實回禀！」

「金頭鷹」左飛叩了個頭，呑吐着道：「卑職該死，只顧了前院，未曾注意到後院——」

木天雨叱道：「混蛋，來的人是什麼樣，你也不知道？」

左飛對於上座的蒲松明只不過心存怯畏，但對於這位「團練都頭」木天雨大人，可是打心眼兒裏害怕。當下聞聲色變，垂首道：「回木大人的話，來人顯然是精于武功的高手，據說是一個頭披長髮的獅頭怪客——」

話方及此，全堂震驚，紛紛低論私語起來。

蒲松明這才忽然想到了此刻處身之地，勉强站起身來，揮揮手，有氣無力的道：「大家請回去吧……家門生變，招待不週……」

左，馮二位站起來，左右兩邊摻扶着他，木天雨緊隨其後，一行人步出廳堂，直向內宅進入。

廳堂內的高朋貴友，不歡而散，樂聲停奏，唱歌的也不唱了，好一個「大上壽」！眞正是「焚琴煑鶴」煞透了風景！

鐵手神釘

在蒲松明的花廳裏，這位布政使大人像是洩了氣的皮球也似的攤坐在籐椅上，一雙原來已是虛腫的眼睛，此時看上去，簡直像是兩隻水蜜桃……

他的夫人秦氏，坐在另一張椅子上哭成了淚人似的，兩丫環在侍候着她，一個給她揉心口，一個給她在背後搥背。

另一張椅子上，那位神武營的「團練都頭」木天雨陪侍端坐，「金頭鷹」左飛，「血手」馮四海，侍立左右。

蒲夫人哭得是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女人家說話，有時候是不分輕重的。

她指着木天雨，哭說道：「滿以爲請了你這位有本事的人……家裏就太平了，誰知道……你看看，連我兒子的命都陪上了……我已經快六十的人了，就這麼一個兒子，這可怎麼得了啊……我的兒呀……」哭聲震天，眞是名符其實的「號喪」！

「鐵手神釘」木天雨緊皺着眉頭，一言不發，這位蒲太太可是愈哭愈帶勁，哭得一旁的蒲大人更是心煩氣躁，他猛然的一拍椅子，大吼道：「不要哭啦——」

像是晴天一個霹靂，蒲太太嚇得一楞，倒是眞的不再哭了，只是瞪着蒲松明發呆。

蒲松明大聲道：「哭！哭……就是知道哭，哭有什麼用？人已經死啦，還能再哭活？」

蒲太太道：「我哭我兒子又犯法了？……你是鐵打的心，我可是肉作的……一天到晚往家裏請人，有本事有能耐……有個屁用……現在可好！」

嘴一咧，鼻子一抽，「哇——」一聲又哭了起來。蒲松明重重嘆了一聲，站起來在花廳裏揹着手走了一圈，回過頭來看着木天雨道：「木都頭，你看這件事怎麼辦？這個刺客是那一條路上的？你們可知一些眉目沒有？」

「鐵手神釘」木天雨被蒲太太剛才那幾句糟塌，心裏老大的不高興，素日在江湖上，也沒有誰能對他這麼說話，只是眼前却不能不忍下這口氣。

聽了蒲松明的話，他那黃薑也似的老臉上，裂開了兩道冷笑，鼻子裏哼了一聲，道：「大人要問他是那一道上的，我看倒大可不必，只想想看以前可曾結過這麼一個仇家沒有！」

蒲松明面色一變，冷冷的道：「本座爲官法正，那有什麼仇家？木都頭你說笑了！」

木天雨搖搖頭道：「大人請想，這人姓金，可曾是那金衣恩……的什麼人……不成？」

一提起「金衣恩」來，蒲松明一張臉，立時變成了蒼白，身子一軟，一下子坐了下來。

是十年前的事了，那時金衣恩是雲南地方的總

兵官，頗得地方人民的愛戴，而蒲松明不過是一員副將，爲了謀奪其位，在某一平荒的戰役中，蒲松明出賣了這位長官，爲金衣恩加上一頂「通敵賣國」的大帽子，使金衣恩含恨以終罪至滿門抄斬……

這雖然是一件當年的舊事了，可是每一念及，仍然使得他有些毛骨悚然，現在木天雨猝然提起了這件事，道出了刺客的姓名「金天秋」，怎能不令他大爲驚心！

木天雨冷冷一笑道：「大人請想，設非是當年金衣恩的後人，何人與大人有此深仇大恨？」

蒲松明坐正了身子，半天沒有說話，過了一刻才慢慢的點點頭道：「你說的不錯，一定是金衣恩的後人……只是金衣恩滿門抄斬，我曾親目所見，却不曾發覺一人漏網……怪了！」

木天雨冷然道：「不然，當年金衣恩滿門抄斬時，我在貴州，曾風聞他有一子漏網，在十萬大山之內，得遇異人學習絕技……」

蒲松明呆了一下道：「哦——」

木天雨道：「因此，推想起來，這金天秋必是當年那條漏網之魚了！」

蒲松明淡淡的嘆息一聲，看着木天雨道：「以你之見，這金天秋武技如何？」

木天雨道：「武功不得而知，如以輕功論，確是武林之中第一流傑出的高手！」

木天雨臉色頓時又是一變，却冷笑道：「比之木都頭你如何？」

「鐵手神釘」木天雨仰天一笑，聲震屋瓦，全然不曾設想到對方此刻的心情和自己的立場。

笑聲一歛，這老頭兒滿臉不屑的道：「自從大人禮聘我來此以後，都是竟日無事，即使有個毛賊，馮，左二位應付已是遊刄有餘，我這個老頭兒顯然倒是多餘了，這件事來得正好，我老頭子多少也可以派上些個用場，別叫人家門縫裏看人，把我都給瞧扁了！」說完這番話，兩手按着椅把子，禁不住又自嘿嘿低笑了起來！

蒲松明道：「只要木都頭有此自信，本座倒是信得你過，此事非比尋常，木頭兒你要多費些心神才好！」

木天雨獰笑道：「大人萬請放心，這金天秋不來便罷，若能再來，我必要他死在我這『鐵手神釘』之下！」

蒲松明皺了一下眉道：「只怕防不勝防！」

「不然！」木天雨胸有城府的冷笑一聲，沉聲道：「我料定他三天之內必會再來！」

蒲夫人聽到此言，嚇得頓時全身戰抖了起來，蒲松明也顯然吃了一驚，他到底是武人出身，凡事還沉得住，聞聲站起道：「眞的？」

木天雨道：「前次他割頭示警，依江湖慣例，三日之內必得來取大人性命！」

蒲松明退後一步，却不禁嘿嘿有聲的獰笑了起來，連連點頭道：「好……好……我倒要見識一下這金天秋，到底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

蒲夫人却變色道：「老爺，你還是躲躲吧！」

蒲松明直着眼道：「有什麼好躲的？我就在這裏等着他——」話雖是這麼說，可是心裏却也禁不住有些害怕。

「鐵手神釘」木天雨道：「大人萬金之軀，豈能以身涉險？關於這件事卑職有個好主意，——」言罷，走過去附在蒲松明身邊，輕聲說了幾句話，蒲松明連連點頭道：「好！就這麼辦！」

又向木天雨道：「一切就請你去做，用多少人只管提調，務期要拿住了這個刺客——」

冷笑一聲又接下去：「我要把他分屍萬斷！」

× × ×

明月透過了軟香紅羅的紗窗，在婆娑的燭光之下，可以清楚的看見蒲松明側身的睡姿。

這時，四下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音，只有小虫兒唧唧喳喳不停的哼叫聲。

兩名佩帶着長刀的衞士，手握住刀柄，來回不停的在窗前巡行着，足下甚輕，大概是怕驚醒了睡夢中的蒲大人。

另一面，那月亮的洞門兩側，各擗置着一盞桶狀的長形紗燈，燈罩上皆有紅漆書寫着一個「寢」字，燈下左右亦侍立着兩名帶刀的衞士。

看來，大概是因爲經過了蒲大公子的遇刺之後，蒲府裏已經採取了嚴厲的防守措施。

一片烏雲緩緩的自當空移過……

這一刹時，天地是朦朧的，明月無光，大地黯然……驀地——

一條快速的人影，巨鷹也似的撲上了花廳的側面閣簷，身形之快，眞令人「嘆爲觀止」！

疾風吹開了烏雲，天地之間，重新又回復了光明，當那輪皎潔明月復出雲層之時，那夜行人快似飄風的身子，早已自閣簷上潛身而下，身形再閃，已然置身在一片紫籐花架附近。

月光之下，可以淸楚的看見他披在腦後；閃着金光的長髮，蓬亂的滋生着，活像是一隻人立的大獅子。

透過那一叢紫籐花的勁葉，正面看，這個人約有六尺四五的身材，猿臂蜂腰，目光炯炯如電，只是那前後散披的長髮太長了，難以窺出他掩藏在獅髮之內的廬山眞面目！

畧一窺伺之後，他身子再次的騰空而起，這一

次看起來，似乎更快更疾，只一閃，已然來到了那月亮扇門前。

侍立在門側左右的兩名衞士，幾乎是同時發現了他，嚇得大驚失色，雙雙探手拔刀，可是那裏還來得及？

獅頭怪人猝然出手，疾同電光石火，只見他雙掌同時探出，叉開十指，只一掌，正正擊在了兩名衞士的面門之上，二衞士連半聲也未曾哼出來，側身就倒，可是不及倒下，都爲獅頭客箕開的雙手，緊緊的抓住了下盤，他輕抒鐵腕，已把二人拖向暗處，平平整整的擺倒在地！

那兩名衞士被他鐵掌巨力一擊之下，早已震裂了腦骨，死于非命！

獅頭怪客不過是探手的功夫，已然連斃二命，他也不多作停留，第二次拔起了身子。

像是長烟昇空般的，已然拔昇在一棵修柏樹的頂梢！

那柏樹頂尖兒微微向下一彎，隨即向空彈起，借着這一彈之力，他那巨大的身子第三次的騰起來，却直向着蒲松明睡臥的寢室窗前落下來。

兩名帶刀的衞士，乍然警覺，低叱了一聲，同時亮刀而出。

可是只同先前一般模樣，獅頭怪客下來的勢子是那麼的快，兩口屠刀才遞出了一半，却見那怪客伸出的一雙鐵腕，像是兩條扭曲不已的大蛇似的；已然避過了刀鋒，駢指如電只一點。

兩名持刀的衞士只覺得胸前一痲，頓時僵立當場，動彈不得！

獅頭怪人身子再也不多停留，隨着他抖出的一口長劍，窗上的輕紗霍地裂破開一條長縫，那怪人連人帶劍已然闖了進去！

寢房內，蒲大人側身在牀，仍然是先時的睡姿，在兩盞高脚燈的映照之下，他全身覆蓋着繡有龍飛鳳舞的錦緞大被，但見其頭上微現花白的髮髻！

獅頭怪人冷笑一聲，道：「蒲松明，你的死期到了！快快醒來！」

牀上的蒲松明顯然沒有動靜，獅頭客身形一閃，已到了牀前，左手一伸，猝然揭開了那張龍鳳緞被！

就在揭開被子的同時，牀上那人，伸腿挺身，好一招「鯉魚打挺」，已然躍身而起。

隨着一聲沙啞的狂笑，這人大聲的叱道：「好小子，得隴望蜀，打！」

「打！」字一出口，「哧—哧—」兩股疾勁的風力，帶着兩根長近半尺，漆黑如墨釘狀的玩藝兒，直向着獅頭客面門，前胸，同時射到！

獅頭客猝驚之下，心知自己一時大意，中了對方誘敵之計，不禁大怒，長劍疾出，直向着飛來一雙暗器之上磕去。

在他想像之中，不過是尋常的喪門釘之類的玩藝兒。

誰知那暗器甫一與劍鋒交接之下，才忽然發覺出來，有異於一般。

劍鋒過處，那兩枚釘狀暗器，迎双而折爲兩截，敢情已非是金屬所鑄，像是木質的東西，隨着獅頭客的劍鋒斬擊之勢，那斬斷的小截暗器，驀地跳射而起，只一閃，已臨身前。

獅頭客暗驚之下，只覺得尖風透衣而至，他猛可裏提骨收肌，只是却來不及了。

帶着尖銳的疾風，那兩截斷釘之一，破衣而過，緊緊的擦着獅頭客大腿皮面劃過去，同時，那僞裝蒲松明的怪老人木天雨，發出了一陣怪笑聲，乍然由手中抖出了一根寒光刺目的「十三節亮銀鞭」，滿頭帶臉嘩啦啦的揮打而下。

獅頭怪客，彷彿覺出左腿上微微一痲，並不曾感覺到任何痛苦，敵招緊迫，他翻身倒仰，在木天雨的亮銀鞭照顧之下，怪蟒也似的反穿而出，嘩啦一聲！窗框盡碎，整個人已翻了出去。

在一片燈光照射之下，一人飛星般的自空而起，這人手中所持的是一口三尺四寸寬的「爛銀刀」，隨帶着一股刀風，破空直下，「刷！刷！刷！」一連三刀。

三刀像是呵成一氣，三片閃光，三處部位，輕飄飄，寒凜凜，名爲「雪花三刀」。

來人正是蒲府侍衞頭之一的「金頭鷹」左飛，這「雪花三刀」正是極其得意的招式，三刀連成一式，看過去嚴絲合縫，眞有「飛毛斷羽」之感！

可是，這「雪花三刀」今天施展在來人獅頭客身上，可就不像是這麼回事了。

眼看着那獅髮怪人在刀光環繞之中，身子一陣飛旋，三刀刀刀奇險，却是連對方衣邊也不曾沾着一下。

「金頭鷹」左飛向外一撤身，口中叱了一聲：「射！」

排空而來的是一陣尖銳的風力，夾雜着無數的飛矢，把獅頭客躍起的身勢硬硬的壓了下來。

那獅頭客在長劍揮動之下，來犯的箭矢，全數斬落。

眼前一片燈光輝煌，在成百的兵戎衞士擁侍之下，正中端坐着一個身着紫緞長衣，臃腫年邁的老頭兒，正是職掌雲南軍政大權的布政使蒲松明！

不知何時，方才在室內僞裝蒲松明的那個怪老頭子「鐵手神釘」木天雨，此刻却是一派安然的守

侍在蒲松明身邊，他面帶冷笑，一言不發。

獅頭怪客霍然轉身，才發覺到前後左右，或明或暗，俱都隱藏着持械的衞士。

面對着如此情形，來人倒反而不想走了。

但聽得那蒲松明一聲斷喝道：「金天秋，在本座面前，尙敢放肆，還不丢劍跪下！」

獅頭怪客一聲朗笑道：「蒲松明，在少爺面前，你少來這一套，少爺要是把這點陣勢看在眼裏，也就不來現這個眼了！」

美人恩惠

蒲松明重拍坐椅道：「放肆！」

他身邊的「鐵手神釘」木天雨冷森森的笑道：「大人不必震怒，看我擒他便了！」

這時，另一名侍衞頭子「血手」馮四海，由樹頂上「刷！」的掠身而下。

他手中施展一口緬刀，雙手揮舞之下，匹練般的向着獅頭怪客身上捲去。

可是他身子尙未襲近，却被那獅頭怪客左手的一記劈空掌力，震得倒退出五尺以外。

木天雨一聲叱道：「你們都退下！」

然後，這老頭子帶着一臉的冷笑，幌幌悠悠的向着獅頭怪客身邊走過來。

獅頭怪人目睹這矮小的老人，每走一步，身子必晃動一下，而且地面上也必然的會留下了一個足印，正是所謂的「鐵鞋步」法，看在別人眼中，尙不足爲奇，可是這個獅頭怪人却立時感到了震驚，認爲來人是一個武林中罕見的對手！

雙方距離在八尺左右的時候，木天雨定下了身子，哈哈笑道：「金天秋，你還要與老夫動手？」

獅頭怪人冷森森的笑道：「正要請敎！」

木天雨狂笑道：「如今你已是甕中之鼈，只怕再想脫逃也是無力了，何况你已中了老夫的『天狗釘』！」

那獅頭怪人聞言顯然大吃一驚，一雙冷電也似的眸子，透過長髮，逼視着木天雨，道：「這麼說，你就是出入蠻荒的『鐵手神釘』木天雨了？」

木天雨嘿嘿笑道：「小子，算你還有點眼力——大丈夫行事光明磊落，何必掩飾本來面目，在你臨死之前，你不取下那些獅子毛，也叫大家見見足下你是怎麼個模樣？」

獅頭客一雙閃爍的目光，左右打量了一眼，恨聲道：「我與老賊不共戴天，你等誰要是橫加阻攔，休怪金某手下無情！」言罷厲嘯一聲，陡地騰身而起，直撲蒲松明坐處。

他起身之勢極快，可是那木天雨顯然也料定了他有此一着，長臂翻處，「亮銀鞭」刷啦啦一陣疾響，隨着他那矮小的身子，同時竄空而起。

「叮！噹！」兩聲脆響，兩條人影霍地又向兩下分了開來！

那獅頭怪客足方沾地，却又似蜻蜓點水一般地，第二次掠身而起，這一次由於和蒲松明距離較近之故，他的起勢又快又猛，快到令人甚難看清；他是如何一種身法，夾帶着一陣疾勁的風聲，活似一隻展翅的鵬鳥，呼嚕嚕衣衫飄風聲中，直向蒲松明當頭而下。

現場全體侍衞大驚，衆聲喧嘩中，但聞得一人叱道：「射！」刷刷一排箭矢，穿空而起。

「血手」馮四海，「金頭鷹」左飛，幾乎是同一個式子，雙雙左右兩方縱身而起。

左飛拿中的「爛銀刀」，和馮四海所施展一口「緬刀」，分左右同時打下，獅頭客霍地一聲厲嘯，長劍旋廻着向外一展，同時左腕指尖一揚，一劍一掌硬生生的把一雙強敵雙雙自空打落而下。

像是疾轉着的風圈，他已落下身來。

面對着的蒲松明倏地自位上站起，嚇得面無人色，獅頭客猛地一上步，掌中劍「白蛇吐信」分心就扎。

蒲松明自忖必死，慘叫了一聲，仰身就倒，猛可裏，一個矮小的人影，風也似的飄了過來。

這人只一伸手，已然揑住了獅頭客手中所持的長劍劍尖，隨着他右手的「亮銀鞭」向後一抖，已然纏圈在蒲松明的水桶粗腰之上，驀地向後一抖，蒲松明殺猪般的一聲怪叫，已被甩出了丈許以外。

「血手」馮四海迎上去，伸手接住，再也不敢停留，一路疾飛猛縱而去！

獅頭客乍驚之下，才發覺出面前那個矮小老人，仍然是木天雨。

木天雨此時揑住了他手中的劍尖，冷森森的笑道：「金天秋，你絕難逃過老夫掌握，還是丢劍認輸吧！」

獅頭客一瞪虎目，驀地自丹田之內，提出了一股眞力，可是那股眞力尙未能貫注，只覺出一陣頭昏目眩，足下不住一個踉蹌。

木天雨就勢鬆開了手，他胸有成竹的瞇縫着一對小眼，頻頻冷笑道：「你此刻身上毒傷已自發作，我勸你還是束手就擒的好！」

獅頭客此刻試提眞力之下，才知他所言果眞不假，可是就如此的束手就擒，他却是不甘心的。

隨着踉蹌的步履，他陡然大喝了一聲，用盡全身之力，霍地把身子提縱了起來，只聽見「嘩啦！」一陣瓦碎之聲，他身子已經落在了高聳的瓦簷之上。

木天雨想不到對方在毒傷發作之下，仍然有此功力，禁不住楞了一下，當他想到撲身追趕之時，獅頭客已然第二次縱身而出。

顯然地，他身子已不如先前那麼靈活了。

在嘩啦連墜的碎瓦聲中，獅頭客已然撲上了東面的大院牆，這時那武功較高的「金頭鷹」左飛和「血手」馮四海，奉命保衞蒲松明，早已深入內宅，現場所餘，除了木天雨以外，都是些庸碌之輩，那裏能够抵擋得住獅頭客如此威猛的攻勢。

立在院牆上的一隊親兵，還不及拔刀搭箭，獅頭客身子如同火星殞落一般，已然自空而墜。

在一聲淒厲狂嘯之中，只見他劍掌齊施，血光數現，已然有兩三名衞士翻下牆沿。

遂見他整個身子向後驀地一仰，雙足就勢一踹牆頭，施了一招「金鯉倒穿波」，「咻——」一聲，已然失身於黝黑的夜空之中。

這一連幾個式子，連貫的施展出來，簡直是疾快得難以令人想像！

隨着人聲的大片喧嘩，「鐵手神釘」木天雨已如同穿林的燕子一般，刷！一聲掠上了牆頭。

他面上現出一種難以克制的怒容，本來是一件十拿九穩的事情，想不到由於他的一時粗心大意，竟然會坐令對方逃出了掌握之中。

望着黑沉沉的夜空，以及牆外不遠的大片松林，木天雨恨恨的嘆息了一聲。

這時大隊兵勇擁到，燈光照耀之中，已有人抬梯子爬上了院牆。

一名哨官望着木天雨，道：「都頭，我們趕下去吧！」

木天雨冷笑道：「憑你們……哼！」

一排箭矢，漫無目標的發射了出去，像是射入了汪洋的大海，那裏有絲毫的反應。

「鐵手神釘」木天雨擺擺手道：「不用再射了，白糟塌箭，有個屁用！」

望着沉沉的夜空，這位身懷絕技的怪老頭子，喃喃自語道：「……不過此人中了我的『天狗釘』却是事實……那怕是傷了一點，要想逃命，却也是萬難不易了……」

隨後，他轉臉望向那名哨長道：「明天天一亮，多帶些人，到樹林子裏去搜，看看這人的屍體在不在裏面？」說罷，憤憤的縱下了牆頭。

此時此刻，在濃密茂盛的樹林子裏，那披戴着獅髮的刺客金天秋，正自漫無目的狂奔着。

他足下邁着淩亂踉蹌的步子，顯示出他身上所中的毒傷，發作的愈加厲害了。

這一陣長時的奔跑，足足有個把時辰……

在毒傷之下，仍然能有如此體力支持，如此脚程，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蹟……

一綫黎明前的曙光，穿枝直下。

獅頭客却在此時，再也支持不住倒了下來。

伸出一隻手，用力的摘下了頭上所披戴的獅子長髮，現出了這個人原有的本來面目，只見劍也似的長眉，星星也似的俊目，是一個難得一見的美少年。

如果再仔細的看看，回味一下，就不難想像出，這個人原來就是當初送交人頭木匣的那個青衣少年，兩個人原本就是一個人的化身！

這時，他顯現出一種極度的疲勞，通體上下，早已爲汗水所濕透，當曙光緩緩地移過時，他面上所現出的顏色，是一種近於死亡的青白色……

由此望向林外，不過是一箭的射程，而且，金天秋內心所期盼的；也是希望到達林外，可是只這一點點的願望，却難以達到！

他在散滿了枯葉的地面上，用力的爬……可是終於再次的又倒下去，這一次眞正的是不能動了。

× × ×

少女梁尙潔，是這附近出了名的美人兒，今天，她穿着一襲紫色的長裙，小蠻腰紥得緊緊的，看上去似乎更顯得標緻了。

每天，天剛亮的時候，她都會由對面的「五鳳樓」走出來，來到樹林子裏，練上一趟劍，然後再回去，帮着哥哥梁一波和小夥計「鐵頭兒三」，照顧着把店開開，這裏所賣的是出了名的好酒——「美人醉」，其實，凡是來此吃酒的客人，只要能够望上梁姑娘一眼的，不用喝酒，也就够暗自銷魂和陶醉的了。

在林子裏勉強的走了一趟劍，不知怎麼，却有一種說不出的懶散。

插劍回鞘，她微蹙着一雙杏眉，輕輕地嘆息了一聲。

「五鳳樓」的五面酒旗子，在晨風裏獵獵的飛舞着，那長長如帶的一彎溪水，無日夜不在淙淙有聲的流着。

兄妹二人本不是幹這行的，爲了某種原因跑到了這裏，却糊裏糊塗的又開了這麼一家酒樓，其實，誰又指望着這一行吃飯呢！在這種荒郊野地，一天也來不了十個八個客人，生意自然是談不上什麼興隆了。

看着東方的那輪紅日……遠處的山……蔚藍的天！一刹時，她感到了一種說不出的孤獨，儘管說兄妹二人，都有一身自負的武功，可是跳出武功之外，人生似乎還應該有許多別的東西！

而此刻，梁尙潔不由暗自忖思着：「我又在追

求些什麼呢？——」

低着頭，邁動着無力的步子，脚下是一雙深色藍布的雙面弓鞋，還是娘在世時，親手縫製的，兒時的記憶，昔日的親情，歷歷由眼前掠邊……曾幾何時，這些溫馨的往事，只能憑着回憶，平添幾許惆悵罷了。

梁尙潔抬起一隻纖纖細手，拭去了眼眶的淚痕……忽然，她定下了步子，意外的看見了什麼！

就在她身前不遠，她看見了一個倒在地上的人，像是死了一樣的，直挺挺的躺着。

梁尙潔緩緩的走過去，低下頭細細的打量着。

這個人好像還沒有嚥氣，在她低頭看望之時，却張開了眸子，他那含有强烈求助的目光，只是對着她深深的一瞥，却又閉上了，在他臉上染着泥沙，身上也都是，不勝狼狽！

梁尙潔吃驚的道：「你這個人是那裏來的？爲什麼倒在樹林子裏？」

那人再次的睜開眸子，像是施出了全身的力量，抬起了一隻手，指向腿步，掙扎着吐出了一個「毒！」字，一下子就昏死過去！

梁尙潔嚇了一跳，這個人他從來也沒有見過，自己既然撞見了這種事，却怎能見死不救？

當下，匆匆彎下身子，果然發現那人左面大腿，染有一片血漬，像是還臃腫着。

梁尙潔想了想，却也顧不得避什麼嫌疑，當下伸出雙手，把這個人抱起來，只覺得這人好高好重……更令她驚異的是，在他背後還揹着一個紫鮫皮製成的長劍劍鞘，只是其內的寶劍，却不知拋落何處去了。

梁尙潔吃力的抱持着他，步出林外，一眼看見「鐵頭三」正由「五鳳樓」內推門而出，這小子腦門上，貼着巴掌大小的一塊膏藥，挺高的個子，生就得一副憨相。

梁尙潔高聲喚道：「鐵頭三快過來！」

鐵頭三一回頭，馬上跑過來，氣吁喘喘的道：「小姐，這是怎麼回事？這個人是誰？」

梁尙潔道：「我也不知道，大概是被毒蛇咬了，你快抱他進去！」

鐵頭三接抱過來，結巴的道：「毒……蛇？咬……在那裏啦？」

進了「五鳳樓」鐵頭三一個勁抱着這個人進入到後面梁尙潔的房子裏，用力的把他放在了床上。

梁尙潔隨後進來，見狀正想說什麼，可是救人心急，也就未加阻止。

她急切的關照鐵頭三道：「你快去煮一大鍋熱水，另外把我哥哥摘的草藥，用咱們家美人醉熬上一碗！我看這人傷很重，晚了可來不及了！」

鐵頭三道：「少爺呢？」

梁尙潔道：「還沒回來。」

說時雙手一分，用力的撕開了那人負傷一隻腿的褲管，現出了染有血漬的傷處。

只見傷處，顯著的揷着半截黑色的釘樣的東西，梁尙潔一驚道：「哎呀……原來他是中了暗器！我還當是被蛇咬了呢，你快去吧！這裏有我呢！」

鐵頭三答應了一聲，趕忙跑開。

梁尙潔伸手在這人胸前摸了摸，還有點熱氣，當下駢指在對方「心坎」「靈台」「志堂」「氣海」等多處穴道上各點了一指，這人顯然的顫抖了一下，鼻中似乎哼出了聲音！

梁尙潔附在他耳邊道：「你聽着，你受了很重的毒傷，我在爲你醫治，是我父親傳下的老法子，可不見得一定有效，你願意一試麼？」

這人彷彿自遙遠的西天，拉回了遊魂一綫，他鼻翅張動，經過了一陣疾劇的呼息，之後，才勉强的張開了一綫目光。

梁尙潔順手拿過手巾，爲他擦了一把，擦去了他臉上的汗珠，和那些污染的泥沙。

出乎意料之外，所現出的，竟是一張極爲英俊的少年面容，梁尙潔微微呆了一下，不知怎麼，反倒覺出不大自在了，她的臉紅了一下，却又附在對方耳邊，照前樣的又說了一遍！

少年這一次似乎是明白了，他點了點頭，却又陷於昏迷沉睡之中。

梁尙潔再看他傷處，已呈現出一片黑紫之色，分明所中毒傷，極爲劇烈，偏偏哥哥梁一波這時外出，少了一個得力的幫手！

她知道如果毒性劇烈，那是絲毫也躭誤不得的，眼前這個人，本來是不應該使她如此過份的關懷，可是却也說不上來，她爲什麼會這麼獨獨對他垂青？這時鐵頭三把應用的東西都搬了過來，梁尙潔要他把這少年扶得坐起，然後親自爲他灌下了一杯藥酒，酒性借藥力一引，立時發作起來。

眼看着這負傷的少年，刹時之間周身火熱，遍體汗下，却只是緊閉雙目，口中發出連串的呻吟之聲。

鐵三頭怔道：「小姐，我看這個人是沒救的了。」梁尙潔道：「不一定，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來！你扶住他！」

鐵頭三用力的扶起了這人身子，梁尙潔輕嘆一聲道：「我看他中毒太深，這藥力只怕不及！」

鐵頭三道：「那可怎麼辦？」

梁尙潔忽然彎曲身子，張開櫻唇，吮住了那人的傷處用力的吮吸着毒血，吐向盆中，一連數十口

，直把鐵頭三看得目瞪口呆。

那少年傷處，本是血色黑紫，數十口之後，才慢慢的轉爲鮮紅。

梁尙潔取藥酒嗽了口，再看那少年，已然沉沉入睡，看着他那一張漲得通紅的俊臉，由不住微微的嘆息了一聲，一時粉臉上泛出了兩朵紅雲。

鐵頭三結結巴巴的道：「小姐，你這是幹什麼？……爲一個野小子犯得……着麼？」

梁尙潔道：「怎麼犯不着？這個人看樣子也不是什麼壞人……你少討厭！」

鐵頭三伸了一下頸子，道：「我也沒有說什麼呀，得了，小姐妳去歇息一會兒吧，這傢伙有我來看着！」

梁尙潔道：「你去照顧生意吧，這裏有我。」

鐵頭三一怔笑道：「這倒是希罕，小姐妳……………」梁尙潔跺脚道：「少討厭，還是走你的！」

鐵頭三還是眞怕這位姑娘生氣，當下一翻白眼道：「好……好……走走……」

說着整理了一下東西，向外步出，梁尙潔道：「還有，過一會後他醒了肚子一定很餓，你給準備一碗麵！」

鐵頭三點點頭說：「行！」

梁尙潔道：「把西面那間屋子拾掇出來，讓他等會好歇養！」

鐵頭三怔道：「怎麼，小姐妳還要留人家住下呀？」

梁尙潔面色一紅道：「你知道人家傷要多久才好呀！叫你做你就做，少囉嗦！」

鐵頭三回過頭，直皺眉，梁尙潔道：「要是有什麼人來打聽這個人的信息，你就說不知道，對外人也不要提起來，知道吧？」

鐵頭三說：「知道啦——從我鐵頭三嘴裏，別想露一個字兒！」

他走了之後，梁尙潔又找出了一丸丹藥，爲負傷的少年服下，却發現那少年一身衣服髒透了，她就找出一套哥哥的衣服，比了比，和他大小還合適，正想爲他換上，可是却又覺出不大好，人家是個男人，自己一個姑娘家那能動手剝人家的衣服呀！

想了想，覺得怪不好意思的，只好暫時打消了這個念頭，又把他身子輕輕放下。

無意之間，却發現那少年隨身還帶有一個皮袋子，其內脹鼓鼓的，也不知裝些什麼！試着用手摸摸，裏面軟軟的……

她一時好奇，忍不住輕輕打開一條縫，伸手進入袋內摸了一下，嚇了一跳，再看，原來是一個金黃色的亂髮，也不知是什麼玩意兒。

捕風捉影

這時那少年鼻中發出了一聲低吟，轉了個身子，梁尙潔趕忙走過去，少年驀地張開了眸子，顯然是吃了一驚。

梁尙潔微笑道：「這位朋友，你放心，你身上的毒傷已經好了八成，再歇幾天就可以下地了！」

少年一雙疑惑的眼睛，在室內轉了一週，最後才注定在梁尙潔臉上。

他好像已經明白了怎麼回事，向着梁尙潔點點頭，開口道：「謝謝姑娘……的打救。請問，這裏是什麼地方？」

梁尙潔道：「這是花石嶺，還沒有請教相公你貴姓大名？」

少年微微怔了一下，說道：「是姓鐵，鐵傲霜！小姐芳名是……？」

梁尙潔一笑道：「我姓梁，叫梁尙潔，我哥哥叫梁一波，我們兄妹在這裏開了一個酒坊，也賣酒，叫『五鳳樓』，除了還有一個伙計之外，沒有什麼外人！」

鐵傲霜點頭道：「原來是梁小姐……令兄也在麼？」

梁尙潔道：「他去鎭上辦貨去了，大概一會兒也就該回來了！」

說時房門推開，鐵頭三端着碗麵，笑嘻嘻的走進來，道：「我算着時間是該醒來了，來，趁熱吃吧！」

少年鐵傲霜看着梁尙潔道：「這位是——？」

鐵頭三嘻嘻一笑道：「跑堂兼打雜，外號鐵頭三——！」

擱下了麵碗，向着鐵傲霜笑道：「姓趙叫趙熊的便是！」

梁尙潔被他逗得笑了，當時笑道：「你少貧嘴，當着鐵相公也不怕人家笑話你！」

鐵傲霜在枕上點頭道：「豈敢見笑！」

趙熊走過去看了看鐵傲霜的臉，驚異道：「眞怪，好得這麼快！」

說時又看了梁尙潔一眼，笑向鐵傲霜道：「鐵相公，你這條命可是我們小姐救的，你看看——」

回身一指那盆血，道：「這都是我們小姐一口一口用嘴吸出來的——」

梁尙潔禁不住臉上一紅，嗔道：「你少說幾句行不行！去幹你的活兒吧！」

鐵頭三道：「我也沒瞎話，句句是實話！」

却見那床上的少年鐵傲霜，聞言之後，臉上現出一種深刻的感激之意，他只是把一雙明朗的眼，

注定在梁尙潔身上，嘴裏却不曾說出一句感謝的話來。這種眼光，倒使得梁尙潔不大好意思了。

她一向是大方慣了，而且不拘言笑，可是這一刹間，面對着這個鐵傲霜的目光，却顯得有點害羞，由不得臉也紅了，偸眼一瞟，却見對方那兩道目光，仍然未離開自己，她的臉就更紅了。

當下，窘笑了笑道：「鐵相公，你休息一會兒吧！我到前面看看去！」

鐵傲霜像是忽然警覺，移開了眸子，輕嘆一聲道：「梁姑娘，你對我的救命大恩，我永存腑肺，今生沒齒不忘！」

聽了這幾句話，梁尙潔却由不住回過頭來，那是一種發自少女內心的喜悅，帶着三分羞澀，七分愛憐，向着鐵傲霜，甜甜的一笑，跑出門外。

× × ×

差不多中午的時候，梁一波自外面回來，他帶回消息說，由布政使衙門，頒布下一道嚴令，各州縣府畫圖懸金緝拿殺人兇犯獅頭怪人「金天秋」。

對於金天秋這個名字，他們並不熟悉，可是「獅頭怪人」他們却是傾慕已久了。

其實不止他們兄妹，在整個滇中地方，提到「獅頭大俠」這個人來，簡直是無人不知，而事實上，他們對於這個著名的傳說中的奇人俠士，却是知道得那麼少，直到布政使衙門頒出了告示，他們才知道這個心儀已久的俠士，大名叫做金天秋！

當然，民間對於這項反應是冷淡的。

梁一波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妹妹，兄妹二人不勝驚異之至，消息透露出，布政使的長子蒲方，在其父六十大慶的當晚，被獅頭怪客取去了首級，而後那獅頭怪客遂又以其子的人頭，權充壽禮，與布政使蒲松明上壽，這眞駭人聽聞的事。

布政使蒲松明官聲一直不好，大家對於這件事喜多於悲。

尤其是他那個長子蒲方，在昆陽州官任內，無惡不作，百姓恨惡之情，不足言表，現在聽到這件事，無不額首稱快。

梁一波心情極爲愉快的把這項消息帶回來，而且特別關照鐵頭三弄了兩樣菜，把自釀的「美人醉」開了一罎，以示慶祝之意！

從外表上看過去，他約有二十四五的年歲，濃眉大眼身材頎長，深邃的目光中，有機智與深沉，完全不像一般年輕人的輕浮與不安。

今天，他顯得愉快極了，滿滿的乾了一杯，看着梁尙潔笑逐開顏道：「蒲松明素日欺壓百姓，今天想不到會有此一場，眞正是大快人心了！」

梁尙潔道：「這也是他爲官不義的報應！」

梁一波道：「現在外面風雨滿城，到處都是官人，要捉拿獅頭大俠！他們那裏有這個本領？」

說到此，由不住又皺一下眉頭，道：「不過，據說那獅頭大俠離開蒲家之時，却是受了重傷。」

梁尙潔一怔道：「要不要緊？」

梁一波道：「這就不知道了，現在官人正在挨戶搜查，大概也快來到我們這裏了！」

梁尙潔忽然想起一事，道：「啊！我還有一件事沒告訴你，剛才你不在家的時候，我和鐵頭三救了一個人！」

鐵頭三在一邊笑道：「好說，全是小姐的功勞，我不過在一邊打雜罷了！」

梁一波道：「是什麼樣的人？現在在那裏？」

梁尙潔道：「姓鐵，受了毒傷……不過現在已經不礙事了，我把他暫時留在客房裏！」

梁一波想想，面現驚喜道：「莫非他就是獅頭大俠？」

梁尙潔和鐵頭三，俱都一愣，梁尙潔遂笑道：「不會吧，你不是說過獅頭大俠姓金嗎，人家是姓鐵！」

梁一波站起來，畧覺失望，道：「走，我去瞧瞧他去！」

一行人來到了鐵傲霜所居住的客房門前，梁一波放輕了脚步，梁尙潔要叩門，梁一波向她搖搖手，然後悄悄推開房門。

房門才開，冒出了一股劇烈的濃烟，烟中滲合着硫磺氣息。

三人大吃一驚，却聞得鐵傲霜的聲音，道：「來人可是主人兄妹麼？」

梁尙潔道：「鐵兄你在那裏？……我哥哥來看你了！」

鐵傲霜笑道：「太不敢當了！」

濃烟之中，探出他的身子，望着梁一波道：「賢兄妹對我恩重如山，何勞再來探望？」

梁一波道：「方才返家後，才知壯士受傷之事，特來看望……」

鐵傲霜道：「如非令妹打救，此刻早已沒有命了……」

梁一波道：「壯士燃點硫磺……可是在去體內餘毒麼？」

烟霧中的鐵傲霜一笑道：「梁兄高見！」

說時，推開了一扇窗，室內的濃烟遂卽向外消散，鐵頭三早熏得受不了，一個勁的咳嗽，趕忙跑到窗前，作了幾個深呼吸，一面回頭道：「鐵相公，你是幹什麼呀！簡直熏死人啦！」

梁尙潔道：「你知道什麼，鐵相公是內行，這叫做『磺烟去九毒』……」

鐵傲霜閒言冷冷的道：「姑娘只說對了一半，其實我是用來遮人眼目罷了！」

黃烟漸次的散開，鐵傲霜此刻靠在一張竹椅坐了下來，由他神色上看過去，他比之方才復元多了，可是還顯得很虛弱。

看着梁氏兄妹，他嘆息了一聲，道：「那個害我的仇家十分的厲害，並且擅於晶球透視之法，我不得不畧加防範！」

梁一波上前激動的說道：「莫非你就是獅頭大俠——？」

鐵傲霜搖搖頭道：「我不是的……獅頭怪客豈像我如此不濟？」

梁尙潔一笑道：「我哥哥這個人就會瞎疑心，因爲外面傳說獅頭大俠負傷潛逃，鐵兄你正好這裏，所以他以爲……」

鐵傲霜冷冷一笑道：「這件事太湊巧了，蒲松明多行不義，早晚必定不得善終，而且——」

他咬了一下牙，恨恨的道：「他多半會命送在那獅頭怪人手裏……不過是時間的問題罷了！」

梁一波嘆道：「愚兄妹自來滇中後，多次聽說過獅頭大俠的種種義行傳說，衷心欽慕之極，只是恨無機會識荆，但願皇天祐他，得報大仇才好！」

鐵傲霜苦苦一笑道：「那獅頭客果眞未死，聽到了梁兄這番話，也足可鼓舞安慰了。」

梁一波道：「鐵兄你眞會說笑話！」

梁尙潔道：「鐵兄的身體尙未復元，哥哥我們走吧！」

鐵傲霜一笑道：「不忙！」

他眸子在梁氏兄妹的身上一轉，徐徐的道：「賢兄妹擧止高華，絕非市儈中人，花石嶺想必暫居之地……莫非在此有什麼未了之事？」

二人聞言微微一變，梁尙潔正要開口，梁一波却搶先笑道：「鐵兄神目，明察入微，愚兄妹本非操此賤業之人，只是家門發生變故，家資耗盡，輾轉流離才來到這裏，倒也沒有什麼未了之事，只不過是靜居餬口罷了！」

鐵傲霜微微一笑，便也再不多說。

梁一波遂向其妹說道：「鐵兄大傷初愈，我們告辭吧！」遂又向鐵傲霜道：「外面查訪那位獅頭大俠很緊，家家戶戶搜查，鐵兄靜居無事，最好不要外出，以免生些不必要的誤會。」

鐵傲霜道：「多謝關照！」

梁一波道：「弟處尙留有些化毒的餘藥，乃先祖早年所留傳，等一會我送過來，鐵兄日服三次，定必會加速康復！」

鐵傲霜道：「賢兄妹眞乃義人也，大恩不言謝，只待留讓異日再圖報答了。」

梁一波笑道：「鐵兄這麼說，實在置愚妹於無地了，請善自珍重吧！」

說罷，二人告辭出屋，誰知方一轉身，却見一名官差帶領着五名衙役迎面走來。

鐵頭三趕上幾步，道：「喂……你們怎麼走進來了，幹什麼的？」

好兇差官，瘦削一張臉，歪戴着帽子，一臉盛怒不屑狀，閒言瞪眼道：「幹什麼？搜人來的！」

說罷掃了一下手上所持的公文，大聲喝道：「搜！」

五名差役立時散開，向各屋奔去，梁尙潔下意識的後退了幾步，攔在鐵傲霜門前，表面上作出笑臉，道：「怪事，我們這裏也沒有窩藏犯人，搜個什麼勁兒呀！」

那差官本是一臉盛怒，却忽然變成了一副笑容，搖幌着身子走過來道：「大姑娘，妳那裏知道，這兩天上面命令，要查那個獅頭怪人，我們奉令挨戶搜查，實在是不得已——嘻嘻！」

梁尙潔道：「我們家沒有犯人！」

那差官上下打量着她，神色迷迷的樣子，道：「大姑娘妳十幾歲了？怎麼說話這麼重呀？」

梁尙潔蛾眉一豎，正想發作，梁一波却搖搖頭道：「你們查完了沒有？」

那差官斜眼冷笑道：「急什麼呢，查完了自然會走路！」

說時，幾名差人陸續轉回覆命，均報稱沒有發現，那差官却冷冷一笑，道：「還有這間房子沒查——」言罷，大步向前，梁尙潔神色一變，趕忙道：「這房子沒有人，是空的！」

她說時，把身一橫攔在了那差官面前，差官臉色一沉道：「怎麼樣，大姑娘妳要擾亂官差？」

一波伸手拉住妹妹，冷笑道：「怕什麼，叫他們查吧，我們也沒窩藏人犯！」

那名小差官嘻嘻一笑，聳了一下肩膀，走向房前，霍地推門而入。

室外梁氏兄妹及鐵頭三，均不禁吃了一驚。雖說他們認爲室內負傷的人並不是對方要搜查的獅頭怪客，可是這種情形之下，要想分辯是很困難，俱不禁爲那負傷的鐵傲霜暗中担憂。

可是此刻要想阻止，已來不及了。

那名差官霍地拉開了房門，衝進房內，梁氏兄妹趕忙跟進去——

出乎意料之外，房中竟是空無一人，本來凌亂的一床被褥，這時也鋪得平平整整的，就像從來沒人睡過一樣……

梁氏兄妹同樣的驚怔住了，可是却也鬆了一口

氣。

梁一波冷冷一笑道：「怎麼樣，可有人藏在裏面？」

那差官本來十拿九穩的認定裏面有人，可是却沒想到會撲了個空，他冷笑着又推開了窗戶，四下看望了一下，一個影子也看不見，心裏着實氣惱，他認爲此事必有蹊蹺，眼睛就越發的尖銳。

他探頭窗外，無意中向上一瞟，頓時大吃一驚——他看見一個人「大」字形的貼緊在距離窗簾之上三尺的簾板上，這人是用兩隻手和兩隻脚倒貼在木板上，整個人反貼着，像是一隻壁虎。

小差官的眼直了，這突然的發現，一時使得他忘記出聲招呼！却也不容他再出聲招呼，就見那反貼在簾板上的，探出一隻手，駢二指向外一點，那名差官只覺得身上忽然一凉，「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

室內的梁氏兄妹及數名官差，眼看着他幌幌悠悠的又收回了頭！

像是忽然得了什麼病似的，他面部肌肉抽動着，開口無聲，四肢又是那麼的無力，一步步的向着門外走出。

室內諸人，均不勝驚異。

和那差官同來的幾名差人，彼此面面相覷，趕忙迎上去拉住他。

一名差人道：「方頭兒，你——怎麼啦？」

「方頭兒」軟綿綿的回過頭來，開口無聲，他想把方才所見告訴他手下，可是却是一個字也說不出，而且，甚至於他連抬一下手的力量都沒有。

就這麼，他像是揉出來的麵人兒似的，慢慢的癱下了身子，再也不能動了。

五名差人用力的架起了他，「方頭兒」就像喝了宿酒也似的，垂着頭，再也不能言動！

梁氏兄妹俱是內行人，目睹着「方頭兒」這份模樣，心中都有些明白，當然他絕不會是忽然得了什麼病，只是此刻却不能點破，彼此心照不宣。

梁一波鼻中哼了一道：「這位差官八成是忽然中了風了，你們還不快抬着回去。」

鐵頭三嘻着一張大嘴，道：「快回去吧，別死在半路上可就麻煩了！」

五名差人無可奈何的抬着方頭兒，不勝狼狽的走了。

正如鐵頭三所說，這方頭兒是否還能活着回去，可就說不定了。

鐵傲霜在梁家養傷，一瞬眼已是第三天了。

清晨，他離開所居住的這間房子，步向室外，清冽的晨風，撲面吹進來，使得他精神爲之一爽，身上的餘痛，恍然全失。

院子裏靜悄悄的，只有幾株百合花，在晨風裏含着笑臉。

他彎下腰，掐下一朵，在鼻子裏嗅嗅，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感，自從他負傷以來，難得有像今天這麼心情開朗過。

當然，他之所以能够傷愈復元，完全是此間居亭主人梁氏兄妹一手所賜，正因爲如此，對於這一對兄妹的出身來歷，他也就起了一種好奇，實在猜不透，這兄妹兩個人是什麼來路？

繞過了這座花池子，就到了他們兄妹所居住的那幅草舍，草舍的前面的酒店「五鳳樓」之間，是由一道走廊所連接，這中間是有相當的一段距離。

鐵傲霜突然興起，在好奇心的驅使之下，他驀地騰起身子，向着草舍掩近。

草堂的門窗緊緊的關閉着，鐵傲霜身子方一靠近紙窗，這時發覺出裏面有尖銳的暗器破空之聲，那種細微的暗器破空聲時發又止，却是如同穿梭般的來回起馳着。

伸出小指，輕輕的紙窗上一點，點破了一個小孔，鐵傲霜試着走近，向裏面窺探。

草堂內地勢甚是寬敞，梁氏兄妹二人各着着勁服，來回的在疾行着。

怪的是，兄妹二人不時的向空中探手，每一探手，即有一綫銀光脫手而出，連帶發出一股破空之聲。

一角，豎立着一具大小和人相似的木偶。

猛然一看之下，眞可能錯認是一個人，其實是一個穿了衣服的木人，那木偶雕刻一個瘦長的老人模樣，配着一部黑色的長鬚，五官眉目，眞可說維妙維肖，栩栩若生！

令人驚異的是，梁氏兄妹手中所發出的暗器；是一種長約三四寸的銀色鋼針，兄妹二人幾乎出手一致，而投射的目標，竟是那木偶的雙瞳！

片刻之間，木人一雙瞳子上，已刺滿了鋼針，梁氏兄妹投發暗器的手法，異常的高明，所發出的鋼針，沒有一枚落空，根根都準確的刺在那木刻老人的瞳子之上，直到雙目間已無空隙爲止。

窗外的鐵傲霜不禁看得心驚肉跳，使他吃驚的，當然不僅是兄妹二人這種高超的暗器投射手法，而是那具木刻的老人！

鐵傲霜認爲這木刻的老人，不能視爲一般練習暗器木靶子來看，其中或許隱含着什麼機密在內。

果然，他這種懷疑，從梁氏兄妹目光之中的憤怒已得了證實。

兄妹二人那種怒憤恨惡的表情，彷彿面臨的不是一具木偶，而是一個不共戴天的大仇人；必欲殺

死對方而後快！

那木刻老人全身上下，都可以很清楚的發現斑斑刀劍傷痕——這時，梁倘潔已由木人雙瞳上拔下了鋼針。

梁一波走過去，恨恨地嘆息一聲，他那含有無限悵惘；氣餒的目光，在木刻老人身上轉了一轉，順手拿起了一塊黑布，覆蓋在木人頭上。

然後他回頭對梁倘潔道：「我似乎感覺到，他快來了，時間差不多了！」

嘆息了一聲，他感慨道：「八年了……已經八年了，我們的仇恨，究竟還要忍到什麼時候？什麼時候才能練成絕技？……」

梁倘潔面色一片鐵青，她冷笑道：「哥哥，我看他未必就像你所說的那麼厲害，我們那套『散花殘月劍』。雖沒有十分的火候，却也有七八成威力，兩個人聯手，我就不相信打不過他？」

梁一波看了妹妹一眼，冷笑道：「妳知道什麼？……這人要是如妳所說，爸爸當年焉能會死在他手中？」

梁倘潔道：「爸爸是一時大意，才會死在他的『小天星』掌力之下的！」

梁倘潔搖搖頭，苦笑道：「不是的……平心而論，爸爸當年對付他，實在已用出了全身的勁力，只是對方武功太高，下手又毒，才終以喪命在他手下……」他低頭嘆息了一聲，虎目內，蘊含着無限的悲憤。

窗外的鐵傲霜，這時才算聽出了一些眉目，心中原有的疑團，總算解了開來，他才知道，梁氏兄妹所以居此僻野，目的是在逃避一個厲害的仇家，而那木刻的老人，多半也正是他們那個仇家的造形化身！

這樣，他不禁更形關切的往下聽。

梁倘潔聽了哥哥的話，冷笑道：「我就不服氣，早晚要鬥鬥他！」

梁一波道：「前幾天我外出時，已經探知這個老兒已離開了四川，多半已來了雲南，要是他眞的來了雲南，我們早晚會見着面的！」

頓了一下，他又道：「聽說這老兒，近年來收伏了一隻白頂巨鷹，以之對敵，無往不利，我們却要小心了！」

梁倘潔正要說話，梁一波忽然叱了一聲，道：「什麼人？」

他說時，雙掌一錯，驀地騰身而起，用「龍行乙式穿身掌」的手法，直向窗外撲去。

巨大的掌力，立時震開了窗扇，緊跟着梁一波身子，電一般的已閃身而出！

就在他騰身撲窗的刹那，鐵傲霜也同時的騰起了身子起勢較諸梁一波更快上了許多，不過是飄閃之間，已然掠頭了草堂，落向花池子右面，一閃而逝。

梁一波那麼快的勢子，依然是撲了個空，緊跟着梁倘潔也掠身而出，兄妹二人四隻明銳的眸子，四下搜索着。

梁倘潔奇怪問道：「哥哥，你看見了什麼？」

梁一波疑惑的道：「奇怪，我明明看見窗前有個人影子，怎麼忽然又失踪了？」

梁倘潔一聲不響的走到窗前，仔細的查看了一下窗子，這時被她發現了紙窗上點破的小孔，面色頓時一變，梁一波走過去細看了一下，冷冷一笑。

梁倘潔道：「有人偷看！」

梁一波目光一轉，點點頭道：「這人好高的身手，不過，却不像是仇人一邊的！」

梁倘潔道：「你怎麼知道？」

梁一波冷冷一笑道：「以此人輕功而論，必已達到『凌空飛羽』地步，武林之中具有這種身子的人，尙不多見，如果他是懷有敵意，你我焉能是他對手？自然他也就不會再躱藏了！」

梁倘潔點點頭，認爲哥哥分析得很對，却奇怪的問道：「那你看會是誰呢？」

梁一波微微一笑，道：「妳也不必多問，我想這個人早晚會露出本來面目，說不定對於你我有所裨益，也未可知！」

×　　×　　×

傍晚時候。

鐵傲霜來到了前院的酒館「五鳳樓」，他一個人要了兩盤菜，一壺「美人醉」，獨斟自飲，倒也其樂融融！

酒保鐵頭三坐一邊，搧着大芭蕉扇子，有一句說一句的跟他在瞎聊天！

鐵傲霜今夜興緻很高，一連喝了三壺酒，鐵頭三很驚奇的道：「鐵相公，那老是海量哪，來這裏喝美人醉的，就沒聽說過，能有人連喝三壺的。」

鐵傲霜放下空酒壺道：「果然是好酒，再來一壺！」鐵頭三一怔道：「還要喝？」

鐵傲霜一笑道：「你不是說沒有人能過三壺麼？我就喝給你看看，喝了酒，好有胆子辦事！」

說完，伸手向外指道：「你看，有人來了。」

鐵頭三回頭一看，果然見二個人大步向店內行來，鐵傲霜却於這時，把頭垂了下來。

進來的兩個人，一高一矮，三十左右的年歲，前面那個身材略矮的人，穿着玄色的一襲長衣，翻着一對白袖子，面色蒼白，而現虛肥，看過去很有幾分派頭，他右手搓揉着一對玉核桃，那隻手其紅

如血，和他蒼白的面色，完全不符。

在他身後跟進的一個人，看過去歲數比他略大幾歲，瘦瘦高高的身子，一張臉瘦削無肉，陷在目眶內的那對瞳子，又黑又小，却是精光四射，咕咕嚕嚕在眶子裏轉動着，這人穿着一件月白色的長衣，也似太大，裹在他瘦軀之上，彷彿一陣風，就能把他吹倒了，再看他頭上那一撮黃滲滲的頭髮，就像鸚鵡般的豎立着。

這個人左手提着一把十分細長；綠蛟皮刀鞘子的長刀，兩個人一前一後的進了酒館。

鐵頭三忙迎上道：「二位客官要喝酒麼？」

前面那個矮個子，冷冷一笑道：「不喝酒，只問你幾句話！」

鐵頭三一怔，遂笑道：「行！你們打聽什麼事吧？」

矮個子哼了一聲，手裏搓着一對玉球，嘩啦嘩啦響個不停，一面上下打量着鐵頭三，十分傲氣的道：「你們這酒館開了有多久了？」

鐵頭三笑道：「總有八年了！」

後面那個黃髮瘦子，十分不耐的道：「就乾脆說吧，我們是衙門裏來的，這幾天，你看見有什麼可疑的人沒有？」

矮個子指了一下對面，插口道：「從樹林子出來什麼人沒有？」

鐵頭三怔了一下，搖搖頭道：「這……倒沒看見！」

黃髮人搖頭道：「不能够，你再仔細想想，那個人八成還受了傷，個頭有這麼高！」

他比了個手式，鐵頭三又搖搖頭，嘻嘻笑道：「對不起，我沒有留意！」

那矮一點的人，雙目一瞪，道：「有沒有什麼人來這裏喝酒？」

鐵頭三摸摸頭道：「喝酒……的人當然是有，可是沒看見有受傷的！」

黃髮人氣忿的坐了下來，沉重的把手裏的刀放了下來，嘴裏不乾淨的道：「操他個娘——我就不相信那個姓金的會生了翅膀，他會飛？」

矮個子皺了一下眉道：「你這傢伙又沉不住氣啦！」

一角傳來聲音道：「二位官老爺是抓犯人？」

二人循聲看去，可就看見了喝酒的鐵傲霜，不由微微一怔，那矮個子冷笑道：「不錯，就是抓犯人！」

鐵傲霜帶着三分酒醉的站起來，然後幌幌悠悠的走過來，道：「二位官老爺……我找着那個犯人，有賞沒有？」

二人彼此對看了一眼，那黃髮人冷冷一笑道：「當然有賞！」

矮個子立時顯得很興奮的道：「你發現了什麼？」鐵傲霜嘻嘻一笑，作出一副呆痴的模樣，道：「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是一個死人，在樹林子裏……」

二人立時精神一振，那個手搓玉球的人一閃身，到了他面前，一把抓住鐵傲霜，大聲道：「什麼樣的人？在那裏？」

鐵傲霜含糊道：「是一個滿頭長頭髮的人……腿上全是血……」

黃髮人立時由位子上一跳而起，雙目發直，道：「在那裏？」

鐵傲霜嘻嘻一笑道：「在下客居異鄉，身無分文，在此喝酒，白吃白喝已積欠下甚多酒債——」

說完，手指鐵頭三道：「……都是這位小二哥代我墊付，……所以……」

矮個子不耐煩的道：「好了！好了！多少錢，你說吧！」

鐵傲霜道：「不多，三十兩！」

矮個子頓時一怔道：「三十兩？」

那個黃頭髮的人，却已不耐，匆匆掏出了一小袋銀子，向鐵傲霜手裏一塞道：「拿去拿去！有多沒有少，你趕快帶我們去，眞要是找着了，我還有重賞！」

鐵傲霜隨手把銀子拋給了鐵頭三，後者接銀在手，看着鐵傲霜直翻白眼。

他實在給弄糊塗了，吶吶道：「相……相公，這是怎麼回事？」

鐵傲霜向他施了個眼色，哈哈一笑道：「小二哥，你就別客氣了，這位左大爺賞的銀子，你就收下吧，不要也是白不要！」

鐵頭三還有點不大明白，直向着兩個衙門來的人看，那兩個人在鐵傲霜乍然道出「左大爺」三字時，俱不禁吃了一驚！

身材較矮的那個人，一閃身，已然掠在了鐵傲霜跟前，霍地伸手抓住了鐵的手臂，厲聲道：「說，你是誰，怎麼知道他姓左？」

鐵傲霜面無懼色，微微一笑道：「血手馮四海，金頭鷹左飛，二位大老爺的大名，誰人不知，那個不曉？這又有什麼好奇怪的？」

他一語道破二人的身份，更使得二人吃驚不已，那身材較矮的人正是「血手」馮四海，黃髮瘦子也就是「金頭鷹」左飛！

馮，左二人對看了一眼，半喜半驚，喜的是自己的名聲，竟然如此之大，驚的是對方到底是何許人？

只是此刻，他二人腦中所急於想知道的，却是倒斃在樹林子裏的那獅頭怪客，如果眞是獅頭客，那麼帶回他的屍體，不啻是大功一件！

「血手」馮四海鬆開了抓住鐵傲霜的手，點點頭，道：「你姓什麼？閒話少說，咱們走吧！」

鐵傲霜笑道：「在下姓鐵，我們這就走了！」說完，領先步出店外，馮，左二人忙跟踪而出，只剩下鐵頭三呆呆的站在店裏，翻着了白眼兒。

且說鐵傲霜一路帶領着左，馮二人步入叢林。那是一片廣大的松柏樹林，本地人俗稱爲「樹窩子」，如果沒有輕車熟路的人帶領，差不多的行人客商，常常望而怯步，很少人胆敢輕冒險嘗試進入。

目前，左，馮二人貪功過甚，又自信於本身精湛的武技，絲毫也不畏懼的同着鐵傲霜步入樹林。

鐵傲霜大步前行，邊行邊說：「別叫野狗給吃了就糟糕了！」

左飛道：「還有多遠？」

鐵傲霜頭也不回的道：「快到了！」

又走了一程，樹林子越發的茂密，四外黑壓壓的，儘是些參天的古樹，地上是積有尺許厚的枯葉，脚踩上去軟綿綿地，好像整個脚都要陷了下去似的，鼻中所能嗅到的，全是濕潮的腐蝕氣息！

鐵傲霜忽然站住脚，馮，左二人立時跟上去。

左飛道：「到了麼？」

鐵傲霜這時面色，顯得十分陰沉，冷冷的道：「大概到了！」

馮四海四下張看道：「在那裏？」

鐵傲霜手指一處低窪的密林道：「那邊！」

左飛道：「走！」

他正要縱身撲去，鐵傲霜忽然伸出一隻手，擋住了他。左飛一怔道：「怎麼了？」

可惜，他並未十分看清楚鐵傲霜的臉，否則他就會覺出這姓鐵的臉上此刻所現出的表情，是那麼的深沉而含有敵意！

鐵傲霜用着冷冰冰的聲音道：「二位老爺要小心，那林子裏，可是多的是流沙泥陷，一個不小心踏足其內，輕功再好，也是拔身不出！」

馮四海怔道：「那怎麼辦？」

鐵傲霜鼻中哼了一聲，那深沉的眸子，閃爍着精光，他眼睛看着前面，道：「在下曾去過那地方，二位在此小候，由在下先進去打探一番，如果發現那人屍體還在，再出來招呼二位如何？」

左飛點頭道：「好，就這麼辦！」

鐵傲霜看着二人，道：「二位千萬不要走！在下去去就來！」

馮四海道：「你確定那怪人是死在裏面麼？」

鐵傲霜一笑道：「當然確定！」

說罷，身子霍地騰起，縱身而入。

左，馮二人不禁都吃了一驚，他們驟然發覺出，原來這姓鐵的，竟然身上藏有武功，由方才這一縱之勢看來，分明是武林中一流身手，二人乍然有此驚覺，一時都呆住了。

馮四海開始覺出有些不對，他壓低了嗓子，向左飛道：「不對，我看這姓鐵的有點來路不對！」

「血手」馮四海冷笑道：「我看還不至於！」

才說到此，只見那低窪的林內，人影一閃，已來到了面前，二人乍然一看這出來的人，俱不禁大爲驚駭。

原來出來的這個人，頭披獅髮，正是當日大鬧布政使官邸的那個獅頭怪人！

這一驚，眞嚇得二人三魂出竅，六神無主，情不自禁的開口「啊喲！」一聲。

「金頭鷹」左飛向後霍地一閃，颼！一聲抽出了「爛銀刀」，銀光閃爍之中，他雙手持刀，大聲道：「你……你是什麼人？」

「血手」馮四海右手探入懷內，向外一抖，一口三尺有餘的緬刀也執在手中。

在二人夾迫之間，那獅頭怪人一聲朗笑，他向前走進一步，雙手一分拂在臉上的長髮，現出了本來面目，二人立時面色大變。

「金頭鷹」左飛駭然道：「你不是那個姓鐵的……怎？怎麼會……」

獅頭怪客冷笑道：「你們看走眼了，爲虎作倀的奴才，今天看你們還怎麼逃開金某鐵掌之下？」

身形一幌，已到了左飛面前，右手一揚，驟分五指，直向着左飛臉上抓去。

「金頭鷹」左飛立時體會出由對方掌心之內，傳出了一股莫大的勁力，他也不是弱者，身子向右面一閃，掌中爛銀刀向外抖出去直劈獅頭客前胸。

獅頭客向後一滑，左飛的刀擦面而過，左飛待發覺不妙，再想抽刀，已來不及了。

眼看獅頭客金天秋右手二指，疾若閃電般的已遞了出去，只是輕輕的一敲，正中左飛持刀的手腕脈門之上，「噹啷」一聲，鋼刀墜地。

金天秋足下一上步，叱道：「打！」

他第二次出掌，掌勢如梭，容得指尖已挨到了左飛衣邊，猛的向上一挑，現出了掌心，「碰！」一聲，已擊在了左飛的左肋之上。

「金頭鷹」左飛倒眞像是一隻大鷹，驀地騰身而起，噗通！一聲墜倒在地，只見他在地上打了個滾兒，就不再動了。

這時「血手」馮四海已飛縱出六七丈以外，他

身形起落，縱躍如飛，可是金天秋焉能放他得過？

金天秋帶起了一聲長嘯，如同狂風也似的自後縱過，他嘴裏厲聲道：「馮四海，你納命來吧！」

雙掌一抖，排山倒海的掌力逼進而出！

可是，「血手」馮四海，顯然較「金頭鷹」左飛機警多了，眼看着他身子就地一滾，球也似的滾了出去。

凌厲的風力，自他頭頂上呼嘯而過，此同時，他那疾滾的身子，驀地向上一竄，反身現腕，「刷！刷！刷！」一連擲出了三口飛刀。

三口飛刀出手呈品字形，幾乎是一閃而至。

那頭披獅髮的金天秋，雙手就空一舞，叮噹！一陣亂響，三口飛刀已抓在掌內。

左飛身子再閃，由左而右錯出了丈許以外，「刷，刷，刷！」又是三口飛刀。

這三口刀出手形成一條直綫，嘯然而至！

此時此刻，旁觀那金天秋的處境，的確是險得很，三口飛刀一閃而至，金天秋隨着飛刀的來式，霍地倒了下去。

他那麼直挺挺的平倒下去，幾乎和刀勢一般快，任何人看過去，都會認爲他是中了飛刀，「血手」馮四海驟然的騰身而起，身隨刀下，掌中緬刀照準金天秋倒下的身子，分心就刺！

好毒辣的手法！

兩個人甫一接觸，左飛倏地騰身而起，黑暗裏，似乎看見那獅頭怪人金天秋的一隻手，由左飛肋胸骨之間快抽而出。

帶來悲厲的一聲慘號，「血手」馮四海足足翻出三丈以外，然後噗通！一下摔下來。

鮮血狂竄而出，暗影中，馮四海就地折騰疾滾着，不久就不動了。

披着獅髮的金天秋，狂笑了一聲，身形驟閃，疾若飄風的已向林外躍出。

當他重新步出林外時，儼然又回復了本來面目，依然是寄住在梁氏兄妹家內的客人——鐵傲霜！

一項嚴重的錯誤發生了。

當一彎上弦月冉冉昇起的時候，稀薄的月光，穿過無數的枝椏，投射在松林之內，投射在那兩具倒斃的屍體之上，氣氛是凄涼的！

驀地——其中之一在劇烈的一陣顫抖之後，坐身而起，然後拉着一截松枝，站起來。

然後，他踉蹌着，一步步的向着林外的方向步出。

這人是馮四海，在金天秋的「穿心手」下居然能逃得活命，不能不謂之奇跡！

他掙扎着不死的身子，一步步的向松林外走出，他要把金天秋沒有死的消息帶回去。(下期續完)

香車刧

·本文承自第47頁·

雲福和小梅等四婢飄身退開三丈以外之後，南宮逸奇目光立卽一掃蔡力眞等三個，淡淡地說道：「三位可以動手了！」

「好！」蔡力眞一點頭，突朝邵金二人道：「老邵老金，我們上！」話落，騰身閃電撲出。

「長臂鐵拐」邵萬山一揮手中鐵拐夾着一陣呼呼勁風，威猛凌厲無倫地猛朝南宮逸奇當頭砸下！

「大頭惡梟」金旺春的兵刄是一枝七節鋼鞭，鞭梢直點南宮逸奇的胸窩！

「迷香浪客」蔡力眞手中則是柄長約尺五的薄刄短刀，刀雖短，但却寒氣森森逼人，刀身隱泛藍芒，顯然是淬毒之物！

而且刀柄上繫有一條極細極細的繩索，若非南宮逸奇目光如電，若不留心還眞不容易看得出來。

三人各揮兵刄攻出，南宮逸奇口中一聲輕哂，身形如魅影飄閃，便已避開了蔡力眞的短刀和金旺春的鋼鞭，欺近「長臂鐵拐」邵萬山的身側，抬手出指如電地點向邵萬山的右腕脈門！

「長臂鐵拐」邵萬山心頭倏然一凜！腳下疾退三尺，手中鐵拐就勢一沉，變招「橫掃千軍」，猛朝南宮逸奇攔腰掃去！

南宮逸奇忽然一聲冷笑，道：「邵萬山，你上當了！」話聲中，右手倏化指點爲抓！

邵萬山就勢沉拐變招，實已迅快至極，可是南宮逸奇却比他更快，他鐵拐招勢才變化掃出，南宮逸奇那根根如玉的五指已一把攫住了拐身。

鐵拐重達七十斤有零，邵萬山雖是匆促間變招掃出，但是這一掃之力仍是非同小可，起碼也有五百斤以上的力道，足可掃塌一座小山峯！

在邵萬山心中原以爲南宮逸奇功力縱然如何高絕，憑着赤手空拳，定然無法硬接這一拐，勢必退身閃避不可！如此一來，正好落入蔡力眞和金旺春二人短刀鋼鞭的夾攻中。

孰料，事實却出人意外地，南宮逸奇竟未退身閃避，竟胆大無比的化指點爲抓地直抓他的鐵拐。

邵萬山心中不由暗暗冷笑，認爲南宮逸奇這簡直是自討苦吃。

因爲要想抓住他這一拐，最少也非有七八百斤以上的膂力不能！

筆下寫來非常緩慢，當時的情形可是快如電光石火般奇快無比！

（未完待續）

勇闖鬼門關（上）

遊俠呂奇傳奇故事之二

文・驥龍
圖・新培

神秘約會

呂奇在威基基海灘神情畧顯焦灼地來回走動，右手揷在褲袋裏，但他手裏並非握着一支手槍。那麼，他那隻藏在褲袋裏的右手究竟在玩弄一件什麼東西呢？那是一個圈圈；一個零。說得明白一點，那是一枚戒指，一枚鐫刻着魔鬼圖案的男用K金戒指。

今天他才到夏威夷，原以爲在這裏將渡過幾個愉快的日子，誰知道剛一走進旅館之後不久，他就有了奇妙的遭遇。

這裏的氣溫很高，因而呂奇甫卸行裝，就去了一趟旅館內的游泳池。當他舒暢地在泳池內泡了兩個小時，回到他投宿的那間套房以後，就發現了那枚戒指。

那枚戒指放在茶几上，下面還壓着了一張字條：「請於今晚十二時前往威基基海灘，憑此戒指爲證，有人前來相會。」

是通順的中文，書法秀麗端正。

呂奇是一個好奇的人，偏偏又有這種奇妙的事情發生在他身上，於是今晚他來到了威基基海灘！

他的右手一直在褲袋中玩弄着那個神秘的圈圈；心中想着今晚的神秘約會。但是，他始終想不出一個所以然。

他看看錶，十一時五十三分，約會時間已將來臨了。他摒除心中的雜念，不再去嚐試找尋答案。

今晚無月，夜風也很大；再加上澎湃的浪潮聲，因此威基基海灘上顯得有些恐怖的氣氛。除了像呂奇這種胆大而又好奇的人，絕不會再有別人在這兒流連。只要前來會面的人一出現，呂奇就可以看

見對方了。

然而，呂奇却沒有發現一個人。當然，現在距離約會的時間還有漫長的好幾分鐘哩！

遠處亮起了兩道車燈，呂奇的心情突地緊張起來；但是，那兩道車燈又消失了；車子並沒有向威基基海灘駛來。呂奇不禁聳聳肩頭，暗自嘲笑，他渴望威基基海灘已久，却想不到會在這種心情之下光臨。

「拍！拍！拍！……」一陣古怪的聲音傳進了呂奇的耳鼓；那像是一尾擱淺的大魚在沙灘上拍打着尾鰭。

他極目望去，終於發現了那種古怪聲音的來源；那是一個穿着潛水裝束的人走路的脚步聲。

那人穿着整套的潛水裝束，脚上還穿着脚鰭，走起路來頗顯不便。呂奇心中暗想：這傢伙一定剛從水裏爬出來。待對方走到面前時，呂奇看清了那人一身水漬，自己的猜想果然不錯。

然而，那人却沒有停下，又走過去了。

呂奇看看錶，十一時五十七分，約會的時間還沒有到，這個剛從水裏冒出來的傢伙，並不是要和他見面的人。

但是，這一次呂奇的判斷却錯誤了。

「拍！拍！拍！……」脚步聲去而復回，那傢伙停在呂奇的面前，時間正好是午夜十二時。

那人的左手掣亮了一管手電筒，微弱的光柱投射在他的右手上；他的右手無名指上戴着一枚戒指，和呂奇下午所得到的那一枚一模一樣。

呂奇的心情是有一些緊張的，但是他的動作却一絲也不慌亂。緩緩伸出右手，那枚戒指已套在無名指上了。

那人將手電筒的光柱移射在呂奇的右手上，將

那枚鐫刻着魔鬼圖案的戒指看清楚之後，聲音低沉地說：「凌晨二時去『香妃酒吧』！」

說的也是中國話，這使得呂奇有些吃驚。

然後，那人熄去手電筒走向水中，潛水而去。

毫無疑問，呂奇遭遇到的對手是一個集團，而非某一個人；而且這個集團的成員還多數是中國僑民。那麼，這個集團在幹些什麼呢？從事非法活動，或者僅僅是一個走私的組織？將他牽進去的目的又何在？

呂奇沒有仔細去想反正他是要繼續追下去的。回到旅館，呂奇召來了侍者，搭訕問道：「這裏有酒吧嗎？」

「有啊！就在樓下。」

「不！我是指整個夏威夷而言。」呂奇流露出曖昧的笑容。「而且是探問有吧女設置的那一種酒吧！」

「很多！有陽光的地方就會有那種行業。」

「聽說有一家『香妃酒吧』？」

「唔！」侍者點了點頭。「有的。那是一個中國人開設的，中國宮殿式建築，香港來的中國女郎陪酒。不過，那兒的酒客却少見中國人。你知道為什麼原因嗎？太貴。聽說中國人都很節儉。」

「節儉是美德，並不是小氣。」呂奇掏出一張五元的美鈔塞到侍者的手裏，「謝謝你提供我許多遊客的好去處。」

那個美國侍者有些瞠目結舌，出手五元小費的美國闊佬也不會太多，他就不曾遇到過。

凌晨一時五十分，呂奇就來到了「香妃酒吧」。這裏離他所住宿的「大平洋旅館」很遠，還花去了三元八角的計程車錢，加上小費，又是一張五元的美鈔飛出了他的錢篋。

「香妃酒吧」的門口垂掛着一排蘇絡搖曳的宮燈，顯得古色古香。然而那一大羣吧娘身上所穿的中國式旗袍却令人不敢領教。下擺已經很短，左右還開了高叉，使得雙腿暴露無遺；胸口處挖了一個鷄心形的大洞，露出眩人的深邃乳溝。全力在賣弄性感，這與表現典雅的中國式服裝的旨趣大相逕庭。呂奇暗暗責怪自己太容易驚訝，這裏畢竟是一間酒吧啊！

他一入座，侍者立刻送上了酒，一個吧娘也在他身邊坐下，一股「玫瑰夢二〇三」的香水味撲進了他的鼻孔。

「先生！我名叫昭君。」她報的是中國名字，說的却是英語。「請問你是從那兒來的遊客？」

「香港。」呂奇以華語回答。「妳能說中國話嗎？」

「當然會，我也是從香港來的啊！」

呂奇看看錶，一時五十八分，已經接近第二次神秘約會的時間，於是他有意無意地亮一亮右手無名指上的戒指。名叫昭君的吧娘絲毫沒有反應，那麼，她並不是要和呂奇會面的人，她只是一個陪君一酌的道地吧娘。

呂奇端起杯子來喝了一口，「強尼華克」黑牌威士忌，很純，看來這家酒吧對飲料還很講究。

「昭君！」突然，另一個吧娘來到他們的座前。「妳的老相好來了，去轉一下。」

「可是這裏……？」

「由我來陪。」她待昭君離去後，在呂奇身邊坐下側過頭笑着說：「我叫夏洛麗，請多指教。」

「夏洛麗？」呂奇喃喃地：「這個名字有點洋派，我以為妳會叫林黛玉或者西施之類哩。」

「是嗎？」夏洛麗似笑非笑地說。目光落在呂奇右手無名指戴的那枚戒指上。同時，她也將右手擱上了桌面，雪白纖細的無名指上也戴着一枚戒指，和呂奇那枚完全一樣。

呂奇沒有開口，因為他完全不明白那情況。

「老闆對你的行程很不滿意，」夏洛麗輕聲說：「你應該直接從香港飛來夏威夷，然而你却經過了東京。而且使用的化名也沒有事先報備。進入旅館後先不連絡却泡進了游泳池。老闆要你解釋。」

呂奇此刻有了初步的瞭解，這個組織中的一份子要從香港來，却將他誤認是那一個人了。為什麼會誤認呢？是因為他們的面貌極像？還是他在無意中作了些什麼而湊巧地成為了連絡的記號？也許那個要從香港來的人和這邊的人從未晤面過，所以才有了這樣大一個誤會。

好奇心似乎該到此為止了，再陷下去，一旦被對方發現，那將有嚴重的後果。但是，呂奇也深深瞭解，當他向對方解說自己不是他們所等待的人時，同樣會發生不良的後果。因此他只有錯路走到底了。但是，他却不知道該如何去回答夏洛麗說話。

夏洛麗以冷冷的話聲打破了呂奇的沉思：「你以無言作答覆嗎？」

呂奇只得不着邊際地問：「老闆很生氣嗎？」

「當然。這不是你一個人的安全問題，而是整個集團的安全問題。」

「我知道。」呂奇語氣緩慢地說。同時以目光探測對方臉上的反應。「可是我發覺香港好像有人注意我的行動，所以先飛東京……」

「關於你使用的化名呢？那應該先按規矩來電報備的呀！」

「那是在東京臨時弄到的一張假護照，不敢確定是否還有人注意我的行踪所以沒有來電連絡。」

「唔！」夏洛麗漫應着目光却一直在打量他。

「這種解釋還能令老闆滿意嗎？」

「對不起！我不能回答。」夏洛麗的辭色非常冷峻。「請問：我該如何稱呼你？」

「叫我呂先生。」

「呂先生！你到櫃枱去為我買『外出卡』，每小時八元，到中午十二時你要付出八十元。再加上我和昭君的枱鐘費一共是九十六元。然後你在門口等我，我從後面的停車場駕車來接你。」

這好比一個泅泳者在水中遇上了漩流，當他發現已經被捲進去，若即時驚恐掙脫，那必定會迅速下沉，遭受被漩渦吞噬的厄運；唯一的自救之道，是保持冷靜，順流而動，待捲至漩流的中心點再設法逃生。

呂奇是老手他自然明白這個道理。於是他買了「外出卡」，在「香妃酒吧」門口靜靜地等待着。

不到幾分鐘夏洛麗駕着一輛紅色小跑車來了。

那輛小跑車的欵式很新，也很高級，絕不是一個從事吧娘生涯的人所能購買得起的；毫無疑問，除此之外，夏洛麗還另有收入。根據呂奇的猜想，那份收入還極可能是她最主要的收入。

呂奇上車之後，夏洛麗駕車疾馳。

「我們去那裏？」呂奇問。

「別忘記了你方才為我買了『外出卡』。」

「那麼，是要去我住的旅館了？」

「當然。」

「妳知道我住在何處嗎？」

「若不是因為你住在老地方，我們還不知道你來了哩！『太平洋旅館』二一七室，對嗎？」

「嗯！我這個人有戀舊的性格。」

「那是我們所歡迎的。」

我們？那是代表一些什麼人呢？呂奇心中懷着疑問。不過，他却非常明白，不久，他就會一一見到了。

夏洛麗熟練地將她的跑車駛進「太平洋旅館」的停車場，和呂奇相挽着走進旅館，登上二樓。看她那種親暱的表情，活像是呂奇相識已久的膩友。

進入房間，夏洛麗放蕩地踢掉了腳上的高跟鞋，坐上了床緣，兩手向後支撐在床上，擺出一個誘人的姿態。突然又皺皺眉頭，輕嚷着說：「嗨！我又忘記該如何稱呼你了。」

「叫我呂先生！」呂奇沒有動，就像一個守秩序的觀衆，在等待將要登場的精采表演。

「哦！呂先生！」她將胸脯挺了一挺，有一部份肉體險些從那個鷄心小洞中迸裂出來。「對我還滿意嗎？」

「妳是指那一方面？」

「我不是坐在你的床上嗎？」

呂奇不禁暗皺眉頭，但他的臉上却浮現了邪蕩的笑容，含糊其辭地說：「看來還不錯。」

「你方才說，你是一個戀舊的人，其實，在享受女人這一方面你却是喜新厭舊的。你每一次來，都要求老闆派出不同的連絡人。你雖然有很好的藉口，但我心頭却明白，你不過是想嚐試新鮮的味道而已。」

夏洛麗的話使呂奇暗暗鬆了一口氣。這個女人從來不曾與他所扮演的角色打過交道，他一時還不至於露出破綻。

他走過去，在她身邊坐下，摸索着旗袍上的拉練，滋地一响，又在她衣服上開了一個「窗子」。

夏洛麗自己動手，使那件已起不了多大掩蔽作用的衣服離開了她的軀體，同時似笑非笑地說：「看起來，你很穩練。却想不到在這一方面會如此心急。」

「我只是作了一個對妳表示滿意具體回答。」

「既然如此，我就暫時將身上所剩餘的東西保留了。」夏洛麗站起來向酒櫃走去。「赤裸裸端着酒杯，那副姿態一定是令人噁心的。」

她在酒櫃中取出白蘭地，倒了兩杯，重又回到床邊坐下，遞了一杯給呂奇。

呂奇此刻需要知道許多事情，但都不可以明顯追問的，那得需要技巧，才在對方毫不覺察的情況下透露機密。

「洛麗！」呂奇以漫不經意的口吻說：「妳在我面前曾經無數次地提到『老闆』的字眼，難道妳對他沒有別的稱呼嗎？」

「我們也稱呼他『團長』，一個脂粉軍團的團長。不過，在你面前還是不要這樣稱呼他。萬一你對我不滿意，你可能會向他告密。」

「嗯！團長！我倒喜歡這個稱呼。」呂奇的語氣突然一轉，「洛麗！妳稱呼我『呂先生』，感到很順口嗎？」

「無所謂，反正我是第一次和你接近。」

「等一會兒妳可能會發狂地呼喚我，妳可知道？」呂奇面上浮現了猥褻的笑容。

「嗯！聽說你的確有令女人發狂的本領。」

「那個時候呼叫我『呂先生』，豈不是大為掃興。」

「那該怎麼辦呢？」

「我倒希望妳沿用妳在背地裏對我的稱呼。」

「小霸王！海上小霸王。你喜歡我那樣稱呼你嗎？」

「當然。那將使我引以為傲。」

「來！為海上小霸王乾杯。」夏洛麗舉起酒杯，噹地一响和呂奇的酒杯碰在一處。然後分開，喝乾了杯中的酒。接着說：「縱橫海上的小霸王，讓F．B．I，頭痛已極小霸王。哈哈！……」

呂奇暗暗一驚，原來他扮演的角色曾使得美國聯邦調查局頭痛，那一定是一個國際罪犯了。

在這一瞬間，呂奇打好了主意。若想知道內中情況，勢必要循另一條途徑進行，他突然想起了一個人。

他要去找那一個人，但是他必須先一步擺脫夏洛麗的糾纏。於是，他放下酒杯，摟着她，語氣輕柔地問道：「洛麗！妳今晚……不！妳今天將要陪伴我到什麼時候才離開？」

夏洛麗楞了一楞，有些訝異地說：「小霸王！是不是這一回的情況有了變化？」

呂奇知道方才那一句話問出了毛病，心頭難免着慌。但他表面上的神色却絲毫未變。鎮定地說：「我深受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注意，所以我的行動細節不能再和過去一樣，一成不變。」

夏洛麗的神色凝重起來，她皺着眉頭說：「按照團長的指示，我應當在這兒陪你共渡一宵，午餐之後，我們將駕車去遊覽土著的部落，實際上我們是去會唔團長。你認為我這項行程需要更改嗎？」

呂奇又多知道了一點——那位脂粉軍團的團長置身於土著的部落裏。至於夏洛麗陪伴着他，一方面是慰藉他這位遠來的貴客；另一方面則負有監視任務。大概犯罪組織的防範都是非常嚴密的。

現在，呂奇如果要夏洛麗離去，必然會使對方生疑。想了一想，他只有走另外的途徑了；那就是使對方酒醉，或者在極度疲勞之下陷於沉睡。他決定兩者併進，才會有理想的效果。

呂奇主意拿定，心情就輕鬆了，笑着說：「洛麗！就依照妳的安排吧……」

夏洛麗搶着說：「這不是我的安排，是團長的安排。如你要改變，還要預先請示。」

「好了！別再去談論這件事。」呂奇話鋒一轉，「我所關心的，我倆該如何安排這個良宵？」

「首先，你要解除頸上的領帶。」

「嗯！」呂奇將領帶解脫，「然後呢？」

「再寬去身上的衣服。」

「洛麗！我不希望將所有的樂趣都放在那張床上。」

「那麼，你想幹什麼？玩高爾夫球，還是打保齡？小霸王！別忘了這裏是一個旅館的套房啊！」

「最少我們該先喝幾杯。」

「你想灌醉我之後，隨意擺佈嗎？」

「也許。」呂奇向酒櫃走去。

「我可要提醒你，一個整日就在酒吧裏的女人是不可能被你灌醉的。說不定你自己先醉了。」

呂奇從酒櫃中拿出一整瓶拔蘭地，將那兩隻空杯倒滿。笑着說：「洛麗！先別說大話，妳聽說過我的酒量嗎？」

「也許你能灌醉我，但是對你不會有好處。」

「怎麼呢？」

「你的樂趣完全由於我的熱情反應，當我爛醉如泥時，你就毫無樂趣可言了。」

「哈哈！」呂奇發狂地笑着。「團長總算派出了一個傑出的好部下。來！我們先喝幾杯，酒是促進興奮的最佳妙品。」

不多一會兒，酒瓶就空了。

夏洛麗雖然沒有酩酊大醉，却也有了六、七分酒意。呂奇把握良機，熄去了燈，從另一方面去消耗對方的體力。他的「戰術」可能成功了。當清晨四時，天將黎明，夏洛麗已陷於沉醉之中。

呂奇也是異常疲累的，但他的頭腦却還保持着勉強的清醒。他去搖撼夏洛麗，甚至用香烟的嗆人輕烟放在她的鼻孔下面。她連連打着噴嚏，但她却沒有醒過來。她的確是睡熟了，或者是醉了。

呂奇這才穿上衣服，悄然開門，走了出去。來到樓下隔音電話間，呂奇撥了夏威夷警局的號碼。值夜的警官接聽。他清晰地說：「這裏是警局。」

「我要找一個華裔美籍的高警官。」

「高警官？是高維邦嗎？」

「是的。」

「請你上午九點鐘再打電話來好嗎？……」

「對不起！」呂奇語氣急促地說：「我有要事必須要見他，請你查一查高警官家裏電話號碼。」

對方猶疑了一下，才回答說：「好！請你等一等。」

一分鐘之後，呂奇得到了高維邦寓所的電話號碼。撥通之後，鈴聲甫响，就傳來了一個低沉的聲音：「哈囉！……」

「對不起！打擾你的好夢。」呂奇以華語清晰地說：「我是J．A．S．遠東支部的呂奇，一年前曾經與你接洽公務，還記得嗎？」

「哦！哦！」高維邦似乎想起來了。「先祝賀你們打擊狂人組織的成功；再歡迎你到夏威夷來。是有什麼事需要我効勞嗎？」

「高警官！我好像在無意中接觸到一個國際性的犯罪集團。這一情報對你們也許非常重要，所以我迫切需要和你談一談。」

「噢？是一個什麼性質的犯罪集團？」

「我還不太清楚情況。高警官！你聽說過一個外號叫做脂粉軍團團長的人嗎？」

「脂粉軍團！那是一個專門從事非法入境的人口走私集團啊！而且走私的人口都是以女性為主的。來源地大部份是香港……」

「高警官！你可能說對了。還有一個外號叫做海上小霸王的人，聽說過嗎？」

「久聞其名，如雷灌耳了。呂奇！你有了他的資料嗎？」

「我現在正扮演着他的身份哩！」

「什麼？……」

「高警官！在電話裏是說不清楚的。我們見面一次如何？最好能邀到國際罪犯資料室的管理人，我需要進一步的資料。」

「好的，我們在警局見面。五分鐘以後我就可以到達了。」

「OK！」呂奇愉快地放下了電話聽筒。

摸底尋根

「呂奇！你看吧！」高維邦將一疊卷宗丟到他的面前。「這海上小霸王簡直和你模樣像透了。」

呂奇翻開擺在他面前的那一疊罪犯檔案。首先出現的就是一張放大照片，那簡直就是他的半身像，只是眉毛稍為濃厚了一點。在像片的下面有十幾個名字，當然，那都是海上小霸王曾經使用過的化名。

呂奇翻了一翻，又將那個卷宗闔攏，抬起頭來，問道：「關於那位脂粉軍團團長的資料！……」

坐在高維邦的旁邊，是聯邦調查局的一名幹員。透過高維邦的關係，特別將他請到這裏來的。他接下去說：「呂奇先生！這個人行踪飄忽，詭計多端，雖然我們明知道他在夏威夷，而我們却始終沒有發現過他的行踪。當我們行走在街上的時候，他也許和我們擦身而過，或者他和我們同在一家夜總會裏欣賞台上的精彩表演。對他，我們沒有任何資料，也就談不上緝捕了。不過他的罪行却是多得不計其數的。」

呂奇語氣緩慢地說：「關於他所幹的犯罪勾當，方才在電話中高警官已經畧微向我透露了一點。現在，我還想瞭解得更詳盡一點。」

「是這樣的。」那位名叫卡洛的聯邦警官，緩慢地敘述着：「在遠東地區，有許多人都想到美國這個新大陸來淘金，尤其是香港地區的一些年輕女性。她們在多年的戰亂與貧窮的生活下過得太久，因而嚮往奢侈的生活。在這種情況之下，這個脂粉軍團就動起歪念頭來了。他們的爪牙在香港地區鼓其如簧之舌，騙取那些年輕女郎的信任。可是她們一旦非法入境，踏上美國的國土之後，歹徒的本來面目就顯露出來了。而那個時候，前來淘金的那些女郎們，在人地生疏無援無助，而又唯恐被逮捕的情況之下，只有聽取歹徒擺佈。」

卡洛警官暫時將叙述停頓下來，呂奇也就迫不及待地問：「這個集團控制這些女郎幹什麼呢？」

「呂奇！」高維邦接下去說：「你應該想像得到。女人最簡單的賺錢辦法就是出賣肉體。因此，這些女郎遍佈美國各地。她們有的在作應召女郎，有的則流動各州之間，停息於三四流的小型夜總會，表演低級的脫衣舞蹈。她們不停地忙碌着，出賣青春，出賣肉體，可是，她們只能得到全部收入中的一小部份。一旦被移民局逮捕之後，她們還要被檢察官以非法入境的罪名提出控訴。可是，她們却無法將幕後的主持人交出來。」

「嗯！」呂奇緊皺着眉頭說：「這倒是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

卡洛警官又接着說：「她們如何進來的？我們始終沒有得到一點綫索。從海上嗎？當然是比較容易滲入的途徑，可是我們在海上的防衞警力也不算薄弱，却從來不曾發現過一點跡象。我相信他們一定有非常巧妙的方法。」

「嗯！我想是的。」呂奇又翻了翻擺在面前的卷宗，指着上面的那張照片說：「否則，這個人也就不會叫做海上小霸王了。」

「目前這個問題更是嚴重。」卡洛警官以一根手指不輕不重地敲着寫字枱。神情沉重地說：「非法入境的人數有增無減，而且本地還變成了轉運站。有些中國女郎到這裏之後，立刻就被轉賣到非洲，或者南美洲一些國家去。」

呂奇緩緩地將背脊靠上了柔軟的椅子，攤了攤手說：「二位！我遭遇的情況方才已經講述得很明白了。在我個人來說，我對我來到夏威夷頭一天的遭遇很感到興趣，如果你們允許的話，我倒願意將錯就錯，以海上小霸王的身份去會見那位脂粉軍團的團長。」

高維邦神色凝重地說：「呂奇！你沒有感到再往前走會有很大的危險在等着你嗎？」

「高警官！」呂奇臉上浮現着微笑。「請你將我可能遭到的危險情況分析給我聽聽，好嗎？」

高維邦點了點頭，吁出一口長氣之後，才語氣緩慢地說：「根據你方才所說的情況，那個海上小霸王到夏威夷已經來過好幾次，自然他也和脂粉軍團的團長碰過面。你們兩個人的臉型雖然很相像，再加上你們的籍貫相同，在口音和身裁方面是不至

於被對方看出破綻的。但是，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生活特性，脂粉軍團的團長能够從事這樣大的犯罪行爲，而始終沒有被我們查到行踪，足以證明他是一個非常厲害的角色。你和他見面之後，他很快就會發現你是冒牌的。」

呂奇沉吟了一陣，才緩緩地點着頭說：「高警官！你的分析很對，你的顧慮也並不多餘。不過，我却想起了我們中國有句古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必要的冒險是避免不了的。如果我們連繫得好，只要我和他一見面，不等到他發現我的冒牌身份，你們已經一湧而至，將他逮捕了。」

「不！」卡洛警官提出了反對的意見。「單是逮捕脂粉團長並沒有用。他被送進牢裏，還有另外一個人接替他的犯罪勾當。我們的目的是要他們的組織瓦解，而且我們也要從這個案件裏面，了解他們的手法和運輸的途徑，作以後防範的參考。」

「是的。」高維邦也附和着說：「卡洛警官說得不錯。要瓦解這脂粉軍團的整個組織，才是我們最重要的任務。」

「那麼……」呂奇雖然神態很輕鬆，但是，他還是經過了一番長長的考慮，才說出了他的決定：「……還是讓我繼續混進去吧！只要我機警一點，我相信這種小困難是可以克服的。」

「呂奇！」高維邦說：「還有一個更重要的顧慮，你可能未曾想到。」

「什麼顧慮？」呂奇很認眞地問。

「脂粉軍團的團長既然派出了連絡人，那就證明海上小霸王也將在最近要到達夏威夷，只不過落在你後面一步，才使得他們認錯了人。萬一你進入他們組織的核心，和那位脂粉軍團的團長面對面的時候，眞正的海上小霸王也突然到了，而你却毫不知情，那時，就有你意想不到的危機產生了。」

「是啊！」卡洛警官連連點着頭，兩道濃濃的眉毛也挑了起來。「這倒是個應該考慮的問題。」

呂奇想了一想，又問道：「你們不能够加强警力，封鎖港口和機塲嗎？」

「你以爲海上小霸王會公然地從港口或機塲來到夏威夷嗎？」高維邦以反問的語氣問呂奇。他等了一會兒，未見呂奇回答，才接下去說：「我想他不會如此笨。最近，聯邦調查局和本地的警署對這個集團已採取了嚴密監視他應該有所警覺才是。」

「對了！」呂奇忽然想起一件事。「我住的是『太平洋旅館』二一七室。根據夏洛麗告訴我，就是因爲我住在那個房間，她們才和我連絡上的，因爲海上小霸王每一次來，都是住在那個房間。」

「噢！」高維邦雙眼中閃動着晶亮的光芒，看了看卡洛警官，又看了看呂奇，然後右手握拳，在左掌用力地一擊。「那倒好辦。如果你明天退掉房間，他來了之後，毫無問題地會住進『太平洋旅館』的二一七室。我們只須守株待兔，就可輕易地將他逮捕。」

「高警官！」卡洛警官的面色似乎並不樂觀。「前兩次他都是從機塲公開進來的，我們都沒有逮捕他，因爲我們沒有他的犯罪證據。他持有英國護照，享受英國外交領事館的庇護，我們不能無端捕人啊！」

「卡洛警官！」高維邦神色沉重地說：「我們辦理這種情況特殊的犯罪案件，絕不能過分注意人權問題和法律後果，這一次呂奇先生很幸運地獲得了深入脂粉軍團核心的機會，我們怎麼能够輕易放過呢？」

卡洛警官神色尷尬地說：「高警官！這件事情我可不敢作主，因爲我具有聯邦檢察官的身份。」

「這樣吧！」高維邦說話的時候，臉上佈滿了挑戰的神色。「我是本地特警組的組長，這件事情由我負責。如果不幸引起了國際糾紛，也絕對不會牽涉到聯邦調查局就是了。」

「高警官！」卡洛警官委婉地解釋着說：「我並不是推諉責任。實際上我們的確有許多顧忌。由你酌情主辦，那是非常理想的。不過，我想先知道一下。人抓起來以後，就要扣押，你以什麼罪名扣押他呢？」

高維邦回答得非常乾脆：「我根本不會將他帶回警局。」

「高警官！」卡洛警官的臉上有明顯的驚異之色。「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說，你打算將他囚禁在別處嗎？」

「是的。當然我也不會表白我是警方的身份。充其量，那不過是一件尋常的綁架事情而已。」

卡洛點點頭說：「這個辦法也許不錯。聯邦調查局會盡可能地支援這一個計劃。」

「好！」高維邦點了點頭，同時擺擺手。「卡洛警官！你可以請便了，因爲我和呂奇商量的某些細節，如果有你在旁，反而會使你爲難的。」

「那麼，我告辭了。」卡洛向他們揮手告退。

聯邦調查局的卡洛警官走了之後，高維邦和呂奇又密談了將近三十分鐘。眼看到了清晨五時，天邊也露出了曉色，呂奇這才趕回了旅館。

在進入房間時，他心情頗有一點緊張。但是，當他看見夏洛麗仍然一絲不掛地沉睡在他的床上時，他不禁吁了一口長氣，放下了心上的一塊巨石，他的第一步——偷天換日，總算做到了。

喝了一杯酒，脫掉外衣，在那個惹火尤物的身

邊躺下。但他却沒有一絲睡意，他想着這次奇遇，想到方才和高維邦商量密計，不禁暗暗笑了起來。

他發覺自己是一個永遠離不開冒險工作的人；原想過幾天平靜的假日，麻煩却又找上了他。不過，他的心頭却不緊張，更不會惶恐，這種驚心動魄的事對他來說，已經是司空見慣了；就像小孩童們喜歡燃放鞭炮一樣，充其量不過是在鞭炮將要爆炸的時候，雙手捂一捂耳朶而已。

× × ×

和熙的風從太平洋上緩緩地吹來，這是一個晴朗的早晨。九時正，呂奇和夏洛麗在「太平洋旅館」露天平台上共進早餐。

遮陽傘遮住了陽光，但是從傘面上透過來的五彩光線投射在夏洛麗臉上，使她顯得格外地艷麗。

呂奇將吃了一半的火腿煎蛋放回了盤子裏，笑瞇瞇地說：「洛麗！妳眞美。」

他表面上是在作阿諛讚美之辭，其實，他是在察看她的反應。

夏洛麗也將手裏的牛奶杯子放在桌面上，笑瞇瞇地回答說：「你眞强。」

「妳是指那一方面而言？」

「你不要明知故問了，」夏洛麗給了他一個冶蕩的笑容，「你竟然使我疲倦得昏睡了好幾個小時。還不算强嗎？」

「洛麗！妳應該不會忘記我的外號呀！」

「那是在海上呀！」夏洛麗眉飛色舞地說：「難道你在女人身上也是小霸王嗎？」

呂奇以曖昧的語氣回答說：「我想是的。妳應該是最好的證人。」

夏洛麗笑了，笑得很媚，也很妖嬈。突然，她的雙眉一蹙，壓低了聲音說：「小霸王！今天中午我們就要去見團長了。」

「嗯！」呂奇很認眞地點着頭。「我也急於要見他。什麼時候動身？」

「早餐之後，我要離開你一會兒。」

「爲什麼？」呂奇漫不經心地問了一聲。

「我要和團長連絡一下，雖然我知道他可能在某一個土著的部落裏等待我們，然而見面的確實地點我到目前爲止還沒有得到他的指示。而且，交通工具也是由團長親自安排的。」

「那麼，妳就去吧！我也正好利用這個機會再睡一會兒。」呂奇神情毫無異狀地說。這表示他對夏洛麗的單獨離去，並未感到有什麼不安。

「怎麼？你感到很累嗎？」夏洛麗的語氣有些古怪，這句話也好像是存心問的。

「嗯！」呂奇極爲認眞地點了一點頭。「在某一方面來說，妳的消耗戰術也不差啊！」

夏洛麗壓低了聲音，嬌笑着說：「能够聽到小霸王在我面前說這樣一句話我應該引以爲傲了。」

「別忘記小霸王並不是鐵打的啊！」呂奇的言辭充份地顯露了他是一個登徒子。其實，他對海上小霸王的人品一無所知，他只是暗暗揣摩而已。

夏洛麗站了起來，低聲說：「那麼，我現在就走了。大概在十一點鐘左右，就可以回到旅館。記住！別四處亂跑。聽團長說，最近F・B・I・對我們的行動，監視得非常嚴密，小心點。」

「妳放心吧！F・B・I・的人一露面，我就可以認得出來。他們永遠也釘不上我的。」呂奇的語氣表現了十足的信心。

夏洛麗擺動着她那扭曲得像是一條水蛇似的身體，在平台的梯口消失了。呂奇凝望着她的背影，不禁有些發楞。夏洛麗是個引導者，她將把自己引導到一個什麼樣的境地去呢？也許那是一個死亡的陷阱，或者是一個令人發寒的鬼門關。不過，他心裏明白：愈是在這種情況之下，他愈覺得勇氣百倍，絲毫沒有怯弱的信念。就算是令人發寒的鬼門關吧！呂奇也要去闖上一闖的。

當他將視線從平台的梯口收回來時，突然發現夏洛麗原來坐的位置上，又坐了一個年輕的女人。她有一頭金色的頭髮以及一雙漆黑的瞳仁。皮膚呈象牙色。呂奇心中暗暗判斷，她一定是具有中西雙重血統的混血兒。

那個年輕女郎正以像貓一樣晶亮的目光望着他，嘴角處流露出來一絲難以察覺的笑容。語氣低沉地說：「大衞！我們又見面了。」

呂奇不知道對方是什麼來路，他更不知道對方所稱呼的「大衞」，是否就是對海上小霸王另一個暱稱。因此，他的臉上雖然露出了笑容，然而語氣却是冷冷的：「小姐！我們認識嗎？」

「大衞！」那個年輕的女人臉上流露出一絲冷笑。「你也許忘掉我了，因爲從你的手下不知道經過了多少女人，你的臂彎也不知摟抱過多少女人。可是，我却沒有忘記你。」

從這種語氣之中，呂奇很顯然地已經聽出來這個混血女郎和海上小霸王有特殊的關係。此刻，他的心情是極爲複雜的，一方面他發覺自己和小霸王太相像了，甚至和他有過關係的女人都會認錯了；而另一方面，他却感到非常傷腦筋，因爲他根本就不了解小霸王和這個女人有何糾葛，所以不知該如何去應付。

「我叫蘇麗安，這個名字，你不會陌生吧！」

混血女郎說：「小霸王！你還要繼續裝糊塗嗎？」

「妳好！」呂奇簡短地說。這應該是最好的答

覆了。

「還不錯。」自稱名叫蘇麗安的混血女郎，在呂奇面前的烟盒中取出一支香烟，點上了火，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後目光向桌上一掃，冷冷地問道：「你的早餐用完了嗎？」

「用完了。如果妳還不曾用早餐的話，我可以陪你一會。」

蘇麗安搖搖頭說：「不必了。我能否到你的房間去和你談談？」

對方的目的何在呢？呂奇心中不禁暗暗地尋思。然而他却知道，單憑自己的思考是無法猜測這個女郎的來意的。他的心中忽然靈機一動，如果能在蘇麗安的口中多了解一點有關海上小霸王的各種情況，以後當自己和那位脂粉軍團的團長見面時，必然有所幫助。想到這兒，他立刻站了起來，點點頭說：「好吧！」

「你先走。」蘇麗安輕聲說。

「為什麼？是怕我的女朋友發現嗎？」

「你先走。」蘇麗安仍然是那種冷冷的語氣。「你住的房間我知道，如果你的記憶不太壞的話，你似乎應該想得起來，當我和此生中的第一個男人睡覺時，就是在那間屋子。」

「想不到你記得那麼清楚。」呂奇以模稜的語氣去應付對方。「那麼，我先走一步了。」

當呂奇回到房中之後，不到一分鐘，蘇麗安也尾隨而至。她眼睛裏面閃動着詭譎的光芒，進門之後，先向四下打量了一眼，然後將房門落鎖下鍵。

接着，就很快地走進了浴室。

呂奇坐在椅子上，冷冷地看着她，等待着每一可能發生的情況。但是，他却永遠也沒有想到，當蘇麗安從浴室裏再度出來的時候，手裏竟然拿了一支槍，漆黑的槍口，正瞄準着他的胸膛。

「大衞！」她的臉色很難看，語氣也非常森冷。「這不是開玩笑。我這支槍上套着滅音器，由此可見，我是經過愼密計劃的。不管你有什麼花樣玩弄出來，我都能够輕易地殺死你，而且不會被任何人發覺。」

呂奇不禁暗暗吃驚，從蘇麗安的言談之中，他已經發覺到海上小霸王是她生命中第一個男人，這種關係應該是很親密的。那麼，她此刻又為什麼突然持槍，聲言要殺死海上小霸王呢？

儘管呂奇心頭此刻已產生了極度的震驚，而他表面上的神色却非常地鎮定，冷冷地問道：「蘇麗安！妳想幹什麼？」

「大衞！」蘇麗安咬牙切齒地說：「我在夏威夷心驚胆戰地已經等待了三個多月，就是為了要等待這短暫的幾分鐘。現在，時機終於來臨了。我要殺死你。」

「噢！為什麼呢？」

「哼！」蘇麗安冷笑了一聲。「你不用明知故問了。在香港的時候你甜言蜜語地欺騙我，說是要帶我到美國來和我結婚，結果你却將我推入了火坑，讓我每天呆在暗無天日的斗室裏，供一些從不相識的男人蹂躪取樂。我不殺你殺誰？」

呂奇突然明白了。原來這個叫蘇麗安的女人，也是被脂粉集團從香港拐騙來的許多年輕女郎中的一個。看來她已經逃出了歹徒的掌握，否則，她絕不可能就在這兒等待報復的機會。

在他沉思的時候，蘇麗安又語氣嚴厲地說：「大衞！儘管人家都稱呼你小霸王，我却寧願這樣叫你；因為這是我們在香港初見時你所告訴我的名字。雖然我明知道叉了你的騙，但是我却一直欺騙自己相信那是一個誤會，愛我的大衞仍然是一個好人。但是，當我和另外一批也是被你騙來的姐妹們碰頭之後，我的幻想破滅了。現在，我要殺你，我要眼看着你痛苦地在血泊中掙扎。我要看看你流出來的血是不是紅的。」

「蘇麗安！請慢一點。」呂奇慌忙地叫一聲。

「怎麼？你打算向我求饒嗎？」蘇麗安惡毒地說：「都麼，你就快些跪下吧！」

「蘇麗安！」呂奇竭力將語氣保持平和。「如果妳打算給我一個機會，和妳詳細地談一談，那麼，我會告訴妳一些令妳吃驚的事。」

「別耍花樣了，如果你要作死前禱告，我可以給你短短幾分鐘。否則，我一秒鐘都不能再忍受。我不要再聽你那些騙人的話，我相信你的花言巧語，即使到了地獄之後，連撒且也會上當。」

「妳能够確定我就是妳所痛恨的大衞嗎？」呂奇道。

「哼！」蘇麗安冷笑着說：「即使將你燒成一堆灰，我也能够認出你的面目。你就是我所要找的人，你就是害我的人，也就是我等着要殺的人。你的末日已經來臨了，痛哭吧！」

呂奇知道自己一定和海上小霸王的外形以及說話的聲音，却非常相似，在蘇麗安激憤的心情下，很可能會被她不明不白地槍殺。當然，這也可能是脂粉軍團的團長對他所作的一種試探；不過，那種可能性極少。

呂奇非常信賴自己的觀察力，蘇麗安不像在演戲，她的表情和她的語氣是那樣激憤，如果不是深受其害，在極痛苦的情況下，是不可能有這樣表情的。於是，他搖了搖手說：「蘇麗安小姐，請妳冷靜，也不要吃驚，我並不是妳所要找的大衞。」

呂奇雖極欲表露自己眞實的身份，免得被對方誤殺，但蘇麗安却堅持不肯相信，依然冷笑連連地說：「大衞！你今天不管要出什麼的花樣，仍然免不了被殺，你乾脆認命吧！」

「蘇麗安小姐！我的確不是海上小霸王，我只不過面貌和他相同罷了。從妳的言談中，我已知道妳和他有了極親密的關係。那麼，妳一定會記住他軀體上某一些特徵的。如果妳不相信，妳可以檢驗一下，妳必然會發現我和妳所等待的海上小霸王畢竟有不同之處。」

在這一瞬間，蘇麗安那一雙像貓一樣的晶亮目光，一絲也不眨動地盯在呂奇的臉上。過了許久，她的神情才逐漸緩和下來，皺着眉頭說：「我不用察看你的軀體了，也許你眞的不是我所要等待的大衞。」

呂奇鬆了一口氣：「嗨！蘇麗安小姐！聽到妳這些話，我一顆懸心總算放下了。」

「我和大衞雖然相處的時間不多，但我却了解他的特性。他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會消失他臉上那種富有魅力的笑容，然而你方才却浮現了驚慌的神色。你的確不是大衞，這令我非常地失望。」說到這兒，蘇麗安停頓了一下，接着又問道：「那麼，你是誰呢？」

「蘇麗安小姐！妳能够將手裏的槍收起來，和我詳細地談一談嗎？」呂奇唯恐她隨時會變卦。

蘇麗安冷冷地搖着頭說：「對不起！在沒有確定你的身份之前，我不能够放下手中的槍，因為我要所等待的大衞太狡詐了。他經常會玩弄出使人意想不到的花樣。我不能不加以提防。」

「蘇麗安小姐！我要求妳相信我所說的每一句話。」

蘇麗安點點頭說：「我吃盡了苦頭，受盡了欺凌，已經懂得如何去觀察別人的言行。用不着你叮嚀，我可以分得出你的話是假是眞。」

呂奇作了一個短暫的思考，在沒有絕對把握之前，他還不能够吐露自己眞實的身份。於是，他決定編造一個人的故事。

「蘇麗安小姐！」他皺起了眉頭，神情顯得非常沉重地說：「我是從香港來的，此行的目的是為了追查一個失踪的女友。」

「噢！」蘇麗安挑起了眉毛，又將他打量了一陣。才語氣喃喃地說：「那麼，你為什麼和大衞生得一模一樣呢？而且說話的聲音又那麼相似，也許你和大衞是孿生兄弟吧！」

呂奇搖搖頭說：「請妳別這樣想。我的女友失踪之後，我曾經下了一番工夫調查，才知道她在失踪之前，認識了海上小霸王。剛好她另外一個朋友喜歡攝影，無意中拍下了她和小霸王在一起的照片。我推想她可能是被騙走了，同時最近香港也盛傳着有不少年輕女郎失踪的事。所以我去了一趟美容整形醫院，將我的容貌改造成海上小霸王的模樣，追踪到這兒來，試圖找尋我那位女友的下落。我說的都是眞話。」

雖然這是一段謊言，但是呂奇說來却是煞有介事，而且很合情理，應該可以將對方瞞騙過去。

果然，蘇麗安對他的話深信不疑，而且關心地問道：「你那位女友叫什麼名字？」

「她的名字桑娟，你聽過這名字嗎？」

「桑娟？」蘇麗安喃喃地念着這個由呂奇杜撰出來的名字，很認眞地在記憶中搜索。然後又搖搖頭說：「很抱歉，我對這名字一點印象也沒有。」

「妳方才不是說有很多人被海上小霸王騙來的，她們現在什麼地方呢？」呂奇不着痕跡地追問。

「她們遍佈美國各地。有的被囚禁起來，由那些歹徒一個小時或者一個晚上的零賣她們的肉體；有的則被歹徒用兇器逼迫着在三，四流的小型夜總會裏表演最邪惡的脫衣表演。她們的行踪飄忽不定，你不可能找到她們。即使你有什麼發現，你也無法和她們接近。據我知道，那些歹徒都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

「那麼，妳現在仍然在他們的控制之中嗎？」

「我逃出來了。」蘇麗安的面色陰沉，彷彿猶有餘悸。「可是歹徒們在全力追緝我。因我殺了監視我的人，而且帶走了他身邊的槍。他們是一定不會放過我的。」

呂奇態度誠摯地說：「蘇麗安小姐！妳的處境是非常危險的。而且是非法入境的，美國警方也不會放鬆對妳的追緝。如果妳相信我的話，我倒願意幫妳一個忙。」

「噢！你怎樣幫我？」

「我介紹妳去見我一個朋友，他一定可以給妳相當的保護。不過，我希望妳能够將妳所知道的情況盡量告訴他，這樣，對於我找尋女友的行動將有許多幫助。」

蘇麗安將手中的槍放進了手袋，抿唇沉思良久，才點點頭說：「好吧！我相信你，這三個多月以來逃竄的生活已經使我厭倦了。如果不是積恨未消，想殺死大衞出一口怨氣的話，我早就向美國移民局自首了。即使坐牢，比現在的情況要好得多。」

呂奇從身上掏出了一張紙片，寫上了高維邦的

電話號碼，交給蘇麗安。低聲囑咐：「這是我朋友的電話號碼，妳離開這兒之後，就立刻和他連絡，就說我要妳和他見面的。然後，妳將妳的遭遇詳細地告訴他，他一定會對妳的今後有所安排。」

「方才我那樣對你，你不怪我嗎？」

「當然不會怪妳，因爲妳並不知道我是另外一個人。快去吧！」呂奇連連地催促着，惟恐夏洛麗回來撞見。

「對了，剛才和你說話的那個女人，我好像很面熟，是你到夏威夷之後才認識的嗎？」

「嗯！那是我目前搭到的一條綫。她是一個神秘的女郎，也許可以幫助我找到我的女友桑娟。」

蘇麗安關切地向他叮嚀：「你千萬小心一點。據我知道，在夏威夷出現的一些中國年輕女郎都不是什麼好東西。」

「蘇麗安小姐！妳這樣說，豈不是連好人也罵進去了？」

蘇麗安很認眞地點點頭說：「的確是如此。我們被騙來的，全部都被轉運送到美國本土上去，留在這兒的都一定是那些壞蛋的爪牙。你的目的不過是找尋你的女友，而他們呢？却可能誤會你是警方便衣偵探。那就會採取用最嚴厲手段對付你了。」

「謝謝妳的關心。」呂奇走過去，拍了拍蘇麗安的肩膀。「妳快些去吧，萬一那個女人回來碰上妳，可就不妙了。」

蘇麗安低聲道謝，然後向門口走去。

她一打開門，却發現夏洛麗剛好來到門口，兩人竟然會如此湊巧地遇上了。這不但使蘇麗安吃了一驚，連呂奇也是大驚失色。這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情況，也許呂奇所要進行的計劃在一瞬間將遭到澈底的破壞。却想不到蘇麗安應付得非常恰當，她以流利的英語笑着說：「小姐！妳的男友很帥，而且也很值得妳愛，因爲他對妳非常忠實。我滿懷着信心而來，却不幸失敗而去，祝福妳！」

說完之後，她神態十分鎭定地緩步走了出去。

夏洛麗站在門口目送她的背影在長廊盡頭消失之後，才進入房門，目光冷冷地盯在呂奇的臉上，語氣緩慢地問道：「小霸王！那個女人是誰？」

呂奇微笑地反問道：「洛麗！妳難道聽不懂她所說的英語嗎？」

「我懂，不過我却不相信她的話。」

「爲什麼？」

「我發覺她比我更漂亮，你怎麼會不動心？」

呂奇走過去，一手托起了夏洛麗的下顎，另一隻手的食指點在她的鼻子上，一個字一個字冷冷地說：「妳用不着懷疑我，讓我告訴妳。我喜歡漂亮的女人，但是，我從來不和陌生的女人打交道，妳懂嗎？」說完之後，他猛力一推，使夏洛麗脚步踉蹌地連退了好幾步。

在呂奇的想像中，海上小霸王既然從事這種冒險的勾當，必然在心理方面有異常之處，因此他才來了這一手，顯露對女性的狂暴，使自己的行徑看起來更像一個歹徒。

夏洛麗先是驚慌，接着又堆下了滿臉的笑容，低聲說：「對不起！我並不是懷疑你，你應該知道女人天生喜妒，所以我才講了那幾句話，請你不要見怪。」

呂奇擺了擺手，以極不耐煩的語氣說：「洛麗！別說這些閒話。我們什麼時候出發去見團長？」

「下午一點鐘，會有車子到旅館的門口來接我們。」

「妳知道團長在什麼地方嗎？」

夏洛麗擺擺頭說：「沒有人在見到他之前，就能够預測將和他在什麼地方見面；你，我自然也不例外。據我所知道，你這是第二次見團長，難道還不明白這種情況嗎？」

呂奇沒有再接口說下去，他心中暗想：在夏，蘇二人的談話中已蒐集了足够的資料。他雖然是一個冒牌的海上小霸王，但他却深信在見到脂粉軍團的團長時絕不會被對方看出破綻。

實際情況眞如他的想像嗎？也許未必吧！

×　×　×

一輛灰色的吉普車駛進了叢林，經過一連串高低不平的山道，在一幢修葺得非常齊整的茅屋前停了下來。引擎熄火之後，一個穿着緊身長褲的年輕女郎跳下了車。她那烏黑的長髮隨着她奔跑姿勢飄向腦後，當她身體前傾時，格外顯露了她那纖細的腰肢和豐滿的臀。

那幢茅屋本來是寂靜，此刻突然走出來兩個年輕的男人，看上去他們都像是中國人，而且手裏還拿着槍。

「啊！小桃兒！」那兩個年輕的男人果然是中國人，說話腔調有濃重的廣東音。「妳晚來了五分鐘。」

名叫小桃兒的年輕女郎吁喘着說：「吉普在路上出了小毛病。團長在嗎？」

她說的是一口標準的粵腔，再看她黑眼，黑髮，一身象牙色皮膚，自然也是一個道地的中國人。

一個年輕男人向茅屋內揮了揮手。「快去吧！團長正在等妳哩！」

茅屋內的陳設自然談不上華麗，但是却很乾淨。一個背影很俏麗的女人正坐在窗前的一張方桌邊，一個人很起勁地玩着撲克牌；她大概是在卜問今

天的運氣吧？她很專心，甚至小桃兒走到她的背後，都還沒有發覺。

小桃兒走到她背後就停住了，難道實力龐大，使警方傷透腦筋的「脂粉軍團」的首領就是這個女人麼？

站了許久，小桃兒才囁嚅叫了一聲：「團長！我有重要的消息……」

那個女人說話了，也有濃厚的粵音，低沉而又畧顯沙啞：「白小桃！我說過多少次了？不許這樣稱呼我。」

「是的。」白小桃改了口，「馮嘉嘉小姐！我有重要的消息報告。」

她放下紙牌，緩緩地轉身來。天啦！她能算小姐嗎？眼皮浮腫，滿額皺紋，濃厚的脂粉遮不住她的衰老，看上去最少也有四十歲。難怪她不允許別人稱呼她團長，而要稱她爲小姐了。

不過，她那雙眼珠子却是年輕的，透射出精銳的光芒，凝視着白小桃，良久，才聲音沙啞地問道：「什麼重要的消息？」

「海上小霸王在香港出了事。」

「噢！」馮嘉嘉的臉上浮現了驚色。

「被差館抓起來了。」

「這是多久的事？」

「前天晚上。」

「正確嗎？」

「宋喬治就是爲了送這個消息才專程飛到夏威夷來的。一個小時之前我才和他碰過頭。他已搭飛機趕回香港去了，我和他訂妥了暗語，有了進一步的消息，他會用電報和我連絡。」

馮嘉嘉默然無語。半晌，才拍拍椅子說：「小桃兒！妳坐。」

白小桃坐了下來，但她却不敢多說一句話。因爲她發覺馮嘉嘉的臉色在這一瞬間突然變得猙獰可怖已極。

「我得到的消息却是海上小霸王已經到了夏威夷。」馮嘉嘉喃喃地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團長！哦！不！……」情況太急，白小桃不禁又說溜了嘴。「馮嘉嘉小姐！喬治的消息是千眞萬確的呀！他一直在做小霸王的助手啊！」

「但是，另一個小霸王的確已來到了夏威夷，我還準備在下午一時和他會面；現在他住在『太平洋旅館』的二一七號套房裏。」馮嘉嘉說到這裏停頓了一下，喃喃自問：「難道這個小霸王是冒充者嗎？」

「馮嘉嘉小姐！這小霸王是何時到這兒的？」

「昨天下午。」

「小霸王是前天晚間在香港被差館抓去的。」白小桃喃喃自語的說。突然她的聲音一振，「也許他被警方利用了……」

馮嘉嘉神色一變，打斷了她的話：「小桃兒！妳是說，小霸王又被香港差館放出來了，其目的是要利用他瓦解我們的組織？」

「我是這樣猜想。」

「不可能。」

「那麼……？」

「現在和我們接觸的是另外一個人。」

「他怎麼會和小霸王生得一模一樣？」

「那倒沒有什麼稀奇。問題是——」馮嘉嘉突然皺緊了眉頭。「他冒充小霸王的目的是什麼？」

「他自然是爲警方工作。」

馮嘉嘉搖搖頭說：「也不可能。」

「馮——小姐……」

「小桃兒！妳聽我說，如果他是爲警方工作，香港的差館在逮捕小霸王時絕不會走漏風聲。」

「那麼……？」

「也許他是屬於另外一個黑道上的集團。」

「馮——小姐！我們該怎麼辦？」

馮嘉嘉沉思了一陣，語氣凝重地說：「小桃兒！妳是認識夏洛麗的吧？」

「可是『香妃酒吧』的一個吧孃？」

「是她。洛麗雖然被我羅致在手下不久，但她的表現還不錯。現在她正和那個假的海上小霸王纏在一起。妳現在設法通知她，就說是我的命令，要她暫時離開那傢伙的身邊。」

「然後呢？」

「我要親自去和那小子打交道。」馮嘉嘉語氣陰狠地說，「倒要看看他是什麼來路？打主意打到『脂粉軍團』的頭上，那是自討苦吃。」

白小桃一時沒有說話，也許她心裏在想：「團長！妳該去照照鏡子的。那小子既然長得和海上小霸王很相像，必定很英俊。就憑妳這副模樣，對方也許正眼都不會瞧妳一眼。」

×　×　×

呂奇的心裏很踏實，因此帶血的牛排也變得格外有滋味了。也不自覺地在臉上展露了笑容。

他得意些什麼？坐在他對面的夏洛麗自然是不會瞭解的。她爲呂奇在切開的牛排上洒了些胡椒，然後問道：「你在笑什麼？」

「我很滿意我的羅曼蒂克式的生活。」

「難怪團長說你是一個天才犯罪家。」

天才犯罪家！呂奇不禁暗暗好笑，如果對方知道他是一個天才偵探，可能立刻會昏過去。

高維邦和那位聯邦調查局的卡洛警官都希望瞭

解「脂粉軍團」是如何將那些年輕的中國女郎由香港偷渡入境。現在蘇麗安已和高維邦見了面，她必然會詳細地說出她是如何踏上美國國土的。這個問題不是迎刃而解了嗎？

所以他心裏感到踏實，發出了得意的微笑。

「小霸王！」夏洛麗輕輕地叫了他一聲。

「爲什麼不叫我大衞？」

「對不起！我不是你經手的。」夏洛麗語氣突然冷起來。「由你經手的女孩子才會那樣叫你。」

「那麼，妳是誰經手的呢？」

「喬治，你的好搭檔。」

「看來妳過得很好。」

「是的。只因爲我有適應環境的能力，不願自討麻煩。」說到這兒，夏洛麗臉上的笑容又重現了，聲音也低了一些。「由於我的表現不錯，團長開始給我一些重要的工作做。不過，我到目前爲止，還沒有見過他。」

「嗯！」呂奇漫應了一聲。胡亂答話，很可能露出破綻。

「小霸王！」她突然媚笑着問道：「你對我的服務還滿意嗎？我自問對別的男人還不曾那樣賣勁過。」

「妳是一條五彩斑斕的熱帶魚。」

「那麼，一定很使你滿意了？」

「當然。」

「下午你會見到團長，請幫我一個小忙。」

「要我在他面前誇讚妳一番嗎？」

「請他將我調離香妃酒吧，讓我去作一些別的工作，危險的，勞累的，都無所謂，只要不讓我在一天之內去接觸無數個陌生的男人。我已厭倦了酒吧女郎的差事。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幫我這個忙。」

「好吧！我試試看。」

「哈囉！瑪利！」突然一個醉漢歪斜斜地來到他們座前，一隻手搭在夏洛麗的肩頭。口齒不清地說：「眞巧……竟會在這兒遇上妳……這位是妳今天……才交上的新朋友嗎？」

夏洛麗用力甩脫那隻手，向呂奇低聲說：「走，我們回房去。」

二人站了起來，但是那醉漢却攔住了呂奇，糾纏不休：「朋友！你想不想知道你這位女伴的價錢？昨晚她就在我的床上，只要五塊錢……各位，這位漂亮的女郎只要五塊錢……」

呂奇看出了對方不是無謂糾纏了。但是，他又猜不透對方的用意何在？於是，隻手搭住了對方的肩頭用力一推。那醉漢立刻揚手反扣住了他的右腕。呂奇是行家，一看出手，就知對方受過正統的擒拏術。那麼，對方是警方的人員嗎？

在呂奇還在思索時，那醉漢已經伸脚一勾，將呂奇勾倒，二人展開了滿地滾的一場纏鬥。

儘管對方受過正統的打鬥訓練，以呂奇的身手來說，也只消三拳兩脚就可以將對方解決掉。但他却沒有這樣作，當二人愈滾愈遠時，他才低聲問道：「朋友！到底是怎麼回事？」

醉漢手法利落地將一支鋼筆插進了衣袋，悄聲說：「那是袖珍通話器，有緊急情況，速與高維邦警官連絡。現在你可以給我一拳了。」

「請咬緊牙關吧……」

嘭！拳頭敲在醉漢的下顎處，他四平八穩地躺在那兒不動了，侍役也跟着闖了過來。

呂奇揮手說：「將他拖到外面去澆他一頭冷水，再打電話報警這兒若有損失開在我的賬單上。」

「是！是！」侍役連聲答應。

夏洛麗臉色發白地站在一個角落裏，她受辱，也受驚，絕不可能想到這個醉漢還是一個担負連絡任務的警官。

呂奇走過去拍拍她的肩頭說：「洛麗！先回房去，我要先走去一趟洗手間，我不願將我身上的齷齪氣息帶到房裏去。」

夏洛麗點點頭走了，看熱鬧的人群散去。這一打鬥結束了。然而呂奇非常清楚，一場緊張的追逐戰，現在才是正開始哩！

雙面佳人

「我是呂奇！」他對着鋼筆尖頂端的一顆寶石低聲呼叫：「高！高！高！請說話！請說話……」

「我是高維邦，」回聲傳來，微弱却很清晰。

「你現在置身何處？」

「旅館底樓餐廳的男用洗手間裏，我打開了洗手盆水管，我們的談話不虞洩露時間也很從容。」

「呂奇！我首先要對你感到抱歉……」

「爲什麼？」

「蘇麗安死了。」

「噢？是意外死亡嗎？」

「就在警局門口，有人從一輛黑色轎車中向她開槍，正中心臟。兇手駕車而逃，車子已在海灘尋獲，那是一輛失竊的車子，車主在三天前已經報案。這是歹徒向警方的强硬挑戰。」

呂奇感到很難過，蘇麗安逃亡了三個月沒有遭到毒手，而他想保護她時，反而使她遇害了。

「呂奇！」高維邦再次說：「我非常抱歉。」

「你和她作深入的談話了嗎？」

「我和她是在警局中碰頭的，正打算到另外一

個地方去密談，就在警局門口發生了這一不幸。」

「眞可惜。」

「是的。蘇麗安斷送了寶貴的生命；我們却斷送了一項寶貴的資料。」

「我這兒又得到了一項資料。」

「是那一方面的？」

「這兒的『香妃酒吧』極可能是脂粉集團的一個支點，在那兒服務的吧孃可能也有一部份是脂粉軍團從香港騙來的。我希望你能對那兒採取嚴密監視，但是絕不可能有所行動。」

「好的。」

「我可能立刻要離開這兒了。按照那個和我連絡的女郎說，我將於下午一時左右和團長見面。」

「呂奇！」高維邦的語氣十分沉重。「我所以要立即和你取得聯絡，一方面是報告蘇麗安的死訊，另一方面也是要你提高警覺；由於蘇麗安的被殺，你所面臨的危機又增高了一些。」

「爲什麼？」呂奇平靜地問。

「歹徒何以知道蘇麗安到了我這兒呢？一定是早就跟上了她。他們的原意也許只想將逃走的蘇麗安再抓回去。及至發現她和警局有了連絡，才臨時決定下毒手的。一個逃脫了脂粉軍團嚴密控制的女郎，先去了你那兒，接着就來了警局，那位團長不會對你滋生懷疑嗎？」

「高！你分析得很有道理。」

「所以你要小心。」高維邦最後又加上了一句：「呂奇！你沒有義務幫助我們破案，如果情況嚴重，你可以隨時改變你的決定。」

呂奇語氣輕鬆地說：「高維邦！我不是一個易改變決定的人。脂粉軍團就算是一個令人聞之發塞的鬼門關，我也要勇敢地去闖一闖。」

「那麼，我祝福你。」

「高！這一個袖珍通話器有效距離是多少？」

「六十哩。」

「那麼我帶在身邊了。」

「OK！我隨時收聽你的消息。」

呂奇收妥了那支特製的鋼筆，洗淨了雙手，還認眞地以手帕擦拭了身上的污穢，才回到他房間。

夏洛麗不知去向，几上却留了一張紙條：

「會晤的時間或許稍有變更，我去連絡安排。尙不知何時才能回到你的身邊，勿念。」

是因爲蘇麗安的事而發生了變化嗎？呂奇心中暗忖。他找不出明顯的痕迹。反正他已打定了主意，也就不去顧忌別的了。於是，他和衣躺上了床榻，決定好好地暢睡一番，以彌補昨夜所銷的精力。

× × ×

下午五時，呂奇一覺醒來時，夏洛麗仍然沒有回來。但是也沒有什麼異樣的情況發生。呂奇雖然心中大感苦悶，却還不過份担心。他換了一套色澤鮮明的衣服，來到樓下的酒吧。

他剛剛坐上高脚櫈，突然一個銀鈴般的聲音在他耳邊響起：「哈囉！大衞，好久不見了。」

那是一個生得非常明艷動人的中國女郎，長像和那位脂粉軍團長的面貌極爲相似；但是這位女郎和那位已近遲暮之年的團長馮嘉嘉却相差二十歲。這可有點怪？難道她是馮嘉嘉的妹妹嗎？

對於呂奇來說，面前這個女郎是絕對陌生的，但他也只有笑着向對方招呼一聲：「哈囉！」

她在呂奇的身邊坐下，向站在櫃枱裏面聽候指示的酒保說：「威士忌雙份，大衞也是一樣，我知道他的嗜好，要強尼華克黑牌的。」

那麼，這位女郎是海上小霸王的老朋友了？這使得呂奇有些緊張起來，他甚至不知該如何稱呼對方。

「我們上次是在六月中旬見面的，」她說：「哦！有半年沒有見面了。還記得我嗎？我是馮嘉。現在還是在『棕葉夜總會』獻唱，我們曾經共舞過，你的探戈跳得很有韻味，我沒有記錯吧！」

馮嘉？名字也只差一個字，那麼她是脂粉軍團團長馮嘉嘉的化身了？嗯！可能是的，她曾經對白小桃說，要親自來和呂奇交道，但是她的容貌……？經過特殊的化裝嗎？或者，那副醜陋而又衰老的面貌才是經過化裝的；她實在是一個神秘的女人。

呂奇遞給她一支香烟，又撥火爲她點燃。顯然是在拖延時間，以便思索應付的方法。

馮嘉將一口濃濃的烟霧噴到他的臉上，這動作有些野，在她作來却不過份，只是讓人覺得她有些輕佻而已。然後，她又是慢聲問道：「大衞！想起來了嗎？」

呂奇點了點頭說：「我沒有忘記。只因爲妳愈來愈漂亮，所以使我不敢輕率相認，再說，事隔半年，我也不想到妳還在夏威夷獻唱。」

「我去了一趟賭城，前幾天才回到這兒。」她的微笑有蕩人心魄的功能，連呂奇這個在脂粉圈子裏身經百戰的老將都有這種感覺。「大衞！聽說你忘女人忘得很快，果然是如此。」

「聽誰說的？」

「一個在『棕葉夜總會』表演脫衣舞的女孩子，聽說她目前在邁阿密。」她笑語了一陣，喝了半杯酒神色正經起來。「大衞！你什麼時候到的？」

「昨天。」

「何時走。」

「不一定。」

「就像上一次一樣嗎？頭天晚上我們在一起共舞，第二天早上你就突然退房，不知去向了。」

呂奇聳聳肩頭，吁出一口氣：「唷！妳記得眞清楚。如果我的話不使妳着腦，我想老實告訴妳，我甚至不記得我們如何相識的。」

「和這一次的情況一樣，所不同坐在『棕葉夜總會』的酒吧裏。」馮嘉輕微地蹙了一下眉尖。「看慣了金髮碧眼的外國佬，一旦見到你這個黃面孔，格外覺得親切，尤其像你這種英俊黃面孔。」

「這句話好像妳以前也曾經對我說過。」

「大概別的女孩子也向你說過這種話。」

「可以不回答嗎？」

「當然可以。」她撫媚地笑了。「在美國，經常有違反傳統的事情出現。故此說現在吧！我就要主動地請你晚餐。九點鐘我才去夜總會，還有足够的時間陪伴你，賞光嗎？」

「也許我拒絕。」呂奇再作試探。按道理他是應該拒絕的，因爲夏洛麗可能隨時回來和他碰頭；但是他又明白馮嘉和海上小霸王是一種什麼關係？拒絕之後會有何種後果？

馮嘉撇了撇嘴，一口喝乾了杯中的酒，壓低了聲音說：「那樣我會大哭一場。」

「馮嘉小姐！」呂奇神色極爲正經地說：「我不想欺騙妳。昨晚我去了一趟『香妃酒吧』，妳想必也知道；那兒的吧孃都是中國人。我認識了一個，她可能等一會兒要來找我。」

「哼！」她縮了縮鼻孔，氣呼呼地說：「這是二十世紀男人的特性，拒絕淑女的約會，却去等待由金錢買來的野草爛花。」

「那是妳的看法。」呂奇似笑地說。

「大衞！」她又笑了。「不過我却喜歡這種放蕩不羈的男人。這樣吧！你可以在服務台上留言，如果那位多情的女郎眞的來了，可以去找你。」

「看來我是無法拒絕了。」

「拒絕女性的邀請，是失禮的事啊！」

「好吧！」呂奇喝乾了杯中的酒，付了錢，從高脚櫈上滑下來。「我們上那兒去吃飯？」

「到『滿風號夜總會』去，那兒是純中國風味的菜餚，由馮嘉小姐主廚。保證你大快朶頤。」

呂奇不禁楞了一楞，喃喃自語地說：「滿風號？夏威夷有這樣一家夜總會嗎？」

馮嘉笑得花枝招展，當她從高脚櫈滑下來之後，才止住了大笑，以紅唇貼在呂奇的耳朶上說：「告訴你吧！『滿風號』是我的遊艇，我要在那兒欵待你這位貴賓。我不要任何人打擾這一頓難得的晚餐，自然那位你昨晚才認識的小姐要例外。我會告訴服務台的。」

呂奇心中多少生了一點警惕，他並不認爲這是一次男女關係的尋常聚會。然而他在表面上却依然笑着說：「妳眞是一個好主人。」

× × ×

「滿風號」是一艘百噸級的豪華遊艇，白色的艇身漆上鮮紅的中國字船名，有一條主桅和一條副桅，艇首高昂，顯得很有氣派。

艇艙內的佈置更是非常華麗，呂奇私心估計，買這樣一艘豪華遊艇。最少也要一百萬元美金，是他拚命數年，所得退休金的十倍。

「大衞！」馮嘉一面倒酒，一面說：「你好像在以懷疑的眼光看這艘遊艇。」

「妳怎知我在懷疑？」

「大衞！」她輕柔地喚着他的名字，端着酒向他走近。語氣幽幽地說：「我只是一個賣唱的女歌手，雖然收入不惡，扣去稅金，加上開銷，所剩無幾，那有餘錢買這種豪華遊艇？」

「也許妳中了慈善獎劵。」

「一個猶太商人送的，我曾作了他六個月的情婦。那該算是一個不太有名氣的女歌手的副業。」

「妳應該將它賣掉。」

「爲什麼？」

「聘僱水手的化費並不少。」

「我從來不請水手，」馮嘉旋轉着身子，展露了美妙曲線。「我只是將這艘遊艇作爲我的海上行宮。當我到別處去演唱時，我就將遊艇出租。」

「這艘遊艇最少可以賣到五十萬美金。」

「是嗎？可惜我不需要那筆錢。」

「馮嘉！妳是一個洒脫的人。」

「謝謝你的奬語，」她在他身畔坐了下來。「大衞！你是我的客人，我們不該談這些的，你想吃什麼菜？」

「時間來得及嗎？」呂奇看了看腕錶。「現在已六點多了，別忘九點鐘妳要到夜總會去演唱。」

「來得及的，七點半我們就可以坐上餐桌。一個小時足够你品嚐我的傑作，現在我要去廚房，你可以聽一點音樂。」她站起來，開了錄音機，又將一瓶威士忌放在几上，才走了出去。

令人激盪的音樂跳躍在這間華麗的艇艙裏，呂奇的心情却沒有激盪。他在沉靜地思索，思索馮嘉的每一個表情，每一句話。但是他沒有得到什麼。這寶貴的幾個小時也許將要平白浪費掉了。

菜餚的香味從門縫裏飄送進來，馮嘉此刻正在廚房裏忙碌着。呂奇靈機一動，先拉脫了襯衫上的一粒鈕，然後搜索那些抽屜和壁櫃。他已安排了很好的藉口——找尋針綫來縫綴鈕扣。

他搜索了十分鐘，沒有什麼特殊發現，唯一的收穫是找到了一份精繪的海圖和測繪的儀器。

那是遠航用的航行工具，馮嘉曾經駕着「滿風號」作過遠航嗎？不過，呂奇却不敢肯定。據馮嘉說，這艘遊艇曾經租給別人，也許租艇的人曾經駕駛「滿風號」作過較遠的航程……。

呂奇的心中有了一個假想，由於所得的證據過份脆弱，使得他的假想距離事實太遠。

如果有一艘船載着偷渡入境的女郎由香港駛來，再由這艘遊艇出海到中途去接……可能嗎？呂奇暗暗地自問了無數遍。海上嚴密的巡邏，遊艇出海必須得到允許，以及……他想到了許多問題。最後祇得連連地皺眉和搖頭來否定了他早先的構想。

比預定的時間較早，馮嘉在七點十分就來請他去餐廳了。幾樣小菜，倒的確有中國風味，何況還有馮嘉的溫馨笑語。因而這一頓晚餐使呂奇倍感愉快。他心頭暗暗地想：即使這個美艷的女郎眞有其陰狠兇惡的另一面，然而這方面却是非常可愛的。

晚餐結束得也比預定的時間早。那是七時四十分左右。

「大衞！」馮嘉嬌媚地笑着，酒後紅酡增添了她的嫵媚。「再坐一會兒！我爲你煑一壺咖啡。」

「好吧！等一會兒我再送妳去夜總會。」

「如果你願意在那兒多停留一陣，我很希望再與你共舞一支探戈，你的舞步比酒更令人沉醉。」

「是嗎？」呂奇向外走去，他顯然在逃避她的挑逗，她的雙眼像深潭，呂奇眞怕自己會在那裏湮沒。

回到原來那間華麗的艙房，馮嘉立刻爲呂奇倒了一杯熱氣騰騰的咖啡。她那溫暖的目光突然銳利起來，不停地四下掃動。

「馮嘉！」呂奇發覺了她的異狀，連忙說：「很抱歉，我方才翻了妳的抽屜和壁櫃，想找一點針綫。看！我的襯衫上掉了一顆鈕扣。」

馮嘉的目光重又溫暖起來。笑着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女人早就不會使用針綫了，男士們却念念不忘。來吧！端着你的咖啡。」

「上那兒去？」

「我的臥房。」她佻笑着。「一個年輕女人的臥房。對你來說，進入一個女人的臥房應該不是頭一次。」

「妳太會說話了。」呂奇俏皮地向她擠了一下眼睛。

臥艙內的陳設也是極爲華麗的，尤其是那張柔軟的床，對呂奇產生無比的誘惑，美艷的女人和柔軟舒適的床加在一起就更具誘惑了。

馮嘉很大方地要他脫下襯衫，那模樣就像一個賢慧的妻子。她在一架精巧的電動縫紉機上釘好了鈕扣。但她却沒有將襯衫還給他。以近乎自問的喃喃語氣說：「大衞！你知道我不願意賣掉這艘遊艇的眞正原因嗎？」

「妳方才已經說過了，是因爲妳不需要那一筆錢。」

「不是。」

「那又是爲了什麼呢？」

「我太戀舊。」她語氣幽幽地說：「那個猶太商人雖然又老，又醜，而且還是以金錢在買我的愛情，而我却依然懷念他。他給我的錢，我已逐漸化了。現在祇剩下了這艘遊艇。」

這是一個很美的愛情故事，由馮嘉口中說更富吸引力。呂奇不禁有些神往，他一句也沒有說過。

馮嘉雙手高舉着襯衫緩步走到他的面前，襯衫突然鬆落了，而她的雙手却繞上了呂奇的頸項。徐緩地說：「那畢竟是一種倚賴性，而不是令人回味無窮的愛情。但是，和你那次共舞之後却使得我的心情在半年之中從未安靜過。大衞！我好想你。眞的，夢中，醒來，我腦中都浮現你的影子。眞的！眞的！」

「馮嘉！」呂奇輕柔地低喚了一聲，雙手從她的脇下抄過去。心中有些震抖，也滋生了犯罪的感覺。如果眼前這個明艷動人的女郎已經愛上了海上小霸王，自己冒充她的意中人來接受，那不是犯罪是什麼？

馮嘉凝望着他，雙臂也在緩緩收縮，突然，殷紅的嘴唇印上了呂奇的額頭，順着面頰下移，最後留在停他的嘴唇上。

呂奇雖是脂粉圈中出入有年的老手，此刻內心也難免激動起來。因爲馮嘉不同於一般女人的挑逗手法，她揉合了感情成份。如果說她的行爲中滲有何種目的，那麼，她的手法就太高明了。

這一個狂熱的吻幾乎使呂奇昏眩，他祇是有限度地保留了極少成份的淸醒。他感覺到馮嘉將他身上的背心下擺部份從長褲中拉了出來。然後以她那柔軟的手掌撫摩着他的背脊。

他感覺到她的手指上戴了一枚戒指，在她的手掌移動時，他感到那枚戒指的稜角似乎刺痛了他。之後，他再也沒有感覺了，因爲他突然感到頭暈身體也逐漸下沉。沉！沉！沉向無底的深淵去。

馮嘉鬆開了他，目光是冰冷的，面上有得意的神色。她以左手摸索着右手中指上的那枚藍寶石戒指，祇聽「卡察」一響。然後她打開了床頭上的一個暗櫃，將手上的戒指取下來放進暗櫃，再取出一枚完全相同的藍寶石戒指戴上。（未完待續）

正宗武俠技擊長篇連載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鏢旗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虎威鏢局總鏢頭「鐵胆金鈴震八方」關中岳，協助督帥府侍衞領班沈百濤，偵查徐督帥被人下毒之事，特邀請鐵夢秋同往督帥府，鐵夢秋經過一番偵查，着沈百濤召來督帥府後院侍婢小梅，鐵夢秋先以絕世神功，把小梅懾服，要迫她說出實話，但小梅似另有苦衷，言詞閃爍，鐵夢秋迫得點了她的穴道，終在她的身上發現了死灰復燃的八卦教的符咒和禁制，然後又拍開她的穴道，揭破了小梅遭受威脅的證據，並允諾可以代她療治禁制，只要她說出實話，小梅四顧一眼，神態間似是有無限畏懼——



剝繭抽絲端倪現

關中岳道：「這花廳四週，都有着很週密的佈置，决不會有人混進來，再說，有鐵公子在這裏，你更不用担心。」

沈百濤道：「妳奉爺爺之命，保護督帥而來，目下你不但不能保護他，反而成了他的敵人，這豈是令祖的用心。」

小梅神色肅然的沉吟了一陣，道：「好！我說，不過，在未說之前我要三位答應我一件事情。」

鐵夢秋道：「只要在情理之內，我們是無不答允。」

小梅道：「我說過之後，他們很快就會知道我洩漏了機密，這傷勢將很快發作，我會變成世間極醜的人，所以，如是鐵公子無法療治好我的傷勢，請答應我自絕一死。」

關中岳吃了一驚，暗道：把自絕之事，當作條件說出來，倒是聞所未聞的事。

但聞鐵夢秋道：「好！我如無法療治你的傷勢，答應讓你自絕……」

語聲突然一冷，接道：「但如妳未說實話，在下也自信能够聽得出來，那時，姑娘就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了。」

小梅道：「這幾日中，我也在思索這件事，無論如何，就算你們不問我，我也會把我知曉的事，說給你們聽，但我心中明白，說給了你們聽，亦是

無用……」

望了鐵夢秋一眼，又道：「但目下有了鐵公子，也許情勢有些不同了。」

沈百濤道：「姑娘既然相信鐵公子，希望說的詳盡一些。」

關中岳道：「鐵公子一眼能瞧出你被八卦教所控制，自然有療治你傷勢之法。」

小梅道：「前天晚上，小婢才中了他們的暗算，大約是，他們已摸清了我的底細，才對我下此毒手……」

沈百濤道：「就在妳身前點了這片紅痣。」

關中岳道：「小梅姑娘，老夫走了數十年的江湖，自信見識很多，但却想不出，這一片紅痣，對你有何威脅。」

小梅苦笑了一下，低幽道：「這片紅痣，能够在一日工夫，擴大十餘倍，兩天之內，紅痣要爬上臉來。……」

關中岳連連點頭，接口道：「哦！哦！原來如此。」

小梅道：「他們告訴我，三天時光之間，我身上將完全的變成了這等紅痣上的顏色，諸位請想想看，那時，我成了一個什麼樣子的怪人。」

關中岳道：「女子愛美，尤過死亡，這也無法怪姑娘了。」

小梅道：「我不相信，這事對你們男人就構不成威脅。」

沈百濤道：「自然也有，但却不似姑娘你說的那般嚴重。」

小梅道：「也許你們的男人的想法，確有和女人不同之處。」

鐵夢秋淡淡的說道：「姑娘，妳還有幾件重要的事未談。」

小梅道：「什麼重要事。」

鐵夢秋道：「什麼人在你胸前點了這片硃砂，那人現在何處？」

小梅輕吁口氣，道：「他們先用薰香、迷藥一類，把我迷暈過去，然後，帶到了一個很陰沉、神秘所在……」

沈百濤接道：「離帥府好遠。」

小梅道：「小婢不知道，但在小婢感覺之中，似乎是未離帥府。」

沈百濤道：「未離帥府？」

小梅接道：「小婢只是想，不錯，那地方小婢的印象很深，再讓我瞧到了，我仍然能記憶的十分清楚。」

沈百濤道：「地方暫不說它，那些人，姑娘能記得麼？」

小梅道：「居中爲首之人，穿着一件杏黃色的道袍，胸繡八卦，但他臉上却戴了一個金色的面具，其他的人，一身黑，頭臉全都被包起來，除了露出兩個眼睛之外，什麼也瞧不到。」

關中岳道：「從他們身材上分辨呢？」

小梅道：「如若是一切正常，其中有四五個男人，餘下十餘人都是女的。」

關中岳道：「那位穿黃袍的人，是男是女？」

小梅道：「他一直未講過話，無法分辨他的聲帶……」

語聲一頓，接道：「然後，就在我前胸處，點了這片紅痣，片刻之後，紅痣就開始擴張，如若不服他們的藥物，那紅痣就不停的擴大下去，我並非危言聳聽，我親眼見到過，所以，我答允他們，加入了八卦教。」

沈百濤道：「你既然加入了八卦教，定然知曉不少隱密了，他們爲什麼要害督帥。」

小梅道：「小婢雖然被迫加入了八卦教，那也不過是一時的權宜之計，我既已無能幫助督帥，只有早一些，設法把這消息傳出去……」

沈百濤接道：「姑娘準備把這消息，傳給什麼人？」

小梅道：「傳給我爺爺。」

沈百濤接道：「姑娘如是眞有傳出隱密之心，爲什麼不先把此事，告訴在下等。」

小梅道：「告訴你們，也沒有用，因爲你們無能對付他們，所以，我要把這消息，告訴爺爺。」

沈百濤道：「姑娘，可是已把此消息，傳出去了。」

小梅搖搖頭，道：「還沒有。」

鐵夢秋聽那沈百濤問的太囉嗦，忍不住接道：「妳現在，定然已知道那暗中主持的首腦了。」

小梅搖搖頭，道：「不知道。」

鐵夢秋問道：「姑娘心中，是否已有懷疑的對象呢？」

小梅道：「如是要講懷疑，小婢早已有些懷疑，但全無證據的事，小婢也不能含血噴人。」

鐵夢秋道：「此地，只有我們幾人，姑娘但說不妨。」

小梅道：「寃人的事，小婢不敢胡說。」

鐵夢秋道：「姑娘，片刻之後，妳可能要毒性發作……」

小梅接道：「你答應過的讓我死。」

鐵夢秋道：「姑娘如是死了，妳心中之疑，豈不是永遠成秘密了。」

小梅怔了一怔，道：「我說出來，你們且不可

就把她視作敵人，還得有多方求證，我只是懷疑她罷了。」

沈百濤道：「好！我們答應，姑娘說吧！」

小梅聲音十分低微，但却很清晰的說道：「徐夫人……」

沈百濤輕啊了一聲，接道：「會是她，不可能啊……」

小梅接道：「小婢只是猜想，我不能肯定的說是她。」

鐵夢秋緩緩說道：「徐夫人是八卦教中一位很重要的人物，那是不錯了，但她不是眞正的首腦人物……」

長長吁一口氣，道：「打蛇打頭，擒賊擒王，我們要一下子制服他們首腦，消滅了八卦教，不讓這妖孽流毒，傳入江湖之中。」

關中岳道：「鐵兄，那主腦不是徐夫人，又是什麼人呢？」

鐵夢秋道：「什麼人，我還不知道，但在下可以斷言，他一直在帥府之中，借帥府的勢力掩護，發展八卦教……」

關中岳道：「鐵兄說的有理，目下咱們定然要先找出那主持人物，然後，才能一網打盡。」

鐵夢秋沉吟了一陣，道：「小梅姑娘，你仔細的想想看，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想出一些線索。」

小梅道：「試試看搜搜徐夫人的臥房，也許可以找出一些線索。」

沈百濤回顧了鐵夢秋一眼，道：「鐵兄不要爲難，如若情勢必要，在下設法搜查徐夫人。」

鐵夢秋道：「那不好，如是咱們行動太過激烈，只怕打草驚蛇，反而使他們提高了警覺……」

凝目思索了片刻，道：「目下，不是徐夫人的事，而是要找出那位眞正的幕後主人，如若不能一舉間制服他們的首腦人物，就算從徐夫人那裏搜出了證物，於事亦無補。」

關中岳道：「鐵兄說的，雖然有理，但如不抽絲剝繭，步步追查，那又如何能够找到那首腦人物呢？」

鐵夢秋道：「敵暗我明，咱們任何的行動，都在人監視之下，但敵人的行動，咱們確是一無所知，所以，目下最爲要緊的事，是要找出對手，這必需以隱密對隱密才成。」

關中岳道：「鐵兄，可有什麼妙計？」

鐵夢秋道：「這要小梅姑娘帮忙了。」

小梅道：「小婢並不畏死，我已把身中八卦教暗算的事，傳了回去，希望我爺爺能及時趕來。」

鐵夢秋淡淡一笑，道：「小梅姑娘，看看你的傷勢是不是擴大了一些。」

小梅轉過身去，立時啊呀一聲大叫。

關中岳、鐵夢秋等，被她這一聲大叫驚動，不覺間，轉過頭去。

目光到處，只見小梅前胸那片紅痣，已然擴大成巴掌大小。

鐵夢秋緩緩從懷中摸出三粒丹藥，顏色各不相同，放在小桌桌上，道：「那黑顏色的丹丸，能解百毒……」

關中岳驚道：「萬應丹……」

鐵夢秋道：「不錯，是萬應丹……」

語聲一頓，接道：「那白色的丹丸，是雲南孟娘子的八寶護命丸，可避瘴毒，那綠色的丸丹，乃武林中有名的百花九轉丸，在下相信，這三種丹藥中，至少有一種，可能解去她身上之毒。」

這三種丹藥，無一不是武林中的奇珍，別人得到一種一粒，就珍收密藏，留作保命之用，鐵夢秋却一下子，拿出三種不同珍貴靈丹，只瞧得關中岳、沈百濤瞠目結舌，呆呆出神。

小梅雖然缺少江湖歷練，不知這三種丹丸的來歷，但她眼看沈百濤和關中岳驚愕之情，想這丹丸，定然是十分珍貴之物了，伸手取過三顆丹丸，回望着鐵夢秋道：「要一起吃下去麼？」

關中岳急急叫道：「不行，那太可惜了。」

鐵夢秋微微一笑，道：「萬應丹以解毒馳譽武林，先服下萬應丹試試。」

小梅道：「是黑顏色的？」

鐵夢秋道：「不錯。」

小梅取過黑色藥丸，吞入腹中。

鐵夢秋道：「你盤膝而坐，運氣調息，藥力行的快些。」

小梅依言盤膝坐下，運氣調息。

鐵夢秋回顧了沈百濤和關中岳一眼，道：「八卦教借督帥府死灰復燃，而且已成了氣候，現在，咱們再不能小視它了，他們很可能先行發動……」

沈百濤接道：「在下最大的顧慮，就是怕他加害督帥。」

鐵夢秋道：「沈兄，這督帥府中，可以相信得過，武功高強的人，共有幾個？」

沈百濤道：「事情變化到這等情形，兄弟已失去了信心，照說是有十幾個人可以相信，但武功說不上高强，適才小梅姑娘說，八卦教中，還有男子，那些人，如也是帥府中人，在下就不敢相信他們了。」

鐵夢秋沉吟了一陣，道：「目下有兩件事，最爲重要，一件是保護督帥，一件是找出八卦教的首腦……」

沈百濤接道：「在下之意，先把督帥送出帥府，再找他們首腦不遲。」

鐵夢秋道：「八卦教在督帥府中，已經成形，只怕，外面也早已搜有甚多徒衆，咱們送走督帥，正好給他們下手搶人的機會。」

沈百濤道：「鐵兄有何高見？」

鐵夢秋道：「把督帥移來花廳，先保護他的安全，再設法制敵。」

沈百濤點頭道：「高見，在下立時動手。」

鐵夢秋道：「關總鏢頭最好同去。」

關中岳應了一聲，和沈百濤聯袂而去。

鐵夢秋查看了一下督帥的脈搏，道：「傷勢還未變化，顯然，他們藥下的很有分寸，並未有取督帥性命之意……」目光轉到關中岳的臉上，道：「要勞動總鏢頭了。」

關中岳道：「在下聽憑吩咐！」

鐵夢秋道：「貴局中的幾位鏢師，可否集中在督帥府中。」

關中岳道：「自然可以，在下這就去召集他們到來。」

鐵夢秋道：「咱們分頭辦事，關總鏢頭早去早回。」

關中岳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鐵夢秋目光轉向沈百濤的身上，道：「沈兄，請召集你自認爲可以信任的屬下，看有好多人？」

沈百濤道：「鐵兄，可是要見見他們。」

鐵夢秋道：「不錯。」

沈百濤轉身離開了花廳。

鐵夢秋目光又轉到小梅的身上，輕輕咳了一聲，道：「姑娘，清醒了麼？」

小梅本仍在閉目養神，聞言睜開雙目，道：「醒過來了。」

鐵夢秋道：「姑娘請再檢查一下身上的傷勢，看看是否好些。」

小梅轉過身子，低頭看了一眼，只見胸前的紅痣，已然收縮了很多。不禁心中大喜，道：「紅痣縮小了很多。」

鐵夢秋道：「只要能找到了對症之藥，那就不難治好了……」

語音一頓，接道：「姑娘此刻是否還可回到內院一行。」

小梅道：「我身份已然暴露，倒也用不着躲躲藏藏了，如是他們眞刀眞槍的向我挑戰，我倒不怕他們。」

鐵夢秋道：「那很好，姑娘小心一些，回房去換套衣服，帶了你的暗器兵刃，再來此地，八卦教向以陰謀暗算見長，妳獨自留在內院，容易受人計算。」

小梅站起身子，道：「小婢去去就來。」

仗劍護身，疾快的向後院奔去。

小梅去後，沈百濤匆匆行了進來，道：「留在帥府中的人，還有十八位，這都是我親手訓練，追隨我多年的人，但小梅姑娘前車之鑒，在下不敢說他們仍然忠實，鐵兄目光如炬，洞查細微，也許能找出他們隱藏之密。」

鐵夢秋道：「他們現在何處？」

沈百濤道：「都在花廳外面。」

鐵夢秋步行出花廳，果見十八條漢子，一排橫立，站在花廳石階前面。

鐵夢秋目光轉動，仔細的瞧過了十八個大漢，只有四個人，有些眞實功力，其餘的人，都未紮實的根基，對付一般的人，自然綽有餘裕。但如遇上了江湖高手，實是難當一擊。

這些人，大約近日中很辛苦，大部份人，臉上都泛現出困倦之白色。

鐵夢秋瞧過了十八人後，未發一言，大步行回花廳。沈百濤急步而入，道：「鐵兄，可瞧出了什麼可疑之徵麼？」

鐵夢秋搖了搖頭，道：「八卦教不會要他們入教。」

沈百濤啊了一聲，道：「爲什麼？」

鐵夢秋道：「八卦教，雖然在督帥府中死灰復燃，但却決不會吸收你這些屬下作爲教中弟子，因爲八卦教不會在帥府中吸收徒衆。」

沈百濤沉吟一陣道：「鐵兄說的有理，如若他們在帥府之中吸收徒衆，很快就會被人發覺了。」

鐵夢秋道：「可以說，他們在帥府中收入教中的人，都是身份很高，對八卦教有所帮助，或武功高强的人，他們在教中亦必有着相當的身份。」

沈百濤道：「鐵兄高見，令人折服。」

鐵夢秋道：「沈兄可把這十八位屬下，分作三班，讓他們警戒花廳四週，一有警兆，就立刻傳出警訊。」

他說的很含蓄，言下之意，無疑是說這些人不堪一擊。

沈百濤心中明白，口中却連聲應道：「兄弟亦覺着，無法用他們拒擋敵人。」

當下，依照鐵夢秋的吩咐，把十八個屬下，分成三班，大部份在休息，當班的分佈於花廳四週。

沈百濤佈好了防守之勢，才對鐵夢秋道：「鐵兄，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鐵夢秋道：「等一等，關總鏢頭率領了鏢局中人手趕來，咱們再研商行動……」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兄弟猜想，人家也在研商對付咱們的辦法……」

沈百濤道：「那些人，可也在帥府中麼？」

鐵夢秋道：「不錯，應該在帥府內宅之中。」

沈百濤道：「包括徐夫人在內。」

鐵夢秋道：「但徐夫人，決非首腦人物，最好是等他們先行發動。」

談話之間，關中岳已帶着一羣鏢師趕到。

除了方振遠帶同幾位鏢師留在鏢局子之外，楊四成、林大立、張大豪、李玉龍、于俊，連同關中岳，計有六人之多。

鐵夢秋目光轉動，掃掠了楊四成等五人一眼，發覺李玉龍和于俊，都有一副很好的練武骨格，當下輕輕咳了一聲，指着李玉龍和于俊，道：「這兩位是……」

關中岳接道：「兄弟門下弟子。」

鐵夢秋看兩人身上，都佩着雁翎刀，緩緩說道：「兩位都是用刀麼？」

關中岳道：「不錯，他們都是用刀的。」

鐵夢秋道：「在下心中，記有一種刀法，如是兩位有興緻，在下極願奉告。」

關中岳急道：「你們還不快些謝過鐵叔叔。」

其實，兩人的年齡，都要比鐵夢秋大上個七八歲，但師父之命，又難違抗，齊齊行禮，道：「多謝鐵叔叔。」

鐵夢秋一揮手，道：「不敢當。」

關中岳回顧了楊四成一眼，低聲說道：「四成，把你見到的事情，告訴鐵兄。」

楊四成應了一聲，抱拳說道：「兄弟和總鏢頭同來帥府，但兄弟覺着本身的武功有限，所以，我就潛於後院中躲了起來。」

鐵夢秋道：「楊兄，果然是閱歷豐富的人，但不知楊兄見到了什麼？」

楊四成道：「說起來，兄弟慚愧的很，我躲在後園中，守了一夜之久，只見到了一件事情。」

沈百濤道：「什麼事？」

楊四成道：「徐夫人兩度出入後園小門……」

沈百濤接道：「那一座後園小門？」

楊四成道：「帥府後園中，有幾座小門？」

沈百濤道：「兩座。」

楊四成道：「有一座小小的圓門……」

沈百濤接道：「那座圓門通往一座佛堂中。」

楊四成道：「通往那裏，在下不知道，在下隱藏在一叢花草之中，不敢妄動，只見到徐夫人出入那圓門兩次。」

沈百濤道：「奇怪呀！她到佛堂中幹什麼？」

楊四成道：「這個麼？在下就不知道了。」

鐵夢秋道：「那佛堂之中，住的有人麼？」

沈百濤道：「有一個人。」

鐵夢秋道：「什麼人？」

沈百濤道：「看守佛堂的一位老婆婆。」

鐵夢秋道：「那老太婆有好大年紀了？」

沈百濤道：「大概有七十多歲了吧！」

鐵夢秋道：「佛堂中，只有那麼一個人麼？」

沈百濤道：「在下所知只有那麼一個老嫗？」

鐵夢秋目光轉到楊四成的身上，道：「楊兄，你可瞧清楚了那是徐夫人麼？」

楊四成道：「不會錯，在下看的很清楚。」

鐵夢秋道：「一共去有多少時候？」

楊四成道：「第一次，大概去了有頓飯工夫之久，中間隔了有半個時辰之久，重又去了一次。」

鐵夢秋沉吟了一陣，道：「咱們要到佛堂中去一趟。」

沈百濤道：「似乎是，事情愈來愈奇怪了。」

鐵夢秋道：「有了這一條綫，在下覺着事情反而簡單多……」

語聲一頓，接道：「不過，也不用急着去，他們不會走，咱們人手多一些，已可調配得開，可以和他較量一番了。」

關中岳道：「鐵兄，你看要怎麼調動，咱們就怎麼安排，沈兄和我，均聽所命，應該怎麼做，你只管吩咐就是。」

鐵夢秋沉吟了一陣，道：「好吧！在下是恭敬不如從命了……」

語聲微微一頓，又道：「關兄請選兩位鏢師，留在這裏保護督帥大人。」

關中岳道：「好不好換……」

鐵夢秋接道：「這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所以，兄弟才找到了關總鏢頭。」

關中岳道：「兄弟留下張大豪、林大立，餘下的請鐵兄調遣。」

鐵夢秋點點頭，指着李玉龍和于俊，道：「你們這裏來。」

轉身行到木案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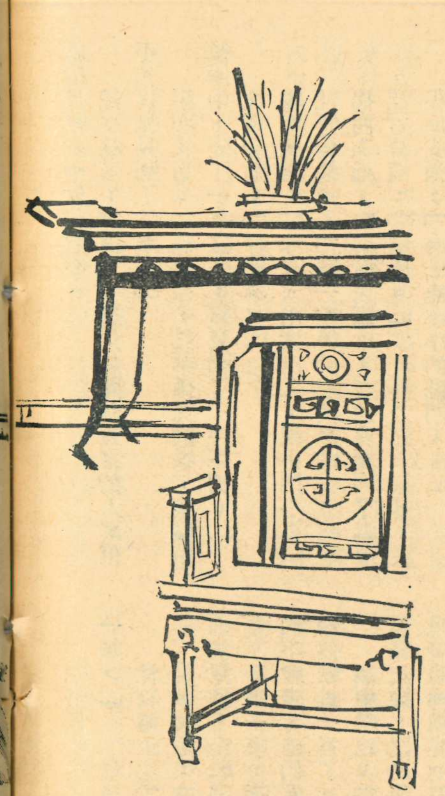
鐵夢秋左手端了一杯水，道：「你們仔細的看着，聽着，我只解說一遍，你們能否記得，那要看你們才慧了……」語聲稍停，右手沾水，在木案上畫出一把刀，口中道：「這刀法只有三式，但却甚具威力，只把三式練得純熟，三能化九，如若在對敵時用完三式，仍然不能尅敵，兩位就遇上了高手，但三刀反覆運用，仍可阻敵攻勢。」他口中說，手裏畫，配合得十分恰好。

（未完待續）

巨型俠義奇情長篇

孫玉鑫・文
董培新・圖

無毒丈夫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無毒丈夫、無影燕、萬里鵬駕輕舟追上了巨靈叟的小船，發覺被巨靈叟刦走的老神鷹竟是他人僞冒的，便立即折返長安，找着老神鷹至交樂一帖，迫他說出老神鷹下落後，商議着夜探天牢，詎在無影燕追查樂一帖的詭秘行動之際，發現樂一帖竟是金萬兩所僞冒，至是無毒丈夫等方知老神鷹與樂一帖全都落到珍珠堡的手中，老西在迫問金萬兩說出了珍珠堡與巨靈叟刦持老神鷹的目的後，丟下金萬兩一人在房中，不料就這一瞬工夫，金萬兩便爲巨靈叟追踪到來殺死，無毒丈夫等回來，只見到金萬兩的屍首——

珠香氤氳巨靈倒

無毒丈夫一言不發，探看過金萬兩死因後，在低着頭沉思，一條龍皺着眉頭，老西狠狠的一勁兒跺脚。

先把死人抬開是正經，等抬走了金萬兩後，衆俠這才發現，無毒丈夫竟不知何時走沒了影子。

雙俠和一條龍先時還沒有多想，但當詢及曉玉，曉玉也不知無毒丈夫去了何處時，大家才有些驚慌起來。時已四更，無影燕想了想，悄對萬里鵬道：「猜猜看，不丈夫能去那裏？」

萬里鵬搖頭道：「沒影子的事這怎麼猜法。」

老西別有見識，道：「依我看不必費這份神，憑他那裏也去得，他走時不通知我們，自是不想我們去，所以……」

曉玉接口道：「所以我們才非去不可。」

曉玉一接話，突然觸動了無影燕的靈機，道：「老西的話有道理說不定他怕我們去反而壞事。」

萬里鵬眼睛一瞥無影燕，頓有所悟，接話道：「十有八九是這樣的，現在不如各自休息，空談無益。」

於是大家散了，曉玉不管有多能幹，但經驗太少，上了當，回到强公子單單給她安排的宿處。

無影燕等人散後重聚，一條龍首先道：「去南城？」

老西嘻嘻一笑道：「不會錯，我們不丈夫去風流去了，我敢說，若不是爲了有姑娘在，這種好事會約我們的。」

萬里鵬道：「走吧他一個人去了老半天啦。」

於是一條龍在前，雙俠和東嶽君在中，老西一個人斷後輕登巧縱趕向那石頭胡同的鑫雅閣而去。

此時，素以不夜而爲人稱道的花街，也十分寂靜了，行人還有，只是一二晚來的尋芳客，各個院、寓的門前，都熄滅了燈，十有七八，更已緊關了門戶。

老西在黑影裏揮手，大家停了下來。

老西向無影燕道：「會飛的，你過來，和東嶽兄一路，守東面，我獨走中路，西面交給一條龍和大鵬鳥！」

一條龍謹愼，悄聲說道：「探路爲要，傷人次也。」

老西噗哧一笑，道：「你這條孽龍，什麼時信了佛？」

一條龍嘻嘻兩聲道：「我祇是在沒有認定非作寃家不可以前，多存點仁厚好些，說不定這顆珍珠會成了弟妹。」

「呸！」老西低沉的叱道：「放心，沒有那一天！」

一條龍道：「怎麼，憑我這老兄弟還不配？」

老西冷笑一聲道：「這你可少見多怪了，珍珠堡你去過？堡裏的規矩你懂？你要硬給不丈夫和這顆珠子配對，說句南海土話，你這『烏龍』可眞是擺到了家！」

一條龍傻了，道：「老西，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雖說我有一半是開玩笑，但這種事情難說，不是不可能呀？」

老西悄聲道：「珍珠堡的神密，也就在此，現沒工夫聊這些，等把正經事辦完，我再仔細的告訴你好了。」

話鋒一頓，老西接着又道：「這條土龍的話也對，咱們暗偵動靜要緊，非遇必要別現身，更別出手，走！」

一聲說走，五條人影倏忽分開，黑暗中，連個影子都沒有看淸，已各就有利地勢欺近了鑫雅閣的西花樓。

哈哈，鑫雅閣出了樂子，四更天，竟來了喪門客，非止鬧得全閣三十幾位姑娘不能安枕，連四隣全被吵醒了。

因之每個樓頭房間，都亮起了燈來，鑫雅閣成了光明世界，迫使隱身西花樓的五俠，伏身暗影不能挪動。

人雖然暫時不便移動，耳朶却還管用，那就聽吧。

聽來聽去，五位奇俠懂了，一方面暗笑這鬧事的喪門客胡纏的好玩，另一方面也正好看看珍珠宮主如何應付。

原來就在老西等五奇俠，飛身暗處時，鑫雅閣外面來了三名尋芳的客，嘭嘭的連聲叩打着門環。

龜奴被震醒了，心裏罵，臉上可帶着笑了開門啓門，一見三位尋芳客，龜奴先一個揖到了地，陪着笑道：「爺您多躭待，除掉五位姑娘告假，滿堂啦。」

告假，您就不用問啦，不是「紅潮」也是「紅哥哥」到了，這當然不能做生意，何況又是人人有客的大滿堂。

平常，有這兩句話，總會把尋芳客打發回去，今天碰上了行家，內中那高有半截塔，模樣像天官的老者，一聲冷哼，指着門外的明燈道：「燈可亮着！」

龜奴一聽，趕緊去摘，邊摘邊道：「這是我小子混蛋，忘了摘下來啦，爺您高高手，小的再給您請安。」

說着，又再一個揖到了地。

原來這裏面有講究，到了半夜後，若是門關着燈亮着，這是表示有姑娘今夜沒有客，但是現在還有「打茶圍」的客人沒走，若是沒燈却開着門，這表示滿堂了，但有「出條子」到外面去的姑娘，還沒有回來。

現在鑫雅閣門關着，燈亮着，花錢的大爺叫開了門，那是財神爺，再說滿堂可就晚了。

三位尋芳客中，爲首的魁偉老者，冷冷一笑，道：「你很不錯，怪和氣的又直認錯，可是大爺這兩條腿跑酸了，不管你怎麼說，大爺也得先找個地方歇歇腿。」

龜奴一聽，笑了，哈腰道：「那還用爺您多說嘛，請，請到大客廳去，小的給您老沏壺上好的葉子。」

這可是天下難找的客氣話了，那知老者把頭一搖，道：「我問你，西花樓可有客？」

龜奴笑了，道：「爺您可眞會說笑話，西花樓的珍珠姑娘，是『淸倌人』，現在是後半夜了，那兒有客人？」

壞了，老者就等這句話，哦了一聲道：「那很好，大爺就上西花樓歇會兒腿，『盤子錢』大爺加一倍的付！」

龜奴笑不出來了，但仍然擠出來一臉的苦笑，道：「爺您這可要躭待了，珍珠姑娘是附班兒，客位，別說是這後半夜，就算大白天，事先沒約好她也是不陪客的……」

「叭」！一巴掌把龜奴打了個滾，老者火啦，沉聲叱道：「放你媽的狗臭屁，大爺可不是傻子，聽你這個唬，大爺不管她是客位還是主位，既然她

幹了這個，就別他媽的反穿着皮襖裝老羊，去，去給大爺準備茶點，說不定她見了大爺一喜歡，大爺見了她也一歡喜，把她從『淸倌人』變作個『小娘子』，哈哈……」

說着，笑着，這位大爺帶着那兩位，竟自顧自的大搖大擺到了後院，龜奴挨了打，硬沒敢吭聲，一路上還說着好聽的，跟到了後院裏。

老者到了後院，揚着嗓門又喊上了，道：「去，快去，通知珍珠姑娘，就說能花大錢的大爺來了，叫重施胭脂再擦粉，打扮的標緻些，大爺就要上來看她！」

這那是說給龜奴聽，簡直是對珍珠姑娘來了，這大的嗓門，姑娘要說沒驚醒，那可叫騙人了。

果然，西花樓的窗戶推開了，露出丫頭小蘭的半個身子來，瞧了老者，故作未見，却對那龜奴道：「我說劉三，你是怎麼啦，姑娘不是早吩咐過嗎，京裏的苦哈哈多，沒爹少娘的也不少，見了就打發，我們姑娘會認數的，人家叫了半天街，你可怎麼祇是發呆站在那兒呀？」

好的很，發狠的碰上了潑辣貨，老者挨了頓堵心罵！

本來就是不了之局，小蘭姑娘再一罵，何異火上澆油，按理，老者非怒冲牛斗大發雷霆不可，那知天下事眞怪，老者不但沒被罵惱，反而哈哈地大笑起來，您說他這骨頭可有多賤！

笑歸笑，事可沒了！

老者一揮手，對另外兩名中年人道：「正主兒的伶俐丫頭答話了，來吧，是肉山是湯城，咱們試上一試，就知道了，別讓人家的丫頭片子瞧小了，走！」

一聲說「走」，龜奴才待伸手相攔，人影兒一閃，赫，三位尋芳客已經上了樓頭，站在樓門口上啦！

別瞧龜奴沒見過這個，可是還識貨，他眼珠一轉，計上心來，招呼瞧熱鬧的姑娘和客人道：「這是怎麼說的，老朋友開玩笑，可幾幾乎嚇壞人，我說姑娘們，天不早了，請各歸各房歇啦，小崔，小崔，還不熄燈關門！」

風塵中人多機心，誰還看不明白，雖說好打聽人家的秘密，是人性的弱點，但若有碍自己的時候，也會深藏這弱點而不露的，於是姑娘們勸回自己床上的客，重又躺進還溫和的被窩中。

院燈滅了，門燈取下來了，門關了，西花樓上的事，雖然明知是個禍胎，但如今也祇好任其發展下去。

西花樓頭，老者和那兩位中年人，仍沒能進入樓中，這不是他們不敢，而是正在聆聽樓中姑娘的問話。

不用說，是珍珠姑娘，她醒了，被吵醒的，正在追問小蘭姑娘內情，小蘭明知老者就在門外，故意說道：「誰知道那兒撞出來的個老不死，年紀一大把，竟然深更半夜的吵喪，硬要上咱們西花樓來歇腿兒，您說這……」

珍珠姑娘接了話，道：「這年常嘛，誰叫咱們現在幹着這營生，沒聽人家批評咱們這行，說『有錢的都叫爺』，反之呢，那些自命風流的客，何嘗不是『有奶的全是娘』，管他的年紀幹麼，去瞧瞧，人要沒走，給我請上來。」

老者立於樓門外，又挨了場堵心的罵，那兩道濃眉挑上飛下，大有已難忍耐之勢，適時，小蘭打開了樓門。

樓門一開，小蘭噗哧一聲笑了，道：「這可眞沒想到，朝廷是五更百官站班，我們這兒四更就來了站候的客啦，請進來吧，我們有請。」

老者冷哼了一聲，壓下心頭火，大步進了西花樓。

身後兩名中年人，步起步隨也踱了進去。

進門，是間大廳，廳右側，有兩道門戶，大概是通往後樓的，廳左也有一道門戶，則不知通往何處。

廳內佈置，簡樸而高雅，一望卽知主人絕非濁世胭粉，窗淨几明，點塵不染，竟使老者一腔怒火化作烟雲。

小蘭含着微笑，肅讓老者，道：「坐，請隨便坐，我們姑娘，爲了尊重貴客的意思，正在重新施粧。」

老者反而有些尷尬起來，道：「老夫祇是隨口之言，不必認眞。」

小蘭噗哧一笑道：「喲，您可眞會說笑話，剛才在樓下，聲勢洶洶，這會兒您又說不必認眞啦，眞是奇怪。」

這時，左邊門簾兒一挑，出現了珍珠姑娘，一身雪鏤，人如其名，那份美，若用閉月羞花形容，太俗了，應是天上罕見，人間僅有，未施脂粉，雲鬢烏絲自然鬆垂肩頭，未語先笑，落落大方。

雪鏤襟前，獨有一粒大若龍眼般的紫色珍珠爲飾，越法襯托的她似不食人間烟火的仙女。

老者見多識廣，又是存心生事，竟也不由的自座上站起，另外那兩名中年人，更早已肅然起立，不敢仰視。

老者當代武林大豪，起身後，瞬卽覺得此舉可笑，濃眉一皺又緩緩坐下，目光一瞥手下二人，沉聲道：「給我坐下！」

一聲沉喊，才使兩名中年人回復了自然，神情尷尬的重又落座，但舉止却依然不能自如。

老者看在眼中，頓有所悟，哈哈大笑道：「人言珍珠堡中紫珍珠，攝魂移神大法已入化境，今日一見果非平常，佩服佩服。」

紫珍珠嫣然一笑道：「老丈是何方高人，竟識得小女子紫珍珠的賤名？」

說着，小蘭已推過來一隻軟墩，紫珍珠雍容就座。

老者微微一笑，道：「老夫岳陽巨靈堡之巨靈叟。」

紫珍珠毫無驚容，道：「原來堡主駕臨，小女子聽得人說，堡主業已請得神老大駕，乘舟南返，怎地却又回到……」

巨靈叟接口道：「此事宮主是應該知道的！」話鋒一頓，神色一正道：「祇因舟行途中，突遇無毒丈夫，那小兒透露消息，說宮主早已偸天換日將眞的神老送往貴堡，並有奇醫樂一帖伴隨，故而回程請敎所以！」

紫珍珠哦了一聲道：「堡主是說無毒公子透露的這個消息？」

巨靈叟道：「正是，彼時這小兒身旁，有鵬燕雙俠和昔日名震綏邊的一條龍在，因而老夫未能擒彼作証……」

話未說完，紫珍珠又嫣然一笑道：「不妨事的，小女子相信堡主不會無的放矢。」

巨靈叟哈哈一笑道：「如此說來，宮主是承認有這件事了？」

紫珍珠點頭道：「不錯，有這件事，祇是現在聽堡主說明內情後，反叫小女子忐忑不安，深恐小女子請去的神老和樂神醫，也是兩個西貝假貨！」

巨靈叟道：「不會，那是眞的！」

紫珍珠搖頭道：「不見得，樂神醫和那一錢如命金萬兩，皆善易容之術，小女子疑心樂神醫恐卽金萬兩……」

巨靈叟接口道：「不錯，留在京中的樂一帖，果係金萬兩所喬飾，但那眞的樂一帖，宮主，他在妳的手中！」

紫珍珠一笑道：「何以見得？」

巨靈叟道：「頓飯之前，老夫曾與金萬兩面面相對，那時他臉上人皮面具已失，老夫深信是不會認錯人的。」

紫珍珠星眸一霎，道：「這樣說來，堡主所獲消息，恐怕並非無毒公子所告了，據小女所知，無毒公子或有可能指點堡主些許迷津，而堡主事後悟及，方始返回京城，自金萬兩口中偵獲內情，進而來此興師問罪，然否？」

巨靈叟不能不佩服紫珍珠料事如神，遂一笑道：「雖不全是，亦所差有限！」

紫珍珠臉上神態漸漸肅穆起來，道：「金萬兩呢？」

巨靈叟冷哼一聲，冷冷道：「他騙了我，我殺了他。」

紫珍珠突然咯咯一陣嬌笑道：「殺得好，殺得好。」

巨靈叟沒有接口，十分冷靜的看着紫珍珠。小蘭突於此時向前問紫珍珠道：「香殘了，要換不？」

紫珍珠目光向角落處一瞥，那裏有隻高脚香架，一隻三足古鼎，鼎內燃有些許檀香，現在烟氣很淡了。

紫珍珠把頭一點，道：「你換吧，然後給堡主和……」

說到這裏，紫珍珠笑向巨靈叟道：「堡主可能代小女子引介這兩位朋友的名姓？」

巨靈叟道：「他們是我巨靈堡中的雷、火二神，葛衣的是雷神晏峯，藍衫的是火神歐明，宮主多指敎他們。」

紫珍珠一笑，又轉首對小蘭吩咐道：「換好檀香，別忘了給晏、歐二俠端茶，當然更不能少了堡主的。」

小蘭恭應一聲，去換檀香，金鈎素手，相映成趣，剎那間，烟飛裊裊，室內淸香之氣，令人心神雙靜。

茶來了，巨靈叟不作虛套，蓋碗微傾，已讚道：「宮主生在南海，却怎有這極寒之地的『神杲香花蘿』？」

紫珍珠輕笑出聲道：「堡主高明，這是別人送的。」

「哦？」巨靈叟頗有疑慮的輕哦一聲，道：「能請問這送茶的人是那一位嗎？」

紫珍珠淡淡一笑道：「是無毒公子！」

巨靈叟一驚，放下了手中的蓋碗，紫珠珍噗哧一笑道：「堡主儘可放心飲用，無毒公子端方正直，不會在這茶葉上面搗鬼的，何況，他人就在我這兒……」

巨靈叟虎地一聲站起，道：「他在此地？」

話聲乍停，左側門簾挑動，走出來了無毒丈夫，他笑向巨靈叟微一拱手，坦然坐於一側道：「在下在此。」

巨靈叟濃眉一挑，道：「你……你什麼時候來的？」

無毒丈夫一笑道：「比堡主早來一步。」

巨靈叟道：「你却躲在……」

他不知道左側門戶通往那裏，因此無法接說下去。

紫珍珠却答道：「那是我的閨房。」

這可好，使巨靈叟不能多說些什麼了，無毒丈夫既然能在紫珍珠的閨房中逗留，箇中情形又何須多問。

無毒丈夫接着紫珍珠的話鋒道：「宮主房中有不少罕奇的珍珠，粒粒價值連城，知道在下對此物小有心得，邀留觀賞。」

巨靈叟笑了，點一點頭。

樓外的五位奇俠，也各自放心的暗笑。

紫珍珠却白了無毒丈夫一眼，道：「公子，你眞的是祇爲鑑賞那些珍珠？」

無毒丈夫搖頭道：「不不，也有些爲宮主神采所迷，幾幾乎忘其所以。」

紫珍珠玉面，突染紅霞，道：「你的話，好好聽。」

無毒丈夫竟答上了一句：「妳的人好好看。」

紫珍珠飄飄然起座，到了無毒丈夫身側，手微抬，那軟墩如同活物般滑了過去，紫珍珠風情萬千的坐靠無毒丈夫膝邊，道：「好好看就給你好好的看看。」

無毒丈夫傻傻地一笑，道：「好好看，眞好好看！」

巨靈叟驀地沉聲道：「她好看，你愛看，等老夫事情辦完後，你們愛如何看就如何看，現在先放正經一些！」

紫珍珠對巨靈叟嫣然一笑道：「堡主別煞風景可好，既然來到西花樓，醉翁之意自不在酒，這不正是堡主你要辦的事嗎？」

巨靈叟哼了一聲道：「老夫來此，是爲那老神鷹的事，此人對老夫至關緊要，老夫希望宮主能够交出他來！」

紫珍珠搖搖頭道：「他已去了南海，我怎樣交法？」

巨靈叟哈哈一笑道：「既是如此，老夫祇好請宮主移玉隨老夫去趟岳陽。」

紫珍珠突然咯咯地大笑，道：「堡主，這是威脅？」

巨靈叟沉聲道：「隨便宮主怎樣的想，都沒關係，總之一句話，老神鷹何時回到巨靈堡，宮主妳就何時……」

紫珍珠接口冷冷道：「原來堡主要擄我來作人質？」

巨靈叟頷首道：「可以這樣說。」

紫珍珠咯咯地一笑，道：「堡主憑仗什麼？」

巨靈叟道：「老夫不須什麼憑仗！」

紫珍珠道：「堡主認爲能够辦到？」

巨靈叟道：「能，順者安，逆者亡！」

紫珍珠星眸一掃無毒丈夫道：「你說，他能辦到嗎？」

無毒丈夫搖頭幌腦地說道：「難，難，很難，很難！」

紫珍珠笑對巨靈叟道：「堡主聽到了沒有，無毒公子說很難，他既然說了很難，堡主想帶我走怕是不容易了。」

巨靈叟目射寒光，逼視着無毒丈夫道：「你說很難，可是要出手攔阻老夫？」

無毒丈夫又一搖頭，道：「沒人攔你，很難很難。」

這算什麼話，無毒丈夫這又是個什麼態度，不但巨靈叟深覺奇怪，樓外那五位奇俠，也咸認這是怪事。

巨靈叟祇當無毒丈夫是存心輕蔑自己，怒哼一聲道：「別說你不阻攔，就算你眞的出手，老夫何懼！」

話鋒一頓，轉對紫珍珠道：「老夫現在就要請宮主移玉，若宮主相抗，則別怪老夫出手得罪。」

紫珍珠若無其事的嫣然一笑道：「我不會相抗的，堡主若是認爲能擄得我去，儘管動手！」

巨靈叟冷笑着，揮手向雷，火二神道：「還不向前代老夫促駕？」

詎料雷，火二神，祇呆呆的看着紫珍珠，一動不動！

巨靈叟目睹此情，心頭一凜，大步走向晏峯和歐明，才待出手一試二人究竟何故違令，無毒丈夫適時說道：「堡主，動不得的，你這兩位手下，此時神智已失，毫無知覺，此時挪動，必將眞氣逆行狂噴鮮血而死！」

巨靈叟大驚，退步不迭，喝道：「是誰下的毒手？」

紫珍珠咯咯一笑道：「我，他們修爲不深，所以在嗅了我們珍珠堡中的『神珠香』後，就變得了這個樣子！」

巨靈叟臉色變了，道：「如此說來，老夫豈不也……」

紫珍珠笑得打跌道：「堡主能够明白，眞不含乎，此時堡主雖未昏迷，但已難提眞力，所以我說絕不相抗！」

巨靈叟聞言猛提眞力相試，杲如紫珍珠所說，眞力竟難由心提聚，雖有一身罕絕功力，却已施展不出。

他驚駭之下，抬手指着無毒丈夫，道：「你……你……」

無毒丈夫嘆了口氣道：「我和你一樣，否則又怎會留在這西花樓上不走呢，又怎會說你那企圖很難辦到呢？」

巨靈叟跺脚長嘆一聲，撲跌在太師椅上，一言不發。

無毒丈夫以極憐憫的看了巨靈叟一眼，道：「可愛的小紫珍珠，妳想把他怎樣？」

紫珍珠咯咯嬌笑道：「可愛的小不丈夫，你說呢？」

無毒丈夫道：「我孑然一身，那裏都能去得，他一堡之主，若被妳擄歸珍珠堡，他羞也羞死，恨也會恨死……」

紫珍珠這時已把整個嬌軀，靠在無毒丈夫懷中，嗲聲嗲氣的說道：「像他這個年紀這種身份的武林人，弄到手裏眞够痲煩，於其叫他羞死恨死，不如我殺了他好！」

無毒丈夫一笑道：「殺他似乎還早一點吧？」

紫珍珠嬌笑着說道：「留他有什麼用？」

無毒丈夫道：「不該問他一問，爲什麼要擄神老？」

紫珍珠咯咯嬌笑兩聲道：「你怎不說自己想知道呢？」

無毒丈夫一笑道：「這有分別嗎？」

紫珍珠想了想道：「你眞好聰明，果然是沒有什麼分別，反正你這一輩子走不了啦，知道這事也沒有關係。」

無毒丈夫不知是何故，突然冷冷地說道：「我不想知道了，妳若願意現在動手殺他，就殺了他好啦！」

紫珍珠正覺得無毒丈夫心意改變的奇特，才要動問，那巨靈叟，猛地挺身坐起，手指着無毒丈夫，厲聲道：「無毒小兒，你心腸好毒，老夫若能不死……」

話聲突停，巨靈叟目光變得遲鈍起來，幌幌頭，似乎是想淸醒些，那知竟萎頓椅上已不能挪動。

紫珍珠在無毒丈夫懷中，突有所覺，但她依然倚靠着不動，道：「奇怪，好像你不丈夫的修爲，還深過這活靈官嘛，你中毒在前，却仍然談笑自若，他却已經昏了！」

無毒丈夫嘆口氣道：「論修爲，我不會深過他的，祇是他脾氣暴躁，又妄提眞氣相試，自然是非昏倒不可。」

紫珍珠嗯了兩聲道：「不錯，看來你不丈夫非但功力技藝高人一等，這心智恐怕也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你了。」

無毒丈夫苦笑一聲道：「妳可眞會當人面來挖苦人家，我的心智要够高超，在明知妳來自珍珠堡中，却又怎會上那『神珠香』的大當？」

紫珍珠倚在無毒丈夫懷裏，咯咯地嬌笑不已，笑着，雙手倏出，一共點了無毒丈夫八處大穴！

無毒丈夫不解地問道：「妳這又打算作打什麼呀？」

紫珍珠擠了個媚眼道：「我心愛的小不丈夫呀，你眞是太聰明啦，聰明的過了火，竟會不怕我那『神珠香』，不過現在却……」

她依然賴在無毒丈夫懷中，她突然發現無毒丈夫似乎未中香毒，於是突下毒手點了八處重穴，她深信現在無毒丈夫除了還能開口說話外，連根手指頭也動不了啦，因之一面說着話，一面緩緩想坐直了身子。

那知試着一動，竟發覺自己也難以提力，正是想動動手指頭都辦不到了，不由失色，話鋒突停。

無毒丈夫不知好歹，却問道：「小紫珍珠兒，妳說現在，現在怎麼樣呀？」

紫珍珠心凛神驚下，尙不知突變起自何處，聞言方始大悟，原來自始至終自己就沒逃出無毒丈夫的計算中！

恨，羞，惱，變作怒，揚聲喝道：「小蘭動手，我……」

小蘭更不防此變，聞言才待動手，無毒丈夫却含笑着向小蘭搖一搖頭，伸手摘下紫珍珠那粒胸飾紫珠道：「別妄動好，妳們宮主的性命，操在我的手中呢！」

小蘭發了楞，紫珍珠却急聲道：「別顧我，快打……」

小蘭似乎想明白了什麼事情，猛地拍掌爲號一連三响，掌聲未止，廳右兩道門內，已走出來了兩位老婆婆！

這兩位老婆婆，不但衣衫相同，身材相同，一切打扮相同，那模樣兒更是一模一樣，分不出那是那個來。

她倆都是一頭銀髮，收拾的齊整乾淨，看上來十分慈祥，活似那一家大戶的太夫人，都拄着根壽星拐！

無毒丈夫面含微笑，依舊緊摟着那動不能動的紫珍珠，連半絲兒驚慌的神色也沒有，從容至極。

不過他一眼却已看出這兩位老婆婆不同的地方來了，那是兩個人的左臂和右臂，一位左臂枯瘦，一位右臂枯瘦，於是無毒丈夫立卽知道這兩位老婆婆是誰，他雖神色從容，心中却也有些凛驚了。

此時，兩位老婆婆竟同時開口，說道：「放下

她來！」

話是一樣，口氣也一樣，快慢也是一樣！

無毒丈夫越法知道所料不着，但神色更也越法從容，他根本不答話，祇是含着笑，瞧着兩位老婆婆！

兩位老婆婆突然又同時開口道：「別認爲擄住她我們就不敢下手，沒用的。」

無毒丈夫哈哈的兩聲道：「當然當然，她若眞的是那紫珍珠宮主的話，我想兩位是不敢出手的，可惜她是個假的！」

在他懷中的紫珍珠，怒聲叱道：「誰說我是假的？」

無毒丈夫默然一笑道：「我說，當妳和小蘭答對時，我就知道是假的了，紫珍珠宮主，是什麼身份，怎會說出那種粗卑的話來，這騙不了我的！」

兩位老婆婆嘿嘿地笑了，同聲道：「宮主說你聰明多智，果然不錯，祇是你既然知道她是假的，仍想刼作人質求生，却愚蠢的使人不解！」

無毒丈夫道：「愚蠢的恐怕是老人家姊妹！」

老婆婆們好大的脾氣，怒叱道：「你罵那個愚蠢？」

無毒丈夫道：「天下最是愚蠢的人，才不知自己的愚蠢而說別人愚蠢，因之我的愚蠢二字，回敬這愚蠢的人！」

這像「繞口令」，把兩位老婆婆繞住了，楞在當塲，祇顧想這句話究竟是說誰才愚蠢，而沒有答話。

無毒丈夫却已接着說道：「兩位的名頭太大，功力也太高，在下想來想去，以一敵二怕是敗多勝少，所以先擄上妳們一個人，然後好談談條件！」

「可惡的小子，原來他不是罵咱們姊兒兩個愚蠢！」老婆婆們想明白了那句話，不約而同怒聲說出。

無毒丈夫祇是笑，笑的十分稚純。

兩位老婆婆怒聲回答：「有什麼條件好談？」

無毒丈夫道：「巨靈叟和他手下的雷，火二神，換現在的這位假紫珍珠，幹不幹？」

「不幹！」兩位老婆婆答覆的乾脆！

突然，右側暗間裏，傳來話聲，道：「我答應你！」

兩位老婆婆同聲說道：「宮主，這小子本身難保……」

暗間的話聲又起，道：「我已經答應了！」

兩位老婆婆無可奈何，祇好悻悻的瞧着無毒丈夫。

暗間的話聲適時說道：「本宮主言出則踐，你爲何還不放了本宮主的人？」

無毒丈夫突然搖頭道：「這個條件我不上算，所以我不想換了！」

暗間話聲又道：「大概你是想請本宮主救醒他們……」

無毒丈夫道：「不，救醒他們，算不了什麼難事……」

兩位老婆婆怒冲冲接話道：「救醒他們不算難事？哼，沒有我們宮主的解藥，你試試看！」

無毒丈夫從容說道：「醋一大鍋，煑之沸，薰薰則醒，這算什麼難事？」

兩位老婆婆臉色陡變，暗室中却傳來一聲嬌嘆道：「人言無毒丈夫無所不能，誠然如此，祇是本宮主十分爲你可惜，可惜你就要永遠永遠的離開武林了！」

無毒丈夫道：「永遠離開武林，再也不看那些血腥事，那太好了，宮主怎說這是可惜呢？」

兩位老婆婆同聲喝道：「你懂什麼，我們宮主既然說了這是可惜，那就一定是可惜了！」

暗間的話聲重起，道：「你既然後悔換人，有什麼其他的條件，說吧。」

無毒丈夫道：「在下只想見宮主一面，而釋貴屬！」

暗間話聲低沉的答道：「辦不到！」

無毒丈夫長嘆一聲道：「這眞是太可惜了，好吧，既然無緣識荊，祇有退而求次換人，宮主可能保証換人時雙方不動干戈？」

暗間的話聲嚴肅而沉重，道：「你能保証不乘機而逃？」

無毒丈夫哈哈大笑，道：「宮主明知我不會走的！」

暗間中的入，這次沒有答話，似在沉思無毒丈夫這話的來由，和無毒丈夫說這句話的用心。

無毒丈夫怎肯讓對方抓住思考的時間，接着又道：「宮主請答在下一言，究竟是換抑或是不？」

「換！」暗間話聲簡勁，接着又道：「兩位姥姥代我監視，既定換人之約，則不容相背，凡本堡屬下，那個違令出手攔刼，立斃當塲！」

兩位老婆婆互望一眼，躬身應命。

無毒丈夫哈哈兩聲，道：「宮主慷慨，在下謝過。」

話鋒一頓，無毒丈夫突然對樓外發話道：「鵬燕二兄和小西老哥，該請進來了！」

此言一出，頓使兩位老婆婆，變了顏色，暗間裏，也傳來一聲冷哼，樓外的老西，也不禁把眉頭一皺。

老西皺眉歸皺眉，心裏却是佩服萬分，並且始

終弄不明白，無毒丈夫是怎生發現大家埋伏在樓外的。

雙俠此時業已飛身而進，老西繼之到達，無毒丈夫對老西和雙俠一拱，含着微笑說道：「辛苦辛苦！」

老西够絕，搖頭道：「不！命苦命苦！」

暗間適時話聲傳到，道：「蘭兒，把解藥交給他！」

他，當然是指無毒丈夫，蘭兒取了三粒白丸，遞將過來，老西却先無毒丈夫一步，伸手去接。

蘭兒頭一搖道：「不是給你，是給他！」

老西板着臉道：「不是給他，是給我！」

蘭兒冷哼了一聲，正要接話，老西已開口道：「難道說珍珠堡的解藥，另外還有用處？」

這話蘭兒沒聽懂，暗間裏的人却心頭雪亮，適時道：「給他一樣，他怕這藥上沾有奇毒。」

老西沒承認，接過解藥冷冰冰地問道：「怎樣服法？」

蘭兒一噘嘴，道：「這還用問，自然是每人一粒。」

老西嘿嘿一笑道：「妳懂的太少，不信可以問問妳那宮主，珍珠堡中有沒有藥服半粒解毒，一粒斷魂的事！」

兩位老婆婆聞言神色一變，暗間裏話聲又到，道：「屈大俠，自古說道『禍從口出』，你的話太多！」

老西姓屈，武林中人知道的不多，因爲他那鐵帚鋼算盤的雅號，蓋過了眞正姓名，如今人家却能一口道出。

屈老西不含乎，一聲嘻嘻道：「老西姓屈，生在此世本就委屈，一向放印子錢，又多半是『屈己從人』，早話够了，誰要能把姓屈的變作屈死鬼，豈非情屈命不屈！」

紫珍珠宮主，自然不會和他打牙鬥嘴，但却陰森的說道：「好，你這番意思本宮主記下了。」

答對時，雙俠已將雷，火二神揹在身上，老西也揹起了亘靈叟，一個勁的嘆氣搖頭說道：「果然是『禍從口出』，祇顧了說話，矮個子便宜了別人給我剩了個又高又大的眞倒霉。」

話鋒一頓，轉對無毒丈夫道：「我們先走一步了，你可要馬上回來，別忘記另外有位我們纏不了的主，她要知道你躲在這衆香國裏風流，看不鬧下天來才怪！」

無毒丈夫瞪了老西一眼道：「省一句，早回去吧。」

老西一笑，轉身到了窗前，就要走了，他突然又回過頭兒一擠眼道：「聽說珍珠堡中多美女，不知……」

兩位老婆婆同聲叱道：「珍珠堡中女子，不是在你背後妄加批評的。」

老西頓足，人已穿窗而出，却揚聲道：「傳言最醜的就是紫珍珠，所以她不敢見你！」

等兩位老婆婆怒冲冲地要追老西的時候，老西早已跑沒了影子，祇氣的兩位老婆婆，連連搗着拐杖。

暗間却傳來了一聲嗤笑，無毒丈夫也笑了一笑，拍開懷中那假宮主的穴道，雙手扶着她坐於墩上道：「逼不得已開罪姑娘，莫怪。」

假宮主怒哼了一聲，一陣風似的捲進了左側房中。

假宮主乍退，小蘭也閃身而去，兩位老婆婆身形一分，一東一西，將無毒丈夫阻於正中，進退不得。

無毒丈夫動也沒動，依然從容坐在椅上，他伸手自菓盤裏拾起一串紫葡萄，人往椅背上一靠，一粒粒吃着。

兩位老婆婆緩緩舉步，向他逼來。

他反而把眼一閉，哼起小調來了。

兩位老婆婆互望一眼，哼了一聲，手中壽星拐，電掣般蓋頂橫掃砸下來，無毒丈夫毫不理會，抓隻蘋果咬了一口，冲着兩位老婆婆一笑！

這一笑，兩支壽星拐停了，一停在他頭頂三寸地方，那拳大的壽星拐杖，隨時會照顧上他的「頂門」，乓一支拐停在肋前寸餘，稍稍往裏一送，他就小命玩完。

無毒丈夫嚥下那口蘋果，不待老婆婆們開口，已似乎自語的說道：「聰明，不殺我是聰明！」

兩位老婆婆同聲道：「誰說不殺你？」

暗間話聲又傳來，道：「你笑什麼？」

無毒丈夫不答所問，道：「快五更了吧，五更天，百官齊集午朝門，那時我有位朋友，若不見我歸去，就有封密柬在龍書案上展開，上面寫的是，牢中神鷹並非其人，其人……」

他突然停下話來，又咬了一大口蘋果，道：「眞香，也眞甜，這是道地由『烟台』來的『香蕉名種』！」

暗間裏接上了話，道：「其人怎樣？」

無毒丈夫道：「其人已被擄去南海珍珠堡！」

「南海珍珠堡又在何處！」

「請查各省進貢年誌！」

「這話本宮主不懂！」

「南海每三年，奉進貢珠百粒……」

「奉進百粒貢珠，又與珍珠堡何涉！」

「貢珠來處，卽珍珠堡水寨！」

「一派胡言！」

「問『山泉村』民卽知！」

「你……你竟會知道『山泉村』？」

無毒丈夫緩緩道：「村民一族，柯姓，傳自柯南夢，突獲奇遇……」

暗間的門簾挑飛起來，無毒丈夫面前，多了位面罩寒霜俊美絕倫的紫鏤少女，少女冷冰冰地詫道：「你究竟是誰？」

無毒丈夫沒有答話，却瞧瞧頭頂和胸肋間的兩支壽星拐，然後對少女一笑，少女一揮手，壽星拐倏忽而隱。

無毒丈夫緩緩站起，低低的說道：「在下無毒丈夫。」

少女目光如電剪，在無毒丈夫臉上掠過又回來，道：「今夜算你贏了，來日方長，你去吧。」

無毒丈夫含笑點首爲禮，一言不發，轉身到樓門口，少女突又說道：「慢些，難道你連句話都沒有？」

無毒丈夫並未回顧，但已停步道：「從此不談宮廷事，宮主，這句話可以嗎？」

少女嗯了一聲道：「沒有第二句了？」

無毒丈夫道：「沒有了，在下作事一向有始有終。」

少女幽幽的說道：「作事有始有終，是一種美德，但對於過問我珍珠堡的事來說，有始有終怕惹殺身之禍！」

無毒丈夫說道：「感謝宮主關懷，在下自當小心。」

少女突然嘆息一聲，道：「希望你能够處處謹愼。」

話鋒一頓，突又問道：「你說的那個朋友，恐怕是虛無此人，對嗎？」

無毒丈夫道：「宮主多才，在下本就沒有這種朋友！」

少女哦了一聲道：「如今你說出實話，不怕我下令姥姥們將你擒獲？」

無毒丈夫搖頭道：「剛才或許能够擒我，現在很難了！」

少女聲調突變威凌，道：「你敢輕視我珍珠堡中的武學，要不要試試？」

無毒丈夫道：「柯堡主源出菩提一派，佛門降魔大法再加上『火君子』神技，普天之下那個胆敢心存輕視！」

少女星眸連霎，道：「你究竟是誰？」

無毒丈夫道：「在下說過，無毒丈夫！」

少女道：「總有個師承門戶姓名家世吧！」

無毒丈夫聲調，竟然有些悲澀起來，道：「忘了！」

少女有些奇異感覺湧上心頭，道：「你有多少恨？」

無毒丈夫淡淡說道：「世有若干人？」

少女神色一變，道：「人有來處，恨自心生，莫非你是當年那位『殘心萬恨客』？」

無毒丈夫哈哈大笑道：「來處何曾識人，心頭那裏有恨，不知今日又怎有當年，宮主，妳是猜不對的了！」

少女不知何故，竟吐露了機密，道：「我明天走。」

無毒丈夫冷冷地說道：「祝順風順水。」

少女一笑，道：「你何時來？」

無毒丈夫道：「這很難說，也許會比宮主到的早。」

少女輕哦了一聲，道：「那就到了再見吧，你請。」

無毒丈夫大步走出樓門，頓足處，人影一閃而逝。

兩位老婆婆立卽走向少女面前，道：「宮主不該放他走的。」

少女，正是如假包換的紫珍珠宮主，她冷冷地一笑，沉聲喊道：「蘭兒，取我的『烈火劍』。」

蘭兒應聲，捧劍而出，紫珍珠目露寒光道：「姥姥們跟我去一趟，蘭兒妳立刻收拾，咱們天亮出城！」

蘭兒雖然應着聲，但却問道：「宮主不等那最後的消息了?」

紫珍珠黛眉一挑道：「無毒丈夫既然現身，那裏還會有消息送到，別誤事，趕緊收拾，傳我的『紫珠令』，着解五備車城外候諭，調『天字堂』郭堂主在此地等我！」

蘭兒迭聲應着是，紫珍珠抓起「烈火劍」，手揮處，室內微暗再明，三個人已走沒了影兒。

× × ×

颼！颼！颼！

一連三條黑影，快似幽靈般，劃破寂空飛射而去。

無毒丈夫倏忽自暗影中閃出，深暗中，仍可見到他那閃着奇光的眼神，他畧加沉思，追了上去！

驀地！前面三條黑影倏然分開。

無毒丈夫捷逾夜梟般，縱身飛落，再起時，人已貼在一家「樂戶」的門樓簷下，閉住呼吸，一動不動。

瞬間，三條黑影齊集於這「樂戶」門前不遠的

巷中，正是紫珍珠和兩位姥姥，祇聽到紫珍珠道：「看來他還差些，也許我是太看重了他！」

兩位姥姥同聲道：「憑他想比那『殘心萬恨客』？哼！差得太多了。」

紫珍珠冷冷地說道：「小心些總好，別忘記此人在我們那『武林英雄譜』上，還是一張白紙，不識其來處！」

兩位姥姥同聲又道：「經過這次，不會再是空白……」

話沒說完，紫珍珠已接口道：「時間珍貴，趁他尚未想到追躡我們之前，去把那件事辦好要緊，走！」

一聲走，夜行風聲傳送，人已遠去。

無毒丈夫心中一笑，才待飄身墮落，一陣極爲輕微的聲响適時傳到，無毒丈夫心頭一凛，重又閉住了呼吸。

是夜行人，還是三位，一閃而去又一閃而回，最後夜行風聲再傳入耳中，這次人才眞是走了。

無毒丈夫加了小心，對紫珍珠和那雙姥的看法，又深入了一層，這一小雙姥，果然是刁猾難纏的緊。

他謹愼的縱落，小心的拔起，舉目處，三條黑影已遠，但總算尚未逃過監視之下，他立卽飛身追去。

三條黑影，竟向城外疾縱而行，無毒丈夫邊追邊在思索，他奇怪雙姥和紫珍珠，出城何幹。

想不通，索與不再空費精神，追就是，俗語說：要知心腹事，須聽背後言，追到那地方，自知一切。

到了，是城外近郊的一座村莊，三條黑影越牆進了一座很够廣大的宅院，無毒丈夫繼之縱入。

三條黑影竟登堂入室，進了內宅，無毒丈夫暗暗心慰，遂也掩避着身形，悄然無聲的撲向內宅的後窗。

怪！奇怪！眞奇怪！

上房中竟沒點燈，三人進入之後，也不講話，使守於後窗外的無毒丈夫，也不敢伸頭暗窺動靜。

月掛天際，恰也雲開光現，房中無燈，若是無毒丈夫伸出頭來點破窗紙窺探，無異是天下第一笨伯。

他不敢動，不敢探查，沒辦法，祇有耗下去，耗到房中點上了燈，或有人開口講話，他就能有機會偵知一切。

耗着！耗着！房中人，似乎生心要和無毒丈夫過不去，沒點燈，仍然沒人開口說話，於是變作了僵局。

× × ×

火！火！火！

百順棧前院，從兩間小單間裏，捲滾出濃烟，接着噴出火苗，驚醒了值夜的店小二，嗆醒了隣近單間的住客，於是高呼救火，接着人皆驚起，逃奔、呼喊、抬水等聲响，亂成了一片。

火被救滅了，損失不多，四間房，兩間空無人住，怪的是這火却就自那兩間空無人住的房中燒起來的！

火！火！火！

強府大火，強府人多手雜，也忙亂了有半個時辰，才把火救滅，着火的地方，是曾經招待過鑫雅閣西花樓珍珠姑娘和羣俠的小樓，如今經強公子指揮，羣俠也出盡氣力，把火救滅，可是這座美奐美命的小樓，已是斷壁殘柱焚燬殆盡了！

火起的怪，因爲小樓中，竟無人居住，更無燭火，時近五更，却突然起火，這火究竟是由何而起的呢？

火滅了，強公子令人準備酒菜，在前廳中答謝衆俠，對小樓突被焚燬的事，強公子僅一笑而已！姑不論這火是怎生起的，憑強府來說，燒了座小樓，那是等閒的小事一件，驚了賓客，那才覺得不安呢。

席間，少了兩位，但並不是無毒丈夫，因爲無毒丈夫根本沒有回來，自是不算，所少的爲老西和曉玉姑娘。

老西那裏去了，不提不提，他的事多。姑娘呢？姑娘早已安歇，當老西等人悄悄去了鑫雅閣時，姑娘在強公子的安排下，宿於內宅堂客們的房中。

強府上上下下，內外各處，全被驚動了，怪，就是這位曉玉姑娘，仍與「周公夫人」奕棋，沒被驚醒！

可能嗎？姑娘會沉睡的如此嗎？有人提出了疑問。

強公子想了想，召來丫環，叫她們悄悄去姑娘宿處看看，姑娘若是已醒，請移玉廳上小坐，丫環應命而去。

刹那間，丫環們驚慌失色來報，說姑娘不在房中。

一條龍聞言，首先失色而起，對強公子道：「快，我們去看看！」

強公子聞報心驚，與羣俠急步趕往姑娘住處，室內絲毫不現亂象，就是姑娘不在，她那柄劍，和換下來的衣衫，也仍在椅上！

一條龍雙眉業已緊鎖一處，想了想，探手床上，發覺輕被所掩處，仍有微温，越知大事不好，道

：「她被人擄走了，擄去她的人，在小樓放火，用『調虎離山』之計，叫我們上當，這要我那老兄弟回來，叫我拿什麼臉來向他交待，這……這……他媽的！」

他一着急，不由罵出了一句「三字經」來。

東嶽君安慰他，道：「二弟，先別急，也許……也許……」

一條龍看了他一眼，東嶽君說不下去了，這裏沒有也許，是一定，姑娘被擄了，別的不說，姑娘來強府作客，並沒準備晚上不回「百順棧」的，所以沒帶可換的衣裳，如今寶劍外衣皆在，不是被擄又是什麼？

適時，無影燕有了發現，道：「看，那邊有一封信！」

信？不是信，祇是一張便柬，上寫着——「欺人、逼人、換人，事孰可忍？驚人、擄人、請人，乃我不憤」。

好了，現在是可以證明姑娘的確被人擄走了。

一條龍話都不答，轉身就走，無影燕伸手一攔，道：「老龍，那裏去？」

一條龍沉聲道：「除非你們都瞎了眼沒有了心，沒看見那便柬上的字嗎，這還用再問，是紫珍珠辦的好事！」

對！不用問，祇冲柬上那「欺人、逼人、換人，事孰可忍」這一句，就足以證明沒有錯，走，羣俠紛紛邁步！

突然，老西出現在門口，寒着一張臉道：「老土龍，就算你沒瞎眼，也有心，更推斷的分毫不錯，是那紫珍珠幹的，現在你去又能怎樣？」

一條龍忍聲道：「問她要人！」

老西哼了一聲道：「問那個她要？」

一條龍火了，怒聲道：「問那紫珍珠要，怎麼樣？」

老西也火了，道：「她留柬明示一切，人還會在鑫雅閣的西花樓上等着你去找，你去，豈不更惹她的恥笑！」

對！這話對！羣俠不由互望着楞了。

一條龍沉思刹那，道：「算你這話有理，但這件事情不比他事，就算咱知道徒勞，明知道惹笑，也得去看……」

話沒說完，老西已接口向強公子道：「煩請公子貴介，跑一趟鑫雅閣，人若問起，就說請珍珠姑娘外宴，預定時間，若西花樓已人去樓空，請貴弟回來就是。」

好辦法，老西不愧生了個好頭腦，於是咸無異議，強公子立卽差人前往，時已鷄鳴五鼓，天現曙光！

× × ×

回來了，強府派去鑫雅閣的家丁，回來了。

帶回來的消息，果如老西所料，珍珠姑娘辭了班子，她本是寄附客卿的身份，時間雖短，却已爲鑫雅閣的老闆，賺了不少錢，又沒賣身，更沒借過「身價銀子」，說聲要走，自是祇能任她走。

羣俠傻了，包括老西，也不在一旁不知該如何是好。

最恨的是，無毒丈夫竟沒了消息，誰也不知道他現在何處，發生了如此重大的事故，也沒辦法能通知他。他在那裏呢？說來好笑，他依舊是在監視着城郊林中的那所宅院，不同的是，他已經離開了後窗下。

他是在極爲小心之下，幾乎是像爬一樣的，離開內宅那後窗下的，然後他飛身到內宅那株古槐之上。

古槐極高，可以看清宅中的一切，不怕紫珍珠和雙姥能逃開他的視界，所以他安心的靜待發展。

內宅中仍然沒有點起燈來，也沒有人開口說話，這不由得使無毒丈夫在深覺奇怪之下，生出了一種不祥的預兆。

他突然決定，冒險下去再作窺探，適時上房門兒呀然而開，走出兩個身材中等的漢子來。

無毒丈夫暗笑自己多疑，幾乎因爲沉不住氣而敗事，兩個漢子並未停留，低聲談着，步向前面而去。

無毒丈夫自然不會追躡他們，俗話說：擒賊擒王，打蛇七寸，紫珍珠既然仍在室內，任何發展仍是內宅爲主。

門又開了，出現一名女婢，她笑着，緩移脚步也是走向前面，無毒丈夫也沒多想，依然在古槐樹上守候下去。

鷄叫了，天亮啦，少說有五更了，內宅還是沒個動靜，無毒丈夫心頭突現靈光，臉色頓變，飛身而下。

這次他再不顧忌，竟推門而進！

室內空無一人，無毒丈夫的嘴唇都戰抖起來了，緊咬着牙，四方盼顧，看到了，八仙桌上留有一封奇柬。

拆柬。上寫着——「任你無毒丈夫有多鬼，這次也喝了洗脚水，歸！歸！速歸！否則悔！」

無毒丈夫長嘆出聲，頭一搖自語道：「這是教訓，也是我生平遇到眞正對手，好，這場我認敗了，但最後結局如何，還要看下去呢！」說着，他已恢復了那種自信，於是哈哈地笑了，笑聲中，他在宅中走了一遍，方始疾縱而去。（未完待續）

新派奇情俠義長篇連載

單于紅 文
董培新 圖

江湖浪子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江湖一鼎無雙浪客」北雙，潛入西北雨少陽分部，拯救出被囚的「川梟」官大木，與從正面攻入的涼山派掌門人「千手百脚」洪平、「冷面黑煞」嚴夢柔會合，北雙施展出自己參悟出來的一招絕學，把雙鐮客殺斃。瓦解了少陽分部，官大木與洪平各自前往召集舊部，聯絡各地豪雄，以爲來日掃蕩西北雨張本，北雙與嚴夢柔繼續北上。這日至黃水鎭，恰見「左手絕劍」謝一呈用藥迷昏了易釵而弁的祈青青，北雙殺死了謝一呈後，却不想拯救與單桂珠有仇的祈青青，只是用藥丸救醒了她——

蓓蕾初綻亂披風

北雙還清晰記得第一次遇到的時候，自己就爲她凝視自己的眼光而感到奇怪，如果早能夠知道她是個女的，他便不會奇怪了，那種眼光他實在看得太妙；所以北雙馬上說嚴夢柔是自己的妻子，事實上嚴夢柔和他已有夫妻之實，北雙也愛她如妻，祇不過尚未有正式的婚禮吧了，但這祇是遲早問題。

「噢，原來是李夫人。」祈青青怔了一下，美眸滑過一絲祇有北雙才能看出的失望神色，唇角浮起一個不自然的微笑。

嚴夢柔楞了一下，她不明白祈青青何以稱北雙姓李？正想開口，北雙已悄悄的踢了她一下，搶先開口說道：「祈姑娘，你……。」

「噢，我是男人，李兄何以稱呼……噢！」

祈青青顯然不知道自己差點被色狼糟蹋，訝聲問道，話到中途，忽覺自己衣衫被人動過，而且看見木板破了一個大洞，還瞥見北雙房裏床下有一具屍體，驚異的脫口叫道：「這，這是怎麼一回事？謝兄呢？」

「祈姑娘，仍不知情？」嚴夢柔愛憐的問道。

「發生了什麼事？」祈青青想坐起來，但發覺渾身無勁，又躺了下去，駭然叫道。

「可憐，你怎會上那武林敗類的當？」

嚴夢柔心中一陣憐憫，歎了一聲。

祈青青望望嚴夢柔，又望望北雙，純潔的腦海

一轉，脫口叫道：「我是不是被……？」

「沒有！我們及時把那個下三濫殺了！」嚴夢柔連忙安慰的說道。

「我怎會渾身無勁？」祈青青提了一口氣，祇覺丹田虛飄飄的提不起勁，駭然變色的問了一聲。

「噴，祈姑娘……。」

北雙見祈青青纏個不清，不耐的撇了一下唇角，噴聲說道：「那小子給妳吃了無法解救的藥物，妳是否有要讓我們効勞的地方，請……。」

嚴夢柔見北雙單刀直入，一口給說了出來，瞪了北雙一眼，北雙連忙住口不語。

「什麼？」祈青青腦中如電擊的轟了一下，一張俏臉倏地蒼白起來，大聲道：「我會死了？」

「不！妳不會死！」嚴夢柔憤怒的看了北雙一下，見祈青青那副痛苦的神情，慈悲的心腸又是一酸，眼淚簌簌流出，哽咽的安慰了一聲。

「不！我不能死！」祈青青忽然竭斯底里的哭叫着。

北雙軒了一下劍眉，連忙點住她的昏睡穴。

「你……」

嚴夢柔憤怒的站起嬌軀，朝北雙叫了一聲。

「小柔，如果不點住她的穴道，這叫聲，準會驚動整個酒館……。」北雙攤了一下手，苦笑着說道：「好娘子，別再纏了，趕緊問問她的遺囑……好好，小柔，妳愛怎麼辦便怎麼辦，請千萬別哭，別哭！」

北雙見嚴夢柔兩眸一紅，連忙轉口說道：「我肚子餓扁了，妳問她吧！」

北雙深怕嚴夢柔又會叫自己救她，說了一聲，便走到自己房間，逕自吃着酒菜……。

北雙喝着酒，心中說不出是什麼味道，他料不到祈青青並不是美男子，竟是美女子，他並不是因爲祈青青是金蛇骷髏的徒弟而不願救她，事實上骷髏谷已被他夷平，爲單桂珠的愛馬出了一口氣；實在是這種「救」法他覺得怪蹩扭的，不是麼？他雖然與不少女人纏綿，但這都是她們「願意」的，他決沒有一絲强迫，更沒像謝一呈使用那下流玩意。

北雙覺得自己現在去「救」祈青青，總覺得自己是托謝一呈的「福」，趁「火」打刼，不是自己「光明正大」得來的，再說爲了女人他心中受了不知多少創痕，而且他現在有了嚴夢柔，他不想有對她「不忠」的行爲，至少不能讓嚴夢柔「知道」。

更重要的原因是：

他一旦「救」了她，如果祈青青硬是死皮賴臉的纏着自己，那就糟了！

在以前，他也許會狠着心，用「高明的手段」把祈青青抛棄，但自從他知道殺妻的兇手可能就是被自己抛棄的女人後，他便覺得自己實在是「罪惡滿盈」，說什麼他再也不敢「亂攪」女人了。

「……我正在用飯的時候，左手絕劍與我稱兄道弟，我不知道他已識破我是女兒身，我喝了一杯，便覺昏沉沉的，之後他說扶我上樓休息，我便不省人事……。」

祈青青顯然已醒過來，痛不欲生的向嚴夢柔哭訴着，一陣無奈，絕望的語音伴着嚴夢柔憐憫的抽泣聲，如針刺的傳進北雙的耳膜。

「他媽的！那傢伙如此死去，實在太便宜了他！少爺眞想給他嚐嚐剝皮的滋味！」

北雙心中憤怒的罵道，低頭望了一下床底下僵直的謝一呈，要不是「怕」嚴夢柔，他眞想再把他拖出來，給他萬刀分屍。

「嚴姐姐，你能不能救救我？我不是怕死，這是我糊塗罪有應得，但我要找尋我自小失去聯絡的姊妹，以及未報的父仇……。」

一陣如杜鵑啼血的語音傳來：「我不能死！不能！嚴姊姊，妳一定要救我，我一定感恩不盡，永遠誌懷妳的恩德，好不……。」接着傳來嚴夢柔的話音：「祈姑娘，我……。」

「小柔，妳千萬別答應！」北雙心頭一震，連忙用引聲成綫向嚴夢柔急道。

但他失敗了，嚴夢柔的語音清晰的傳射他的耳鼓：「我答應你！」

「妳瘋了？小柔！」

北雙大吃一驚，連忙衝過去，叫着道：「祈姑娘，她不過在騙妳，妳是絕對無藥可救的！」

嚴夢柔忽地站起嬌軀，滿面含淚說道：「不！有……」

「妳！……」北雙忍無可忍，含怒甩過一個耳光！

「拍！」嚴夢柔做夢也想不到北雙會出手摑自己，但聞一聲脆響，嚴夢柔的粉頰着實挨了一記！

北雙出手之快，勁力之大，而且嚴夢柔毫無防備，完全沒有運起功力，嬌哼一聲嬌軀飛了出去！

「小柔！」北雙目眦欲裂的叫了一聲，彈起身形，接住嚴夢柔疾栽的嬌軀……。

「小柔，原諒我！」

北雙心碎的吻着嚴夢柔唇角的血絲，緊緊摟住嚴夢柔的嬌軀，星眸閃着痛苦的淚光，歉疚的說了一句。

「雙哥，求你救她好不？」嚴夢柔美眸滴出令北雙心痛的淚水，哀憐的語音，字字搖撼着北雙的心腑：「她是那麼純潔、美好，雙哥，你眞的忍心讓她這樣死去？求你答應我，好不？雙哥……」

「小柔，我……」北雙痛苦的說了一句，艱辛的挪向牀上的祈青青望去，祇見她滿臉驚愕，一雙美眸圓睜着，她似乎不明白自己何以會使北雙和嚴夢柔起勃谿？

「祈姑娘，如果妳要我救妳，那麼妳寶貴冰潔的身子便要被我這武林草莽糟蹋！」

北雙此刻對她說不出有多厭惡，一雙星眸充滿刻切的敵意，那麼不屑的瞥着茫然不解的祈青青，冷澀的道。

「噢！……」祈青青震了一下，俏臉驟地紅起來。

「祈姑娘……」嚴夢柔走近牀邊，唇角喃喃噏動着，顯然正用「傳音入密」向祈青青說些什麼，祈青青的臉更紅了，美眸羞嬌的閉下……

「祈姑娘，如果我是你，我寧願死，是不，何必把冰清玉白的身子被……」北雙憤怒的轉過身子，惡劣的嗤道：「玷污……」

「雙哥！」嚴夢柔哀求的叫了一聲，打斷北雙的話語。

「祈姑娘，令師已被我殺了！」北雙不耐煩的翻過身子，幾乎是咆哮着說道：「妳總該有點骨氣吧？」

「你說什麼？李兄。」祈青青又是一震，脫口問道。

「在下姓北，不姓李！」北雙對嚴夢柔哀求的眼光視若無睹，冷冰的說道：「當今武林頂頂大名的江湖一鼎便是我北某人，祈姑娘，人生自古誰無死？妳怕死麼？妳知道不？妳在無恥的祈求妳的殺師仇人對妳……」

「雙哥！求你……」嚴夢柔嚎叫着抱住北雙。

「小柔，我不能答應妳！她要是怕死，可以另找別的男人！」北雙無動於衷，冷漠的撇了一下唇角嗤道。

「你……」嚴夢柔痛心疾首的嚶嚀一聲，螓首伏在北雙胸前，痛哭不止，北雙狠着心不去理會。

「你錯了！我沒有答應把身子交給你，我沒有說我怕死……」祈青青奮力掙起身子，美眸漾起堅毅的神色，盯着北雙說道：「姑不管你江湖一鼎不江湖一鼎，你撒謊，家師早在五個月前作古了，縱算還在人間，你也不能動他一髮。」

祈青青剛一坐起身子，想走下牀下，兩腿却一軟，咚的一聲，倒在地上。

「祈姑娘！」嚴夢柔叫了一聲，奔過去扶起祈青青。

「妳說令師已死了？」北雙一怔，脫口問道。

「不錯，我出谷那天正守了兩個月的墓……」

祈青青無力的由嚴夢柔抱回牀上，神色怨恨的瞪着北雙，說道：「家師命我去摧毀骷髏谷，但我不忍……」

「噢！」北雙這時才明白何以未見金蛇骷髏，恍然的哦了一聲，呆呆的望着祈青青。

嚴夢柔却大喜，如此一來，北雙和祈青青不是沒有了仇怨麼？朝北雙哀求說道：「雙哥，你救救她吧！」

「北兄，我不是怕死，我願意如你說的『無恥』懇求你救奴家……。」

祈青青淚如雨下，凝視着北雙說道：「爲的是我未報父仇，我未曾謀面的姊妹；而且我決不會纏你，破壞你和嚴姑娘的幸福。」

「我……」北雙呆呆的望着梨花帶雨的祈青青，艱辛的吐了一聲，便說不出話，他不知怎是好？

嚴夢柔悄悄的朝門房走去。

「小柔！妳是幹嘛？」

「你不會要我『碍事』吧？」

嚴夢柔俯在北雙耳邊嬌俏的說道，吻了一下北雙的腮頰，便溜出門外。

「小柔！」北雙叫了一聲。

但房門已碰的一聲，被嚴夢柔關起來，咚咚的走下樓去。

北雙呆了一會，咬了一下牙，正想推開房門，但眼角瞥見祈青青正幽怨的凝視着自己。

「女人！女人！也許我這一生、下輩子、永生永世也不能瞭解她們！」

北雙歎了一聲，心中揶揄自嘲的暗說着道。

他祇知道，自他十六歲行走江湖以後，便和女人結下不解之緣，但他懷疑自己是否眞正的了解女人？噢！女人，她不是神秘，而是「怪誕」！

北雙無奈的縮回想推開房門的手，自嘲的聳了一下肩，搬了一張椅子，離牀前兩尺，倒轉扶手坐下，兩眼望着地面，臉上一片冷漠，默默不語……

「你，你這樣討厭我？」祈青青畏縮的凝視着北雙，見北雙如此冰冷，情竇初開的心靈如針扎般的絞痛，嚅聲道。

「妳說對了！」北雙看也不看她，單手一舉，五指箕張，對準隔房几上的酒壺，用力一旋，波的一聲，酒壺如箭飛到他手裏。

北雙喝了一口，仍是看也不看祈青青，冷冰的撇了一下唇角，說道：「討厭到極點！」

北雙的絕更使她感到傷心，甫乾的淚水，又自她已是哭得如胡核的眸孔湧出……

「記得我們初次邂逅的時候，你說過如果我是女的，你會愛我的。」祈青青想起和北雙相遇的情景，無限辛酸說道。

北雙楞了一下，腦海不由自主的旋起他和祈青青初識的一幕，他記得自己曾爲她的「俊帥」而喝采，而且也對她純樸天眞的心靈滋生好感。

「我也說過那是盲目的，是不？」北雙苦澀的撇了一下嘴角，他不想把兩眼看向她的，但他還是抬眼向她凝去。

但祗見祈青青兩隻美眸浮着一片閃閃的淚光，北雙可以看穿淚光底下埋藏着什麼。

「我……喜歡你。」祈青青羞赧的朝北雙浮起一個微笑，幽幽的說了一句。

北雙一怔，祗覺得她的微笑很純眞，沒有一絲做作的意味，很迷人！

北雙竟然看得有點出神……

「我……我不是爲了要求你帮助我才說這句話……」祈青青羞紅着姣美的臉蛋，蠕了蠕紅潤的小嘴，欲語還羞的凝着北雙，聲音顯得有些顫抖，但仍若黃鶯出谷，婉轉嬌啼，滾珠走盤。「第一次見到你的時候，我便想告訴你，但，我却沒有這個勇氣。」

「現在妳又爲什麼要說這些廢話？」北雙心裏一陣顫動，他直覺的想離開這裏，否則他覺得呆會「救」她的話，是自願意的，而不是「被逼」；北雙顫着手灌了一口酒，粗魯的說道：「妳別再嚕嗦了！脫下妳的衣服，少爺沒這麼多時間與妳纏！」

「你！……」祈青青純潔的處女心猛地一跳，兩手緊扯着被子，美眸驚駭的望着北雙。

北雙見她那副受驚的神情，宛如無助的小貓在畏縮着，心中莫名其妙的顫了一下，痛苦的轉過身子，衝向房門。

「我脫！」

但北雙剛奔至門口，一聲帶着一百個温馴的顫音，如一支利箭射進他的神經！

「走出這房間！走出這房間……」

北雙的心中在瘋狂吶喊着，但他的身子却違背他腦中的意識，他，轉身了！

他說不出自己何以如此懦弱？他說過要離開這房間的！

「噢！」當北雙一轉身時，他祗覺得顫抖的心一陣戮痛，他想遁入地下，他羞愧得無地自容！

不是麼？祈青青正像一隻無助的羔羊，她那雙顫抖的手，眞的在脫着衣服！

北雙祗覺得全身血脈膨脹，衝到牀邊，激動的握住祈青青的雙手，他不明白眼眸爲何會浮上一股熱意？

噢，他覺得自己太殘忍了，爲什麼要對一個入世未深，純如白紙，命運乖憐，前程坎坷，而且對自己有一片純情的少女如此呵叱侮謾？北雙有點想哭，他不該這樣驚嚇她的，驚嚇一個可憐無助的少女？

「你不是叫我脫……脫麼？爲什麼……」

祈青青似乎已看不出北雙已被他「征服」，事實上北雙早就担心自己會被她軟化，當祈青青是個「男」的時候，他便讚羨她是美得出奇，更何況現在知道她是個女的？他的咆哮、反對、謾辱……一切都是僞裝的，矯作的，虛假的！

「我，我不是有意……」北雙望着祈青青褪下一半的袍衫，露出紅色的褻衣，心中一陣愧疚，他憑什麼如此凌辱一個天眞未泯的少女？

老實說，祈青青的美艷純樸，北雙也許該感到自慚形穢哩。

「這，這是什麼？」北雙忽然一震脫口問道。

北雙話落一半，忽然看見牀底下有一塊非常熟眼的玉佩，驚異的拿在手上，脫口問道。

「噢。這是我的，我掉了！」祈青青見北雙一副驚異的樣子，不解的問道：「怎麼了？」

「妳怎麼有這塊玉佩？」北雙急聲問。

「我從小便帶在身邊，我要找我的姊姊就是靠這塊玉佩爲證的。」祈青青仰着臉說道，她不明白北雙何以如此緊張？

「是不是顏色不同？」北雙的心猛地一震，衝口問道。

「不錯，家姊是白色，我的是藍色，舍妹是紅色……」祈青青頷首說道，忽然震驚的問道：「咦？你怎知道？」

「噢！這會是眞的麼？」北雙凝視着手中半掌大的藍色玉佩，這玉佩他太熟悉了！

他永遠不會忘記，四年前賴宛英送給他的定情物，也是如此模樣的玉佩。

上面雕着一對栩栩如生的龍鳳，中間一個拇指大的環孔，環孔繫着四五撮的綠帶，而且是白色的，北雙也沒有忘記羅萍曾告訴他，白嘉露也有一塊這樣的玉佩，自己的玉佩就是被她拿去的！

祈青青見北雙神色激動，正想開口，忽覺小腹驟然昇起一股奇異的洪流使她感到難受，有如怒火燃燒着她週身；她開始感到喉頭一陣乾澀，而且兩頰如火的燙起來！

她更覺得四肢一點力氣也沒有，渾身軟綿綿的，她祗覺難受，難受，非常難受！

「這會是眞的麼？她，和白嘉露，是宛英的妹妹！」

北雙沒有發見祈青青體內的藥物已發作，竟自激動的凝視着手中的玉佩，喃喃的說道。

祈青青美眸裏射着一股強烈的慾念，瞬也不瞬

的注視着北雙；雙手難耐的搓着自己的嬌軀，把已是半褪的長衫全褪了下來，而且開始解着紅色的肚兜……

「但宛英沒有告訴我，白嘉露也沒有說，這，這會是眞的麼？噢，她是宛英的妹妹！」北雙兩眼激動的浮出淚光，他宛如置身在夢裏，噢，他竟看到了他所愛的人的手足！

「青青，我不能！我是妳的姊夫，怎麼可以……」北雙痛苦的叫着道，把身子退縮着。

祈青青難耐的翻動着胴體，她想張口叫北雙，但她祗覺得喉中像是被什麼東西堵住似的，叫不出聲音；祈青青見北雙後退，美眸急得流出淚水，奮力爬起嬌軀。

「咚！」但她覺得一陣天旋地轉，整個嬌軀撲跌在牀下。

「青青！」北雙叫了一聲，衝前抱起她的身體，祗覺祈青青的胴體如火般的滾燙。

北雙凝視着祈青青飢渴的美眸，輕歎了一聲，把她的胴體輕輕放回牀上，解下自己的衣衫。

× × ×

嚴夢柔下樓以後，叫了一份飯菜，獨坐一隅，邊吃邊想……。

她很奇怪自己何以一點「醋火」也沒有，而且「心甘情願」的「催」自己的愛人去和別的女人「温存」；她祗覺得祈青青第一眼就給她說不出的好感，她直覺裏認爲純樸如玉的祈青青死在淫藥下，實在太可憐了！

本來她也沒有「硬迫」北雙的意思，她本着女人對女人的同情心，她祗想替祈青青辦些事情，但當祈青青醒後，她早已看出祈青青向北雙的眸光，她不是傻子，事實上女人最敏感不過了，她早已看出情竇初開的祈青青在暗戀着北雙。

再加上祈青青說出金蛇骷髏並不是被北雙殺死，她更要北雙去「救」祈青青，而且，她還想儘可能的把祈青青留在身邊……。

噢，像嚴夢柔此種心胸廣濶的女子，當然並非沒有，但一般說來是太少了！

不是麼？世間有幾個女人願意而且「硬逼」自己愛人去與別的女人「消魂」？此乃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是也，然在嚴夢柔此種難得的憐憫愛心，殊不知使北雙尋到了他前妻的手足。

正當嚴夢柔「耐心」的用着餐，忽然眼前坐下一個年約五旬，身着素色羅裳，而看起來風韻猶存，徐娘半老的女人。

「娘！」嚴夢柔抬眼一看，吃驚叫道。

「哼！賤人！妳還認得我這個娘麼？」

噢，原來是嚴夢柔的母親，怪不得乍瞥之下，與嚴夢柔酷似；嚴母怒氣滿面，冷冷說了一聲。

嚴夢柔怔了一怔，她萬想不到自己的母親竟會在「此種場合」出現，呆了一會，嚅嚅的說道：「娘，我……。」

「賤人！那小子呢？」嚴母不待嚴夢柔說完，冷冷的掃了一下四週，冷聲問道。

「娘，您是說誰？」嚴夢柔一驚，她當然知道是在問北雙，但她怎能說北雙正在作「巫山遊」？而且見嚴母滿容怒氣，心中咚咚的鹿跳着，裝傻的問道。

嚴母怒哼一聲，揚手向嚴夢柔刮去——

嚴夢柔不敢閃避，咬牙承住一掌。

「拍！」一聲脆响，嚴夢柔着實受了一記耳光，粉頰上頓現五條指痕！

幸好她們坐在最裏頭的邊角，並無行人注意。

「賤人，妳說不說？」嚴母怒容叱道。

「他，他……。」嚴夢柔急出了淚水，她的兩聲，支吾的說不上話來。

「哼，是不是拋棄妳了？」嚴母見愛女流淚，似是心疼，語氣稍稍緩和，但仍怒氣未消，哼聲問道。

「不，他，他去辦……辦事情。」嚴夢柔急聲說道，幾乎要哭出來。

「柔兒……。」嚴母心中一陣不忍，兩眼愛憐的望着嚴夢柔，臉上的疾顏厲色褪了下去，慈聲說：「妳病好了，跟娘回去……。」

「回去？」嚴夢柔一震，淚眼婆娑的說道。

「賤人！妳還和那愛情不專一的登徒子鬼混？」嚴母陡然色變，怒問。

嚴夢柔垂下螓首，淚流滿臉，默默不言。

「妳這畜牲！敗壞家門，竟敢反抗母命，大胆逃婚，尙仍執迷不醒……。」嚴母氣得渾身顫抖，連語音也顫抖得非常厲害：「妳今天要是不回東海與駿兒成婚，老身便不認妳這個女兒！」

「娘！」嚴夢柔猛地一震，驚得顫聲說道：「女……女兒已和他有……有……。」

「什麼？」嚴母大吃一驚，脫口問道。

嚴夢柔咬了一下銀牙，毅然說道：「女兒已是他的人了！」

「妳這賤人！」嚴母氣得臉色發白，說了一聲，兩眼瞪着嚴夢柔，氣得接不上話來。

「娘，他是眞心……愛我。」嚴夢柔見既已「攤牌」，不顧一切，咬牙說道。

「這成何體統？」嚴母揚起手掌，忽又放了下來，歎道：「罷了！家門何其不幸，出了妳這敗壞門風的賤人！」

「娘，原諒女兒……。」嚴夢柔含着眼淚，哽咽的說道：「女兒已長大了，我自己能夠尋找自己的幸福……。」

「妳還有臉目大放厥詞，我打死妳……！」

「拍！叭……！」

但聞一陣如連炮串珠的劈拍聲，嚴夢柔不閃不避，兩眸含淚，咬牙承受嚴母的摑擊。

直至館內的食客驚訝注視，嚴母才停下掌摑，見嚴夢柔兩頰紅腫，唇角滴着血漬，到底是自己的親生骨肉歎了一聲說道：「罷了，女大不中留！」

「娘，原諒不孝……。」嚴夢柔垂下螓首，任由眼淚揉着嘴血而流，哽咽的說道。

嚴母看得一陣心痛，她未曾如此疾言厲色的對她的愛女，如今已是生米成飯，木已成舟，一切打罵已是無益，何況她本身是過來人，男女一旦相悅，豈又是她能力所阻？

再者嚴夢柔是她唯一的親生骨肉，自是不忍棒打鴛鴦，殘酷的毀去她的幸福。

北雙一生浪跡江湖，喜歡拈花惹草。生性風流，她也畧有所知；深怕嚴夢柔受北雙的欺騙，一股先天的母愛，已使她忘却憤怒，關心的說道：「柔兒，那小子是不是眞心愛妳？」

嚴夢柔見她語言已軟和下來，芳心大喜，連忙抬起螓首，拭着眼淚和唇角的血漬，用力頷首……。

嚴母放心的頷了一下首；其實她這担憂是多餘的，當嚴夢柔聽到北雙死在白嘉露手裏之時，驟然發瘋，川梟曾護送她回東海，嚴母從川梟的口裏便知北雙是眞心眞意的愛自己的女兒，她之所以要把嚴夢柔許配給紅扇書生，以爲北雙眞的遺棄嚴夢柔，而又見嚴夢柔半瘋顚，想叫紅扇書生的愛心，能磨平她的打擊，回復神志。

但她又想到自己已把嚴夢柔許配紅扇書生，該算是林家的人了，不禁開口說道：「柔兒，妳如何向林家交待？」

「娘，這……這祗有退……退婚嘛！」

嚴夢柔見嚴母已軟化，嬬了嬬嘴大胆的說道。

「退婚？妳這丫頭說得倒好聽！」嚴母氣得搖搖頭，自己的女兒杲是下定決心要隨姓北的，無奈的說道：「林家父子那麼愛顧我們母女，要逃婚，爲娘的可沒這個面子去跟他們解除婚約！」

「娘，女兒去和他們談！」嚴夢柔急着脫口說道。

「柔兒，如果那小子要妳不認我這個母親，娘想妳也定一口答應！」嚴母氣笑不得，取笑說道。

「娘，女兒怎敢？」嚴夢柔紅臉說道。停了一下，回復以前她對嚴母撒嬌神情，噘着小嘴說道：「娘，他也不敢這樣對您老人家；娘，女兒相信您老人家見了，也一定會喜歡他的。」

「妳倒帮他說話來了！」嚴母愛憐的拭着嚴夢柔臉頰未乾的淚痕，嚴夢柔把椅子搬到她身旁，嬌軀撒嬌的偎着嚴母，討好的挾起一塊炒肉，溫馴乖巧的放入嚴母的嘴裏，嬌聲的向母訴說她「逃婚」以後的情形……。

嚴母兩眸慈祥的望着愛女，見自己的愛女已完全恢復神志，而且也找到了歸宿，心頭說不出是什麼滋味，又愛又憐的傾聽愛女訴說與她的情郞的近況……。

「柔兒，常言說女兒長大就像雛鳥生翅，將一去不回，杲是不錯。」嚴母見嚴夢柔那份喜悅歡欣的神情，半揶揄半感慨的說道。

「不，娘，女兒和他會服侍您老人家至千年百歲的。」嚴夢柔煞有其事的回道。

「傻丫頭，嫁夫隨夫，妳怎能一輩子呆在娘身邊？」

嚴母被愛女逗得一笑，慈祥的攬着嚴夢柔的長髮，笑着說道：「縱算妳丫頭有此心，恐怕那小子可無此意哩。」

「他敢不聽女兒的話？」嚴夢柔脫口接道，忽覺不對勁，臉蛋一紅嬌羞的把臉龐埋進嚴母懷裏。

「喲，柔兒，看來那小子已是對妳服服貼貼的樣子……。」嚴母不禁輕笑說道。

「娘，您一個人來？」嚴夢柔抬起螓首，岔開話題問道。

「噢，柔兒，妳不說，娘倒給忘了！」嚴母一怔，脫口說道：「娘和駿兒一起來的。」

「林兄也來了？」嚴夢柔一驚，楞了一會，美眸漾着歉疚的神色，半晌，才張口問道。

「是的，自妳走後，他便和娘四處尋妳，我們分頭尋找……。」嚴母頷首說道，心中想到紅扇書生現在仍在鎭上焦急尋嚴夢柔，歉疚的歎了一口氣，搖首說道：「駿兒長得一表人材，妳那點看不上？柔兒，妳離家出走之後，妳知道他多麼傷心？」

嚴夢柔痛苦的垂下螓首，默默無語……。

「這麼多年來，他們父子對我們母子倆照顧得無微不至，對我們的恩情可說是不小。」嚴母神傷的繼續說道。

嚴夢柔抬起螓首，噘嘴說道：「如果硬要論恩情，人家他也曾救過女兒一命，否則女兒非但不能替爹報仇，而且早不在人間了！」

「娘當然知道男女必須兩心相悅才能結合，這是絕對不能勉强。」嚴母愛憐的撫着嚴夢柔已消腫的臉頰，歎聲說道：「可是這要如何向他啓口呢？唉，娘當初不把妳許配給他便好了！」

「這不是娘的錯，您是爲女兒好的。」嚴夢柔見她自責，心中一陣不忍，連忙說道：「娘，現在便去找林兄，由女兒當面告訴他，相信林兄知書識理，一定會諒解的！」

嚴夢柔停了一下，又接着說道：「再說，如果他眞的愛我，他應該高興我得到自己所愛的伴侶才對，娘，您老人家說是不？男女相愛，並不一定要得到對方，才是眞愛。」

嚴母忽然奇異的望着嚴夢柔，沒有接腔……。

「娘，女兒說錯了麼？」嚴夢柔嬬了一下小嘴，嬌聲問了一句。

「沒有，柔兒！」嚴母攬住嚴夢柔，笑着說道：「爲娘的在想，無影浪客是前世修來之德，才能得到我的好女兒！」

「娘，您老人家總愛取笑女兒了！」嚴夢柔無限嬌羞的說道。

「咦，柔兒，那小子怎還不回來？」嚴母心中想見北雙到底長得是怎個帥法，叫自己的女兒如此神痴情迷，開口問道：「娘懷疑他像妳所說的對妳那麼體貼，否則怎會把妳撇在這裏坐冷板凳？」

「嗯，娘，女兒不是說過他去辦事情了麼？」嚴夢柔這時才想起樓上的北雙，時間已「差不多」了，深怕北雙此時下樓，那便完了，連忙說道：「是女兒叫他去的，嗯……女兒叫他去連絡武林豪雄，娘，官大哥也爲了連絡武林豪雄，才和我分手的……他可能要到傍晚才能回來！」接着，瞄了一眼樓梯口，深恐北雙出現，嗯了兩聲說道：「娘，咱們去找林兄好不？」

「他連絡武林豪雄做甚？」嚴母奇怪的問道。

「娘，您不知道？爲了剪平西北雨！」嚴夢柔一面瞟着梯口，一面回道。

「那他怎又沒騎炭兒去？」嚴母接口問道。

「嗯……娘，女兒叫他跑路去，女兒想騎着炭兒，四處蹓躂的！」嚴夢柔差點答不出來，幸好腦子一轉，急中生智，隨便捏了一個理由。

「柔兒，妳怎這地沒分寸的？」嚴母忽然臉色一沉，微顯不悅的說道。

嚴夢柔心中一跳，暗暗驚忖道：莫非娘識破我的謊言了？

「他雖然對妳體貼，但妳也不能太刁蠻，過份苛刻，須知夫妻之間必須互相尊重，互相關注諒解，感情才能融和持久……。」

嚴母撫着嚴夢柔的臉頰，以教訓的口吻說道：「他去連絡豪雄共除塗炭生靈的西北雨，乃是正義之舉，竟還叫他一個人跑路去，自己却是優哉的騎馬逛市集，這豈是一個好妻子所爲的？」

「娘，女兒知道了！」嚴夢柔心中鬆下一塊大石，展顏嬌聲道，心中却連叫冤枉不已。

「娘，您和林兄說好在那裏見面？咱們一起去，由女兒向他提出退婚。」嚴夢柔稍稍頓了一下，接着站起嬌軀說道。

嚴母也跟着立起身子，說道：「柔兒，妳的口吻要溫遜一點，別太傷了他的自尊心……。」

「不會的，伯母，我很高興小柔安全無恙，並且找到了她理想的伴侶。」嚴母聲音方下，忽然傳來一陣微顫的聲音。

「駿兒，你什麼時候來的？」嚴夢柔母女震了一下，轉眼望去，紅扇書生林伯駿竟不知什麼時候，在他們身後的桌席？嚴母楞了一楞，吃驚問道：「我們的話都聽到了？」

紅扇書生黯然的點了點頭，雖然他極力展着笑面，但不難看出他虎目裏含有着太多的痛苦。

「林兄，我很抱歉……。」嚴夢柔歉疚的垂着螓首，嬬了嬬嘴說道。

「不，抱歉的是我，如果我把北少俠的病情告訴妳，妳便不會受這麼多苦了……。」林伯駿努力露着笑容，儘量使音調平穩：「我是太自私了，小柔，妳說得好，愛一個人，並不一定要得到她，噢，我太慚愧了，我不應該破壞妳的幸福。」

「不！林兄，你不要這樣說！」嚴夢柔心中激動，美眸忍熬不住的漾出淚水，痛苦的說道。

「小柔，祝妳幸福……。」林伯駿一直努力的使笑容不消失，但聲音却顫抖得非常厲害，「我，我會永遠的懷念妳……。」說罷，轉過身子，便要衝出門外。

「駿兒，你要到那裏去？」嚴母見狀，急忙問道。

「雲遊四海，傲嘯八荒，尋覓天涯芳草……。」林伯駿已衝出門外，嚴夢柔還見他衝出門口的一刹那，低首拭了一下淚珠，心中不期然的一陣顫抖，尤其是林伯駿留下的辛酸話音，更使得她淚如泉湧……。

噢，現在她才明白，拒絕一個人的愛，是如此的痛苦！

嚴母無可奈何的長長歎息了一聲，心中有說不出的難過……。

「娘，女兒這樣做是不是錯了？」嚴夢柔痛苦的坐回椅上，顫聲問道。「不，誰也沒錯，錯在老天的安排。」

嚴母也坐回身子，愛憐的把嚴夢柔擁進懷裏，拭着嚴夢柔的淚水，歎聲說道：「他會忘記妳的，世上像妳這樣令他愛慕的女人多的是。」停了一下，嚴母接着道：「柔兒，咱們回去吧。」

「回去？」嚴夢柔一怔，脫口問道。

「咱得回去把聘禮退還林家……。」嚴母頷了一下首，語音轉笑說道：「再說妳離開娘已久了，總不會有了情郞，便不願陪娘一起吧？」

「娘！……」

嚴夢柔嬌羞的叫了一聲，忽又想起北雙，轉口問道：「那，那他呢？」

「留個字條給他，相信他『不敢』不來找妳是不？」嚴母笑着說道。

「嗯，娘又取笑女兒了……。」嚴夢柔忸怩萬分的說道。

嚴母望着女兒此副嬌羞態，禁不住一陣輕笑。

× × ×

却說北雙和祈青青……。

當祈青青夢囈般的春吟歇止時，北雙也感精疲力盡，昏沉睡去。

良久，祈青青緩緩張開眼眸。

「噢，我怎麼會這副樣子？」祈青青驚叫了一聲。「是他！……」

祈青青剛欲起身，才發覺自己赤裸的胴體被北雙緊摟着，紊亂的腦海轉了一下，才知道自己已經過了一場「人倫大道」……

祈青青雖知自己是中了謝一呈的淫藥之故，而且是自己「求」北雙對她「這樣子」的，但驟然發現自己已不是冰清玉潔的「處女身」，祈青青不由自主的嚶嚀一聲，美眸湧出一片淚水，微微的啜泣起來。

「青青，妳，妳怎麼啦？」北雙被她的泣聲驚醒，茫然的問了一聲，但他一見自己和她渾身精赤，隨卽恍然過來，這，對他已不是陌生，一般初嚐「禁果」的少女，大都會「莫名其妙」的喊起來。

北雙曾對這「問題」思慮過很多次，他不明白他們到底是悲傷，抑或興奮自己由少女「邁進」少婦的「階段」？

「你爲什麼還不走？」祈青青翻過嬌軀，挪開北雙的手，把被子蓋住胴體，酸鹹的淚水，一直流到她櫻紅的嘴裏，語音不清的打斷北雙的話，哽咽的說道：「奴家謝……謝相公救了我一命……。」

「青青，我爲什麼要走？」北雙一怔，但隨卽恍然的哦了一聲，他知道祈青青還不曉得自己與他的關係，連忙說道：「青青，我是妳的……。」

「我知道你是我的救命恩人，相公，你是否還要……？」

「青青！」北雙渾身猛地顫慄了一下，顫得他心痛，星眸令他不由自主的湧出一股狂瀾的熱淚，叫了一聲，緊緊摟住祈青青不住顫抖的嬌小軀體，吻住祈青青的紅唇……。

祈青青閉着美眸，任由北雙撫吻，如此溫馴，一絲抗拒也沒有……雖然她已與北雙暢遊巫山，但那是在藥物催促之下，一切感覺，都是恍恍惚惚的朦朦朧朧的，似眞又似夢。

現在藥力已消失，這吻，對她來說，該算是她的初吻了！

「青青，妳還趕我走麼？」良久，北雙才輕輕推開他，愛憐的拂着她散亂的髮絲，微笑問道。

「北，北兄，我，我不是趕你走……」祈青青無限嬌羞的臉蛋，在北雙胸前，玉手微顫的撫着北雙堅厚的胸膛，語音隨着微微急促的氣息，顯得有點顫抖。

「您說過，您討……討厭我……。」祈青青語音顫抖的說。

「青青，妳，是不是很愛我？」北雙笑問道。

「我……我不知道……。」祈青青低聲道。

北雙笑着搖了搖頭，沒有開口，事實上他已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初次我見到您的時候，我便很喜歡您，尤其您說如果我是女的您會喜歡我，那時我很想對您說我便是女兒身……。」

祈青青的美眸漾上一層朦朧的雲翳，微紅的俏臉映着憧憬的興奮，像是夢般的呢喃着：「我常常獨自幻想，將來我行走江湖的時候，一定會遇上我夢想的情郞，他和我一起遨遊江湖，他會很細膩的愛我，我會很溫馴的順從他……。」

忽然話音一停，眉宇泛上一股濃深的痛苦，停了半晌，黯然說道：「但那時我以爲您不會武功，不能幫我報父仇，幫我尋找我的姊妹，所以我強抑下心中對您的慕情……但我還是幻想着，等你練成武功之後，你會來找我，那時我便告訴您我是女兒身，並願意把我的一切交給您……」

祈青青說到末後，美眸湧出如泉的淚水，頓了一下，齒貝輕咬着下唇，哽咽的接道：「可是，我想不到……我竟惹您……討……厭……。」

「沒有，青青，我喜歡妳。」北雙抑制着心中的激動，愛憐的吻着祈青青純潔的淚水，自己的眼角却浮現出淚光，顫着喉結，也顫着聲音說道：「我會幫妳報父仇，幫妳找尋妳的姐妹，幫妳解決一切一切的困難！青青，我是妳的……。」

「雙哥，您是我夢中的情郞！」祈青青不待北雙說完，粉臂緊緊摟住北雙的熊腰，俏面漾出激動的喜悅，但隨又一黯，凄然淚下的接道：「可是，我不能够這樣做，我不能橫刀奪愛，嚴姐姐對我那麼……。」

「對了！我差點把小柔給忘了！」

北雙被她一提，才猛然想起嚴夢柔，心中暗叫道：「老天，希望她沒『等』得不耐煩，否則那妮子又噘嘴板臉，少爺可吃不了兜着走！雖是她『逼』少爺『上床』的，但誰曉得那丫頭眞有如此『胆量』……？」

北雙邊私忖着邊起身，匆匆穿上衣服，對滿臉驚愣的祈青青說道：「青青，妳把衣服給穿上，我下樓去喚嚴姊姊上來。」說完，不待祈青青答應，便急步下樓……。

「咦，小柔怎不見了？」

北雙下樓四處望了一下，却不見嚴夢柔身影，心中暗忖了一下。

「您這位相公可是姓北？」北雙正在着急，一名茶房走上前問。

「不錯！在下就是北雙！」

北雙轉首一看，茶房手上拿着一封密貼的紙箋，心中一跳，一把拿了過來，口不擇言的回道：「北雙。」

茶房一楞，失聲叫道：「你就是無影……。」

「不不！適巧姓名相同而已！」北雙一震，自知失言，連忙說道。

「噢！噢！」

茶房驚奇的望着北雙，兩眼睜得斗大，目不轉睛的望着北雙肩後的雙劍。

「老兄，你如果想保住你的腦袋，就別聲張少爺是誰！」

北雙坐在椅上，急不及待的拆開信箋，却見茶房如中魔的望着自己，心知自己的身份已露，連忙用「引聲成綫」向茶房恐嚇道。

北雙並不是顧忌什麼，祇是現在心急如焚，心中惦着嚴夢柔，急欲展開信箋，看個究竟，如果張開自己的名號，準又是一陣騷動，正應所謂的「人怕出名猪怕肥」的俗諺是也！

「是！是！小的不說。」茶房打了一個冷顫，連忙躬腰說道，賞錢也忘記向北雙討，急急退下。

「噢！原來小柔和她的母親回東海去了！」北雙看完箋上娟秀的字跡，心中放下了一塊大石，眉宇湧上一片喜悅，心中欣愉叫着說：「丈母娘已答應我和小柔的婚事了！而且姓林的也同意退婚，哇，樂死少爺了！這是天大的好消息！」尤其令北雙對嚴夢柔愛之入髓的是：「……夷平西北雨後，別再躭擱，希望你來的時候，能見到祈青青，雙哥，我是眞心話……。」

「小柔，妳太好了！妳知道不？妳的慈心，挽回我的小姨一命！」北雙激動的楞了良久，他說不出此刻他對嚴夢柔有多愛，他眞恨不得能够馬上飛到東海，向嚴夢柔說出一百個，一千個萬個的愛！

「對了，我還得問問青青很多的問題！」

北雙忽又想起樓上的祈青青，連忙奔上樓梯。

「噢！她又出現了！」北雙剛走上樓梯，步到甬道口，忽見一條全身用黑衣覆罩的黑衣蒙面人，心中猛然驚叫道。

「慢走！」黑衣人一見北雙，手中的鬼頭刀悶聲不響的便朝北雙射去，身形接着一射，射出窗口，北雙大喝一聲，單手五指箕張，倏然灌足「先天罡氣」，拍然一聲，硬生生夾住刀尖，身形接着急掠而去！

「青青！」北雙掠過房間，眼角瞥見祈青青躺在地下，駭然叫了一聲，拐進房裏。

「青青！妳醒醒！」北雙抱起祈青青，祇見她祇穿上肚兜與褻褲，兩眸緊閉，昏死過去；北雙連忙堵住她的紅唇，運氣呵入她體內，半晌，祈青青才悠悠醒來……。

「青青，醒來！發生了什麼事情？」

「噢，雙哥，你回來了？」祈青青閉閉眼眸，一見是北雙，慘白的俏臉立刻湧出興奮的神色，緊緊摟住北雙，喜叫了一聲。

「喂！發生了什麼事情……哇！殺人呀！」

剛才北雙的喝聲已驚動樓下的茶房，匆匆上樓，一見房裏的壁板破了一個大洞，而且瞥見床下有一條血淋淋的死屍，茶房驚魂落魄的大叫一聲，連跑帶跳的跳到樓下，並大驚失色的嚷叫着。

「嗟！該死的伙計！」北雙見狀，知道立卽便要引來一陣騷亂，連忙拿起長衫，迅速的替祈青青穿上，打開窗，抱着看起來不男不女的祈青青，躍至黑炭的背上，兩腿一夾，黑炭嘶鳴一聲，四蹄猛揚，如一陣風的急馳而去。

當那些驚惶的人們趕了出來，祇見一團滾滾的塵揚，不見踪影。

黑炭的脚力實在驚人，不消一會工夫，便把鎭集抛得看不見。北雙爲避免無謂紛爭，馳入小道，直至一座荒烟密林的地方，才停下來。

北雙和祈青青揀了一塊如茵的草地，雙雙坐下身子，祈青青身穿男裝，頭上的秀髮却披了下來，乍看之下，使人有股莫男莫女之感，祈青青微紅着臉蛋，把長袍扣好，含羞的望向北雙，嚅聲說道：「雙……雙哥，怎不見嚴姊姊？」

「青青，這呆會再談！」北雙此刻滿腹疑問須澄清，一時却有不知如何從啓口之感，定了定神，才說道：「青青，妳剛才怎昏倒在地上？」

「我不知道，我時常會這樣子。」祈青青搖了搖散亂的螓首，幽幽說道：「但通常過一會便會醒過來。」

（未完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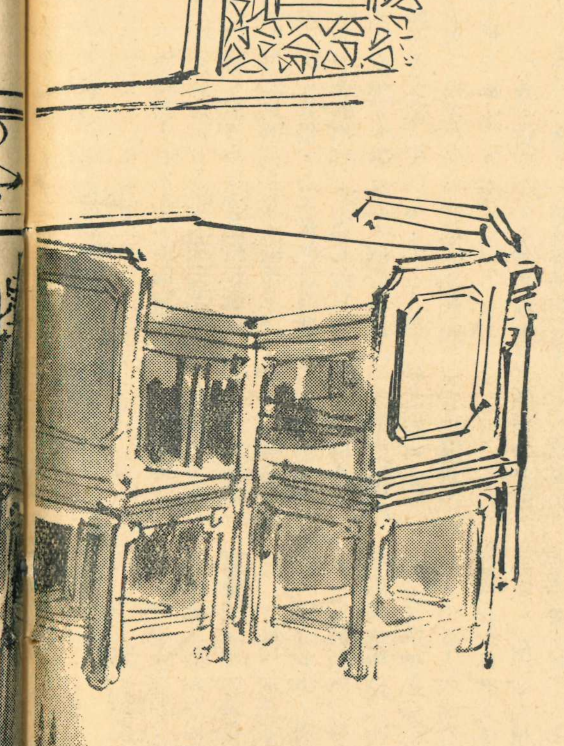
中原第一劍故事

劍星豪

宇文瑤璣・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柳迎春，在君山水寨遭到婁芸芸暗算，被擒囚於黑房，半月後，高天弘劍傷已癒，拜別了石飛揚後，直闖君山水寨，他在問明了「大公劍客」高寒已爲方元忠救走後，便欲告辭，但經不起阮玉陵的央求，稍留共飲，爲阮玉陵及婁芸芸在酒中下了迷魂丹，昏迷被擒，同囚在柳迎春一間房內，那晚，阮玉陵進入黑房，以恢復柳迎春自由爲交換條件，要柳迎春與他共效于飛，柳迎春嚴予拒絕後，阮玉陵突地惡念陡生，擬下手殺斃昏臥的高天弘，柳迎春在燭火之下驀地發現高天弘險境，驚呼阮玉陵住手——



情天有恨

柳迎春近乎哀求地道：「少島主，我答應你的條件，只求你別傷他！」

阮玉陵幾乎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朶，提着燈，緩步過來，沉聲問道：「柳姑娘，妳是說，妳答應我的要求，但並不是換取妳的自由，却是換取這小子的性命？」

柳迎春淚眼滂沱地道：「是的，只求你別傷害他！」

阮玉陵目中厲芒乍現，陰惻惻地笑道：「妳和他有一手？」

柳迎春心頭一凜，故作不識地道：「不！我不認識他！」

阮玉陵冷哼一聲，鄙夷地道：「好一個敬酒不吃吃罰酒的女人，哼！我現在對妳毫無興趣的了！」語聲甫落，卽面現猙獰之色，又要向高天弘昏臥的榻邊走去。

柳迎春芳心大急，呼道：「求你不要傷他，我願意給你……」

阮玉陵目射稜芒，邪惡的道：「柳迎春，妳求吧！說不定我阮爺會動善心。」

柳迎春明知是阮玉陵蓄意凌辱，以發洩他的獸性，但爲了高天弘的安全，只得罔顧廉恥的哀求道：「少島主，要我吧！我會順你的心，隨你的意，高高與興地滿足你。」

阮玉陵潛在的獸性終於爆發了，一聲「桀桀」怪笑，棄燈於地，向榻上撲去，緊接着撕衫裂帛之聲！

如果，高天弘早一些清醒過來，那麼柳迎春一番捨身相救的苦心也不會白費了。

可是，高天弘偏偏在阮玉陵獸性發作時清醒過來，只是清晰的聽到了柳迎春渴望一個男人要她的哀求聲音。

於是，高天弘誤會加深了，原來柳迎春竟是這樣一個淫蕩的女人，難怪那次自己會上當與她合體的！

阮玉陵手上的風燈甩在地上，兩個身軀扭在一起。

柳迎春笑着，夾雜着衣衫脫落悉悉索索之聲。

高天弘聽來，更加深了對柳迎春邪惡的印象。但他不知道，這些嬌笑，也正是交換他生命的條件之一。

高天弘做夢也想不到，柳迎春表面雖嬌笑連連，而那顆破碎的心，却在滴血不止！

高天弘又清晰地聽到柳迎春一聲嚶嚀，緊接着浪聲四起。

高天弘再也忍不住，破口大罵道：「好一個下流無恥的賤人！」

這句罵聲，清晰地傳進柳迎春的耳鼓裏。

柳迎春的心不僅是滴血，而且是片片碎破！

昏睡！清醒！清醒！昏睡！

高天弘就在這種情況之下又渡過了三個晨昏。

現在，高天弘是澈底清醒了。

婁芸芸下在酒內的迷藥「迷魂丹」，原是在刮骨割肌療傷時所用的一種迷藥，用以減輕傷者的痛苦的。

這種迷藥，雖能令人昏睡，但却無害。

所以，當藥性澈底消失後，並無不適的感覺。

將近七日，未進水米，若換旁人，恐怕早已餓斃了，幸好高天弘是練武的人；只是顯得格外虛弱而已！

高天弘試一運氣，發覺幾處大穴均被點封，心裏突然想起了在紫蓋峯頭，石飛揚的臨別贈言。

「唉！」高天弘不禁喟然長嘆！大有悔不當初之慨！

忽然，腦中又想起了三日前自己第一次醒來時看見的那幕醜劇……

多麼醜惡的女人！

「哼！」高天弘不由吐口唾液，自己竟會和這種女人有過合體之緣！

現在大概是日間，一綫陽光從天窗射下來，屋內陳設，清晰可見。

柳迎春睡過那張床榻現在空着，那邪惡女人不知那裏去了！

毫無疑問的，經那夜高天弘耳聞目睹後，柳迎春在高天弘心中的一點淡薄的影子，已經完全被抹去了。

時光在默默中流逝……

不知何時，屋門「呀」的一聲打開了。

進來了四個青衣小婢。

前面兩人提着兩盞紗燈，後面二人各提一隻食盒。眼光耀人眼簾，高天弘知道又到了夜間。

婢女將食盒放在榻邊的几上，合力將高天弘扶靠在榻背上斜倚着。

高天弘雖然穴道被點，渾身渙散無力，但兩手仍能活動自如！

食盒打開，裏面是一隻燒鷄，一盤燒肉，和幾碟小菜，還有熱湯捲餅饅頭之類，到是極爲豐富！

高天弘委實太餓，毫不猶豫，抓起食物大啖大嚼，不消片刻，如風捲殘雲般，將食物吃盡。

食物下肚，精神頓旺，看着眼前幾個巧婢，高天弘不由問道：「這東西是何人教妳們送來的？」

四婢之中，一個較年長的巧婢道：「是香妃着婢子等送來的。」

高天弘一聽「香妃」兩字，不由七竅生烟，冷哼一聲道：「被囚之人，那裏够資格吃鷄鴨魚肉，莫非這是死前最後的一頓？」

那年長的巧婢笑道：「香妃着婢子轉稟公子，請公子安心靜養，我家香妃並無殺害公子之心。」

高天弘冷笑一聲道：「她不害我，又爲何用迷藥將我迷倒，想來有所顧忌，不敢遽下毒手，回去告訴她，我高天弘除非死在君山，否則我要將她碎屍萬段！」

四婢聞言雖一個個勃然變色，但却不敢頂撞，收拾了食盒，提燈自去。

高天弘總算稍爲發洩了一下胸中的怨氣。

雖未酒醉，却已飯飽，高天弘摒除一切雜念，半寤半寐的閉目養神。

巡更的梆聲自門縫傳進，此時已是三更天了。

在朦朧中，高天弘恍惚覺得有人進得屋來。

高天弘懶得睜眼去看，索性閉目不睬。

突然，一隻軟綿綿的手在他臉上一陣的摸撫。

高天弘雙目驀睜，但屋內却是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見，因爲來人並未提燈。

但觸覺上，高天弘知道是一個女人，於是厭惡地將那隻柔荑撥開，沉叱道：「什麼人？」

來人並未答話，只是「格格」一陣嬌笑，聽聲音像是婁芸芸。

高天弘怒火中燒，厲聲喝道：「要殺要剮，悉聽尊便，我高天弘絕不能受人平白侮辱。」

來人果是婁芸芸，壓着嗓子低聲道：「高公子

，別大聲嚷叫好不好？若要存心殺你，你早就魂歸幽冥了，老實說，我捨不得殺你！」語意邪蕩，高天弘更是氣急，不由冷哼道：「眞是不知羞恥！婁芸芸，妳賁夜來此，意欲何爲？」

婁芸芸嬌笑道：「我要將昔日你父欠我的一筆情債，在你身上收回！」

說完，一雙柔荑，毫無顧忌地在高天弘身上一陣搓揉。

高天弘既怒且急，但又無力推拒。

婁芸芸又笑道：「我婁芸芸比柳迎春那點不如，而你竟對我不置一顧，我就是有點不服氣！」

話聲中，雙手摸索，已在爲高天弘解衣。

高天弘苦於無力抗拒，口中疾聲道：「婁芸芸，妳太不知羞恥了，妳也應該替妳那陰間的父親『九幽冥帝』婁子清留一點死面子了！」

婁芸芸已將高天弘上衣脫去，回手又去褪掉自己的羅衫，口中嬌笑連連地道：「我婁芸芸看中的男人，沒有一個不順從我的，只有高寒和你，今晚我要兩賬併作一賬算，連本帶利，一齊收回。」話音一落，身子撲向床榻，壓在高天弘身上。

高天弘一觸大駭，原來婁芸芸已將羅衫褪盡，渾身赤裸！

高天弘也只剩下一件小衣，肌膚接處，只覺婁芸芸遍身滑若凝脂，陣陣肉香撲鼻而入。

如果高天弘未被點穴封經，運氣抗拒，或許不被所惑，但此時高天弘內力渙散，與常人無異！

於是，經婁芸芸一陣肉體搓揉，廝磨，立時慾火升騰，難以自持。

婁芸芸知道已將高天弘慾火撩旺，自己早已慾火難禁，探手高天弘腰間，猛力一拉，「嘶」地一响，高天弘軀體上小衣應手扯飛。

現在，是兩個人的身體扭在一起了。

婁芸芸正待入港，驀然……

屋門口响起一聲沉喝，跟着燈光一現。

阮玉陵適時提着一盞風燈寒着臉走了進來。

婁芸芸竟還知道點羞恥，飛快地縱身而起，隨手抓了一件衣衫羞遮。

阮玉陵當門一立，鼻中輕哼道：「好個痴情香妃！我看妳乾脆易名『弄』情香妃，哼！眞是不知羞恥，自甘下流！」

高天弘業已拖過錦被將身體蓋好，氣急地叫道：「阮兄來得正好，這賤人太不知道羞恥了！」

婁芸芸老吃老做，已屬家常便飯，倒未感到尷尬，猶自振振有辭地道：「阮公子，你誤會了，我只想吸取高天弘的元陽，以補助功力，尋歡有你還不够麼？」

一種本能的嫉妬，在阮玉陵心裏滋生，沉聲道：「下作！妳不怕失去了妳身份，還不快回去！」

以婁芸芸的功力，倒不見得怕阮玉陵，但却怕傷了感情，失去這個風流倜儻的少年，於是，嫣然一笑，抱起榻邊散陳的衣衫，狼狽地離去。

阮玉陵見婁芸芸去後，緩步來至榻前，冷笑道：「高兄眞是艷福不淺，行遍天下，惹盡天下女人憐愛！」

高天弘不答所問，反而頗爲不悅地道：「阮兄處處表示坦誠，願折節相交，但却又設計將在下迷倒，不知是何緣故？」

阮玉陵哼道：「高兄是聰明人難道想不到？」

高天弘搖搖頭，道：「在下百思不得其解！」

阮玉陵緩緩頷首，面露得色的道：「此理甚明，有你高兄在，無論在情場與戰場，小弟均無出人頭地！」

高天弘驚咦一聲道：「在下已答應，不再與阮兄爲敵，而且待家父有了下落後，在下也就息隱山林，不打算再過問江湖中事，與阮兄何礙之有？」

阮玉陵陰笑道：「心裏陰影無法消除，難以釋懷。」

高天弘喟嘆一聲道：「以阮兄資質稟賦，竟也有如此想法，委實令人可嘆！」

阮玉陵沉聲道：「高天弘，你現爲刀俎魚肉，宰殺烹割，由我隨意你不要不知死活還在說教。」

高天弘心平氣和的道：「大丈夫只求心胸坦蕩，生死何足掛齒？不過，你這種行徑，不但將爲天下笑罵，也爲武林公道所不容，而且於你良心難安。」

阮玉陵嘿嘿冷笑道：「舉手之間，即可殺你，根本不費吹灰之力，而且也不會有人知道你高天弘是死在我阮玉陵手中，誰會罵我？所謂武林公道，又豈奈我何？」

話音一落，目露兇光，步步逼進。

高天弘知道落在這等罔顧道義的小人之手，已是凶多吉少，索性不言不語，閉目不睬。

驀在此時……

一聲低叱起自屋外，跟着一聲大喝道：「阮玉陵，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誰？」阮玉陵驀然一驚，旋轉身形，大聲喝問。門口人影一閃，又發話道：「你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來，想是色慾薰心，名利昏頭了。」

敢情，此人竟是「追魂堡」堡主的千金小姐周小娟。

周小娟的突然現身，不但使阮玉陵一驚，即令高天弘也是駭異不已。

阮玉陵收斂駭色，故作輕鬆的道：「師妹何事光臨？」

周小娟沉叱道：「我怕你被婁芸芸那妖婦迷昏了頭，特來提醒你，做事要光明磊落，不要丟了『光明島』的臉！」

阮玉陵極爲輕薄的笑道：「師妹對愚兄如此關心，深情！深情！」

周小娟沉喝道：「你死活關我屁事！我是念在你母授藝之恩，才來提醒你兩句你不要表錯情！」

阮玉陵冷哼道：「愚兄死活當然不關妳的事，但另外一個人的死活總關妳的事吧！」

說着，右手微揚就要向高天弘胸膛印按下去。

「你敢！」周小娟一聲嬌叱，身形縱至榻前，隔在中間，厲聲道：「阮玉陵，有你這樣的師兄，實在令人可恥，是英雄，解了高天弘穴道，明來明往，走個三招兩式，像你這種行徑，你也配是阮世伯的兒子？」

阮玉陵嘿嘿笑道：「人言『少年英雄多護花』，而高兄却是有花護，眞是可喜可賀！」

說着，語氣畧頓，目中稜芒暴射，復又沉聲道：「師妹！愚兄不計毀譽，人是殺定了，閃開！」身隨聲動，左手一翻，掌拍周小娟「氣海」穴，右手五指箕張，全力向高天弘天靈蓋上抓下。

周小娟身形一閃，回手撤出寒梅劍，沉腕一切，靈虹閃處，利劍直削阮玉陵右手。

阮玉陵知道周小娟個性倔强，出手辛辣，不敢心存僥倖，立卽凝勁收腕，抽身而退。

周小娟執劍昂立，妙目虎視，一不稍瞬。

阮玉陵冷哼道：「師妹莫非要愚兄動武嗎？」

周小娟橫聲道：「本無此意，如你一味相逼，拚着一切不顧，也要試試你的厲害！」

阮玉陵緩緩點頭，稍一忖，又道：「高天弘燒妳堡寨，掌敗妳父，使林寒斷腕，使方筠眇目，難道這些妳都忘記了嗎？」

周小娟平靜地答道：「沒有忘記，但那是我『追魂堡』中之事，不勞你光明島少島主掛懷！」

阮玉陵目光一掠小娟手中長劍，冷笑道：「假使愚兄不聽呢，妳有把握勝得過我？」

周小娟一甩秀髮，寒臉道：「早已說過了，願意勉力一試！」

「好！」阮玉陵點頭陰笑，繼道：「愚兄念在世交，不願與師妹有傷和氣，但高天弘又如何處置呢？長護守？抑或是救他離此？師妹，妳有萬全之策嗎？」這一句話立卽將周小娟問住了。

周小娟對高天弘是旣愛又恨，埋高林她曾暗中相隨又跟至紫蓋峯頭現在又跟來君山「芸香寨」！

但是，她又幫得了高天弘什麼忙呢？

自己的能力是多麼薄弱啊！榻上的高天弘對周小娟的挺身護呵，感激不已，一見周小娟爲難，立卽道：「周姑娘，生死由命，千萬不要爲了區區在下，而傷了『追魂堡』與『光明島』的多年交情，盛情在下心領了！」

打從兩人相交以來，這是高天弘第一遭叫她「周姑娘」，周小娟芳心不由大悅。

但她仍然寒着臉道：「高天弘，我不是爲了救你而來的，只是看不慣這些淫惡之徒，你不要領錯了情！」

「領錯了情！」高天弘心裏想道：興隆客棧時，我就已知道妳對我的深情，唉！妳個性太倔强了！心裏想着，口中默然，苦笑地搖了搖頭。

阮玉陵譏誚地道：「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師妹，妳這番苦心白費了！」

周小娟長劍一幌，沉聲道：「阮玉陵，你說話得留神些，不要逗我發火。」

阮玉陵又笑道：「家母要是知道妳用她教妳的劍術，來對付她的兒子，恐怕她會後悔無已呢。」

周小娟道：「哼！你放心，你若迫我出手，我絕不用你們家傳的那套『寒梅劍法』！」

阮玉陵「呵呵」一笑，沉臉道：「原來師妹是有所恃而來，告訴妳，若眞要動武，師妹妳恐怕不是對手！」

周小娟倔强好勝狂怒道：「那你何不試試？」

阮玉陵冷哼道：「我早說過，念在舊交，我不願與妳動武，不過，我要警告妳，婁芸芸的脾氣，是向來翻臉不認人的，娟妹，妳要小心了。」

說完，提起地上風燈，掉頭欲去。

周小娟嬌喝一聲，攔住去路，冷然道：「解去高天弘穴道，釋之離此，以後仍尊你爲師兄，不然，告訴你，我也是個翻臉不認人的人！」

阮玉陵細瞇雙眼怪叫：「師妹是要威脅我？」

周小娟道：「隨你怎樣說都可以，反正我的脾氣，你最淸楚！」

阮玉陵雙眉緊蹙，搖頭道：「師妹，我不懂妳爲何要如此做？」

周小娟沉聲道：「你永遠也不會懂！」

阮玉陵沉吟半晌，又道：「假如我藉解穴之便，殺了高天弘呢？」

周小娟驀然一驚，隨卽寒聲道：「我要你與他陪葬，你將是死在我劍下的第一個人！」

阮玉陵本來極愛周小娟，雖然明知周小娟不愛自己，但仍盡力容讓，此時聞言不禁心寒，喟然一嘆道：「高天弘眞値得妳如此做嗎？」

周小娟倔强地道：「與高天弘毫無關係，我想要怎樣做，我便怎樣做。」

阮玉陵緩緩點頭，柔聲的道：「多少年來，我

一直順着妳的心，隨着妳的意，可是仍然得不到妳一絲好感，師妹，我並不是怕死，我只是不忍違拗妳的心意，我答應妳放高天弘離此。」

這是阮玉陵的肺腑之言，周小娟也深受感動，也柔和地道：「師兄這樣做，才算光明磊落，不失英雄本色！」

阮玉陵搖頭道：「我之所以這樣做，旣不是爲了光明磊落，也不是爲了要顯示英雄本色，只是爲了要順師妹的心意。」說着，向榻邊行去。

「且慢！」周小娟將阮玉陵喝住，又嗔重地道：「我是說得到做得到的，你若背信暗下毒手，我是絕對不會放過你的。」

阮玉陵苦笑道：「我儘管對天下人背信，也不會對師妹妳背信，妳放心吧！」

話音一落，右手食，中二指雙駢，連連點動。

周小娟的長劍抵住阮玉陵命門，目注榻上的高天弘，一不稍瞬！

只見高天弘身軀一彈，自榻上一躍而起。

兩師兄妹說話之時，高天弘在被中已穿好衣衫，不過不大整齊而已。

離榻後，將衣衫畧爲整理，朝着阮玉陵拱手爲禮道：「多謝阮兄解救，在下絕不見怪阮兄，不過，婁芸芸我絕對饒不過她。」

周小娟叱道：「高天弘，你現在又逞英雄了，是不是？要找婁芸芸，下次再來！」

高天弘猛然省悟，答道：「對！下次再來，現在要去，豈不令阮兄難看。」

阮玉陵也不理會高天弘，逕向周小娟問道：「師妹，要不要備舟相送？」

周小娟搖頭道：「不用，我有船。」

阮玉陵極爲駭異地道：「這幾天，水面巡邏緊密，妳如何進來的？」

周小娟向高天弘瞥了一瞥，答道：「我同他一天來的，已經來了好幾天了，船我掩藏在君山北面的『釣鰲石』下。」

阮玉陵喟然嘆道：「師妹用心苦矣！世事無一不眞，唯有『情』字最假，師妹不可不愼，去吧！今夜口令是『芸香天外來』！」

話音一落，提燈疾步而去。

屋內重歸黑暗。稍頃，屋內又竄出兩條黑影，如離弦之箭向後寨山坡疾馳而去。

高天弘與周小娟，二人順山坡而下，來到湖邊，周小娟撮唇一聲低嘯，一艘雙槳單篷快舟，自「釣鰲石」下搖出，飛駛攏岸。

二人飛身登舟，舟子執篙一撑，快舟飛快地直向湖心駛去！

一路雖盤查甚嚴，但亮出口令後，也就通行無阻。

初更發舟不過四更天，過扁山，而抵達岳陽。舟子一路未曾開口，此時向周小娟請示行止。

周小娟吩咐停岸隨時備用。

高天弘這才知道，操舟運槳的舟子，原來是周小娟的兩個婢女，無怪二人運槳如飛，舟行似箭。

二人一上岸，快舟自去尋覓泊處。

高天弘攏袖拱手一揖，謝道：「君山之險，若非姑娘挺身相救，後果當不堪設想，待以後有機會圖報吧！」

這些冠冕堂皇，虛僞客套的謝辭，周小娟聽得頗爲不悅，當卽粉面一寒，沉聲道：「你以爲我只是爲了要博你一謝，才前往君山相救嗎？」

高天弘並非糊塗人，只是不了解女兒家的心理，聞言不由一楞，答道：「蒙恩不報，豈不是小人？周姑娘千里跋跡，解救困身之危，自應答謝！」

周小娟銀牙一咬，寒聲道：「你既然懂得知恩圖報，你當然也懂得有仇必報的道理！」

話聲甫落，「嗆啷」一聲，「寒梅劍」出鞘，厲芒一閃，一劍刺向高天弘心窩！

變起倉猝，高天弘不禁駭然，騰身一閃，驚呼道：「周姑娘，這是何意？」

周小娟沉叱道：「報仇雪恨！」

說完，「唰！唰！唰！」漫天劍影中，一連又是三劍，劍劍辛辣，看樣子不是鬧着玩的。

高天弘連退十數丈，才避過這凌厲無比的三劍，駭異已極的呼道：「周姑娘，快快停手，在下與妳有何仇何恨？」

周小娟怒目圓睜，嬌叱道：「仇！你焚我堡寨，當衆敗辱我父，以指力傷殘我堡林寒及方筠。」

高天弘點頭道：「不錯！恨呢？」

周小娟雙眼一擠，險些落淚，咬牙切齒的道：「恨！你不配問！」

高天弘平靜的道：「在下也深深感到，罪狀萬千，死有餘辜，周姑娘，說個淸楚，在下也死得心安理得。」

周小娟牙齒緊咬着嘴唇，半晌，方悲憤地道：「你自傲自大，目中無人，你根本不把我周小娟放在眼中！」

高天弘眞是哭笑不得，心想，這也算罪狀嗎？但口裏却柔聲道：「在下前與周姑娘相處經月，甚爲融洽，以後多次見面，也是畢恭畢敬，沒有說看不起周姑娘吧！」

周小娟暗道：「誰要你畢恭畢敬，我要你親……」想到此處，不禁粉面微熱，手中長劍一幌，橫聲道：「方才我連進四劍，你爲什麼不還手？」

多疑善妒，你要存這種心理，你早晚還要上他的當，唉！你雖然身懷驚人絕學，但你却毫無城府，武林中人要都像你這樣心仁宅厚，那早就太平了！」

高天弘還想解釋，張口欲言，周小娟連連搖手阻止道：「不要說，天都快亮了，你意欲何往？」

高天弘想了想道：「下月月圓之夜，我要與上屆『中原第一劍』石飛揚在岳陽『瀟湘別館』碰頭，目下也沒有什麼事，我想在岳陽住下來，等候約期。」

周小娟問道：「石飛揚？在衡山紫蓋峯頭爲你療傷的，可是他？」

高天弘愕然地問：「是他，妳怎麼知道的？」

周小娟頗爲得意的道：「我當然知道，那晚阮玉陵在『埋高林』搞的鬼把戲，我也知道，而且我還在場哩。」

高天弘猛然省悟，喜道：「周姑娘，妳跟我已經很久了？」

周小娟嬌羞無邪，微微一點頭，螓首垂胸，靦覥無已！兩人默然良久……

周小娟忽又問道：「石飛揚沒有說起阮玉陵的事？」

高天弘茫然不解地道：「沒有啊！阮玉陵怎樣？」周小娟猶豫良久道：「隱惡揚善，原是一種美德，但我却不能不告訴你，這樣你才有所防備！」

周小娟深情的關注，高天弘深深激動。慨然道：「有妳這樣的紅粉知己，我高天弘算不枉活了，妳快說吧！」

周小娟雖芳心私喜，面上却無限嬌羞，不由心中一陣忐忑，趕緊一正心神，答道：「那晚阮玉陵假意爲你療傷，忽然點了你的睡穴，就要暗下殺手，幸虧石飛揚及時拔劍喝阻，才救了你一命，你說阮玉陵這人，够不够陰毒？」

高天弘心頭猛震，倒吸了一口凉氣，復又感慨繫之的嘆道：「唉！我看不出此人心地如此險惡，他眞是無可救藥了！」

周小娟又道：「還有一個人，你也錯怪她！」

「誰？」高天弘一臉茫然之色。

周小娟道：「『五陰仙后』柳迎春。」

高天弘陡然而怒道：「妳提這種下賤女人作什麼？」

周小娟喟然搖頭道：「你錯了，柳迎春不但不賤，而且令人可欽可佩！」

高天弘駭然問道：「妳這是什麼意思？」

周小娟平靜地道：「自你被迷藥迷倒後，我一直在暗中守護，所有一切我都看得淸淸楚楚，你的確錯怪了她了！」

高天弘急欲知道底蘊，疾聲問道：「周姑娘，妳快說吧！」

周小娟極爲鄭重的道：「阮玉陵已經向柳迎春糾纏了幾天，刻意求歡，但均被柳迎春嚴辭拒絕，那晚，阮玉陵忽然起了殺你之心，我正要出面阻止，不想柳迎春已然發覺，將阮玉陵喝住，以答應阮玉陵的求歡，來請求不向你暗下殺手！」

高天弘驚疑不止的道：「有這樣的事？」

周小娟極爲激動地道：「柳迎春身受污辱，並不痛心，只是聽到你罵她那句『好個下流無恥的賤人』！恐怕芳心要碎成片片了！」

高天弘仰首一聲浩嘆，戚容道：「我高天弘負人太多了……」

周小娟勸慰道：「當然，你不知前因後果，不能怪你，但是，從這一件事看來，可以知道，對一個人也好，對一椿事也好，不能全憑直覺遽下好與壞的論斷。」

高天弘咬牙切齒地道：「阮玉陵這個魔徒！我一定要殺他！」

周小娟笑道：「你忘了你許給他的諾言了？多行不義必自斃，用不着你殺他，到時候自會有人殺他。」高天弘復又一聲長嘆，默然無語。

周小娟看了看天色，幽幽地道：「天快亮了，我們分手吧！」

高天弘默默地點了點頭。

在晨曦中，一雙心靈已然默契的璧人，復又分道揚鑣，依依別離。

高天弘目送着周小娟的身影去遠，依然張目痴望！晨風自高天弘面上拂過，高天弘才像從迷夢中醒來，飛身向岳陽城中奔去！

以德感人

高天弘在岳陽「瀟湘別館」一住半月，倒也平靜無事。

一日三餐，均由店家送進房裏，高天弘很少露面。在此期間，脇下創傷也已好了，只是留下一道三四寸長的疤痕。

這可以說是高天弘心甘情愿受創，因「情」留「痕」，高天弘倒也怡然自得。

今天十一，明天十二……

高天弘一算距離月圓之夜，還有四天，心裏不由煩急，等待的滋味確實難受。

晚飯後，房內實在悶得令人難受，於是，踱上了酒樓，要了幾樣小菜，一壺老酒，臨窗把盞，和風迎面，倒也凉爽可人。

高天弘心意一寬，不由多飲了幾杯，酒力一湧

高天弘答道：「周姑娘係一時之忿，而且有恩於我，在下怎能還手！」

周小娟道：「現在呢？」

高天弘喟然嘆道：「周姑娘歷數我幾大罪狀，可謂死有餘辜，更加不能還手了！」

周小娟恨聲道：「你以爲我不敢殺你？」

高天弘搖頭道：「在下不敢存此想法，周姑娘如要殺我，又何必不辭艱難將我從君山救出來？」

周小娟冷哼一聲道：「救你出來，並不是關心你的死活，只是看不慣他們的作爲，告訴你，高天弘，我恨透了你，我現在要殺你你出手自衞吧！」

高天弘苦笑一聲道：「周姑娘若眞要殺我，我不但不還手，而且連躱都不躱一下，以了周姑娘報仇雪恨的心願！」

周小娟有說不出的滋味，沉叱一聲道：「你看不起我！你以爲你一動手，我就無法殺你是不是？告訴你，我要殺武林中人人懼怕的『中原第一劍』，而不是殺一個連動都不敢動一動的懦夫，高天弘，你還手吧！」話音方畢，手中長劍一順，晶芒四射，寒星湧起，一劍向高天弘心窩刺去。

周小娟雖對高天弘愛極，却也恨煞，對方不解自己情意，自己又無法表達。

一劍刺去，原想高天弘必然閃避，然後拿住把柄，好好挖苦他一番，以消心中怨氣。

誰知高天弘甘心情願死於周小娟劍下，見長劍刺來，竟雙目緊閉，垂手以待！

周小娟看得淸楚，想不到高天弘也是個死心眼，驚呼一聲，趕緊沉肩偏腕，劍尖向脇下偏去。

「噗哧」一聲，長劍穿衣而過。

周小娟長劍收回，跟着血光迸現，殷紅血漬在月光下看得十分淸楚！

周小娟知道這一劍雖未傷及要害，可也傷得不輕！高天弘朗目微睜，以手掩腰，慘淡一笑道：「周姑娘，多謝妳手下留情了！」

「嗆啷」一聲，周小娟手中長劍丟落地上，像有亘古未發的怨氣在心中翻騰，木然片刻，「哇」的一聲哭了出來，飛步上前，一把抱住高天弘的雙腿，痛哭失聲。

高天弘不是不懂周小娟的情，也不是不領受周小娟這份愛，只是爲了境遇，强忍着這份情愛埋藏在心底。

此時，高天弘知道周小娟心中有過多的委曲，以手撫摸着她的秀髮，聽任她痛哭發洩。

一時，高天弘創口的血和周小娟目中的淚水，交流在一起了！

他們倆的心，也交流在一起了！

這短暫的靈犀相通，勝過千言萬語。

周小娟跪在地上，緊抱着高天弘的雙腿，緩緩的抬起頭來。

她淚涕滂沱的雙眼，看見高天弘的雙眼正在俯視她。

那眼中的光是熾熱的，是深情的，是一種信賴，一種保證……

高天弘拉起跪在地上的周小娟，溫和地道：「我不怪妳，快不要哭了！」

周小娟雖噤住了嚎啕，但仍在抽噎着，隨手自懷中取出療傷藥丸，倚在高天弘懷中，爲他包裹好脇下的劍傷！

周小娟止住了抽噎，白了高天弘一眼，嬌嗔的道：「你怎麼這樣傻！要是我不趕緊一偏劍鋒，眞的刺死了你怎麼辦？」

高天弘輕笑道：「死在妳的劍下，我會感到非常心安理得的，現在，我反而心不安了！」

周小娟一翻妙目，茫然地道：「爲什麼呢？」

高天弘喟然嘆道：「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可是當我知道妳是周白麈前輩的女兒後，我實在提不起勇氣！」

周小娟情急地問道：「可是因我父親在武林中的名聲不好？」

高天弘答道：「不是，妳父親在武林之中，並無大惡，只是我這一時之氣，燒了『追魂堡』，又掌劈『靈岩玉女』方筠，此仇結的太大，深恐妳夾在中間爲難，所以，强忍着這份情愛，將之埋藏起來！」

高天弘語氣稍頓又道：「此後，我與令尊，仇愈結愈深，已成難解之勢，適才妳雖因我不解情愛而怒不可遏，我却只能裝着不懂，妳恨我，我不在乎，可是，我不能使妳父女二人爲我反目啊！現在，妳教我如何心安呢？」

周小娟眞情流露地道：「火燒『追魂堡』，完全是方筠那個下賤女人惹的禍，這不怪你，以後那些事，也都是阮玉陵出的鬼主意，身在武林中，爭名好勝之心那個沒有？說實在話，我父親並無壞心，這些我將來都可以想辦法向他解釋。」

高天弘又笑道：「說起阮玉陵，我倒想起來了，他與妳青梅竹馬，暗中愛妳已久，而且他母親是妳恩師，我若橫刀奪愛，豈不傷了他的心！」

周小娟埋怨地道：「人家要你的命，你還怕傷了他的心，你眞是傻得可笑！」

高天弘正色道：「他不仁，我不能不義，說句良心話，阮玉陵心地並無大惡，有怨於我，我却報之以德，他是聰明人，總可以感化過來的。」

周小娟嘖嘖連聲道：「這人自幼即殘忍成性，

，有些醺醺然，陶陶然。

高天弘酒到八分，毅然打住，正待算帳付錢，隔座一張極爲熟悉的面孔，突然映入眼簾！

此人身穿一身藍紡綢長衫，頭紮文士巾，玉面星目，唇紅齒白，一派温文雅儒之風。

極爲面善，但又一時想不起來，不覺又多看了幾眼！

那人似乎發覺高天弘在暗暗盯視，將臉一側避過。這一躲避，高天弘頓生疑竇。

高天弘手握酒杯，踱過桌去，在那人對面坐下，和聲問道：「這位兄台貴姓，小弟好像在何處見過，就是一時想不起來。」

那人再也無法躲避，繃着一張玉臉，蹙眉搖頭道：「小弟不識尊駕！」

語氣斷絕，但聲音尖尖細細，宛若女子。

話聲入耳，高天弘腦中靈光一閃，頓時想起了此人是誰，但却不動聲色，笑瞇瞇地道：「你不識我，我却認識你，這一向久違了！」

藍衣少年復又搖頭皺眉道：「小弟委實不識尊駕！」

高天弘輕哼一聲道：「我不但認識你，而且你還欠我一樣東西。」

藍衣少年狀甚吃驚，詫然道：「我欠你的東西！尊駕莫非吃喝了？」

高天弘搖搖頭笑道：「我並沒有喝醉！」

話音一落，站起身來，繞過座頭，走到藍衣少年身前，右手一伸，沉聲道：「拿來！」

藍衣少年似乎倉皇失措，茫然地問道：「尊駕要我拿什麼？」

高天弘沉喝道：「你不要裝糊塗，我要索回一劍之仇！」

「仇」字未落，伸出的手突然一翻，如閃電般向那藍衣少年搭放在桌上的左手腕脈上扣去！

藍衣少年似乎無法閃躲，左腕讓高天弘扣個正着。

高天弘方一搭上手腕將要扣實，藍衣少年一聲輕叱道：「高天弘，你不要迫人太甚！」

出手如電，一把又將高天弘扣人的右腕反扣住了！

敢情，此人正是前次在「瀟湘別館」向高天弘行刺未遂的「凌波仙子」黎茹。

高天弘右腕被黎茹一把反扣，猛然省悟，自己出手時，黎茹爲何不閃不避，原來這是一個圈套。

高天弘意動生警，左手一揮，一掌向黎茹右臂肘間切下。

突然，一個蒼老的聲音自身後喝道：「高天弘，你不要命了！」

話聲甫落，已然有兩股暗勁自背後襲來！

這一來，高天弘可爲難了！

自己一隻右手，硬被黎茹不顧死活地扣住，又無法閃躲。

所謂機在意先，身形猛往下挫，單臂一提，竟將黎茹身軀平摔凌空。

背後發掌之人，乃「落英宮主」韓玉姑，一見高天弘臨機應變，突出奇兵，竟將自己首席大弟子黎茹，提舉凌空，迎向自己掌力，這一驚非同小可，趕緊收招撤式，猛一退身。

一挫之勢，高天弘業已輕點黎茹肘間麻穴，將手抽了回來。

高天弘一穩身形，朗目一掃，不由楞住！

自己進酒樓時，一個也未曾看見，而此時環伺四週的，竟都是自己的寃家對頭。

「落英宮」的韓玉姑與黎茹。

「追魂堡」的「閃電手」林寒，與「奪命手」闞放！

「寒冰公主」孫玄嫦。

還有幾個不知名號的人物，從虎視眈眈的目光看來，似乎也是帮兇而來。

「閃電手」林寒嘿嘿一聲冷笑道：「高天弘，斷腕之恨，我姓林的今天可要索回了！」

高天弘冷哼道：「斷腕之事，我高天弘深感後悔！」

林寒「呵呵」一陣陰笑，復又沉聲道：「堂堂『中原第一劍』，也會後悔？豈不令人笑話，告訴你，現在後悔已來不及了，你已酒醉飯飽，上路吧！到閻王那裏報到去！」

高天弘嘿嘿連聲道：「我後悔那晚沒有彈斷了你的頸子，只是彈斷了你一隻手腕！」

林寒氣得「哇哇」大叫，一揚僅存的左手，暴吼道：「高天弘，你少賣狂，今晚這酒樓就是你斷魂之所！」

話音一落，左手箕張，一撲而至，抓向高天弘喉間，志在拚命！

高天弘無心逞强，多造殺孽，身形旋走，右掌電出，切向林寒的「寸關」穴。

「奪命手」闞放似乎因人多胆壯，暴喝一聲，也上前助陣，兩掌全力擊出，一切「肩井」，一劈「靈台」，招式辛辣，勁道不弱！

這邊「凌波仙子」黎茹，業已亮出長劍，皓腕一抖，劍幻千朵劍花，向高天弘兜頭劈下。

「落英宮主」韓玉姑，也是雙掌遞出，擊向高天弘腰際。

其餘諸人也紛紛揉身而上，相機出手。

圍攻之策，想是預先議妥。

唯一例外的，是「寒冰公主」孫玄嫦並未出手，目中透露着奇異的光芒，默然旁觀。

衆人聯手一上，高天弘頓時四面楚歌，八方被襲。

以高天弘功力，雖然遭受羣攻也不至於敗落。但一來地勢狹窄，難展身手，二來有了幾分酒意，最主要的還是不願妄開殺戒，出手難免心存顧忌。因此，高天弘呈露敗象，危險環生。

驀聽站於圈外的「寒冰公主」孫玄嫦一聲嬌叱道：「高天弘，你想死嗎？」

高天弘聞言一怔，但突然省悟，暗道：「心存仁慈，豈不是自找死路？」

心念電轉，掌勢陡緊，一聲暴喝，左三右四，猛然施展巽離七掌，一時掌影如山，狂飈四起。

數聲悶哼，已有數條身影貼地摔飛。

高天弘也無暇看清是何人受傷，身形猛一迴旋，左右開弓，又一連劈出四掌。

掌風擊處，悶哼又起。

這時，只剩下林寒，韓玉姑，黎茹等三人。

高天弘頓感威脅大減，掌勢一收，沉叱道：「你們不知死活，我可要施殺手了！」

林寒一聲暴喝，狂怒道：「高天弘，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你有本事盡量施展出來吧！」

話聲甫落，身形猛撲，一抓電至。

高天弘沉聲道：「你既決心要死，待我成全你吧！」

身形一矮，右手食指一屈一彈，「嘶」地一聲，林寒僅存的左腕又被彈斷！

一聲慘呼，林寒身軀復被「天罡指」的震力，震飛八尺。

一聲龍吟輕嘯起自身後，黎茹長劍已到身後，高天弘驀然驚覺，身形倏轉，揚手一翻，將黎茹握劍腕脈扣個正着。

高天弘一扣得勢，左掌一掄，作勢欲劈。

「寒冰公主」孫玄嫦喝道：「高天弘，不可亂造殺孽！」

高天弘極爲聽話地將手放下，鬆了黎茹，轉身向孫玄嫦恭聲道：「多謝前輩提醒！」

高天弘因適才孫玄嫦並未參與圍攻，且發警語提示，對自己極爲友善，故而語氣畢恭畢敬，以示尊重。

高天弘轉身發話之際，不意「凌波仙子」黎茹，惡念橫生，施展起「無影三劍」的煞招，運劍無聲，一劍向高天弘右脇刺來！

高天弘一點也未覺察。

驀然，梯間有人响亮地喝道：「孩子，當心冷劍！」高天弘猛然一偏身形。

「噗哧」一聲，長劍穿衣而過。緊跟着，耀眼血光，殷紅血漬滲滲流出。右脇被利劍劃了一道三四寸長的劍口。

高天弘怒火高熾，食指一屈，正待彈出……

驀然，心念一動，心想：周小娟劍劃左脇，黎茹劍劃右脇；這兩個在少室比劍敗在自己手下的女郎，每人刺了自己一劍，這莫非是天意！

心念及此，立時怒火頓消，心性平和，沉靜地道：「姑娘與在下結怨，起因少室比劍，如今姑娘一劍得手，在下血濺五步，姑娘可以將怨恨瓦解冰消了吧？」

黎茹正準備承受嚴重至命的一擊，不意高天弘却毫無怒意，反而和顏悅色，不由楞住了。楞了片刻，悲從中來，「哇」的一聲，撲在韓玉姑懷裏哭起來。

「寒冰公主」孫玄嫦走過去撫摸着高天弘的肩頭，柔聲道：「孩子！你這樣做，對極了，寃寃相報，將是永無寧日！」

高天弘和聲道：「謝謝前輩誇獎！」

孫玄嫦又問：「令尊如今有了下落了嗎？」

高天弘答道：「謝謝前輩關懷，聽說已被方元忠救出來了，只是尚未晤面。」

孫玄嫦又親切地道：「孩子，坐過來，我替你裹傷。」

這邊孫玄嫦在替高天弘裹傷，梯間發話示警的人，已然上得酒樓。

赫然是那「驚天神劍」石飛揚！

石飛揚緩步走到韓玉姑和黎茹面前道：「女娃兒，是誰教妳背後施冷劍的？」

不見黎茹回答，又衝着韓玉姑沉喝道：「是妳教的嗎？」

韓玉姑已知道來人是誰？因是自己徒兒理虧，期期艾艾地說不出話來。

石飛揚見她兩人均不作答，復又沉聲喝道：「女娃兒，舉起妳的劍，待我與妳走兩招，看妳冷劍厲害到什麼程度？」

高天弘高聲喊道：「石前輩，算了吧，黎姑娘已知錯了！」

石飛揚冷哼一聲道：「行走江湖，仗藝制勝，須要光明磊落，這等行徑有辱妳們『落英宮』的聲譽！」說着，又走到高天弘面前，親切地問道：「孩子，傷勢如何？」

高天弘答道：「不重，只是一道淺口子。」

韓玉姑滿面愧色地走過來，向高天弘道：「論功力，論氣度，論恕人之心，『中原第一劍』的尊

號，你當之無愧，適才小徒多有冒犯，回宮後，我當責罰！」又朝石飛揚道：「石兄，多蒙指教，謝謝了！」

韓玉姑話聲一落，一把拉着抽噎不停的黎茹下樓而去！

石飛揚喟然嘆道：「禍由名起，你爭名，我奪利，這就是武林之中，長年不寧的道理！」

孫玄媏已將高天弘傷處裹好，笑道：「孩子，見着令尊，代我問聲好！」語音甫畢，向石飛揚打了聲招呼，下樓自去。

一場龍爭虎鬥就此停息。

傷者，已由各門戶之人，自行抬走。

只是苦了店家，杯盤碗筷，桌椅板櫈，砸爛不少。高天弘想想禍由自己起，於心不忍，一一照價賠償！

白花花的銀子，遞到掌櫃的手裏，那張哭喪的苦臉，頓時變成了笑口常開的彌勒佛了。

二人回到客房，高天弘遂將君山所經過之事，講述一遍。

只聽得石飛揚怒髮冲冠，沉聲道：「阮玉陵這個惡徒，上次已向其告誡，想不到竟然怙惡不悛，故技重施，這次再讓我碰見，決定放不過他！」

高天弘忽然想起一件事，期期艾艾地道：「還有一件事，晚輩說出來，請石前輩不要生氣！」

石飛揚一怔，問道：「什麼事？直言無妨。」

高天弘相機道：「那是關於家父被囚於『芸香宮』的事，婁芸芸說，是前輩將家父擄下後，交婁芸芸囚禁的。」

「胡說！」石飛揚暴喝一聲，突又低廻地道：「不過此事我也的確難卸責任！」

高天弘極爲驚異，愕然問道：「既是婁芸芸胡說，怎麼前輩會有責任呢？」

石飛揚喟然一嘆道：「此事說來話長，當年我與你父是情同手足的好友，後來爲了你母，使得我們之間有了隔陔！」

高天弘心頭一凛，疾聲問：「前輩是說……」

石飛揚接道：「當年你母未嫁之時，本屬意我，而我却有意於婁芸芸，後來，我發覺婁芸芸蕩濫踰行，並發現你母雖有魔女之號，行爲却甚清白，我已逐漸回心意轉，不料……」

高天弘極爲關注地問道：「後來怎樣？」

石飛揚無限神傷地道：「不料我因一時動了貪慾，前往雪峯山尋寶，被一個老魔頭毀去面容，兩手被灼焦黑，變得醜惡不堪，我實在無顏再見故友。」高天弘急切地問道：「那老魔頭呢？」

石飛揚答道：「那老魔頭，當時就喪在我的『挫骨劍』下，三年匿跡，你母就嫁給了你父。」

高天弘戚然問道：「想是因此，前輩痛恨晚輩雙親了！」

石飛揚道：「不，他們倆是理想的一對，我並不恨他們，而默默地爲他們祝禱，一個年輕人，一且失了愛情，總想在另一方面獲得補償，於是，我參加了第一屆少室比劍大會。」

高天弘問：「想是比劍時，前輩傷了家父？」

石飛揚搖頭道：「不，你父親根本沒有參加少室比劍！」

高天弘「啊」了一聲，石飛揚又接着說道：「赴少室途中，遇見你父，原來你父也是去參加比劍的，但是你父的劍術確實比我畧遜一籌，縱然我在比劍中，出手留下分寸，不至於傷他皮肉，但是却會傷了他的自尊心，所以我勸他不要前往參加。」

高天弘又問道：「想是家父聽了前輩勸告，中止前往了？」

石飛揚又是搖搖頭道：「不！他堅持必須前往，他說：如果奪不到『中原第一劍』之尊，他將無顏見你母親之面。」

高天弘畧顯情急地，問道：「那怎麼辦呢？」

石飛揚低廻地道：「我本想退讓一步的，可是當時利慾薰心，一想你父有妻有子，有完整的家庭，有健全的儀容，而我什麼都沒有，於是決定不肯退讓，但我又不願與你父劍下相見，說實話，你父的劍術較弱，必定會輸。」

高天弘將信將疑地道：「既是如此，你何不讓家父輸個心悅誠服呢？」

石飛揚一聲浩嘆道：「孩子，你不懂，失敗會對一個求名心切的人有多大的影響，他那時正在如日之中天，我不忍看他遽受打擊而頹廢下去，於是，我想了一個兩全之策，其實這個想法是錯了！」

高天弘知道這是一個關鍵，連忙問道：「什麼辦法呢？」

石飛揚喟然道：「在旅棧中，我用隔空點穴手法，輕點你父睡穴，使他誤過比劍的時間，一方面不讓他遭受失敗的打擊，二方面他只是負睡誤了試期，對你母也好交待。」

高天弘不由嘆道：「前輩可謂用心良苦！」

石飛揚苦笑道：「可是這一着又大錯而特錯，二十年來爲了此事，使我於心難安。」

高天弘頗爲奇怪地問道：「那爲什麼呢？」

石飛揚答道：「不想婁芸芸也在那旅棧之中，我方一離開，她就將你父擄回了『芸香宮』，如果不是我點了你父睡穴，她是不會輕易得手的。」

高天弘駭異地問道：「難道婁芸芸與家父有恨嗎？」

石飛揚苦笑道：「仇並沒有，但却有恨，婁芸芸暗戀你父多年，一旦你父與童玉萍結褵，自然難免由愛生恨了。」

高天弘問道：「這些事，前輩既然知道，爲何不敎婁芸芸釋出家父呢？」

石飛揚忙答道：「當年我也不知道內中詳情，你父失踪後，我暗愧於心，曾四處訪察，却杳無音訊，直到最近，我才得到消息，趕往橋陵時，『芸香宮』業已被毀，你父則聽說已被方元忠救出來了。」高天弘恨聲道：「婁芸芸這賤人太可惡了！我恨不得將其抽筋剝皮，方洩心頭之恨！」

石飛揚又道：「婁芸芸將你父擄回『芸香宮』的用意，原想迫使你父就範，以遂其多年暗戀心願，不料你父堅拒不允，變成擒虎容易縱虎難，欲罷不能了！唉！伯仁雖非我殺，却由我而死，終生唯有此事，是一大錯。」

高天弘深明道理，不但不怪，反而勸慰道：「前輩不必引以自責，此事完全由於婁芸芸的私慾，一手造成，走！到君山找這賤人算帳去！」

石飛揚連連搖頭道：「別慌！等一個人來了，一齊去。」

「誰？」高天弘似甚迷惑。

石飛揚微笑道：「此人曾使你們踏破鐵鞋，如不是爲了探察你父下落，親自趕赴橋陵，此人還不知要受多少苦哩！」

高天弘猛然省悟，雙掌一拍，叫道：「莫非是那丐幫長老『鬼丐』孫木公？」

石飛揚點首答道：「不錯，正是他，你可知他爲何被婁芸芸囚禁嗎？」

高天弘搖頭道：「不但晚輩不知，就是丐帮總堂恐怕也不曉得！」

石飛揚沉聲道：「孫木公知道了婁芸芸囚禁你父之事，赴『芸香宮』找婁芸芸論理，婁芸芸芙蓉其面，蛇蝎其心，假意認錯，應允放人，却暗中在茶裏放了迷藥，將孫木公迷倒，然後點了孫木公二十幾處穴道，將他囚於古墓之中。」

高天弘鋼牙咬得格格作响，沉喝道：「好個狠心的婦人！」

石飛揚又道：「孫木公穴道雖被我解開，但因封閉日久，已失效用，他已往丐帮北五省總堂處取藥療傷去了，大概不久就會來了，我約他在此見面的。」語聲未已，門外已傳來一個蒼老的聲音道：「不勞久待，老叫化子趕來了。」

隨聲進來一個衣衫襤褸，滿面枯槁，但却神光湛然的一位老者。

高天弘深深一揖，恭聲道：「這位莫非就是丐帮長老孫前輩？」

孫木公嗓音濁重地答道：「前輩担當不起，孫木公就是老叫化子，你是『中原第一劍』高天弘嗎？」高天弘謙遜地道：「浪得虛名，在二位前輩面前，實不敢言『第一』二字，孫前輩爲家父被囚事，竟也被婁芸芸那賤人一囚二十年，晚輩深感於心不安！」

孫木公「呵呵」笑對石飛揚道：「此子言辭温文，神色儒雅，頗有父風，高寒這二十年之苦，沒有白受啊！」

石飛揚未予置答，却沉聲問道：「叫化子你的傷勢如何？」

孫木公打趣地道：「叫化子金銀財寶沒有，可是治蚤子咬，瘋狗咬的草藥可多的是，藥到病除，渾身舒暢。」

話聲甫落，雙肩一聳，狀甚輕鬆。

語氣詼諧，高天弘不由忍俊不住。

石飛揚點點頭道：「那就好了，走！連夜趕赴君山！」

孫木公連聲應道：「使得！使得！老叫化正愁沒地方睡呢？」

三人帶上房門，出店往湖邊而去。

四更已過，五更未到，天將明未明之際。

君山「芸香寨」前，來了不速之客。

高天弘是三上君山，水陸兩卡的頭目，無一不識，飛快的傳報進去。

也許是婁芸芸已有了萬全應變之策，聚義廳的大門迅速的打開，肅客入內。

聚義廳內燈火通明，但却四下無人，只有婁芸芸一人打橫含笑斜坐，首座一排，併放着三張空椅待客。

三人一踏入廳內，婁芸芸遂含笑起立肅迎，笑吟吟道：「知道三位遲早要來，不過，想不到會來得這樣快！」

態度輕鬆已極，就像乍逢故友似地。

三人雖亦覺得婁芸芸輕鬆的態度有些反常，但又未發現有何破綻。

三人落座後，婁芸芸又笑道：「家母當年落了個『百毒仙娘』的匪號，上一次高公子又中了『迷魂丹』，所以，今天茶酒一概免了，免得奉上以後，使各位多疑，開門見山，各位貪夜登門，有何見教？」

石飛揚冷哼一聲：「婁芸芸，妳少賣弄妳的伶牙俐齒，妳對人說，當年高寒是我將之擄到『芸香宮』着妳囚禁的，妳紅口白牙，爲何血口噴人？」

婁芸芸輕笑一聲，模稜兩可地道：「我看不要說吧！說出來彼此顏面都不好看！」（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東方英・文
培　新・圖

紫鏢囊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玄玄帝君中了甘人鶴與白雅環安排的離間計，迫使他親自去率領來另一批受了他藥物控制的武林高手到來助陣，玄玄帝君爲誅除異己，命甘人鶴與白雅環往準備人手，甘人鶴與白雅環奉令後，「無腸毒狼」梁歪派在玄玄敎臥底的「天星」忽的傳聲請甘人鶴、白雅環二人往晤，見面後，甘人鶴先利用九毒令權威，迫使「天星」說出在玄玄敎臥底人數和姓名，然後問他何事相召，「天星」說是要知道跟隨玄玄帝君到來的那手提籐籃者被安置在何處，白雅環乃告以在一間臭氣冲天的破房子中——

蟲蟻嚙心驚魔主　危言聳聽嚇英豪

蔡老頭道：「你知不知道，他爲什麼要住在那種地方去？」

他能問出這種話來，當然必有所知，白雅環一揚黛眉，道：「師叔，別賣關子了，你既然知道，就告訴了我們吧！」

蔡老頭一臉得色地道：「你們知不知道，江湖上有一號以役使異物，名震天下的怪傑？」

白雅環大約是聽玄玄帝君說過此人，聞言之下，臉色一變，道：「師叔，你可是說他就是百靈公公？」

蔡老頭一笑道：「百靈公公倒不是，他是百靈公公的孫子，名叫毛不義。聽說他的本事比他公公還要大。」

白雅環打了一個冷噤道：「不知他帶了些什麼怪東西來？」

蔡老頭道：「這就是我們現在要查明的。否則，有他一個人，就够我們傷腦筋的了。」

白雅環鳳目一翻道：「我沒時間，偏勞你們吧！我要辦我的事去了。」話聲一落，人已急急的跑了開去。

蔡老頭一笑道：「到底是女孩子。聽了毛家的玩意兒，心裏先就怕了，去！我們去！」

雙肩微晃，身子像一溜輕烟般，挨着地面飄了過去。

甘人鶴劍眉一皺，暗忖道：「這魔頭的功力，看來並不在無腸毒狼之下，又是一個令人頭痛的人。」心中警念高張，故意保留了幾分實力，落在他後面跟去。

那是一間木板房子，四週的板壁已是剝落不堪，一眼可以穿屋望到另外一邊的矮樹。是一間不能避風，又不能避雨，早已廢置了的房子。

房子四週，草深過人，正好負起了矮牆的作用，擋住了外面的視綫，使人看不見屋內人的活動情形。

但那些蔓草也掩護了蔡老頭與甘人鶴的接近。他們兩人都是身負絕學之人，穿過草叢，草波都未被掀起分毫。

白雅環說這間房子髒，但現在已被他自己打掃得乾乾淨淨，眞乾淨得沒有半點塵埃。

白雅環說這間房子臭，但甘人鶴却聞到是股淡淡的奇香，從屋內發出。那種香氣，簡直比女人身上的香味還好聞。

毛不義席地坐在房子中央。右邊放着他提來的籐籃，籃蓋已經打開，籃內又盛着四五個各形各色的小盒子。

毛不義正把那些小盒子一個一個取出，擺在自己面前。

他打開第一隻盒子，裏面蜷伏着一隻通體雪白，似狗非狗，似貓非貓的小動物，毛茸茸之中，鑲着一對紅寶石似的眼珠，可愛極了。

毛不義從懷中取出一隻紫色的瓶子，倒出了一粒丸子，納入牠口中，在牠頭上輕輕的拍了二下，然後蓋回了蓋子。

看他那餵食的樣子，舉止斯文，像一個書生，性情温柔像一個大姑娘。如說他是個兇殘的人，甘人鶴就有點不相信。

毛不義又揭起另一隻盒蓋，盒子裏面是一隻棕色的小松鼠，滾動着又圓又大的眼珠，瞧着毛不義，直捋口鬚。

毛不義從一隻黃色瓶子裏，倒出一粒丸子餵了牠。

接着，他又打開第三隻盒子，裏面稀稀落落的關着二三十來隻小螞蟻。他用一隻黑色瓶子裏的丸子餵了牠們。

這三種東西，既不稀奇，也不可怕，根本就嚇不倒人，只不知道，另外二隻盒子裏，養的是什麼東西？

以百靈公公名頭之大，他的孫子帶出來的，就只是這些東西，難免叫人有着「見面不如聞名」的失望之感了。

毛不義正伸手去揭第四隻盒蓋，驀地，只覺蔡老頭全身猛然一陣抖悚，傳聲道：「快把我帶離此地！」

甘人鶴一震傳聲問道：「什麼事？」

蔡老頭額上已是見了汗，惶急的道：「快帶我離開這裏再說。」

甘人鶴見他如此緊張，心中一懍，不敢怠慢，扶起蔡老頭，縱身急射而退。

屋內傳來一陣冷冷的笑聲，但不見那毛不義跟身追出屋來，想必是他自信心極强，料想凡來偷窺他的人，絕無倖免之理，所以懶得出手。

甘人鶴扶着蔡老頭掠出數十丈外，把蔡老頭放在一棵大樹背後。這時，蔡老頭滿臉都罩滿了黑色，脆弱的道：「快用你『九毒令』，向我『尾敲穴』刺一針！」

話聲一落，人已昏死過去。

他是被什麼毒物所傷，憑他一身出奇的功力，都抵擋不住。甘人鶴不加攷慮的取出「九毒令」，指力一壓，「令」字中間的那一「、」，只見令牌的一角，伸出一根五分多長的銀針。

甘人鶴一抬手，翻過蔡老頭，舉起「九毒令」，對正他「尾敲穴」，就要刺了下去。

驀地，一聲輕喝傳來道：「刺不得！」

甘人鶴一縮手，轉頭望去，只見一個玄玄教徒，飛掠而到，那人到得甘人鶴身前，不待甘人鶴發話，先就開口傳聲道：「小兄弟，是我，老哥哥漆奇！」

甘人鶴暗中一歛功力，道：「此人就是『天星』，他受了毛不義毒物暗算……」

漆奇揮手截口道：「一切我都知道。讓我來看看他。」俯身翻動他的身子，檢查了一遍。

然後，一笑道：「幸好老夫來得正是時候，你該刺他的『殷天穴』才對！」

甘人鶴「哦」了一聲，舉手就向蔡老頭腦後「殷天穴」刺了下去。

忽然，蔡老頭身子一翻讓了過去，接着人也跳了起來，發出一聲陰森森的獰笑道：「你是什麼人？前來存心陷害老夫！」

他明明已經中毒昏死了過去，怎會不醫而癒？甘人鶴馬上就明白過來，那老蔡必有所圖。因之退了一步，冷眼旁觀。

漆奇舉起左手，現出指環，在蔡老頭眼前一晃。冷冷的道：「你自己說，爲什麼叫他用『九毒令』刺你『尾敲穴』？」

蔡老頭一見那指環，臉色猛然劇變。顫聲道：「屬下該死，請教主饒命！」

漆奇壓着嗓子，「哼！」聲道：「下去，自己

療毒。明天初更時分，到仙人崖，前來領罪。」

語氣雖然生硬冷酷，但那蔡老頭聽了，如同大赦。欣然一揖，如飛而去。

甘人鶴望着蔡老頭消失的身形，搖頭苦笑道：「世間有走不完的路，人間有上不完的當。看來小弟又幾乎上了他的當了。」

目光一凝，向漆奇望了過去。

漆奇輕嘆一聲道：「還說你，老哥哥出身九毒教，也現在才知道他是什麼人。」

看他神態與語氣都非常凝重，甘人鶴也被感染得一震，道：「他是什麼人？據他自己說，好像他還是無腸毒狼的師弟？」

漆奇道：「他在九毒教的身份很奇特，過去，我也不太相信有他這一號人物，現在才算是完全瞭解。」

說了半天，叫人越聽越不明白，甘人鶴笑道：「老哥哥，你說了半天，他到底是什麼人，我還是沒有弄清楚。」

漆奇道：「過去，我只是聽到傳說，九毒教除了教主可以領受九毒教至高絕學以外，另外還有一個女人，可以享受到同等的機會，那就是『太上護法』……。」

甘人鶴打岔道：「什麼叫太上護法。」

漆奇道：「因爲九毒教用人唯狠唯毒，歷代教主爲鞏固自己權勢，據說都暗中安排一位『太上護法』，傳以九毒教至高絕學，配合教主一明一暗，控制全教教徒。」

甘人鶴星目一凝，道：「這也不是好辦法，如果那太上護法起了不良之心，那教主豈不是更難對付？」

漆奇道：「問得好，從前我也有這種想法，因此只把它當做傳說，誰也未完全相信，但現在，却有事實擺在眼前了，那蔡老頭就是九毒教的太上護法。」

甘人鶴聰明絕頂，眼睛一轉，心中已是明白了大部份情形，「哦！」的一聲說道：「我知道了，凡當太上護法的人，一定先接受教主的某種控制，而那控制『太上護法』之物，就是這塊『九毒令』，剛才那蔡老頭要我刺他的『尾敲穴』，一定是想利用我的無知，替他解除所受的禁制，小弟猜的可對？」

漆奇點頭道：「大約不會錯，老夫曾於無意間獲知『九毒令』妙用之一，就是有尅制『九毒令』各藝之能，而『尾敲穴』在九毒門，向有必死穴之稱，是九毒武功練成後的一處『死罩』，蔡老頭身爲九毒弟子，豈有不知之理，而他竟不計生死，要你刺他的『尾敲穴』，其中要不是另有原因，那麼，他一定是神智喪失，甘受九毒教散功之苦了，因此，觸發了老夫疑念，貿然一唬，却唬出了他的詭計。」

甘人鶴笑道：「這叫做作賊心虛，所以經不起攷驗，好得你趕來碰上了，否則，被他得手之後，抽身遠颺，豈不又是一條禍根。」

話聲頓了一頓，蹙眉接道：「老哥哥，你約他明天見面，準備如何處置他？」

漆奇道：「這種人留下來終是禍根，如有機會，老夫想除掉他，以絕後患。」

甘人鶴微一沉吟道：「小弟看他一身功力，絕不下於無腸毒狼，要除他絕不能輕舉妄動，明日之會，最好暫時安撫住他，留作以毒攻毒之用。」

漆奇點頭道：「老弟說得是，對付他的事我們另行計議……」

話題一轉，接道：「那毛不義更是一個叫人頭痛的人物，你準備怎樣對付？」

甘人鶴剛見到他飼養的幾種怪物，只見那些東西都馴服得可愛，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不大相信的道：「他有那樣厲害麼？」

漆奇道：「你剛才看見他帶來的是幾樣什麼東西？」

甘人鶴正要一一告訴漆奇，忽見白雅環飛掠而來，一面掠目四望，一面向着毛不義所住的地方走去。

甘人鶴納氣成絲，遠遠的叫了一聲：「環妹，我們在這裏。」

白雅環聞聲辨位，一折柳腰向甘人鶴他們藏身之處掠來。

漆奇飄身而起道：「你忙你的去，我也要走了。」不等與白雅環見面，先自走了。

甘人鶴於是向白雅環迎了上去，道：「環妹，有什麼事？」

白雅環一笑道：「帝君的霸王宴，馬上就要開席了，你忘了你的任務了？還不快回去！」

接着，一指漆奇背影道：「那是什麼人？好像不願和我見面。」

甘人鶴老實告訴她道：「你知不知帝君有一個哥哥，他就是帝君的哥哥，名叫漆奇，現在正和你奶奶他們在一起。」

白雅環冷「哼！」一聲，道：「那他爲什麼不願見我！」

女孩子的小心眼，甘人鶴可有點頭痛，忙道：「他那裏是不顧見你，他有他的事呀，一介紹，一寒暄，又不知要就擱多少時間……。」

白雅環一笑截口道：「我就知道你理由多得很

，好不談了，我們快回去吧！」

二人談了一段話，甘人鶴自去辦理自己應辦的事。

甘人鶴到玄玄教資歷雖短，由於玄玄帝君的信任，他這位尊而無兵的令主，却與另外二位令主不同，兼任了帝君衞隊的領隊，手下掌握着八八六十四位，精選年輕高手。

這都是「玄玄教」的新血，被玄玄帝君目爲最可靠的死士，在教中享受着特別的待遇，也有特別的權勢。

甘人鶴分配好了每一個衞士的工作，回到玄玄帝君身邊時，想不到那毛不義也在玄玄帝君房中。

這時，那毛不義手中正抱着那似貓非貓，似狗非狗的白毛小動物，那小動物一見甘人鶴進來，一對紅寶石似的眼珠，直瞪着甘人鶴，呼呼作勢。

甘人鶴暗暗忖道：「牠對付我何以好像有宿仇似的……。」

一念未了，只見毛不義目夾利刄寒霜，向甘人鶴掃射了過來，道：「你可就是剛才偷窺本公子的人？」

甘人鶴懍然一驚，知道了那白色小動物對他不友善的原因，敢情，那小動物有一種天生異禀，發覺了他的偷窺，甘人鶴心機靈巧，馬上就找到了問題的答案，漠然一笑道：「不錯，正是在下。」

他知道無法否認，索性一口承認了下來。

毛不義似是沒想到甘人鶴會坦然承認，不由怔了一怔，轉向玄玄帝君道：「漆大哥，此人好生無禮。」

玄玄帝君目凝冷光，射向甘人鶴道：「張令主，你有什麼話說！」

樣子嚇死人，其實正是要他分辯。

甘人鶴不慌不忙的道：「帝君容稟，屬下是因毛公子乃是本教特別佳賓，屬下自忖有維護安寧之責，因此，不敢大意，乃親自前往毛公子住處巡視附近，同時想起毛公子震撼天下的大名，不由起了崇敬之心，因不敢毛遂自薦，又止不住瞻仰渴念，因此……。」

甘人鶴話未說話，那毛不義已是聽得遍體舒服，嘿嘿一笑，截口道：「張令主，我看可能是本公子誤會了。」

頭一側，又向玄玄帝君道：「漆大哥，小弟看貴屬說的都是實話，您也不要再追究了。」

玄玄帝君哈哈一笑道：「有老弟的金面，愚兄怎敢不遵，震寰，重新謝過毛大叔！」

甘人鶴心裏直叫倒霉，但不得已，只好向前一步，行了一禮，垂首說道：「小侄多謝大叔不罪之恩。」

毛不義搖手笑道：「不敢當，張令主少禮。」

這時他已看出甘人鶴是玄玄帝君的心腹愛將，更是客氣了。

甘人鶴恭聲道：「小侄張震寰，毛大叔以後直呼賤名，小侄倍覺光榮。」

毛不義樂嘻嘻的道：「可以麼？」

玄玄帝君接口道：「震寰乃是愚兄一位世侄，老弟不必客氣。」

毛不義哈哈一笑，道：「震寰，那愚叔就放肆了。」

甘人鶴欠身道：「以後還望大叔多多教誨。」

毛不義笑向玄玄帝君道：「震寰與小弟很是投緣，如果大哥捨得割愛，小弟倒有意帶他幾年。」

玄玄帝君滿口答應道：「可以，可以！這次事了之後，賢弟儘可將他帶去……。」

忽然白雅環走了進來，欠身道：「人已到齊，請帝君命駕！」

玄玄帝君向毛不義一笑道：「賢弟，這就看你的了。」

毛不義微微一笑道：「小事一件！」

大家隨着玄玄帝君轉到一間大廳之中，一陣熱烈的掌聲與歡呼之聲掀了起來，向玄玄帝君致敬。

玄玄帝君帶着微笑，點頭緩步而入。

甘人鶴隨在玄玄帝君身後，見了這般情景，不由暗暗的嘆息了一聲。

玄玄帝君穿過人羣，走上寶座，坐了下去，如雷的掌聲，才停竭了下去。

國師風雨丈人魯三春與毛不義都有座位，設在玄玄帝君左右。

甘人鶴與白雅環則侍立在他身後。

玄玄帝君舉目自左向右掃視了一遍，他目光所及，座中之人，必肅容以對，大廳之中，頓時一片穆肅，靜得落針可聞。

玄玄帝君過足了「目使頤令」的君王之癮，目光一收，頭微微一側，白雅環恭順的伸頭下去，只聽玄玄帝君道：「都到了沒有？」

下面座位，明是四人一行，共有七行，四七二十八個座位，任誰也一目了然，玄玄帝君却非要這樣問一下不可。

白雅環輕聲道：「都到了。」

玄玄帝君頭一正，眼中射出兩道陰森森的稜芒，向着毛不義微微點了一點頭。

也不見毛不義有任何動作，只見他一笑道：「大哥，我的事已經完了啦！」

座中這二十八位玄玄教的一流高手，無論那一個人的功力，都不下於目前任何一派的掌門人，他

們動都沒動一下，就這樣完了？

不但甘人鶴與白雅環不敢相信，就深知毛不義能耐的玄玄帝君，臉上也掠過了一道疑雲，怔了一怔。

毛不義朗朗一笑道：「大哥可是不相信小弟，你可以叫震寰侄檢查檢查，我想他不會分不出死人和活人吧！」笑得得意萬分。

甘人鶴不待玄玄帝君吩咐，已閃身而出，奔向坐在最前面的首席護法古一絕，古一絕這時還是注目肅容，端坐不動。

甘人鶴伸手一推古一絕肩頭，只見古一絕身子一斜，倒了下去，再一搭他寸關穴，已是脈息全無，眞的無聲無息的死去了，只是身體尚有微溫，尚未僵冷硬化。

有一個已經够證實全體了，甘人鶴驚道：「啓稟帝君，他們眞的死了啦！」

毛不義賣弄地道：「震寰，只要你查得出他們致死的原因，大叔我有賞。」

白雅環聽得星目一亮道：「大叔，眞的麼？那也有我一份。」

毛不義笑道：「任誰都有賞。」

白雅環走到甘人鶴身邊道：「寰哥哥，我們仔仔細細，慢慢的查，找出了毛病，我就要毛大叔懷中那隻小白毛。」那小東西似狗非狗，似貓非貓，白雅環叫不出牠的名稱，故意把牠叫做小白毛，同時含着暗損毛不義之意。

毛不義猶豫了一下道：「好，只要你查得出他們的死法，大叔就把這天奇地絕的『小白』送給你。」他的猶豫，是捨不得將「小白」送給她，最後終於答應，是料她也查不出所以然來。

白雅環眞細心，頭髮都一根一根撥開來看，可是任她如何細心，與甘人鶴查了半天，就查不出古一絕身上有半點傷痕。

甘人鶴劍眉一軒，暗忖道：「外表無傷，一定傷在五官七竅之內了……。」

一念未了，只聽毛不義哈哈一笑道：「你們也不用查了，爲叔告訴了你們吧！」

接着口中發出一陣怪裏怪腔的嘯聲，只見每人鼻中射起一道紅光，疾向毛不義飛去。

毛不義伸手托出一隻小盒子，那些紅光，紛紛射入那盒子之內，瞬間，他又蓋回那盒子，納入懷中。

到底是什麼東西，誰也沒看清楚。

但甘人鶴腦中一動，却知道那是什麼東西了，那不就是他在那裏偷看到的紅色小螞蟻。

想不到這小小的東西，竟是這樣厲害！

甘人鶴內心之中陡然興起一道陰影，這個人太可怕了，他還只使出一種，嘿！準此類推，其他的東西，只怕沒有一件好惹的……。

玄玄帝君忽然哈哈大笑道：「兄弟，眞是青出於藍，更勝於藍，你今天的成就，只怕令祖都要自嘆不如了，愚兄有了你這樣的好幫手，普天之下，誰與我敵，哈！哈！哈哈！」

毛不義笑笑道：「小弟這點貨色，大哥已然滿意，那小弟所要求的，不知大哥還要不要攷慮？」

玄玄帝君臉色僵了一僵，點頭道：「一切照辦，一切照辦，不過，目前你得先幫我消滅當前的仇敵……。」

毛不義截口道：「有大哥這句話就行了，小弟告退，隨時聽使差遣！」站起身來，一搖一擺的走出大廳而去。

玄玄帝君望着他的背影，半天沒有做聲。

國師風雨丈人魯三春鼻中發出一串冷哼，道：「這種跳梁小醜，何用放在心上，到時候自有辦法，帝君請回駕吧！」

玄玄帝君向甘人鶴揮了一揮手，意思是要他把這些死人處理了，然後沒有說一句話，悶悶而退。

甘人鶴冷眼旁觀，想來那毛不義要求的條件，一定很苛刻，否則這老魔頭也不會這樣頭痛。

甘人鶴暗笑了一聲，張口發出一聲輕嘯，聲未盡，已走進一大羣年輕衞士，每人手中帶着一隻大蔴袋。

甘人鶴一揮手道：「把他們抬出去。」

那批年輕衞士同時動手，一袋一個人，二十八個人裝了二十八隻蔴袋，裝好了之後，肩上一搭，飛身而去。

玄玄帝君是以秘密方式召集那二十八人前來的，因此，除了執行人員知道他們的不幸外，誰也不知眞情實說。

甘人鶴處理好那二十八個死得莫明其妙的人類煞星之後，悄悄約了白雅環，待到天色落日了，在玄玄帝君面前，製造了一個藉口，雙雙奔向了仙人崖。

甘人鶴原來可以不約白雅環的，因爲怕她暗中生氣，所以還是約了她一同前往，不過事先沒有告訴她是什麼事。

二人趕到仙人崖，離初更時分還早，甘人鶴早來的用意，是想先和漆奇有個商量，然後對付起蔡老頭來，便不致亂了步調。

漆奇還沒有來，兩人轉了一遍，回到原地，白雅環忍不住道：「到這裏來做什麼？你現在可以說明白了吧。」

甘人鶴正要說明原委，白雅環忽然「咦！」的

一聲，道：「你看，那是不是小白？」伸手向一棵矮樹指去。

甘人鶴舉目望去，只見小白蹬在那矮樹旁邊，一對紅寶石般的眼睛，在黑夜裏紅得更是打眼，瞪瞪的直向他們兩人射來。

甘人鶴心中一動，傳音道：「小心說話，只怕是爲了我們倆人來的。」

白雅環會意地一點頭，人却舉步向那小白走了過去，同時口中笑道：「但願牠不是小白，捉回去也可在那毛不義面前現現寶。」

說話中，身形一矮，快似閃電，五指一翻，向那小白抓了過去。

那小白先是瞪着一雙火紅的眼珠望着白雅環的來勢，動也不動，待得白雅環手指臨身，巧妙絕倫地閃身錯開了一尺。

白雅環的手法，何等快疾，却準頭一失，落了空。

白雅環秀眉一挑，臉上熱了一熱，冷哼了一聲，又一把抓了下去。

這次白雅環心中有氣，出手更是又快又準，近在咫尺，憑她的功力，自是手到擒來。

但事實却完全不然，那小白是不慌不忙，一閃身，白雅環又抓了一把空。

白雅環大叫一聲：「我就不相信捉不到你。」雙手齊出，泛起一團指影，向小白罩了下去。

小白似是有意和她一較高低，也不遠逃，就在白雅環身前五尺不到的方圓之內，閃避游走，白雅環竟是連牠身上的白毛都碰不到。

白雅環幾次失手之下，竟氣得使出了內力，每一落手，便激起一團泥塵，縱是如此，那小白依然不怕，逗得白雅環乾着急，乾生氣，就是拏牠莫可奈何。

白雅環更是氣惱了，忽然嬌叱一聲，竟猛然一掌拍了下去……。

只見那小白也伸出一隻脚爪，疾迎而上……。驀地，一片叱喝傳來，道：「小白，你敢！」

那小白鬪聲一收前爪，一式懶驢打滾，避過白雅環凌厲一擊，滾出五尺開外。

白雅環發出的掌力，擊在山石上，打得石屑紛飛，小白未打到，却被激射的石雨弄得滿身滿頭。

同時，一條身法奇快的人影，一掠數丈，到了他們身前，白雅環一見來人果是毛不義，不由訕訕的道：「我以爲也遇到了一隻小白的同類，想不到牠竟是小白。」

毛不義一笑道：「這樣容易遇上小白的同類，那大叔我的小白也就不出奇了。」

白雅環借着撲打身上灰塵，掩飾內心裏的不安，道：「天下總不止小白一隻吧！」

毛不義道：「天下有多少小白的同類，愚叔不敢說淸楚，但我們毛家歷代數百年來，搜盡千山萬水，就只愚叔天假奇緣，得到這樣一隻，你說可貴不可貴。」

白雅環「唉喲！」一聲道：「不知我剛才嚇了牠沒有，眞是對不起。」

毛不義笑笑道：「你倒未必能嚇得了他，只是愚叔如果叫得慢了一點，你的一身功力可就完全報銷了。」

白雅環一震道：「牠這樣厲害……我就不相信，我那一掌落下去，怕不把牠打成肉泥。」

毛不義道：「你那一掌未見得能打着牠，就是打着了牠，也未見得能傷得了牠……。」

話聲忽然一頓，向小白一招手道：「小白，你又淘氣了，快來向白姑娘賠個不是。」

小白竟是完全明白人意，一射而起，撲入毛不義的懷中，向着白雅環「貓！貓！貓！」的叫了三聲。

叫聲與貓叫的完全一樣！

白雅環「哦！」的一聲道：「原來，還是一隻貓。」

毛不義道：「牠不是貓，也不是狗，身具百獸之長，我們秘典中叫他『狻猊』。」

話似乎已經扯開了，但毛不義却沒忘記剛才未說完的話，舉起小白一隻前爪，道：「你看，牠這隻前爪，能不能要了你一身功力？」

白雅環目凝神光，仔細的向小白那隻前爪望去，只見牠這隻前爪，長得與其他獸類特別不同，小小的分有七隻爪趾，爪甲都是黑裏透紅，長得又尖又硬。

白雅環暗忖道：「牠的爪甲雖然銳利，在我功力相凝之下，只怕還傷不到我……。」

思忖中，只見毛不義指着牠這三隻最長的爪甲道：「你看看，這是什麼東西製成的？」

白雅環再注目一看，不由得暗中打了一個冷噤，道：「你給牠裝了一隻能夠破內家罡氣的寒鐵爪甲。」

毛不義點頭道：「而且爪甲之內別的巧妙裝製，暗藏『散功散』，傷人之後，『散功散』隨之進入對方體內，對方在不察之下，從無倖免。」

白雅環柳眉閃動了一下，道：「這是小白的秘密，你爲什麼要說出來？」

毛不義微微一笑，道：「我不願牠傷着你們……其實，牠的本事還多得很，如果誠心傷人，防得了牠的寒鐵爪甲，防不了別的方面，也逃不過牠的

撲殺。」

白雅環花容色變，拍着胸口道：「這樣兇惡，那還有誰敢招惹牠，我可不敢再喜歡牠了。」

毛不義道：「牠對朋友却是柔順已極，你看牠現在不是很可愛麼？」

白雅環道：「我能不能成爲他的朋友？我剛才差不多和牠鬧翻了臉。」

毛不義道：「當然可和他重新建交不過……」

甘人鶴原是靜靜的望着他們交談，這時，一步跨過來，道：「毛大叔，你是專爲我們兩人而來的吧？」

毛不義見他單刀直入，不覺爲之一怔，笑道：「怪不得你們帝君這樣喜歡你們，你這等銳利的觀察力，簡直比老江湖都厲害……嘻嘻，愚叔確是有點大煞風景……哈！哈！哈哈……。」一陣大笑，表示了他的歉意。

甘人鶴道：「小侄如果沒有猜錯，那追踪覓跡，也是小白專長之一了。」

毛不義點頭道：「牠是普天之下，無與倫比的追踪奪命使者，那怕是年深日久，牠也一樣能把目標找出來。」

甘人鶴暗暗忖道：「有了這東西，倒是討厭得很，如何能除去這東西才好。」

忖念中，隨口問道：「不知毛大叔找我們有什麼事？」

毛不義笑了笑，道：「愚叔有些事，想和你們談談。」

白雅環笑着挿嘴道：「什麼事，是不是想把小白送給我？」

甘人鶴笑道：「環妹，我看你是想要小白想瘋了，毛大叔那會捨得把小白送給你。」

毛不義道：「那也不一定，只要你能聽我的話，我一高興，可能就把小白給了你。」

白雅環跳起來道：「毛大叔，我以後一定聽你的話，也一定會使你高興，不過你可不能昧着良心打賴。」

毛不義笑道：「愚叔是什麼人，豈能說話不算數，小白雖然千載難遇，但總高不過君子的千金一諾。」

白雅環玉面一肅，將手一伸道：「空口無憑，我要和你勾指爲信。」

毛不義笑着和白雅環勾了一下手指，道：「勾一勾手指又能算得什麼憑証？」

白雅環認眞的道：「我相信這個就行了。」

甘人鶴道：「毛大叔，你不能偏了她，漏了我吧！」

毛不義道：「你要什麼？別的東西可就都比不上小白那樣可愛了。」

甘人鶴一蹙劍眉道：「不知你除了小白與一些小螞蟻外，還有些什麼東西？」

毛不義道：「東西還多哩！回頭你到我那裏去挑選吧！現在我們且坐下來，慢慢談吧！」

說着，向一塊山石上，先坐了下去。

甘人鶴抬頭看了一看月色，差不多正是初更時分了，想起漆奇與蔡老頭馬上要來到，心中不由甚是着急。

只聽毛不義叫了一聲，道：「震寰，你在想什麼？」

甘人鶴雜念一收，道：「沒有想什麼。」

毛不義陰陰的一笑道：「那還不過來坐下。」

甘人鶴走過去坐在他對面，這時，他想替漆奇留一個示警的記號都不可能，唯望漆奇自己能警覺知機，避開這毛不義。

毛不義皮笑肉不笑的又道：「放心，有大叔在此，什麼事都不用你担心。」

白雅環道：「毛大叔，你有什麼話要說呀？」

毛不義雙目神光一凝，落在甘人鶴臉上道：「震寰，你老老實實告訴我，你對你們帝君，是不是忠心耿耿，毫無異志？」

甘人鶴劍眉一蹙，道：「毛大叔，你這是什麼意思？你不是不知道我們與帝君的關係。」

毛不義「嗯！」了一聲，道：「我當然知道，但是我要你親口說出來！」

甘人鶴眞不知他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但不管他賣的是什麼藥，自己總不能因他這一問就把眞情托出，當下微微一笑道：「當然對他忠心耿耿。」

毛不義帶着莫測高深的冷笑道：「我看你是有點心口不一。」

甘人鶴暗中猛然一驚，表面上保持着適度的鎭定，道：「毛大叔，這可不是說着玩的話……」

毛不義截口道：「誰和你開玩笑，我有眞憑實據。」白雅環秀眉一挑道：「什麼眞憑實據，希望你能取出來給我們看一看。」

毛不義一指甘人鶴道：「證據就在你身上，沒說錯吧！」

甘人鶴暗中凝集眞氣眞力，準備迎接最壞的結果，淡淡的道：「好像你比我自己還淸楚，如果沒有呢？」

毛不義道：「我敢和你打賭。」

甘人鶴道：「打什麼賭？」

毛不義道：「如果我說錯了，我在今後三年之內，唯你的命是聽。」

甘人鶴道：「不敢當。」

（未完待續）

無名英雄列傳／謀力．文　培新．圖

亡命護鎗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孟剛、小辣椒、鐵猴兒、萬泰四人，以火車載運鎗枝，離開省城，萬泰被追兵打死，孟剛等三人在火車翻覆之際，跳車逃生，遮住車廂，來到了南鎮——

勇突重圍　【大結局】

鐵猴兒一將那柄「王蜂子」向桌上一碰，所有的人，便全是一呆，這種小巧的手鎗，當時極少見，鐵猴兒是在金大帥之前的一個督軍副官手中，贏過來的，那柄小手鎗的柄上，還鑲着象牙，極其名貴。

他一放下手鎗，道：「押在二上！」

聚賭的有不少軍人，一時之間，全向鐵猴兒望了過來，一看他是穿的是馬弁的制服，反倒更不敢得罪他了，要知道營長就是營長，可是馬弁却是能大能小！

做莊的按住了寶盒，出不了聲，一旁一個軍官道：「兄弟，這玩意兒，能隨便露眼麼？」

鐵猴兒嘻嘻一笑道：「能不能露眼，咱不知道，但是賞這柄鎗給兄弟的人，却沒說不能露眼！」

那軍官道：「你跟的哪位長官？」

鐵猴兒向着那軍官翻了翻眼，道：「這可不能隨便說，反正像你那樣，絕支使不動我！」

那軍官在大庭廣衆之間，受了鐵猴兒這樣的奚落，如何落得下台，立時拉下了臉來，這時，在一旁的孟剛，却大聲向莊家喝道：「怎麼樣，鬧不開寶？」

孟剛雖然也穿着馬弁的制服，可是他身形高大，貌相英俊，另有一股懾人的氣勢，那軍官的拳頭已經伸出來了，一看到孟剛帮着鐵猴兒，倒楞了一楞，不敢再動手了！那做莊的陪着笑，一時之間，實在不知該如何才好了！

要知道碰到了這樣的情形，如果來生事的，是江湖上的亡命之徒，那麼做莊的自然有一套江湖訣，可以應付過去，至多化掉幾塊大洋了事！

可是這時候，鐵猴兒和孟剛，却都穿着軍服，南鎮駐着第四師，好幾千官兵，若是一個個當兵的，全都來這樣一手，那還能維持得下去麼？

鐵猴兒笑了笑道：「怎麼樣，可是我押中了吧，還不快開寶？」

那一旁，小辣椒低着頭在狼吞虎嚥，她肚子餓了，可也不去管孟剛和鐵猴兒兩人相鬧，這時，她已吃得差不多了，抬起頭來，只聽得一個人悄悄道：「快去請憲兵來，這檔子時，我們壓不住！」

隨着那人的吩咐，就看到有兩個人，掀着簾子，從後門走了出去。

小辣椒一看到那樣的情形，心中不禁吃了一驚，他們三個人，並不是到南鎮鬧事來的，在他們身上，有着極重要的事要幹！

如果憲兵一到，查出鐵猴兒和孟剛兩人，根本是冒牌的馬弁時，那眞是吃不了兜着走了！

小辣椒一想到這裏，連忙站了起來，向前走了，那時，孟剛拉開了身邊一個人，正撩起了衣袖，聲勢洶洶，在說莊家的不是，小辣椒來到了孟剛的身邊道：「孟大哥，快走！」

那做莊的聽得有人來勸架，心中一喜，可是聽到出聲的又是女人的聲音，心中不禁一奇，忙向小辣椒看去，那做莊的本也是南鎮的一霸，一看到小辣椒，失色道：「咦，這不是洪姑娘麼？」

小辣椒呆了一呆，向那做莊的笑了一笑，道：「這位可……面生得很！」

那做莊的擠出了一個笑臉來，道：「自然，洪姑娘令尊是緝私隊長，人人認得，小可算什麼！」

做莊的那樣說着，賭桌的一旁，忽然有四個大漢，霍地站了起來，一個疾聲向做莊的喝道：「什麼洪姑娘？」

做莊的道：「她爸爸就是金大帥來了之後，新昇了獨立第一團長的——」

做莊的一句話沒有講完，那四個大漢中的另一個，又已大聲喝道：「不干事的快走，上峯有命令，要活捉這三個人歸案！」

鐵猴兒、孟剛和小辣椒三人，一聽得那大漢這樣說，俱是一怔。

那四個大漢，已有兩個，撲向前來，口中喝道：「好大的胆子，刦了軍械，還敢在這裏露臉！」

那兩人這一喝，孟剛、鐵猴兒和小辣椒三人，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孟剛大喝一聲，雙手一掀，已然將賭桌整個掀翻，滿桌的洋錢鈔票，一起飛了起來，那張掀翻了的桌子，恰好砸向撲向前來的兩個大漢，將他們撲向前來的勢子，阻了一阻。

孟剛一掀翻了桌子，在一旁下了注的賭客可急了，紛紛叫罵了起來，一個漢子急道：「他奶奶的，這算是什麼玩意兒？」

鐵猴兒叫道：「別急，賠給你！」

他一個「你」字才出口，一拳已然打出，「砰」地一聲，正好打在那人的鼻樑之上，那一拳，打得着實不輕，那人鼻血長流，一着急，四下亂揚起拳來，乒乒乓乓，有不少人已中了拳。

刹那之間，茶館之中，大亂了起來，胆小的紛

紛抱頭溜走，胆大的趁機去搶地上的洋錢鈔票，互相之間，打成了一團。

那四個大漢喝罵着，叫道：「這三人是奉命緝拿的重犯，別走了他們！」

四個大漢一面叫着，一面推開在面前打架，阻住了他們去路的人，趕了過來，鐵猴兒身形一縱，縱到了一張桌子之上。

他一到了桌子上，立時又跳了起來，雙手抓住了樑，身子直蕩了起來，雙足向半空之中，直踹了出去，「嘭嘭」兩聲，恰好踹在聲勢洶洶趕過來的兩個便衣的臉上，那兩個便衣身子立時向後倒去。

而在這時，孟剛早已抄起了一條長板櫈來，沒頭沒腦，向前砸了過去，另兩個便衣被孟剛打得抱住了頭，連叫也叫不出來了！

小辣椒用力拉住了孟剛的衣袖，急叫道：「孟大哥，還不快走！」

孟剛轉過頭來，向仍然站在桌上，飛拳踢腳，笑嘻嘻正在打架的鐵猴兒，作了一個手勢，鐵猴兒身子一翻，自桌上翻了下來。

他們三個人，孟剛在前，小辣椒在中，鐵猴兒殿後，嘩裏嘩啦地打了出去，轉眼之間，便已掀開簾子，自後門溜走了。

他們三人雖已溜走，可是茶館中的混亂，却還沒有停止，三二十人，打成了一團，那四個便衣，在地上爬着，但是有被打倒的人，向他們的身上，疊了下來，令得他們寸步難移。

孟剛，鐵猴兒和小辣椒三人，一出了茶館，便是一條後巷，鐵猴兒道：「眞倒霉，我那柄王蜂子，也沒有撈回來，我看準了一定是個二。」

小辣椒頓足着，道：「還說呢，萬大哥是怎麼囑咐來着，偏你們差點誤了大事！」

小辣椒的話，令得孟剛和鐵猴兒兩人，心中陡地一凛，齊聲道：「你說得是，我們快走！」

三個人向小巷中直奔了出去，他們還未奔出巷子，便聽到尖銳的哨子聲，從巷口响了起來，一小隊憲兵，從巷口奔了進來。

鐵猴兒奔在最前面，幾乎和憲兵撞了個正着，他連忙一側身，道：「快，快，有好幾位長官，在茶館裏捱打，兵變了！」

鐵猴兒隨口胡謅，那幾個憲兵却嚇了老大一跳，急急奔了過去，根本未曾看到在巷子中遇到的是三個什麼樣的人，鐵猴兒回頭，向孟剛和小辣椒兩人，做了一個鬼臉，三個人又向前奔了出去。

他們奔過了幾條巷子，才停了下來，他們停下來的地方，是一個死巷子，十分陰暗，一停下來之後，除了他們三人的喘氣聲之外，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

鐵猴兒皺着眉，道：「糟糕，這一來，南鎭是躭不住的了！」

小辣椒嗔道：「全是你！」

鐵猴兒道：「也別全怪我，要不是你洪姑娘的名氣太响亮，人家也認不出咱們來！」

孟剛道：「金大帥辦事倒快，已經知道是什麼人弄走了他那批寶貝步鎗了！」

鐵猴兒笑着，道：「可是他再也找不到那批步鎗是在什麼地方！」

他們三個人正說着，突然聽到巷口有一陣急驟的脚步聲，傳了過來。

那陣脚步聲一傳到了巷口，却又停了下來，分明是有人奔到了巷口，不知是繼續奔向前去好，還是奔進巷子來好，是以停了一停。

鐵猴兒等三人，忙打了一個手勢，鐵猴兒的身形一矮，孟剛雙手，握住了鐵猴兒的手，向上一托，鐵猴兒身子上拔，雙手已抓住了牆頭翻上了牆。

鐵猴兒一上了牆，孟剛和小辣椒兩人，便立時貼牆而立，巷子中本就十分黑暗，他們一貼牆而立，完全隱沒在黑暗之中，根本看他們不見。

在這時候，巷口的脚步聲，又响了起來，但是這一次，脚步聲再度响起，却並不像先前那樣急驟，十分慢，聽來叫人一顆心，蕩在半空。

從那脚步聲聽來，走進巷子來的人，像是十分小心，正在步步爲營。

孟剛、鐵猴兒、小辣椒三人，屏氣靜息，站着一動也不動。

脚步聲漸漸近了，他們三人，也可以看到，向巷子中慢慢走進來的，是一個瘦長漢，那漢子穿着一襲長衫，看來倒像個教書先生。

那漢子一面向前走來，一面東張西望，看他的神情，像是十分緊張。

蹲在牆上的鐵猴兒，已經慢慢地蹲起身來，只等那人再向前走上幾步，他就可以自牆上再撲下去，將那人制得貼貼服服了！

他們並不知道那是什麼人，但是那人是從茶館中追着他們前來的，那却是再無疑問了！

然而，那人來了巷子的中間，却不再向前走來，只見他站定了身子之後，附眼直望前面，沉聲道：「三位可是在巷子裏麼？」

他連問了兩遍，鐵猴兒等三人自然都不出聲。

那人又向前，走了幾步，又道：「三位若在，請應我一應，我正在找尋三位，只怕三位也正在找尋我們，請三位現身！」

一聽得那漢子這樣說，鐵猴兒、孟剛和小辣椒三人，心中都不禁一動。

但是他們仍然一動不動地站着。

那漢子又向前走了兩步，乾笑了一下，道：「三位到手的那批貨，幹得眞是乾凈俐落，但是，三位總不見得要自已用那批貨吧！」

他一面說，一面仍在向前走來，他才一走過鐵猴兒伏身之處，鐵猴兒身形一縱，已自牆上，跳了下來，那人像是也已覺察了，立時一個轉身，可是他才一轉過身，鐵猴兒已經撲下，將他壓倒在地。

孟剛和小辣椒兩人，也自黑暗之中，疾竄了出來，鐵猴兒一壓到了那人，便將那人的手背拗向前，和那人一起站了起來。

孟剛來到了那人的身前，喝道：「你是誰？」

那漢子忙道：「三位別鹵莽，那批貨一失，我就在南鎭等你們了！」

孟剛揚了揚眉道：「你和萬大哥是一路的？」

那人道：「自然是，要不怎會等你們！」

孟剛吁了一口氣，忙道：「猴兒快放手！」

鐵猴兒忙鬆開了那人，道：「得罪，得罪！」

那人揮着手背，想是鐵猴兒剛才扭得他不輕，是以他好一會說不出話來。

小辣椒心急，道：「只有你一個人在南鎭？」

那人道：「不止，我們有很多人。」

鐵猴兒道：「萬大哥已經死了，你們可知道了麼？」

那人道：「沒有聽說，唔，萬大哥是一條漢子，他死得眞可惜！」

聽得那人這樣說，鐵猴兒等三人，心全向下一沉，一起嘆了一聲。

那人道：「這批貨在什麼地方？」

孟剛道：「在——」

他才說了一個字，鐵猴兒便橫肘撞了孟剛一下道：「你帶我們去見見那人再說。萬大哥說好了，讓我們也參加革命軍的。」

那人聽到了「革命軍」三字，突然呆了一呆，但是他立即道：「自然，三位立了這樣的大功，軍部一定傳令嘉獎，說不定一上來就當個什麼長！」

鐵猴兒笑道：「我們像麼？」

那人道：「像！像！三位請跟我來，剛才我來的時候，街道上都已有憲兵戒了嚴，我們可得小心些，千萬別在路上生事！」

那人一面說，一面轉身向屋子外走了出去，孟剛等三人，跟在他的身後。出了屋子，向左拐，拐進了另一條小巷。

這時，只聽得哨子聲、吆喝聲隱隱從橫巷傳了進來，那人對南鎭的地形像是極其熟悉。車場、海灣。不一會，就來到了一個院子的門後口。那人用手在門上輕輕拍了四下。

他拍了四下之後，就聽得門內有人道：「來了！」接着，兩扇門「吱呀」一聲，打了開來。那人帶着孟剛等三人，走了進去。

才一走進院子，就看到那院子中，或坐或立，有着十多個大漢在，鐵猴兒苦笑着道：「好啊！你帶來的人，還眞不少，你和萬大哥，一定是好朋友了？」

那人走開了兩步，揚聲道：「各位，這三位便是刦了金大帥那一批步槍，鬧得滿天風雨的人。」

那人一說，在院子中十幾個漢子，原來站着的都挺直了身子。原來坐着的，也都站了起來。

鐵猴兒雙眉一皺，道：「喂！你可別那麼大聲嚷嚷，若是湊巧外面有人經過——」

鐵猴兒才說到這裏，便陡地住了口。因爲他看到，那十來個漢子，幾乎個個人的手中，都握着盒子炮，而每個人的炮口，都對準了他們三人。

當鐵猴兒發現了這一點時，孟剛和小辣椒兩人，也已覺察了。小辣椒尖聲叫了起來，道：「你們幹什麼？」

那將他們三人帶到這院子來的人笑了笑，道：「三位，我和我手下這十幾位兄弟，都着實要謝你們，三位可是財神爺啊！」

孟剛、鐵猴兒和小辣椒，互望了一眼，小辣椒一伸手，摸向腰際的槍柄。那漢子剛才還在笑嘻嘻地說着話的，就在那一刹那間，他面色陡地一沉，喝道：「誰也別動，要動的就是活靶子！」

小辣椒的手，離槍柄只有半寸許了，可是那漢子一喝，她就僵住了，再也不敢動！

鐵猴兒「嘿嘿」一笑，他竭力想裝得輕鬆些，可是他的笑聲，聽來却是乾澀無比。

他道：「原來你不是萬大哥的朋友！」

那人笑道：「什麼萬大哥，我可沒提過，那是你自已說出來的。」

孟剛道：「那你們是金大帥的手下！」

那人又「呵呵」笑了起來，道：「我們和官兒，可搭不上關係！只不過是想發橫財的朋友。」

小辣椒「哼」地一聲，道：「好啊，强盜遇上了賊阿爸！」

鐵猴兒忙道：「小辣椒，我們可不是强盜！」

那人揮了揮手，立時有幾個漢子，向孟剛三人，走了過來，自他們的腰際，將槍摘了下來，那繳了小辣椒手槍的一個漢子，還伸手在小辣椒的臉上，捏了一把。

小辣椒眞是小辣椒，那漢子在她的臉上一摸，還未曾縮回手來，小辣椒的手已揚了起來，「叭」地一聲响，就在他的臉上，賞了他一巴掌。

那漢子捱了一巴掌，綳住了臉，滿面怒容。可是那人却已笑了起來，道：「你認了吧！這位洪姑娘，是出了名的辣椒，你怎敢惹她？他們三位是財神爺。三位，請進屋內說話！」

孟剛，鐵猴兒和小辣椒三人，面面相覷，但是十幾個漢子，虎視眈眈，用槍指着他們，却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只得在衆人的指押下，走過了院子，走進了房子之中。那房子也很堂皇，是頗像士紳人家，那人和他十幾個手下，跟了進來，道：「三位請坐，三位或者還不知我是什麼人？小姓閻，人家叫我閻王。」

孟剛，鐵猴兒和小辣椒三人一聽，不禁齊齊倒抽了一口氣來！

他們剛才在院子中，聽到這批人不是金大帥的手下時，還都鬆了一口氣。可是這時候，他們却寧願落在金大帥的手下了！

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這個外貌看來，一表斯文的傢伙，竟是出了名的土匪頭子閻王。

聽說這閻王有三五百部衆，趁着兵荒馬亂，打家刦舍，好幾任的督軍都想招撫他，他却不幹，孟剛等三人眞想不到會在南鎭遇上了這號人物！

他們三人之中，還是鐵猴兒人最機靈，他在抽了一口涼氣之後，忙道：「原來是閻大哥，那就好說話了，咱們是自己人！」

閻王仍然「呵呵」笑着，道：「只怕不是吧！剛才你們說起革命，我已說過，我們和官府，搭不上關係。小兄弟，那批貨在哪裏？」

鐵猴兒笑着，道：「你在開玩笑麼，三千支步槍，要裝一整車卡，我們可以放在哪裏？自然早叫金大帥的人追回去了！」

閻王仍然笑着，道：「小兄弟，我眞佩服你。不過，金大帥沒有找到那批貨，大帥跟前，有我的人，沒有什麼事瞞得過我！」

他忽然一轉頭，道：「準備火爐！」

鐵猴兒一怔，忙道：「那麼熱的天，要火爐作什麼？」

閻王笑着，道：「讓火來烤烤，或者你們肯說出那批貨在什麼地方了。還有洪姑娘，你雖然辣，可是要是將你押到了山，幾百個大男人，只怕你也就辣不出來了！」

小辣椒面色煞白，一句也說不出來，孟剛怒喝道：「不關她的事！」

閻王笑着，道：「要是不關她的事，那麼，金大帥怎麼一失了槍，才回帥府，就將洪團長槍斃了呢？」

小辣椒「啊」地一聲，道：「我爸爸死了？」

閻王道：「那可一點不假。洪姑娘，你孤苦零仃，不如跟我上山去吧！」

他講到這裏，陡地又一聲大喝，道：「將他們三人，替我紮了起來！」

那十幾個大漢一聲答應，已有六七個人向着他們三人走了過來。鐵猴兒和孟剛兩人，互望了一眼點了點頭，走上來的六個人，有三個手中拿着麻繩，來到了孟剛、鐵猴兒和小辣椒的身前，那三人拿着麻繩的漢子，揚起麻繩便向他們三人套了下去。

可是也就在那一刹間，他們三人，齊聲大喝。別看小辣椒是女孩子，可是也眞不含糊。三人之中，是她的行動最快，一橫肘，「砰」地一聲，已將身邊的一個漢子撞了開去。緊接着，抬脚便踢，已將面前的一個大漢，踢得用手護住了胯下，汗下如雨，彎着身子，再也直不起來。

小辣椒一動手，孟剛和鐵猴兒兩人，也直跳了起來，「砰砰」兩聲響，他們各抓住了一人，令那兩人頭頂相撞，立時倒地不起。

可是，就在他們一動手之際，在他們身後，早已有人撲了過來。那兩人的手上，都抓着老粗的木棍。揚棍便砸，鐵猴兒身形靈活，一閃逃了開去，木棍是砸在他的肩頭之上。

孟剛慢了一慢，木棍砸了下來，正砸在他的後腦之上。鐵打的漢子，也經不起那一砸。孟剛身子一挺，已經昏了過去。

小辣椒急叫道：「猴兒，快走！」

鐵猴兒轉過身來，一掃腿，又踢倒了一個漢子，身子向前疾撲而出，撞開了窗子，飛身出了廳堂之外。在鐵猴兒飛身撲向外之際，好幾個人，揚起了手中的槍來，閻王立時大喝道：「別放槍！想死麼？」

鐵猴兒一穿出了窗，打了一個滾，站了起來。閻王的那一聲呼喝，他是聽到了的，在他乍一聽到閻王那樣呼喝之際，他還不明白閻王爲什麼不讓他手下放槍。因爲那時數槍齊發，他是非死不可的！

但是鐵猴兒却立即明白了，閻王是不敢放槍。因爲這裏並不是他的山寨，這裏是駐有重兵的南鎭。槍聲一响，他自己也是通緝的重犯，引來了金大帥的兵，他一樣吃不了兜着走。

鐵猴兒一想到這一點，他也立時有了主意！

這時候，又有兩個人穿窗而出，鐵猴兒飛身而起，雙足踢倒了那兩人。落地之後，一個打滾，滾到墻邊，迅速地爬上墻，等到屋中又有人奔出來時，鐵猴兒早已翻過了墻，溜走了！

在廳堂中，小辣椒一再叫鐵猴兒快走，一面撲到了孟剛的身邊，叫道：「孟大哥！」

可是她才叫了一聲，手臂已被兩個大漢扭住。

小辣椒竭力掙扎着。然而她還是給那兩個大漢，反手綁了起來。孟剛也被幾個人扯了起來，綁了個結實。

閻王道：「這裏不能躭了，快走！」

兩個人捧着水來，兜頭向孟剛淋了下去，淋醒了孟剛。推着他和小辣椒，向外便走。

他們才一由廳堂中，走到了院子中，突然聽得院子外，一陣雜音的脚步聲，有人喝道：「閻王，你走不了啦！」

隨着那人的呼喝，便是一排劇烈的槍聲，院子的後門，已被槍掃得搖搖欲墮。

閻王吃了一驚，道：「快退回去！」

他在說話間，「砰」一聲，大門被撞了開來，兩個軍官，已衝了進來。

閻王揚手就是兩槍，那兩個軍官，應聲倒地。

可是，墻上已有人爬了上來，密集的槍聲，子彈呼嘯，閻王的手下，立時倒下了幾個。閻王退到了廳堂之中，小辣椒和孟剛兩人，趁機一掙，身子一斜，倒在地上，直滾了開去。

閻王的兩個手下，一見他們兩人滾了開去，立時追了上去。但是墻上又是一陣槍响，那兩個土匪，中槍倒地。孟剛和小辣椒已經滾到了墻脚下。孟剛彎着身，道：「快解開我手上的繩子！」

小辣椒忙俯下了身，用口咬着，他們在墻角下，倒十分安全，子彈射不死他們，圍在外圍的軍隊，一時也不敢衝進來。只聽得槍聲不絕。

鐵猴兒只才奔出了一條巷子，立時遇上了一隊士兵，由兩軍官在搜索他們三人下落的，他奔上前去，一說閻王就在前面的宅子中，那兩個軍官，立時帶隊，趕了來，鐵猴兒跟着前來，却爬上了巷子墻脚邊上的一棵大樹上。

功在家國

小辣椒咬開了孟剛手腕上麻繩。孟剛也解開了小辣椒手腕上的繩子，兩人貼着墻，慢慢移動着。

這時，門外的馬蹄聲，人聲，更加嘈雜了，至少有一連軍隊，聽到了槍聲，趕了過來，將屋子團團圍住。鐵猴兒在樹上，看得十分清楚。

槍聲一起，鐵猴兒的一顆心，就像是懸在半空中一樣，他看不到孟剛和小辣椒兩人，他發出了尖銳的口哨聲來。

只聽得孟剛的口哨聲，也貼墻傳了出來，鐵猴兒心中一喜，却不料他一發口哨，有兵向樹上，射了一槍，鐵猴兒身子一縮，自樹上翻了下來。

他才一翻下樹，一隊士兵掩了過來，鐵猴兒一轉身，背對着那隊兵。那隊兵在他的身旁，奔了過去。鐵猴兒站着不動，本來已可以沒有事了，可是最後經過他身邊的一個軍官，突然叫了起來，道：「就是他！」

鐵猴兒一看，不禁目瞪口呆！

這眞是寃家路窄了。那軍官，就是他在菜館中，曾和他爭吵的那個！

就在那一呆間，三四柄上了刺刀的步槍，已經抵住了鐵猴兒的胸口！

鐵猴兒還想笑，可是他的胸口被刺刀的刀尖抵得隱隱生痛，他是覺得臉上的肌肉僵硬，再也笑不出來了。

宅子的裏外，仍然在响着密集的槍聲，孟剛和小辣椒貼着牆，慢慢移動着，等到他們從一扇窄窄的邊門中走出來時，鐵猴兒已經被帶到第四師的師部去了。

× × ×

煤油燈的燈光，亮得有些刺目，金大帥坐在一張書案之前，參謀長打橫坐在書案的旁邊，在金大帥的身後，是挺立着的四個馬弁。

那本是師部的辦公室，陳設堂皇，金大帥轉過頭，對參謀長道：「抓住刦槍賊的官兵，傳令下去，各陞兩級！」

參謀長答應了一聲，站起身來，向外走去，也就在這時，兩個軍官，押着鐵猴兒，走了進來。

鐵猴兒看樣子已經捱了打，半邊臉腫起老高，口角也在隱隱流着血，可是，他却仍然神色自若。

金大帥打量着鐵猴兒，鐵猴兒也打量着金大帥，兩人都不出聲，過了好一會，金大帥才忽然笑了一下，道：「只有你一個人被逮住了，你的同伴呢，不顧你了麼？」

鐵猴兒揚了揚頭，從他的神態中，可以看出他心中的倔强，他一聲也不出！

金大帥向後仰了仰身子，道：「你們總算很有種，拐走了我那批步槍，槍呢？藏在什麼地方？」

鐵猴兒「嘻嘻」一笑，道：「報告大帥，槍本來插在我的褲頭帶上，叫你部下搜走了！」

金大帥的臉色，陡地一沉，但是，他却立即又笑了起來，道：「小伙子，現在問你不肯說，等到用刑時再說，可太笨了些！」

鐵猴兒笑道：「回大帥的話，小的不想活了，也就沒有什麼可怕的了！」

金大帥雙手按在桌上，「呵呵」大笑了起來，道：「好！你叫鐵猴兒，是不是？鐵猴兒，我問你，你最喜歡什麼事？」

鐵猴兒眨着眼睛佻皮道：「我最喜歡猴兒！」

金大帥霍地站了起來，神色盛怒，鐵猴兒早已

豁了出去，倒也不覺得害怕！

可是，金大帥站了起來之後，瞪了鐵猴兒片刻，却又坐了下來，道：「還喜歡什麼？」

鐵猴兒道：「除了要猴兒之外，就數賭錢了，他媽的要不是爲了好賭，也不會叫那狗養的認了出來！」

金大帥微微笑着，道：「好，咱們來賭賭！」

鐵猴兒眨着眼，這一會，他再精靈，也猜不透大帥的心中，是在想些什麼事了！

他一被捕之後，早已拚着一死，上刀山，下油鍋，這早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可是除了拉到師部來的途中，捱了兩個再馬弁打外，他却還未曾受過刑，現在，堂堂大帥竟要跟他賭着玩兒了！

鐵猴兒一面眨着眼睛道：「好，賭什麼？」

金大帥道：「賭什麼由得你，可是賭注得由我定。我贏了，你將槍藏在何處告訴我！」

鐵猴兒忙道：「要是我贏了呢？」

金大帥沉聲道：「我放你走！」

鐵猴兒笑了起來，道：「有這樣的故事？」

金大帥也笑着，道：「你不一定贏！」

鐵猴兒吸了一口氣，他仍然不明白金大帥究竟安的什麼心，他就算金大帥立時將他拉出去槍斃吧，能和大帥賭過，總算也見過世面了！

他挺着胸，道：「拿牌九來，我們推一副！」

金大帥一抬頭，還沒有開口，站在門口的副官已立即立正，大聲道：「是！」

那副官走了出去，不一會，拿着一盒牌九來，

金大帥道：「你替我們洗牌！」

那副官戰戰兢兢，將牌翻轉，在桌上洗和了，

金大帥道：「我們隨便挑！」

鐵猴兒道：「好，我先來！」

他一伸手，挑起一張牌來，「拍」地翻轉，是個梅花。金大帥也挑了一張，翻了過去，是個六。

鐵猴兒的神情有點緊張，他伸手在衣服擦了擦，又向着手心，「呼」地吹一口氣，手在牌上緩緩移動着，陡地挑了一張，翻出來一看，却是一張地牌，合起來，這一副兩點！

鐵猴兒到了這時，想笑也笑不出來了！

金大帥却「呵呵」笑着，道：「你手氣實在太差了，怎麼樣，還要我挑？」

鐵猴兒說笑道：「自然要，說不定你摸個四，加起來是副蹩十！」

金大帥笑着，抓了一張牌在手，他却不將那張牌翻轉來，只是用手指摸着那張牌，沉住了臉，不出聲。

鐵猴兒扯直了喉嚨，叫道：「四，是個四！」

金大帥却只是不出聲，鐵猴兒嚷道：「嗳，你老不翻出牌來，怎麼定輸贏？」

金大帥却嘆了一聲，將那張牌放了下來，仍然不翻出來，望着鐵猴兒，道：「不，那是個四，我輸了！」

鐵猴兒忙道：「那你得讓我走！」

金大帥又呆了片刻，才道：「好，你走吧！」

在鐵猴兒身後的那兩個軍官忙道：「大帥！」

金大帥揮手道：「讓他走！」

那兩個軍官答應一聲，各自後退了一步，鐵猴兒笑道：「你倒賭得直，以後有空了，我們多賭賭！」他一面說，一面向後退出，一個轉身，出了門口，大踏步向前走了。

等到他出了門口，金大帥才將那張牌緩緩地翻了過來，那是一張天牌！

副官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金大帥已向副官招了招手，副官忙俯下了身，金大帥低聲吩咐着，副官不住地點着頭。

鐵猴兒大搖大擺，出了禁衞森嚴的第四師師部，連他自己也不相信會有那樣的好運氣。

他急急向前走着，一面走，一面在想，孟剛和小辣椒他們，不知道是不是脫了險，自己該到什麼地方去找他們才好呢？

鐵猴兒向前走着，他再沒有注意到，在他穿過一條巷子之後，在巷子的陰暗處，有兩個人閃了出來，那兩個人就跟在他的後面。

那兩個人只不過跟了他走出了兩三條巷子，就隱沒在黑暗之中，而且黑暗中，另外有幾個喝醉了酒的人，大聲喝着「孤王酒醉桃花宮」，脚步歪斜，仍然跟在鐵猴兒的後面。

× × ×

孟剛和小辣椒從閻王的老巢中閃了出來，孟剛的口中，不住地發出尖銳哨聲來。可是，他却得不到鐵猴兒的回答。

等到他們迅速走遠時，槍聲也漸漸聽不到了，想來閻王一定已經束手就擒。

孟剛和小辣椒兩人，停了下來，小辣椒焦急地道：「孟大哥，鐵猴兒那裏去了？」

孟剛嘆了一聲，道：「不知道。」

小辣椒着急道：「要是他落在金大帥的手中——」孟剛一揮手，打斷了她的話頭，孟剛心中害怕的，也正是這一點，只不過他不願意講出來，現在小辣椒說了，就像有一根針刺進了他的心口一樣！

小辣椒住了口，孟剛也不出聲，兩人沉默了片刻，孟剛才道：「我到第四師師部旁去瞧瞧，你不必跟着我一起去了！」

小辣椒雙手叉着腰，瞪着眼，道：「你再也別

放這種屁，不論你到哪裏，我算是跟定你了！」

孟剛苦笑着，道：「好吧，要是死了，可別怨我！」

小辣椒忽然一笑，道：「死了也好的！」

他們兩人，互望了半晌，一聲不出，只是相互握着手，向前走了過去，出了巷子，只見一個老翁，挑着麵担子，打着竹梆，走了過來。

那老翁和孟剛，小辣椒擦身而過，挑麵担的老翁忽然低聲叫道：「小辣椒，孟剛！」

孟剛和小辣椒兩人，陡地吃了一驚，轉過頭來，那老者却已放下了麵担，道：「兩位要麵啊，我老漢下的麵，人人道好，萬泰萬大哥最喜吃！」

小辣椒「哼」地一聲，道：「你倒認得我們，我們上了一回當，不會上第二回了！」

那老漢四面一看，見沒有人，他才道：「還有鐵猴兒呢？萬泰托人帶來的口信，說他是和三個人一起辦事的，他和鐵猴兒，哪裏去了！」

孟剛和小辣椒互望了一眼，道：「你是——」

老翁道：「我在南鎮等萬泰的消息，已等了很久了，怎麼樣，你們已得手了，槍藏在哪裏？」

孟剛聽得老翁那樣問自己，笑了起來，道：「你以爲我們會講給你聽麼？」

老翁急道：「萬泰在哪裏，他見了我，我會認得，我是他們的上級！」

小辣椒道：「別睬他，我們走！」

孟剛冷冷地道：「隨便你怎麼說也沒有用，萬大哥已經死了！」

那老翁一聽，身子陡地震了一下，本來，他一面和孟剛，小辣椒講話，一面還在煮麵，一碗麵已盛在手裏了，身子一震，那一碗麵，倒有一半，潑翻在地上！

小辣椒一呆道：「孟大哥，看來他眞是識得萬大哥的！」

孟剛遲疑道：「也許是他裝出來的。」

那老者放下了麵碗，伸手入懷，孟剛立時踏前一步，一伸手，便抓住了他的手腕，斜着眼，道：「你想要抽傢伙，我就扭斷你的手腕！」

那老者忙道：「不，我給你看一樣東西！」

孟剛已將那老者的手背，反拗了過來道：「你要取什麼，我替你取！」

那老者點頭道：「好，在我貼肉的衣袋中，有一張照片，你取出來瞧瞧！」

孟剛伸手進那老者的衣襟，取出了一張照片來，遞給了小辣椒，小辣椒取過照片來，就着麵担上的洋油燈一瞧，失聲道：「那一個是萬大哥！」

孟剛立時鬆開了那老者，自小辣椒的手中，接過那張照片來，照片上是兩個年輕的軍官，在山上，一座亭子前合拍的，照片上的人，全身戎服，但是也可以認得出來，其中一個，正是萬泰。

孟剛抬起頭來，他還沒有開口，只見那賣麵的老者，已動手將他頷下的花白鬍子，拉了下來，他看來年輕了許多，可以認得出，正是照片上另一個軍官！

孟剛「啊」地一聲，道：「你……眞的識得萬大哥！」

那軍官道：「何止識得，我和他是同班的同學，這是我們在廣州越秀山前合拍的照片，想不到他竟會死在這次任務之中。」

孟剛握住了照片，好一會，才道：「萬大哥也不是白死，那批槍，我們已弄出來了——」

他剛講到這裏，有幾個人走進巷子來，孟剛立時住了口，那軍官道：「跟我來！」

他挑起麵担子，便向前走去，孟剛和小辣椒兩人，跟在他的後面，走出了幾條巷子，到了一條街上，只見一個人，搖搖幌幌，自對面的巷中，走了出來。

孟剛和小辣椒一看到那人，眞是喜出望外，高聲叫道：「猴兒！」

那從對面巷中走出來的人，正是鐵猴兒！

鐵猴兒抬頭，一看到了孟剛和小辣椒兩人，也是喜不自勝，急忙奔了過來，挑麵的那軍官，却頭也不回，只是向前走着。

鐵猴兒一來到了兩人的面前，就道：「你們好大的胆子，還敢在街上幌來幌去！」

小辣椒道：「還說我們，你自己呢？」

鐵猴兒笑道：「我可不同，我是見到了金大帥，大帥賭不過我，將我放出來的。」

孟剛和小辣椒兩人，都是一怔，小辣椒道：「這是什麼話？」

孟剛抬頭看去，只見那麵担的軍官，已在不遠處，停了下來，他道：「我們找到主兒了，你停一停再說！」

鐵猴兒指手劃脚，道：「這事情可有趣得很，你們再想也想不到——」

鐵猴兒講到這裏，便突然住了口。

他看到，在對面，他剛才走出來的巷子中，有十來個人，急奔了出來，而在另一條巷子中，也有十來個人，急奔走了出來。

那兩批人，分明是衝着他們三個人來的！

鐵猴兒陡地住了口，孟剛和小辣椒兩人，也已覺察，鐵猴兒一頓足道：「他媽的，我上當了！」

他才說了一句話，那二十多人已奔到了近前，將他們三人團團圍住笑道：「大帥眞是神機妙算，

知道放了一個，就會回來三個，三位，請吧！」

孟剛，小辣椒和鐵猴兒三人，皆靠背站着，街上有些行人，一看出了事，紛紛走避，那軍官呆了一呆，將麵担挑到了巷子口，停了下來。

孟剛道：「到哪裏去？」

那人道：「去見大帥啊，大帥有請！」

孟剛道：「哦，敢情是去見大帥！」

他一個「帥」字才出口，陡地向前，跨出了一步，「呼」地一拳，便疾揮了出去，「砰」地一聲，正打在那人的面門之上！

那人被孟剛一拳，打得滿面是血，慘叫着向後倒下地去，鐵猴兒高聲嚷叫道：「打他媽的王八羔子！」

他一面叫，一面直跳了起來，雙拳連開，已將兩人打得鼻血長流，倒向地去。

小辣椒一看到孟剛和鐵猴兒兩人出了手，她一個轉身，便向前直奔了過去。

她才奔出了兩三步，就有兩個人，攔在她的面前，小辣椒身形一矮，雙腳環踢而出，踢得那兩個人，倒在地上，她又疾跳了起來，向前奔了出去！

那兩個被她踢倒的人，在地上一個打滾，「砰砰砰砰」，便連放了四槍。

隨着槍聲，只見小辣椒的身子，陡地仆向前，跌倒在地，可是她仍然一骨碌而前，滾了開去。

那一邊，和孟剛，鐵猴兒在大打出手的衆人之中，有的叫道：「大帥吩咐過，要抓活的！」

那兩個放槍的跳了起來，一個叫道：「先打傷了，再抓他們回去，也是一樣。」

那兩個人，一面叫，一面向前追來。

小辣椒已滾到了巷子口，她掙扎着站了起來，眼看那兩個人也要追到巷口了，巷子之中，突然傳出了槍響，那兩人應聲倒地！

人叢中有人叫道：「巷中有埋伏！」

小辣椒扶着牆，站着，喘着氣，鮮血順着她的胸口，一滴滴落下來。

在巷子中，伸出一隻手來，將她拉了進去，小辣椒喘着氣，道：「那批槍，在……在離南鎮不遠處，一個小湖對面的……一堆屋子中！」

小辣椒講着，那軍官用心聽着，這時，又有七八個人，貼着牆，向着巷子，逼了過來，那軍官扶着小辣椒，奔到了巷子對面，陡地閃了出來，連發了四槍。

那掩過來的幾個人之中，已有三個人中槍倒地，其餘的人，紛紛還擊。

小辣椒仍然喘着氣，道：「把槍給我，你快走，你要是不走，這消息就沒有人能帶出去了！」

那軍官還在遲疑，道：「你，你……」

小辣椒急道：「他媽的，你怎麼那麼婆媽！」

她一面說，一面一伸手，就將那軍官的槍，搶了過來，同時喝道：「快走！」

那軍官被她推開了一步，還不肯走，可是已有兩個人衝進了巷子來，小辣椒轉身就是兩槍，那兩個人的身子，翻滾着，自巷子口翻了出去，倒地不起。

那軍官一步一步向後退去，他仍然望着小辣椒，在他的臉上，現出欽仰無比的神色來。

小辣椒已經傷得站立不穩，她射死了那兩人之後，身子一側，搖了兩搖，倒在地上，她掙扎着，向前爬了出去，爬到了巷口，向外看去。

她才一伸出頭，槍聲便響了起來，她還了兩鎗，又趕緊縮回頭來。

她雖然只是伸頭看了一看，就立時縮了回來，但也已看到，孟剛和鐵猴兒兩人還在狠狠地動手。

孟剛和鐵猴兒兩人，一動手，就已將金大帥挑出來的好手，打倒了五六個，他們咬着牙，見到人影，拳頭就狠狠揮了過去。

對方的人多，他們的身上，自然也捱了不少拳，他們兩人，已經感到有點天旋地轉了！

而就在這時，只聽得一陣馬蹄聲，參謀長騎着高頭大馬，帶着幾個衞士，趕了過來，勒住了馬，大喝道：「都停手！」

在動手的人都退了開去，孟剛和鐵猴兒兩人都已經鼻青目腫，站定了喘氣，參謀長道：「大帥說，只要你們說出藏槍所在，重重有賞決不追究！」

鐵猴兒厲聲喝道：「上了姓金的王八蛋一次當，還會上第二次麼？」

他一面說，一面人突然向前跳了起來，撲向參謀長，參謀長的坐騎一吃驚，直立了起來，在參謀長身旁的衞士，一起放槍。

鐵猴兒還未曾撲到參謀長的身前，人還在半空之中，便已中了好幾槍！

他身子自半空之中，直跌了下來，在地上滾了幾滾，雙手攤開，就不動了！

孟剛向鐵猴兒疾奔了過去，俯下身子，望着鐵猴兒，鐵猴兒已經死了，但是他的雙眼，還張得老大，孟剛慢慢地站了起來，突然大叫一聲，向前撲了過去，他撲向參謀長的衞士，一個衞士立即放了一槍！射中了孟剛的左腿，孟剛身子倒地，在地上一個打滾，滾到了那衞士的身邊，用力抱住了那衞士的腿一拉，將那衞士拉到，一手揑住了那衞士的頭，一手已奪下衞士手中的盒子炮來，揮着手，一陣亂射，所有的人，鷄飛狗走，參謀長才轉過了身子來，還未及向前奔出，一顆子彈，便已穿過了他

的後心。

孟剛握着槍，站了起來，小辣椒也在這時，爬出了巷口。

槍聲再度響起，孟剛的身子打着轉，一直轉着，轉到了小辣椒的身邊，才倒了下來。

小辣椒爬向孟剛，道：「孟大哥，孟大哥，消息已傳出去了！」

可是孟剛却一點反應也沒有，他根本什麼聲音也聽不到了！

小辣椒捧住了孟剛的臉，仍然不住地叫着，搖着，她從來不是流淚的人，但是這時候，她一面叫着「孟大哥」，一面淚水，撲簌簌地落了下來。

她想起了和孟剛在一起的許多事，孟剛是全城女孩子心中偷偷喜歡，不敢表示出來的人，只有她，當着衆人表示過，她喜歡孟剛，令得孟剛有好幾天躲起來，不敢和她見面！

但是孟剛還是喜歡她的，小辣椒慢慢地揚起手來，她的手在發着抖；她發抖的手，慢慢地撫到了她自己的臉頰之上。

那時，她的臉頰已被淚水濕透了，小辣椒的手指，觸到了自己的淚水。

但是，在她的感覺上，她並不覺得那是自己的淚水，她好像是將手指按在孟剛熱情的，濡濕的唇上。

在一個夏日的下午，在林子中，孟剛的唇，曾印在她的臉頰上，但是現在，孟剛伏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孟剛死了！

小辣椒自從來到了孟剛的身前之後，四周圍又發生了一些什麼事，對她來說，她已經全然無覺的了，她只是望着孟剛。

孟剛的臉，那時是極其難看的，青一塊，紅一塊，口角還流着血。

但是在小辣椒的淚眼中看來，孟剛還是孟剛，是她的孟剛，是除了她之外，任何女孩子向他多瞧上了兩眼，她也要心中生氣的孟剛！

當小辣椒跑在孟剛的身前之際，特務連長，和參謀長的衞士，未曾受傷的，只有五六個人了。

那五六個人，小心翼翼地，慢慢地向小辣椒圍了過來。

小辣椒的手中，仍然握着槍，所以向她圍上來的人，神色都極其緊張。

他們不知道小辣椒這時，根本對四周圍發生了什麼事，已一點也不在乎了！

她過了好久，那五六個人有兩個，已經來到她的身後很近了，她才緩緩吸了一口氣，在她滿是淚珠兒的臉上，突然現出了一絲笑容來。

那絲笑容是慘然的，苦澀的，但是，却也帶着一份異樣的安詳。

她喃喃地道：「孟大哥，我們是說好了的，不論你到哪裏去，我跟定了你！」

在她身後的那兩個人，忽然聽得小辣椒開口，都呆了一呆。

也就在這時，小辣椒霍地站了起來，那兩個人慌忙向後退了一步，但是小辣椒根本不知道身後有人，她一站起來之後，只是不斷地扳着槍機，一槍又一槍地射着。

在她前面，又有兩個人倒了下來。

在小辣椒身後的兩個人，也立時開槍，小辣椒的身子突然向前一仆，仆在孟剛的身上。

她的手發着抖，慢慢舉起來，像是想握住孟剛的手，可是她的手才抬了一半，就垂了下來。

一陣急驟的馬蹄聲，脚步聲，傳了過來，士兵自各個巷子中湧了過來。

但是當他們到達時，除了望着遍地的屍體，傷者之外，已沒有什麼事可做了！

金大帥在第四師的師部，立時接到了參謀長被擊斃的消息，那消息令得他暴跳如雷，連夜回省城去，第四師師部大小軍官，列隊相送。

拂曉，革命軍突然大軍進攻。

第四師的軍官，幾乎全不在部隊中，革命軍一展開攻擊，整個第四師，就潰敗了下來，到中午，南鎮原來第四師的師部上，就飄揚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一個全副武裝，因爲大半日的激戰，已顯得很疲倦的軍官，帶着部隊，一路向北逼去。

那一團部隊，追着潰軍，直追到了離開不遠處的小湖才停止。

那軍官站在鐵路上，望着鐵路旁的那一堆土屋，這時，部隊已紛紛越過了鐵路，向前跳下去，挖開了大塊，現出了一箱一箱的木箱來。

那軍官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抬頭望着天空，日正中天，天上一片碧藍。

那軍官的眼前，像是浮起了孟剛那種勇敢洒脫，小辣椒美麗潑辣，鐵猴兒機靈狡猾小影子來。

那軍官曾見過他們三個人，他就是在南鎮扮成了賣麵老者的那軍官。

當木箱一箱箱被搬了上來之際，他知道，金大帥的精銳第三師，現在已不足恃了，省城一定是可以光復的。

鐵猴兒，小辣椒，和孟剛三人的名字，以後可能根本沒有什麼人會提起。

但是他們却眞正是捨生忘死的英雄，歷史上的無名英雄！

（全文完）

精選新派武俠連載

七星堡

慕容美・著
董培新・圖

・上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徒烈以超凡入聖的易容術，化裝成一個七老八十的老年人，自稱是「大漠癲僧」的傳人，直闖百花敎總壇，值七星堡主正在向百花敎主索人，雙方劍拔弩張之際，司徒烈代打圓場，七星堡主走後，司徒烈以五月五日岳陽之會爲詞，說服百花敎主與他合作，遂成爲百花敎主嘉賓而逗留下來，他在百花敎逗留的目的，是要藉機會見叛帮投靠百花敎的龍虎怪客，果不負他一片苦心，當晚便得到機會與龍虎怪客會晤，司徒烈獲知龍虎怪丐叛帮的原因是被百花敎主在他身上下有劇毒，便自願負起奪取解藥的責任──

智比天高乾坤定（大結局）

龍虎怪乞欲言還止，拱拱拳，默然退去。

龍虎怪乞去後，司徒烈咬唇思索了片刻，毅然自懷中取出那隻百花敎主所贈的錦盒，轉身向外，喊來一名紫衣花女，信手從盒內拈起一方令符，抬臉吩咐道：「傳司藥花令。」

紫衣花女微微一怔，遲疑地道：「傳誰？司藥花令？」

司徒烈也是一怔，不解地道：「是呀，難道傳不得嗎？」

紫衣花女噢得一聲，忙陪笑道：「前輩請別誤會，婢子不是這意思。」

司徒烈有點詫異地道：「不是這意思，什麼意思？」

紫衣花女側目睨視一會，低聲曖昧地吃吃笑道：「敝敎此令，具有無上權威，一旦令下，可發而不可收，前輩現在要傳的人，前輩以前可曾見過她嗎？」

司徒烈恍然大悟：原來這位紫衣花女誤會了自己傳人的目的。

省悟及此，不由好氣亦復好笑，雙頰同時大熱。雙眉一皺，正待板起臉來加以說明時，詎知那名紫衣花女一見神情不對，誤以爲對方業已不耐，當下頭一低，急急掩口而退。

沒多大工夫，一陣嬌滴滴的女子聲音，已在室外响了起來道：「卑令梔子花，應『逍遙令』之召，這廂聽候使喚。」

語音入耳，司徒烈不由得驀地一呆。他記得百花敎主說：玉牌是「百花令」，金牌是「逍遙令」，持前者，百花聽使，持後者，百花任幸。而現在來人怎麼說？應「逍遙令」之召？

是他拏錯了呢？還是紫衣花女看錯了呢？心中疑忖着，急忙低頭展掌一看，掌中托着的，不是那塊金光閃閃的逍遙令，又是什麼？

怪不得紫衣花女會有那番猶豫，弄錯了的，原來竟是自己。

他的原意，祇不過想先傳對方閒談，看有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由於心神他屬，所以探手盒中時，全未注意細看，現在錯誤既已造成，一時更改不及，也就祇好任其自然，慢慢再說了。

於是，他定了定神，抬臉道：「請進！」

室外嬌聲應道：「婢子遵命。」

嬌諾聲中，一條白色身形飄然入室。

燈光下，但見此女身披一襲繡有梔子花的雪白披風，年約廿四五，淡黃眉，水泡眼，塌鼻，濶嘴，果然其醜無比。但面目雖醜，一雙眸子却是流離有神。

由這點可以看出，此女別的不說，單在武功方面的成就，就非敎中一般花女所能望其項背的了。

除此而外，此女尙有着一頭烏雲般的黑髮，及一副窈窕的身裁。

如從背面或側面看上去，其掠影之美，較之日間的春夏秋冬四后，亦復有過之而無不及！

司徒烈不禁暗嘆道：「在一個女人來說，美與醜，兼集一身，醜自醜之，而美者却不足彌其憾，上天弄人，莫此爲甚矣。」

白衣藥令進室後，雙目流盼之下，也已將司徒烈打量清楚。

因爲司徒烈現下所化裝的紫臉老人，另有一股凜然氣派，令她頗具好感，這時，但見她微微一福之後，立卽指着桌上殘棋，笑說道：「長者亦好此道耶？」

司徒烈正感窘迫，聞言忙不迭地點頭道：「是的，是的，貴敎主日間一再推薦，姑娘文武兼能，尤以奕道之精，更稱花國翹楚，現在奉請姑娘來此，正是請敎這個。」

白衣藥令乜斜着微微一笑道：「眞的嗎？」

司徒烈怔了怔道：「怎會不眞呢？」

白衣藥令乜斜着又是微微一笑道：「如祇爲了一盤棋，用『百花令』召喚，豈不比用『逍遙令』適當得多？」

司徒烈這才領會過來，不由得期期地道：「一時疏忽，抱歉之至。」

白衣藥令睥睨媚笑，抿口低聲道：「其將錯就錯乎？」

司徒烈知道，騎虎之勢既已形成，徒費口舌，也甚無謂，爲了解決問題，也祇好走到那裏是那裏了。

這樣一想，心神大定，於是索興打趣道：「卽以棋局輸贏來作決定如何？」

白衣藥令似對自己的棋藝頗具自信，聞言之下，不禁喜透眉梢，這時，目光一掠，忽然媚聲說道：「我的臥室，比這兒清淨，到我的臥室裏去怎麼樣？」

司徒烈本待反對，忽然暗想道：「這丫頭是敎中藥令，臥室一定離藥庫不會太遠，萬一有了眉目，要動手脚不也方便得多？」

想畢遂試探着笑道：「就怕藥味太濃，令人受不了。」

白衣藥令忙搖搖頭道：「長者過慮了，婢子臥室雖在藥庫隔壁，但本教各種藥物，無論藥性如何：均極怡神芬芳——」

說至此處，媚眼一飛，又低聲蕩笑道：「嗅久了，受不了倒是眞的。」

司徒烈見沒料錯，遂敷衍地點頭笑了笑，沒再說什麼。

白衣藥令取得同意，高興異常。纖腰一擰，轉身向外，擊掌召來那四名聽候支使的花女。她吩咐兩女前導，兩女分別捧了棋盤棋子，然後引着司徒烈，沿着迴廊，曲曲折折地來至一處。

這是一座獨立而僻靜的院落。

院心一座小樓，四周小室像衞護地分據四角。

一行進入樓房之後，白衣藥令命四花女退出，另由樓中喊出兩名花女，接過奕具，踏梯登樓。

樓上有兩個房間，一間是臥室，另一間便是教中藥庫。

臥室中佈置相當雅緻，室角書櫥中，排滿了各種書籍，四壁除了書本之外，尙懸有不少笛簫琵琶之類。兩名花女，泡上兩盞香茗後，立即悄然下樓而去。

白衣藥令俟兩女去後，放落窗幔，剔亮銀燈，在司徒烈對面坐下，取過黑棋，首先於右下角佈下一子。

臉一抬，嬌聲笑說道：「長者手下留情呵！」

這時的白衣藥令，兩頰泛霞，春意滿臉，明眸溜顧間，醉波盈盈，燈下看上去，居然聲嬌人媚，而不似先前那般難看了。

司徒烈微笑不語，順手在對角下了一子。

序盤佈局，雙方看來很輕快，但五十手一過，司徒烈立即發覺有點不妙。

這位白衣藥令的棋藝，果然名不虛傳，比起先前那位花相龍虎怪乞吳上威來，眞是高明得太多太多了。

這五十多手中，黑棋竟在不覺中將勢利佔盡。

司徒烈由於一面落子，一面盤算着如何開始套問，心神不專，同時低估了對方的實力，滿以爲對方縱强也將强不過自己，所以沒有十分留意，等到警覺過來，已然不知如何下子是好了。

躊躇半晌，勉强下了一手同時忍不住苦笑道：「姑娘在這一方面，果然厲害。」

白衣藥令眼波一溜，抿口格格地笑道：「另一方面，也頗不弱呢！」

司徒烈淡淡笑道：「那一方面？」

白衣藥令睨視着曼吟道：「『若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誰人說？』」

司徒烈忙顧左右而言他地讚道：「姑娘的詞，讀得好熟。」

白衣藥令睨視着接口又吟道：「『縱豆蔻詞工，青樓夢好，誰賦情深？』」

柳永的「雨霖鈴」，姜夔的「揚州慢」，被她信口摘來，前者首句易二字，後者末句易一句，頓成另一意境，雖然意誨淫艷，但百花教中居然能有這等才女，也就相當難能可貴的了。

聽了玉面閻羅的描述，司徒烈對這位藥令，印象本極惡劣，而現在，見面之後，因才生憐，先前的一腔卑視之感，無形中轉成了同情與惋惜。

他暗嘆道：「女人的美，旣不能代表美德，那麼，女人的醜，又何嘗是什麼罪惡？像這位藥令，以及教中大多數的女子如牡丹壇主跟海棠少女等，假如她們改換一個良好的環境，誰又敢說她們不將是一些賢母良妻？」

心中迅忖着，口裏却立即含笑說道：「的確不弱。」

白衣藥令白了他一眼，司徒烈佯作不知，又笑道：「窺一斑而知全豹，姑娘對詞學方面既然如此精博，自己塡的，一定錯不了，不知能够拿出來看看嗎？」

白衣藥令搖搖頭道：「一首也沒有。」

司徒烈有點奇異地道：「怎會沒有呢？」

白衣藥令整了整臉色道：「聲韻文字，起自古樂府，唐詩乃後來脫胎之作，宋詞則脫胎於唐詩，元曲又復脫胎於宋詞，唐詩，宋詞，元曲，一脈而投，鼎足並名；其中宋詞在音色方面雖然凌上逼下，最爲成熟，但唐詩不失淳樸之風，元曲則由茂情復趨自然，而宋詞爲格調所限，因此反顯得堆砌做作，美艷而不動人，悱惻而不激發眞情，所以一般說來，宋詞偶而涉獵遣興固無不可，如爲之陶醉而不能自拔，依我看來，實屬不値。」

司徒烈失聲道：「精闢之至！」想了一下又問道：「那麼姑娘對元曲很欣賞了？」

白衣藥令點點頭道：「比宋詞有好感。」

司徒烈有趣地接着問道：「元曲中，姑娘以爲最好的是那一首？」

白衣藥令反問道：「你以爲呢？」

司徒烈想了想道：「『天凈沙』如何？」

白衣藥令道：「『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是這一首嗎？」

司徒烈點點頭道：「是的，這曲天凈沙，由來膾炙人口，姑娘以爲怎麼樣？」

白衣藥令抿口一笑，忽然搖頭道：「好雖好，但算不得第一。」

司徒烈以爲她故意唱反調，忙問道：「依你之見呢？」

「與天凈沙出自一人！」

「也是馬致遠的作品？」

「是的。」

「哪一首？」

「落梅風！」

司徒烈一怔，白衣藥令已自乜斜着曼吟道：「『雲籠月，風弄鐵，兩般兒，助人凄切；剔銀燈，欲將心思寫，長吁一聲，吹滅！』」

跟着側臉注目道：「李白詩云：『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這首落梅風，差不多就是這種情境，它不是比有景無情的天凈沙含蓄多了嗎？」

語態之間，春情畢露。

司徒烈見了，暗覺不對，這局棋，他雖不一定會輸，但如想贏，却也已大爲不易，一旦分了勝負，除了食言背約，將無善策可循，要想辦法，祇有趁早。

目光微閃，主意已定，於是也注目笑道：「良辰佳友，不能無酒，想喝一盅方便不方便？」

白衣藥令雙眸一亮，忙回道：「有，有，方便之至。」說着，立即起身下樓而去。

司徒烈不敢怠慢，一俟白衣藥令背影消失，隨從懷中請出那件曾制服過玉面閻羅的法寶傾出一撮，暗窩掌心。

不消片刻工夫，白衣藥令端過一壺酒，及兩樣小菜。

司徒烈藉詞要看馬致遠的其他作品，趁白衣藥令轉身面對書櫥之際，迅速地將那撮由「雄黃」「麝香」「砒霜」捻合而成的藥末撒入壺中。

剛做好手脚，白衣藥令已至書櫥回至桌邊。

司徒烈接過那册東籬全集，隨便翻了翻，信口說了兩句讚美之詞，便跟白衣藥令對酌起來。

這時的白衣藥令，誤以爲司徒烈業已心動，自動撤去棋局，一再眉目傳情地舉杯相勸，司徒烈酒到杯乾，也不多讓。

不消一會，雙方均已滿飲三杯。

白衣藥令在斟第四杯時，眉頭輕皺，臉色忽然微微一變，她匆促地瞥了司徒烈一眼，但却忍住了沒說什麼。

司徒烈見了，業已了然於胸，當下舉杯不在意地笑道：「姑娘司掌藥庫，對藥學知識，一定非常豐富了？」

白衣藥令大概又會錯了意，雙頰一紅，含羞低頭道：「長者的絃外之音婢子明白，如長者需要，現在這裏祇有你我二人，長者不妨說明，婢子勉力効勞也就是了。」

司徒烈乾咳了一聲，接着問道：「對於下藥的手法呢？」

白衣藥令微感意外的遲疑了一下道：「長者問這個做甚？」

司徒烈微微一笑，注目代答道：「依我看來，可能不及姑娘的棋藝高明！」

白衣藥令有點茫然，勉强笑道：「長者想考上一考嗎？」

司徒烈搖搖頭，微笑道：「考過了，考評是不及格！」

白衣藥令惑然張目道：「什麼？難道長者懷疑婢子在這壺酒中做了甚麼手脚？」

司徒烈點點頭，靜靜地道：「是的，這壺酒有問題。」

白衣藥令駭呼一聲，司徒烈已靜靜地接說道：

「不須驚惶，做手脚的人不是你！」

白衣藥令失聲道：「誰？」

司徒烈靜靜地答道：「老夫我！」

白衣藥令聞言臉色大變，司徒烈若無其事地繼續說道：「這就是老夫下評語的依據！兵法云：善攻者，必先善守。假如姑娘擅長此道，在喝下第一口酒時，就應該立即發覺酒有異才對！」

白衣藥令以手捧腹，臉上浮現出一片痛苦而驚駭的表情，凝視了司徒烈好半晌，這才泫然欲泣，顫聲幽怨地道：「長者爲什麼要這樣做？」

司徒烈緩和地安慰道：「老夫此次入關，原訂有兩大心願：一爲較量『三奇』武功，一爲較量『百花教主』的用毒手段。前者機會仍在，而後者由於老夫已跟貴教主聯盟有約，已難遂願，老夫好勝心强，旣不便向貴教主提及此意，於是便想在姑娘身上考驗一番，別無其他歹意，尙請姑娘放心。」

白衣藥令稍感寬心，忙又問道：「到此爲止了嗎？」

司徒烈點了點頭道：「是的，到此爲止了。現在就請憑姑娘的藥學知識，以及貴教中齊備的藥物，自行解毒，以便老夫一開眼界！」

白衣藥令如獲大赦，連忙一把抓起剩酒無多的酒壺，就燈下觀嗅兼施聚精會神地檢視起來，這樣過了好半晌，忽然迷惑地抬起了臉，臉色微白，汗粒隱透，迫促地喘息着，數度欲言又止。

司徒烈傲然一笑道：「假如姑娘不在意，老夫還可以說出毒藥名稱。」

白衣藥令忙接口道：「長者見教。」

司徒烈傲然靜靜地道：「以前武林中，擅於用毒者，莫過於『黃山毒叟』，但『黃山毒叟』什麼地方都敢去，就是不敢去關外，爲什麼呢？因爲關

外有老夫我在！」頓了頓，注目繼續說道：「所以，老夫一向對於此道，非常自負，據老夫看來，就是老夫告訴了姑娘它的名稱，姑娘也許一樣無法可想。」

白衣藥令忍不住慌忙接口說道：「婢子極願一試！」

司徒烈傲然笑了笑道：「好的，你試吧，它叫做『柔腸寸斷』！」

白衣藥令嬌軀一震，尖聲駭呼道：「『柔腸寸斷』？」

司徒烈故意沉聲喝道：「鎮定！」接着臉一扳，斥責道：「服過此藥後，恨不得，氣不得，急不得，否則無異自尋死路，你看你現在的臉色，眞是胡來！」

經過這陣躭擱，藥力業已完全發作，白衣藥令回神之下，只覺腸疼如絞，不由得汗如雨下，驀地離座跪倒，磕頭泣求道：「長者高抬貴手，饒了婢子吧！」

司徒烈一面伸手摻扶，一面佯詫道：「什麼？你眞的沒聽說過？」

白衣藥令搖搖頭，顫聲道：「不！『柔腸寸斷』這種藥本教也有，它的解藥『相思豆』，一共祇有四顆，却不歸婢子掌管。」

司徒烈趁機問道：「歸誰掌管？」

白衣藥令掩面悲泣道：「春夏秋冬四后，一后一顆。」

司徒烈眉頭一皺，忙又以故作不解語氣問道：「藥不置放藥庫中，交給四后作甚？」

白衣藥令抬起淚臉，悽然道：「長者有所不知，『柔腸寸斷』雖然好製，解藥『相思豆』却難配得很，因爲它本身也具有一種無比的毒性，且服用時毫無痛苦，因此，教主便將它們分賜了四后，以備遭遇意外時自裁之用，如長者堅持，這叫婢子如何是好？」

語畢，不由得淚如雨下。司徒烈見了，着實不忍，而且實訊已得，自己配的這種藥粉，毒性輕微，來得猛，去得也快，再躭下去，藥性一過，以這位藥令的過人機智，不露出破綻才怪。

於是忙從懷中取出一顆褐色藥丸，遞過說道：「這是一顆『淸心寡欲丸』，功效應在『相思豆』之上，老夫一時相戲，想不到却難爲了你，拿去服下罷！」

× × ×

之後，司徒烈便在百花教中暫時留了下來。

第二天，他覷便給了龍虎怪乞一張便條，告訴他：解藥藏放之處已知，一時無法下手，請寬心相待。

同時，他繼續着一件令百花教主以下人人感到大惑不解的事：夜夜召幸司藥花令梔子花！

知虎者，莫過於獵者。

自司徒烈解釋了「淸心寡欲丸」服用之後的利害關係之後，二人每晚祇以下棋談詩消磨長夜。眞個是人性似水，其所以有時會泛濫成災者，乃由於疏導不得其法罷了。因着司徒烈的影响，白衣藥令在無形中幾乎換成了另一個人，綺思滅絕，蕩態全收，二人奇蹟般地成了一對說來無人能信的詩棋之友。

轉眼之間，五月五到了。

端陽這天，洞庭湖畔，盛況倍逾往昔。

岳端樓下，不知在什麼的時候被人安置了一塊掌形指路牌，手指方向，正是湖心的君山。一般人均不明白這牌的含義，看一眼皺皺眉，也就算了。

月正中天，洞庭湖中龍舟在鑼鼓中掠波競走，而君山神仙谷中，却靜得出奇。

方圓數十丈，寬廣平坦的草地上，百餘名高矮肥瘦，俊醜有別的男女，正成三角形之勢，分成三堆。

三角形的尖端，一排石墩上，坐着站着的，共計一十二人。

正中坐着的，是一名年約六旬出頭，身高七尺上下，紫膛臉，蠶眉，鳳目，雙睛威稜四射，精神異常矍鑠的莊嚴老人。老人左首，挨次坐着的，是兩位青衣蒙面人。

兩位青衣蒙面人的下首，是一對身揹長劍的男女。

這對男女，男的三旬開外，身穿天藍綢長衫，英挺儒雅，雙目神采奕奕；女的年約二十四五，柳眉杏目，美賽凌波仙子。

老人右首，是一位手執紫玉如意，滿臉紅光，壽眉覆目，法相端莊的高僧。

高僧下首，是六名鶉衣百結的叫化；兩名坐着，手持竹杖，年齡均六旬左右，四名中年模樣的則垂手立在兩名老丐身後。

三角形的左角，坐着站着的，約莫三十多人。

正中坐着的，是一名身披黑色披風，身材魁偉異常，濃眉，突睛，黑皮，麻臉，貌醜如怪，狀若煞神的猙獰老人。

猙獰老人的左首，一字排坐着八名美貌少婦。

八名美貌少婦，衣着同式，鵝黃靠身短打，淡紅披風，披風兩擺，分別繡有七顆成北斗之狀排列的熠熠金星。

猙獰老人的右首，是兩名青年。

兩名青年一矮一高，矮而肥的一個，圓滾如球

，高而粗的一個，黑壯如塔。

猙獰老人的身後，併肩橫立着十餘名彪形壯漢，人人均是對襟衣褲，雙臂各有七顆銀星，懷抱厚背鬼頭刀，神態均極威武。

三角形的右角，人數最多，看上去足有五十多個。

前排當中，坐的是一位中年秀士和一位紫臉長髯老人。

中年秀士偏左，紫臉老人偏右；中年秀士身側是四名衣分紅藍黃黑四色的絕色佳人，紫臉老人身側則坐着一名容貌平庸的白衣少女。

第二排，坐着五個人，一名相貌威嚴的中年叫化，四名錦衣少年。

第三排，是二十餘名身披雜色披風，雙肩各繡着不同花朶的少女；第四排，則是十餘名銀衣青年，和十餘名老少不一的破衣丐兒。

這便是岳陽大會的序幕——

三角形的尖端，坐的正是「天」山遊龍老人「趙笑峯」，「白哀娘」「白依娘」白氏母女，「魔魔儒俠施天青」，「青城迷娘上官倩」，「少林空空大師」，丐幫「追魂」「神機」兩怪乞，以及該幫總壇「四大護法」。

三角形左角，便是「七星堡主冷敬秋」，「七星七嬌」中的一至六嬌跟「藍關黑白雙鳳」，「七星三煞」中的「魔心彌陀羅全」「橫眉天王李飛」，以及「七星羣鷹」。

三角形右角，則是「百花教主陰陽秀士」，「美髯劍客余聖子」，「春夏秋冬四后」，「花相吳上威」，「錦衣四少主」，以及該教出色的「花令」「花女」，「花蜂」「花蝶」和「護花使者」「花巡」「花奴」等輩。

現在，所缺少的，祇剩一個身爲發起人的瘋和尙了！

這時距大會開始的午正，約莫尙差一刻光景，會場上雖然一片沉寂，但其中一部份的目光，却在掃視不定。

七星堡主望着魔魔儒俠，「追魂」「神機」兩怪乞則望着「龍虎怪乞」。

魔魔儒俠施天青，雙目平視，氣定神閑，渾如不覺；龍虎怪乞吳上威則始終廻避地低着臉，不敢仰視。

除了這幾個，另有二人，表情也較特別。

這二人，一個是百花教主身旁的那位「美髯劍客」，另一個便是遊龍老人左首第二位身材較爲纖瘦的「青衣蒙面人」。

前者兩眼望天，表面看上去，神情似甚傲慢，但如有人由高處俯視，當可發覺他止以眼角窺視着後者微笑；而後者則全然不覺一直從紗孔中焦躁地全場搜索，好像在找一個人，却又找不到似的。

就在這時候，一條身形一閃入谷，身形微頓，立卽撲奔七星堡主。

來人枯瘦短小，鼻如錐，目如豆，原來是有「長白王」之稱的「鬼見愁陰厲君」。鬼見愁落在七星堡主身側，附耳不知說了一句什麼話，七星堡主一聲哦，濃眉豎處，突睛中兇光暴熾，當下一挺身，便欲離座而起，鬼見愁忙又低聲說了一句，七星堡主這才恨恨不已地再坐了下來。兩煞依次退出一個空位，鬼見愁便在七星堡主身旁坐下。

鬼見愁跟七星堡主這番擧動，立卽引起全場的注意，所有目光，一致開始帶着驚疑之色朝谷口望去。

百花教主身邊的紫臉老人，這時臉一偏，低聲說道：「老弟，我說如何？」

百花教主面露欽佩之色，點點頭，沒說什麼。

同一時候，兩位青衣蒙面人中的一位，以一種煩躁而憂慮的少女聲音，向另一位青衣蒙面人注目低聲問道：「娘，烈哥怎麼還沒見到？」

後者目光一溜，搖搖頭，低聲道：「問你舅爹吧。」

前者頭一探，果向遊龍老人扮了個鬼臉：「舅爹，您那寶貝徒弟呢？」

遊龍老人微微一笑，低聲道：「那麼大的人，長白也都去過，你担心什麼？自從有了瘋和尙，舅爹的徒弟可說已祇剩下了一小半，將來跟瘋和尙搶人，甥女兒還得費心呢！」

「亂扯！」蒙面少女一聲臊吡，立卽別轉了玉臉。

蒙面少女臉甫轉正，神仙谷外，忽然傳來一陣嘶啞的歌聲：

將軍百戰身名裂

…………

回頭萬里，故人長絕。

…………

易水蕭蕭西風冷，正壯士悲秋未徹。

…………

誰共我醉明月！

歌聲自遠而近，接着是一陣哈哈大笑。大笑聲中，一條高大的身形，悠然出現谷口。

誰？一點不錯。正是我們那位扁鼻濶嘴，橫眼吊眉，面目之醜，無以復加，永遠穿着一件又舊又破的僧袍，今天的大會主人，瘋大和尙！

瘋和尙來得不早不晚，這時麗日當空，正是午正。

全場諸人，不分敵我，神色全爲之一振。瘋和尙搖搖擺擺地來至三角空地的中心，以那雙陰森得有點怕人的眼神四下一掃，點點頭，大聲自語道：「到得差不多了，够面子，够面子。」

跟着連退數步，站在三角橫棧之外，左右各瞥一眼，然後大聲笑說道：「和尙吃十方，自古皆然。別的和尙還有一隻缽，我這和尙連個缽都沒有，所以今天除了備有百來個石墩外，其他一概不招待，關於這個，不看金面看佛面，尙請各位老少男女，大施主，小施主，多多原諒。」自顧自解嘲一笑，啞聲接着說道：「武人習武，爲了不被人殺，就得殺人，爲了報仇，得殺人，爲了怕被別人報仇，得殺人，或被人殺！仇有上代之仇，本代之仇，不共戴天之仇，無以名之之仇，總而言之，人有父母，人有師徒，師徒義重，父母恩深，父母之仇，我之仇也，師之仇，我之仇也，徒之仇，我之仇也，因有報不完的恩義，便連帶有了報不完的仇恨，所以一個人一旦投身武林，便無異投身一片永遠不會停止的恩怨是非之中，平日間，殺人或被人殺，是零星交易，而武會者也，則是一次總批發，武林中平靜得太久了，和尙出家人，心腸慈悲，爲了成全多數施主們的心願，所以召開今天這個大會，以便給大家一個機會，殺人，或被人殺！」

哈哈一笑，繼續說道：「今天的大會，人馬雖分三方，但要解決的問題，却祇有一個半。

「天山遊龍趙笑峯，想追究他老友劍聖司徒望當年遭受火刦的幕後，這是半個問題的一半，同時，趙老兒對百花敎自苗疆遷入中原，心下也不無芥蔕，這便是半個問題的又一半，由於這兩件事都與他姓趙的本人無關，換句話說，他可以過問，他也可以置身事外，基於此，兩件事合起來祇能算半個問題，更因了這由兩件事合起來的半個問題的重要性不大，所以，今天的趙老兒，在今天大會中的地位，也祇能算個主要配角！

「那麼誰是主角呢？七星堡主，百花敎主，二位是也！

「七星堡主以三奇之首，武林第一人自居，由來已久，而百花敎問鼎中原，雙雄不能並立，至爲顯然。

「話說明了，本來大家可以就此開始，但因爲現在的形勢是鼎足而三，那一方先出頭，必然吃虧，同樣的，那一方觀望愈久，便佔便宜，爲求公平起見，印證的方式，尙須稍爲研究一下，在大家思考的這段空間，洒家爲了不令大家寂寞，已準備了兩個精彩的節目，請拭目以待，馬上開始！」

衆人怔神之際，瘋和尙驀地舉手向三角形尖端後面的懸岩一指，大笑道：「自動客串的熱心朋友，可以下來啦！」

衆人一愕，舉目看去，但見瘋和尙手指着那塊巨石之後，通的一聲大响，陡然出現一名手拄鳩頭拐的花臉婆子。

瘋和尙拍手大笑道：「老婆子觀望什麼？下來呀！」

鬼臉婆哼了一聲，冷冷地道：「要我婆子唱獨角戲不成？」

瘋和尙拍手大笑道：「下來，下來，別担心，這個有洒家負責。」

鬼臉婆鳩頭拐又是一頓，凌空騰起三丈來高，空中鳩頭拐一橫，夾着一片呼呼風聲，疾射三角中心空地。

鬼臉婆人甫落地，瘋和尙臉一偏，又向左側一株古松頂端笑喊道：「醜媳婦遲早要見公婆面，朋友，你還等什麼呢？」

笑語未竟，松葉間一聲冷笑，一條藍影，如箭射出。

來人身穿新藍褂褲，腰間板帶上挿着一支旱臂粗細的旱烟筒，垂眉，吊眼，鼻沿兩側有着一道深深的八字肉溝，看上去似哭似笑，難看無比，落地後衆人這才看清，原來竟是那位以好色聞名的大魔頭，「一招勾魂，笑無常，閻士」！

一招勾魂現身後，七星堡主與百花敎主同時臉色一寒，均欲離座而起，瘋和尙眼角兩邊一溜，打着哈哈道：「朋友們，沉住點氣好不好？」

七星堡主，百花敎主，同時回身坐定，後者雙眉一皺，偏臉向身邊那位自稱美髯劍客的紫臉老人低聲說道：「鬼臉婆怎敵得過一招勾魂？」

紫臉老人捋髯微微一笑，說道：「依愚兄看來，這一仗一招勾魂準輸無疑！」

百花敎主輕輕哦了一聲，遲疑地問道：「何以見得？」

紫臉老人微笑道：「鬼臉婆要找的，可能就是一招勾魂，但一招勾魂今天却顯然別有所圖，絕非爲了鬼臉婆而來，換句話說，這一仗全是瘋和尙的撮合與安排，你想想看，老弟，以一招勾魂的那副德性，瘋和尙還會讓他在這種場合出風頭麼？」

百花敎主連連點頭道：「這倒有理。」話說之間，場中一招勾魂已跟鬼臉婆交上了手。

鬼臉婆的一根鳩頭拐，雖然兇猛狠辣，但一招勾魂用的短兵刄，兵刄一短，便得講究刁詭溜滑，但見藍影旋穿翻飛，鬼臉婆鳩頭拐左掄右打，已落下風。

交手不及十合，說時遲，那時快，衆人驚噫聲中見一招勾魂嘿嘿一笑，右手旱烟筒迎着鳩頭

拐一點，藉鬼臉婆拐招換式之際，欺身逼進中宮，左手食中雙指一駢，猛往鬼臉婆腰間「太乙」重穴點去。

鬼臉婆閃身不及，眼看已無倖免之機，那知就在這間不容髮的刹那，一聲淸叱，一點藍星自場外閃電般疾射而至。

一招勾魂一個踉蹌，鬼臉婆鳩頭拐適時劈下。

一聲悶吼，血肉橫飛，一招勾魂天靈破碎，倒死當場。

鬼臉婆一怔，大感意外，場外三方人物，也不例外，衆人才待追查暗器來向時，眼前一暗，一招勾魂的屍身前面，已然多了一名一身白衣的蒙面少婦。

白衣蒙面少婦旁若無人地柳腰一俯，也不嫌骯髒，玉手一抄，已掏滿一掌鮮血，傾入口中，一身白衣，剎時殘紅點點。

這種匪夷所思的兀突舉動，全場頓然爲之目光發直。

白衣蒙面少婦飲下一口鮮血，一個起勢，便欲逸去，就在這時，百花敎主雙目一亮，脫口喊道：「牡丹——！」

兩字喊出，似有悔意，欲待縮口，已然不及。

白衣蒙面少婦聞聲一怔，回臉自紗孔中朝百花敎主畧一注視，目光一黯，微帶恨意地悽然一笑，揚掌便朝額上拍去。

嬌軀晃得一晃，立即栽倒地上。

春夏秋冬四后互瞥一眼，然後一致掉臉望向百花敎主，百花敎主寒着臉，擺了一下頭，同時一臂上擧，身後三排已然站了起來的一羣花女，又復坐下。

紫臉老人點點頭，意思好似說：「很意外，但也很令人感動！」

全場靜了片刻，最後還是瘋和尙指着丐幫四大護法笑道：「來來來，花子們，髒人慣做髒事，你們四個，站酸了腿也不是味道，現在來運動一下也好。」

追魂怪乞頭一點，四名中年叫化，立即飛身而出。

在四丐飛向場心之時，鬼臉婆鳩頭拐一頓，出谷而去。

四丐分成兩組，一組抬着一具屍體，走向東邊岩壁，放下屍體後也未歸座，就站在懸壁下垂手向場中觀望着。

瘋和尙揮手一領衆人眼神，跟着大聲笑說道：「現在開始第二個臨時節目——」

說得一句，目光微溜，忽然一笑住口。

先至神機怪乞身邊搬起一座空石墩，放在三角尖端對面的空地上，然後手指背後，笑向衆人道：「這個節目單人表演，這就是爲表演者預設的休息座位。」

什麼？單人表演？衆人聽了，實在有點莫明其妙，不由得一致疑忖道：難道瘋和尙自己想露一手不成？

衆人一念未已，驀聞瘋和尙大聲笑喝道：「『毒猴跳火圈』，開始！」

笑喝聲中，身軀一旋，揮臂向東邊岩壁下一指。岩壁下丐幫四大護法應聲翻轉身軀，八隻手掌同向岩縫中的一株古松拍去。

狂飈湧處，轟然一聲巨響，火星四冒，濃烟滾騰，一塊如屛巨石，頓被不知什麼時候安放的火藥炸成滿天石雨，四下飛濺。

漫天石雨中，一條灰色身形衝天而起。

中衆人目定口呆，瘋和尙拍手哈哈大笑。

瘦長的灰色身形，升勢疾如脫弦之箭，高空中一個大廻旋，掠過脚下一片石雨烟雲，逕自射向三角空地。

身形落定，衆人方才看清，原來是位身穿灰布袍，瘦得祇剩皮包骨的駝背老人。

駝背老人尖嘴削腮，兩臂特長，果如瘋和尙所形容，像隻猴子，尤其是一對深陷的眼珠，亮得發綠，陰森寒冷，極爲怕人。

駝背老人停身之處，離瘋和尙不足一丈，這時正翻着那雙綠眼，嘴角噙着一抹惡毒的冷笑，朝瘋和尙嗤鼻打量不停。

場中三方人物，除「天山遊龍」，「七星堡主」二人眉頭微微皺了一下之外，餘人顯然誰也不識此人來歷，這時但見瘋和尙非常滑稽地合十一躬，向駝背老人笑道：「和尙身爲這次大會主人，事先對會場週遭地形，自應有所了解；當和尙發現了施主剛才藏身的那處地方之後，曾這樣想道：『要是我和尙想作壁上觀，一定選在這裏——』眞個是英雄所見畧同，想不到施主的看法竟跟我和尙完全一樣，和尙我，早就預計到，能看中這塊地方的人，身手一定俗不了，因此，和尙便來了個罪該萬死的小玩笑，關於這個，還望施主千萬見諒才好！」說至此處，不容對方開口，接連退了兩步，又向衆人大聲道：「諸位見識見識吧，這位便是黃山百壽老仙翁！」

啊？黃山百壽叟？衆人不由爲之一怔！瘋和尙一邊說着，一邊側身讓路，同時用手一指身後那座石墩遜讓道：「仙翁請坐，仙翁請坐！」

黃山百壽叟有點啼笑皆非，雙目中綠光閃動，數度想要發作，却不知爲了一個什麼緣故最後還是

容忍下來，當下輕輕一哼，走向石墩坐下。

這時候，百花敎主身側的紫臉老人神色一動，忽然向百花敎主低聲道：「老弟，對頭又多一個了，你一直以爲你有制勝把握，現在呢？」

百花敎主微微一笑，低聲答道：「現在？現在也是一樣！」

紫臉老人眉頭微皺，似甚關心地又道：「你說你有一手專門尅制七星堡主兩儀罡氣的絕學，難道說它對黃山百毒叟也一樣有效不成？」

百花敎主得意地笑了笑，說道：「無論對誰，祇要對方不知道叫『陰陽指』——」

忽感失言，驀地頓住，紫臉老人喜色眉梢一現而逝，乾咳一聲，故作漫不經意地點點頭，說道：「指也好，掌也好，祇要你有自信就行了。」

這邊語音方落，場中瘋和尙雙手一拍，高聲笑說道：「行了，行了，現在好辦了，三加一得四，四除二得一雙，黃山仙翁雖然單槍匹馬，但今天不可能發生羣毆事件，他老人家一個人，就可代表一方，現在你們隨便那一方先出頭都是一樣，四人分兩組，敗的對敗的爭三四，勝的與勝的爭一二，另有恩怨者，個別處理，不在此限！」

場中一靜，紫臉老人忽又向百花敎主低聲說道：「老弟，愚兄先出場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你說如何？」

百花敎主先是頗感意外地一怔，跟着面有喜色地忙說道：「余大哥如此熱心，小弟感激不盡，一切仰仗余大哥了。」

紫臉老人傲然一笑，沒再說什麼，腰身一挺，立卽手捋長髯，昂首大步走向空地中央。

百來對目光，立卽向場心集中。

瘋和尙目閃精光，朝紫臉老人迅速地上下打量了一眼，點一點頭，含義不明地嗯了一聲，讓向一邊。

紫臉老人朝瘋和尙看也沒看一眼，來至空地後，臉一仰，冷冷地，傲然大聲說道：「老夫余聖子，外號『美髯劍客』。」

微微一頓，繼續冷冷地大聲接道：「老夫來自關外，對中原武林一無所知，所以無法一一向諸位致意，如果諸位以爲老夫目中無人的話，老夫也祇好默認。」

遊龍老人左側第二位身材纖小的青衣蒙面人，忍不住出聲冷笑道：「哼，好狂的老東西！」

聲音之響，全場可聞。上首的蒙面人臉一偏，想喝阻時，已然不及，紫臉老人循聲注目，嘿然良久，這才又仰起臉，冷笑着說道：「看不順眼的，不妨跑出來，老夫正不知從那位領敎起。」

下首的那位蒙面人一聲哼，便欲跳身而起，上首蒙面人手臂一橫，將她去勢阻住，同時低叱道：「丫頭不許胡來。」

遊龍老人臉一偏，低聲道：「賢妹，愚兄下場如何？」

上首蒙面人忙搖頭低聲道：「不，我去，你還有你的事，爭這個做甚？」

口中說着，人已自石墩上立起身來，緩緩向前走出數步，衝着紫臉老人微微一福，以一種蒼老婦人的聲音說道：「得罪余老前輩的是老婦之女，現在來向高人領敎。」

紫面老人揚臉側目，道：「芳駕屬於中原何門何派？」

蒙面婦女平靜地反問道：「這個有說明的必要嗎？」

紫臉老人臉一仰，大聲道：「不回答也可以，但必須依老夫規矩行事。」

蒙面婦人靜靜地道：「老婦願聞其詳。」

紫面老人兩眼望天道：「不能明白交代師承者，老夫向以無名人物視之，準老夫以往習慣，在這種情形之下交手，老夫一向祇挨不還，如能够在百步之內，將老夫追及，老夫便卽認輸，否則，老夫祇還一掌，一掌之後，是生是死，那就得看對方造化了。」

蒙面婦人微微一笑道：「老婦願遵吩咐。」

紫臉老人仰臉道：「可以開始了。」

語音歇處，袍袖一揮，人已向前踏出丈許，雙肩不動，從容自然，果然是一派名家身手。

蒙面婦人微福道：「高人留步！」

藉折腰之勢，行雲流水般飄然跟上。

右臂微展，一招「穿風挐雲」，便往紫臉老人後肩抓去。

紫臉老人嘿嘿一笑，一錯步，左飄右閃，眨眼脫出三角空地，逕趨東首岩壁，沿着岩壁，貼身遊走，其疾如飛。

所有的目光，立卽隨着兩條飛走的身形移動。

遊龍老人眉峯微皺，百花敎主却暗暗讚嘆道：「唔，天山遊龍步，對付天山派的人物，就用天山派的絕學，這位余老兒，怪不得他狂，的確是有一手。」

轉瞬之間，雙方已追出五十餘步。

這時候，紫臉老人正轉到正北岩壁下，距三角會場約五六丈遠，他快，蒙面婦人更快，雙方由起步時的丈許間隔，已一縮而至三尺之內。

眼看着，不須走完八十步，蒙面人卽可追及。

司徒烈一身汗，暗忖道：「我的天，想不到假戲這樣眞做。」

眼角一溜，見離羣已遠，立卽向身後傳音發話道：「別逼我，夫人，我是烈兒啊！」

白夫人微微一怔，忙傳音答道：「換個花樣，上岩壁。」

司徒烈應聲領會，故意哈哈大聲一笑，好似剛才全是賣關子，現在才拿出眞功夫一般，眞氣一提，騰身上岩。

白夫人則裝做非常意外地一頓，立卽落後了兩尺。

這邊看的人當然不知就裏，遊龍老人眉峯又是一皺，而另一蒙面人白依娘更是着急，連連跺足道：「唉唉，娘怎麼啦？」

司徒烈知道時間無多，一邊上岩，一邊繼續說道：「百花敎主的絕學叫『陰陽指』，看樣子跟烈兒習自瘋和尙的『一元指』差不多，專破各種先天氣，請夫人留意並轉告恩師他老人家，還有，百花敎主身旁的四后身上，一人帶着一顆『相思豆』，請夫人設法逗引四后中一人出場，取得『相思豆』，烈兒有重要用場——」

白夫人傳音問道：「沒有別的了嗎？」

司徒烈星目一閃，忙又說道：「還有，請夫人恕烈兒無禮，讓烈兒這一場，烈兒打勝了，在百花敎主方面，身份才能維持。」

白夫人微笑答道：「你放心，下手打一掌也就是了。」

說話之間，由東至西，岩壁走完了半圈，百步已滿，白夫人脚下一緊，故意以毫厘之差，失手抓脫。

司徒烈故意大聲笑道：「百步滿啦！」

招隨聲發，返身一掌，猛向白夫人劈去。

白夫人側身一閃，同時亮掌迎拒，脚下暗暗使勁，一塊岩石，崩然滾落。

這時的白夫人，好像因脚下着力不穩似的，上身晃得一晃，身形一滯，立被司徒烈掌風掃中。

口發驚噫，人已自岩頂虛空栽下。

半空中掙扎着挺身一招「金鯉躍龍門」，總算煞住向下直墮之勢，勉强找着地面，落地後又復踉蹌退出兩三步，這才拿樁站定。

自紗孔中雙目一剪，默然低頭，司徒烈故意大聲又笑道：「恭喜，恭喜，芳駕居然有驚無險，也算難得的了。」

大笑聲中，看也不看白夫人一眼，逕自騰身而起，半空中眞氣一提，下降之勢又復上振，突然橫空平越六七丈，飛落百花敎主身側。

百花敎主容顏煥發，忙不迭離座相迎，執手致賀道：「余兄贏得頭彩，小弟光榮之至。」

司徒烈傲然落座，仰臉不屑地道：「算什麼？牛刀小試罷了。」

這一廂，白依娘雙目一紅，便欲搶出，遊龍老人沉聲說道：「不許妄動！你娘都不行，你又能怎麼樣？」

話說之間，白夫人已然歸座，遊龍老人低頭皺眉道：「賢妹，那人能耐，顯然並不在你之上，致敗之因，可說全由於本身的一再失誤，這是怎麼回事？」

白夫人垂首如故，自面紗背後低聲微笑道：「怎麼回事？告訴你吧：遊龍老人跟瘋和尙兩位，愚妹一個也得罪不起！」

接着又是微微一笑道：「現在明白了嗎？」

遊龍老人怔神一哦，白依娘驚喜失聲道：「什麼？是烈哥哥？」

白夫人連忙低聲叱道：「輕點！傳音兩位花子伯伯注意，娘有話說。」

這時場中，又復平靜下來，瘋和尙雙目如電，滿場環瞥一週，拍拍手，集中了衆人的注意，跨出一步，啞聲笑說道：「剛才的一場，勝負雖分，但是平和得很，由於雙方均非這次與會的主腦人物，可說祇是小節目之一，現在請四位巨頭出場，一展雄才！」

七星堡主，百花敎主，黃山百毒叟，天山遊龍老人，四人緩緩抬頭，循環互瞥了數眼，天山遊龍老人目光最爲平和，百毒叟的目光高深莫測，百花敎主目光中充滿了陰險，七星堡主目光則透着一派狂熱和囂張。

四人儘管眼神有異，但却沒有一人首先發動。

瘋和尙精目一滾，正待二度發話之際，坐在遊龍老人下首的「追魂」「神機」兩怪乞，突然齊聲一聲乾咳，跟着便大聲聊起天來。

首先是神機怪乞向追魂怪乞大聲問道：「老大，咱們算不算主腦人物？」

追魂怪乞嘿了一聲道：「咱們算老幾？」

神機怪乞失望地道：「這麼說來，打架沒咱們的份囉？」

追魂怪乞一仰臉道：「可以聊天。」

神機怪乞忽然說道：「喂，老大，有一件事你注意到沒有？」

追魂怪乞偏臉道：「什麼事？」

神機怪乞道：「『七星』有『八嬌』，『百花』有『四后』，當家的『比武』，娘子們『鬥艷』，咱們的眼福可眞不淺呢！」

追魂怪乞淡淡道：「在人數上來說，是二與一之比。」

神機怪乞深深一嘆，不勝遺憾地道：「怪不得

這方面始終不見動靜。」

追魂怪乞眼一翻，道：「你這是什麼意思，誰說過『四后』怕『八嬌』不成？」

神機怪乞反唇相譏道：「八嬌怕四后嗎？」

追魂怪乞哼了一聲道：「很難說！」

兩怪乞這種挑撥方式，簡單幼稚得可笑，百花教主朝四后睨視一笑，四后也一致爲之莞爾；七星堡主怒視了兩怪乞一眼，兩怪乞對扮鬼臉，吐舌住口，坐在七星堡主身旁的七星首嬌天毒仙子則低聲笑向七星堡主道：「有機會留下對面那四個娘兒們，倒是不錯。」

七星堡主一時興來，也低笑着打趣道：「大娘有意建功乎？」

天毒仙子有點失笑道：「那豈不正中花子們的離間之計？」

七星堡主笑責道：「什麼『計』不『計』？大娘也眞是。兩個花子說笑罷了，他兩個是何等人物，想用計會這樣幼稚得像騙孩子們嗎？」

這正是平凡的妙用，七星堡主方面首先上當。

坐在百花教主身側的那位紫臉老人，在兩乞高談闊論時，雙眉一直不以爲然地愈皺愈緊，這時忽然聚眉一展，一拉百花教主衣角，傳音道：「老弟，對面的動靜看到沒有？」

百花教主微微頷首，淡然傳音反問道：「看到了，余兄以爲他們在說什麼？」

紫臉老人臉一仰，傳音說道：「那是七星首嬌，名叫『天毒仙子』，據說此婦好勝而險毒，爲了阿諛七星堡主，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七星堡主逼死元配夫人，便是她的傑作，七星諸嬌多半係她物色，因此專房之寵，至今不衰。」

百花教主問道：「她難道在打我們什麼鬼主意嗎？」

紫臉老人冷冷一笑道：「總不會有好事。」

百花教主道：「那好，由她來吧，我正想見識見識她的手段呢！」

紫臉老人冷冷道：「愚兄不以爲。」

百花教主道：「余兄以爲應該怎麼做？」

紫臉老人冷冷地道：「勝敗固是兵家常事，但一落被動，就沒甚意思了，今天之會，不比尋常，着着佔先，比什麼都重要，愚兄剛才所爲，便是一例。」

百花教主頷首道：「此言有理。」

紫臉老人忙問道：「老弟準備派誰出場？」

百花教主想了一下道：「四后武功，均在伯仲之間，其中以春后稍勝一籌，既然志在必得，就先派春后出場如何？」

紫臉老人搖頭道：「錯了！」

百花教主一怔道：「怎麼呢？」

紫臉老人道：「八嬌末兩名，就是那兩個皮膚一黑一白的兩個，外號『藍關黑白雙鳳』，雖係鬼臉婆門下，却是八嬌中最弱的一環，上中下三駟相錯的賽馬之道，老弟自然淸楚，我們可以靈活應用一下。」

百花教主忙道：「請道其詳。」

紫臉老人簡潔地道：「先派藥令出去！」

百花教主意外地道：「誰？藥令？」

紫臉老人冷冷地道：「據愚兄月來觀察，藥令武功，實不比四后遜色多少。」

百花教主點頭道：「是的，很有限。」

紫臉老人淺淺地道：「而且她最近從老夫方面還多少學了一點東西。」

百花教主驚喜地道：「眞的嗎？」

紫臉老人靜靜地道：「派藥令出去，道出她在教中身份，指名向雙鳳挑戰，愚兄敢保證我方可操必勝左券，這一仗下來，七星堡方面勢將顏面掃地。」接着又補加了二句道：「這是愚兄一點意見，採用與否，權在老弟！」

「司藥花令」勝了「藍關雙鳳」的後果呢？司徒烈揑着一把汗，百花教主由於信任過度，居然毫未計及此點。

當下竟喜逐顏開，忙不迭地點頭道：「妙，妙，余兄，你這就代小弟下令吧！」

紫臉老人一偏，向白衣藥令道：「教主命姑娘出場，向七星堡方面藍關雙鳳挑戰，出手即可逕用老夫教你的那一招，能贏到什麼程度就贏到什麼程度，不必留情，知道嗎？」

白衣藥令聞言大爲興奮，兩頰泛霞；一聲嬌諾，隨即飄身離座，白衣翩翩，來至空地中央，向瘋和尚疊掌一福，含笑說道：「百花教司藥花令，奉教主之命，向七星堡雙鳳請教數招。」

瘋和尚側目一掠紫臉老人，哈哈大笑道：「有女施主們一陣點綴，大會生色不少。」

這廂七星堡主見百花教一名姿色醜劣，地位卑下的小小花令居然向七星八嬌叫陣，不由勃然大怒，不容瘋和尚再說什麼，立即臉一偏，大聲喝道：「鳳兒們出去，人家既指名要會你們兩個，恭敬不如從命，你們兩個毋須客套，聯手向這位姑娘領教可也！」

七星堡主要雙鳳置白衣藥令於死地的暗示非常明顯，藍關雙鳳機伶過人，那還有聽不出來之理？

雙鳳一遞眼色，應聲雙雙躍出。

三女均着披風，一白兩紅，見面不交一言，嬌叱連連，立即動上了手。

雙鳳因爲是二對一，是以連腰間寶劍也棄而未用，單以空手向白衣藥令進攻，一時間，紅白相雜，衣角飄飄，直如三隻花蝴蝶。

雙鳳出手，相當辛辣，在在均取致命之處。

而白衣藥令的應戰方式却十分怪異，敵進我退，見招就躲，滿場游閃，祇守不攻，所有的人，包括百花教主在內，見此情形，均不禁深感納罕，就中祇有一個紫臉老人，一直注目含笑，好似別有會心一般。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衆人大惑不解，藍關雙鳳越打越有勁，滿以爲堪堪即可得手之際，但見白影一旋，白衣藥令驀地一個大轉身，雙掌平胸猛力一推，一股呼呼勁氣，疾向雙鳳攔腰掃去。

掌風之烈，威猛無比，雙鳳迎拒乏力，閃避無方，嬌軀一顫，雙雙腰折倒地。

白依娘失聲低呼道：「『遊龍吼』！」

白夫人望了遊龍老人一眼，遊龍老人搖頭苦笑道：「這孩子拚着挨罰，眞不知用意何在。」

白衣藥令面目雖醜，人却玲瓏透頂，一招得手，立即回到紫臉老人身邊，這廂白花藥令尚未落座，那一邊天毒仙子早已飛身搶出。

容得五六兩嬌抱開雙鳳屍身，隨即花容一寒，抬臉沉聲道：「天毒仙子請白衣姑娘賜教！」

白衣藥令眼望紫臉老人，紫臉老人却對百花教主促聲道：「春后可以出場了，首后對首嬌，正好相當，再贏一場，便是連中三元，等會兒七星堡主不須一半氣力，便可制服了。」

百花教主毫無思考地應聲側臉道：「春娘帶着『迷魂香』沒有？」

春后點點頭，百花教主下巴一抬，春后立即欵步而出。

全場一靜，百來對目光同時亮了起來，兩位巨魔的第一夫人，因着身份不同，勉强遜讓了一二句，接着便遞出招式。

三合一過，優劣之勢立判：天毒仙子果然名不虛傳，春后的確差得太多。

這時候，但見春后賣了一個破綻，容天毒仙子攻進一招，藉側身閃避的刹那，左手迅速伸向衣袖，百花教主愁眉大展，七星堡主却發出一聲嘿嘿冷笑。

天毒仙子秋波急閃，頓然領會。一聲叱，嬌軀猛拔丈許，雙足連環，左足踢向春后左手腕，右足猛踩春后眉心，春后不及抽手，被踢了個正着。

一報還一報，春后抵命雙鳳！

一陣驚嘆，天毒仙子碎步回陣，白衣藥令搶出抱回春后屍體。

趁百花教主咬牙注目，臉上青白不定，心神大分的刹那，紫臉老人迅速掉頭朝身後的龍虎怪乞吳上威瞥了一眼。

白衣藥令正想將春后屍體抱去後排交給花女們，紫臉老人忽然皺眉道：「春后身上沒有教中重要文件嗎？藥令怎麼這樣粗心？」

百花教主一聲哦，忙向藥令招手道：「噢，對了，她前胸有個錦盒，取出來交給我！」

藥令手一探，果然自春后懷中掏出一隻錦盒，百花教主接在手中，紫臉老人漫不經意地問道：「裏面什麼東西？」

百花教主信手撥開盒蓋，盒內裝着一顆赤色的小豆，口說一聲：「祇是一種藥物，沒有什麼——」急急地便欲收進懷中。

就在這時候，一陣風起，半空突降巨靈之掌，錦盒隨自百花教主手中不翼而飛，緊接着一條壯碩身形自頭頂上空一掠而過，空中大聲道：「教主恩典，吳上威沒齒不忘！」

舉目望去時，空中身形業已落向三角尖端遊龍老人那方。百花教主一聲嘿，待要起身追趕，紫臉老人驀地沉聲道：「小不忍則亂大謀，賢弟不可輕樹强敵！」

百花教主恨恨一跺足，一聲深嘆，廢然坐下。

那一邊，歡聲雷動，三丐互擁，老淚縱橫，百花教主眼角一瞟，突然腳下一旋，翻至白衣藥令身前，曲指一彈，白衣藥令連哼也沒哼出一聲，立即

喪命，取了白衣藥令性命之後，百花敎主這才恨恨地道：「不是你這賤婦，他知道什麼？」

口中罵着，目光偶然觸及紫臉老人，臉色忽然一變。

紫臉老人頭一搖，淡淡地道：「既然這樣，也沒有什麼。」

百花敎主面有慚色才待開口時，紫臉老人已攔住他說道：「這事以後再說不遲，大敵當前，老弟千萬分心不得。」

百花敎主感激得臉色發白，低聲道：「余兄盛情，小弟刻骨銘心。」

這時，但聽得瘋和尚又是哈哈一笑，大聲道：「鬧也鬧够了，正戲這總該上場了吧？」

笑語甫歛，立即有人冷冷接口說道：「老夫來了！」

循聲望去，發話的正是那位黃山百毒叟，百毒叟冷冷地接得一句，人已向場心走來，大刺刺地背手一站，兩眼望天，冷冷又說道：「這個也自稱天下第一，那個也自稱天下第一，老夫隱忍了三十多年，不看到點眞材實貨，始終嚥不下這口惡氣，難得有了今天這個見世面的好機會，有把握的老朋友們，現在可以站出來啦！」

七星堡主冷敬秋雙目兕光一熾，第一個便想跳身而起。

瘋和尚哈哈一笑，阻住七星堡主，跟着目視遊龍老人笑說道：「趙老兒，你老兒曾被百花敎主追得上氣不接下氣過，又是七星堡主手底下屢敗之將，數來數去，就祇沒在黃山高人面前出過醜，和尚生具佛心，現在點醒你，還賴着做什麼呢？」

遊龍老人竇眉一軒，鳳目閃光，呵呵笑道：「謝大師承全，老夫萬一有什麼長和短，你和尚肯唸經超渡一番麼？」

瘋和尚大笑道：「不成問題！」

遊龍老人一面笑說着，一面已向場中走來。口道一聲請，雙掌一亮，便朝黃山百毒叟當胸推去，百毒叟微感意外，也是雙掌一亮，正面迎上。四掌甫照，遊龍老人一聲斷喝，雙掌微顫，立有一股無形勁氣，自雙掌中滾騰而出，將百毒叟全身罩住，百毒叟臉色一變，雙掌一緊，四掌立即相隔五尺之遠抵住不動！

瘋和尚拍手大笑道：「好，好，趙老兒這一手眞絕，出其不備，開門見山，百毒化解，黃山高人既無法施展所長，現在可祇好委屈一點，兩下對熬，看誰先油盡燈枯，做我和尚的主顧啦！」

跟着分向兩邊一顧，又笑道：「他兩個一時也完不了事，你們兩個，不捉對兒，儘瞧人家的什麼意思？」

百花敎主，七星堡主同時起身，前者陰笑道：「場所不大寬敞，咱們如法泡製怎麼樣？」

七星堡主醜臉一亮，哈哈笑道：「好主意，好主意！」

互道一聲請，立即四掌遙抵，運功相拒起來。

三乞望了白夫人一眼，白夫人又望向司徒烈，司徒烈皺眉搖頭，表示也不明白，同時暗忖道：「眞怪，百花敎主既擅專破氣功的『陰陽指』，不套在掌招中偸襲，怎麼反而選上這種對功力深厚的七星堡主顯然有利的打法呢？」

時間在無形中消逝，這時日已西斜。

三角空地中捉對兒的兩組人物，也都由站着改成坐下。

四個人，全都臉色變青，額汗如雨。

黃山百毒叟，第一個不支落敗，遊龍老人驀地一聲斷吼，以毒名震天下的黃山百毒叟，起手一步失了先機，終至噴出一口鮮血，萎縮成一團肉醬。

遊龍老人雖對百毒叟解決，但眞力耗損過度，人也不支倒地，由丐幫三老架至一邊，合手救援。

過沒多久，這一邊勝負也已分出。

七星堡主先是節節前侵，百花敎主上身業已微微後傾，忽然間百花敎主猛一咬牙，右臂一挺，硬生生地驟將左手抽出，白夫人一聲噫，紫臉老人已大喝一聲道：「對，老弟，可以用你專破各種罡氣的『陰陽指』了！」

七星堡主悚然一驚，恍自惡夢中驚醒過來，跟遊龍老人一樣，驀地一聲斷吼，雙掌齊推，百花敎主功虧一簣，偸襲不成，立即一陣狂飇捲起三尺來高，半空中勉力掉臉朝司徒烈狠狠瞪了一眼，撲通跌落地面。

跟着，七星堡主也暈厥了過去。

等他悠悠醒轉時，眼前已換成另一幅景象：百花敎的人，一個也沒有了，七星堡的人，祇剩下他一個，丐幫三老在跟瘋和尚喝酒笑鬧，伺候四人的是一對英俊男女，正是「魔魔儒俠」和「青城迷娘」，天山遊龍坐在對面一隻蒲團上，這時正注目向自己微微而笑。

回頭再看自己，自己此刻也正坐在一隻蒲團上，一個酷肖自己元配夫人白氏的少女，正跟着當年那個自七星堡逃出的俊美少年携手陪坐自己身側，另一側則垂首默坐着先前那位青衣蒙面婦人，七星堡主一陣驚疑，遠遠酒桌上的瘋和尚忽然掉臉怪笑道：「沒有什麼，冷敬秋，武林三奇，一個不少，武功到底誰高，那是另外一回事，咱跟趙老兒已打過商量，祇要你能自此洗面革心，咱們仍許你自稱三奇之首，或者天下第一人……」

（全書完）

